

英烈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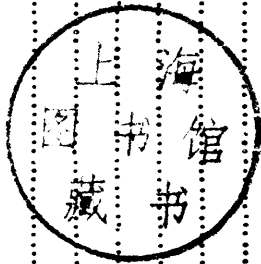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6000B

新式標點 英烈全傳目次

第一回	元順帝荒淫失政	地裂山崩倒太華	一
第二回	開濬河毀拆民居	童謠石人一隻眼	五
第三回	專朝政羣姦致亂	脫脫計敗芝蔴李	八
第四回	眞明主應瑞濛梁	皇覺寺太祖投生	一一
第五回	牧羊童成羣聚會	拜曇雲長老爲師	一四
第六回	伽藍殿暗卜行藏	投母舅太祖安身	一八
第七回	販烏梅風留龍駕	太祖比試逞英雄	二二
第八回	郭光卿起義濠陽	永豐縣英雄聚會	二五
第九回	訪徐達禮賢下士	攻三江破張家堡	二八
第十回	定濠和神武威揚	收鐵冠計取和州	三三
第十一回	興隆會吳禎保駕	濠陽王得病歸衆	三四
第十二回	孫得崖計敗身亡	巢湖軍收兪通海	三七
第十三回	牛渚渡元兵大敗	太祖困天降大雨	四〇
第十四回	常遇春采石擒王	陶安紫炁星降生	四三



- | | | | |
|-------|---------|---------|-----|
| 第十五回 | 陳也先投降行刺 | 取元兵設計得勝 | 四七 |
| 第十六回 | 定金陵黎庶安康 | 福壽自刎死盡忠 | 五〇 |
| 第十七回 | 古佛寺周顛指示 | 伯溫白猿獻天書 | 五三 |
| 第十八回 | 劉伯溫法遣猿還 | 孫炎領命訪宋濂 | 五七 |
| 第十九回 | 應徵任聘人虛己 | 葉公龍泉救月狐 | 六〇 |
| 第二十回 | 棟梁材同佐賢良 | 趙忠投降殺鄧清 | 六三 |
| 第二十一回 | 王參軍生擒王德 | 元兵掘深坑喪命 | 六六 |
| 第二十二回 | 徐元帥被困牛塘 | 馮國用救回徐達 | 七〇 |
| 第二十三回 | 胡大海活捉吳將 | 雲龍攻取廣德州 | 七三 |
| 第二十四回 | 趙打虎險受災殃 | 二王毒酒害太祖 | 七六 |
| 第二十五回 | 張德勝甯國大戰 | 康茂才獻城投降 | 七九 |
| 第二十六回 | 釋亮祖望風歸順 | 和陽王病故金陵 | 八三 |
| 第二十七回 | 取樊嶺招賢納士 | 徐達訪王禕入帳 | 八六 |
| 第二十八回 | 誅壽輝友亮稱王 | 清水塘余闕自刎 | 八九 |
| 第二十九回 | 太平城花雲死節 | 劉基拜帥取金印 | 九三 |
| 第三十回 | 康茂才夜換橋梁 | 殺友諒破船逃走 | 九六 |
| 第三十一回 | 不惹庵太祖留句 | 朱太祖金陵登位 | 一〇〇 |

第三十二回	張金箔法顯街坊	徐達械囚車見主	一〇四
第三十三回	胡大海被刺殞命	神明送王禕見駕	一〇七
第三十四回	花雲妾義保兒郎	張虬飛錘取二將	一一一
第三十五回	朱文正南昌固守	子明夜過關取救	一一四
第三十六回	韓成將義死鄱陽	假太祖投水喪命	一一八
第三十七回	丁普郎假投友諒	六員將放火燒舟	一二一
第三十八回	遣四將埋伏禁江	劉軍師借風助陣	一二五
第三十九回	陳友諒鄱陽大戰	伯溫救主遇難星	一二八
第四十回	朱太祖悞入廬山	捨佈施題詩恨僧	一三二
第四十一回	熊天瑞受降復判	妖神大擺火龍陣	一三七
第四十二回	羅曠星魂返天堂	鐵冠點亮祖出洞	一四一
第四十三回	損大將日現黑子	胡深落馬被擒拏	一四四
第四十四回	常遇春收服荆襄	鄧愈將活捉任亮	一四七
第四十五回	擊登聞斷明冤枉	常遇春平取淮東	一五一
第四十六回	殺巡哨假擊鑼梆	五太子火裏逃生	一五四
第四十七回	張士誠被圍西脫	朱太祖攻取浙江	一五七
第四十八回	弄妖法虎豹豺狼	四將假扮打魚船	一六一

第四十九回	幸濠州共沐恩光	徐達賭計取彥忠	一六四
第五十回	薛將軍收周擒將	朱亮祖活拏尹義	一六八
第五十一回	朱亮祖連勦六叛	破妖法擒拏天祿	一七一
第五十二回	潘原明獻策來降	衆將拏士信梟首	一七四
第五十三回	徐帥觀風主劫營	連環敵徐達用計	一七七
第五十四回	張虬盡忠自刎死	俞通海削平太倉	一八一
第五十五回	徐帥定計破八門	張豹排八門陣法	一八四
第五十六回	莫老虎下書來救	二城隍夢占行藏	一八七
第五十七回	張茂才怒殺楊清	耿炳文殺賊祭父	一九〇
第五十八回	雲龍誘楊茂家屬	熊參政捷報封章	一九四
第五十九回	破姑蘇士誠殞命	頭陀點化破姑蘇	一九七
第六十回	啞鐘鳴瘋僧顛狂	靈谷寺誌公墓塚	二〇〇
第六十一回	順天心位登大寶	馬娘娘立爲正	二〇四
第六十二回	方國珍遁入西洋	白塔寺龍啣大樹	二〇七
第六十三回	征福建有定受戮	不花全家死報國	二一一
第六十四回	元兵破順取汴梁	明兵夾石山受困	二一四
第六十五回	攻河北大梁納款	太祖遣書收君弼	二一七

第六十六回	克廣四劍戟輝煌	亮祖跳船殺三將	二二一
第六十七回	元宮中狐狸自獻	大明兵順帝被困	二二四
第六十八回	燕皇破順帝出亡	返金陵細訪民情	二二七
第六十九回	豁鼻馬裏應外合	十員將元營放火	二三一
第七十回	遣元兵直出咸陽	四將擒擊張良輔	二三三
第七十一回	常遇春柳河乘世	元兵劫營士卒還	二三八
第七十二回	高麗國進表稱臣	太祖私行訪監生	二四二
第七十三回	獲細作將計就計	地開泉脈救明兵	二四五
第七十四回	現銅橋天賜奇祥	角神獸運叫三聲	二四九
第七十五回	賜鐵券功臣受爵	康茂才飛砲喪命	二五三
第七十六回	取西川劍閣兵降	傅友德古城得勝	二五七
第七十七回	練糊猴城都大戰	華雲龍火燒鐵索	二六〇
第七十八回	皇帝廟祭祀先王	有功臣得病歸天	二六五
第七十九回	劉伯溫辭官隱逸	鐵道士雲中助陣	二七〇
第八十回	河定山慶賀唐虞	皇太子封次秦王	二七五

笑烈全傳 目次

新式
標點
英
烈
全
傳

第一回 元順帝荒淫失政 地裂山崩倒太華

龍興虎奮居淮甸，際會風雲除僞亂；手提寶劍定山河，長騎鐵馬除民患。
殺氣遮籠濠泗城，帝皇正到鳳陽縣；四海英雄乘勢起，萬國諸侯連策獻。
百戰功勞建大勳，沙場汗馬征兇叛；血汗兩浙縛奸邪，尸滿三江擒賊漢。
掃盡妖氛天下甯，施張清氣乾坤變；功業皆從翰苑編，賢臣都入勤襄贊。

却說從古到今，萬千餘年，變更不一，三皇五帝，而後暴秦爲漢所除，赤手開基，天下平定。乃有王莽自稱皇帝，敢行暴逆。幸有光武中興，及靈獻之朝，有三分鼎足之事。五代之間，朝君暮仇，甫至唐高宗混一天下，歷數二百八十餘年，却有朱李石劉郭國號梁唐晉漢周。皇天厭亂於洛陽，夾馬營中，生出來宋太祖。姓趙名匡胤。那時赤光滿室，異香襲人人，叫他個香孩兒。大來削平僭國，建都汴梁，傳至徽欽二宗，俱被金人所擄。徽宗第九子封爲康王金兵洵，湧直逼至揚子江邊，一望長江天塹，無揖無舟，忽有二人牽馬一匹，說道：「此馬可以渡江。」康王見勢急，就說：「你二人如果渡得我時，重重賞你。」那二人竟將康王推上馬鞍，那馬竟往水中若履平地。康王低着頭閉着眼睛，但聽得耳邊風響，倏忽之間，便過長江。那二人說：「陛下此去，尙延宋祚有二百五十餘年，但休忘我二人。」便請下馬。康王開眼一看，人與馬俱是泥做的，正在驚疑，遠遠望見一簇旌旗，俱是來迎王駕的。便卽位於應天府，這是叫做泥馬渡康王故事。話分兩頭，却說韃靼國王曾孫，名喚忽必

烈他的母親夢見火光照腹而生，居於烏桓之地。後來伐荆蠻，蹙西夏，并了赤烏的部落，僭稱王號。在幹灘河邊，破了白登，過了狐嶺，直至居庸關。金人因而逃遁，忽必烈遂渡江淮，逼宋主於臨安。宋祚以亡，他遂登了寶位。國號大元，傳至十世，叫做順帝。以脫脫爲左相，撒敦爲右相。一日，早朝已畢，帝曰：「朕自登基以來，於今五載，因見朝事紛紛，晝夜不安，未得一樂。卿等可能致朕一樂乎？」撒敦奏曰：「當今日，天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主上位居九五之尊，爲萬乘之主，身衣錦繡，日飫珍饈，耳聽管絃之聲，目觀燕齊之色，神仙遊客，沉湎酣歌，惟陛下所爲，有何不樂？徒自晝夜勞神，正是：

春花秋月休辜負，綠髻朱顏不再求。

順帝大喜曰：「卿言最當。」左丞相脫脫進言曰：「乞陛下傳旨，速誅撒敦，以杜淫亂。」帝曰：「撒敦何罪？」脫脫曰：「昔費尤迷紂王，無忌惑平王，今撒敦誘君敗國，罪在不赦。望陛下聽臣講個樂字。昔周文王有靈臺之樂，與民同樂，後來便有天下之二商紂，有鹿臺之樂，恣酒荒淫，竟遭牧野之誅。陛下若能任賢脩德，和氣恰於兩間，樂莫大焉！倘效近世之樂，必致人心怨離，國祚難保，願陛下察之。」順帝聽了大喜曰：「宰相之言極是！」令近侍取金十錠，蜀錦十疋，賜之。脫脫辭謝曰：「臣受天祿，當盡心報國，非圖利也。」順帝曰：「昔日唐太宗賜臣，亦無不受，卿何辭焉？」脫脫再拜而受。撒敦惶恐下殿，自思頗惱，這厮與俺作對，須要驅除得他，方遂吾之意。正出朝門，恰遇知心好友，現做太尉，叫做哈麻，領着一班女樂，都穿着絕樣簇錦團花白壽衣，都帶着七星搖拽墮馬鬣角髻，都履着絨和錦幫三寸鳳頭鞋，如芝蘭一陣異品的清香，如柳如花一樣的動人。嬌娘又叮叮咚咚，悠悠揚揚，約有五十餘人，領進宮來。兩下作揖纔罷，哈麻便問：「仁兄原何顏色不喜，却是爲何？」撒敦將前情備細說了一遍。哈麻勸慰道：「且請息怒，後來乘個機會，如此如此。」撒敦說：「若得

如教，自當遵命！」撒敦別過，悶悶回家不題。且說哈麻帶了女樂，轉過宮牆，撞見守宮內監，問道：「爺爺娘娘今在那裏？」內監回說道：「在百花亭上筵宴哩。」哈麻竟到亭前俯伏說：「臣受厚恩，無可孝順，今演習一班女樂，進上服御，伏乞鑒臣犬馬之報，留宮聽用。」順帝納之。哈麻謝恩退出。且說順帝凡朝散回宮，女樂則盛妝華飾，細樂嬌歌，迎接入內，每日如此，不在話下。一日順帝退朝，皇后伯牙吳氏設宴於長樂宮中，遂命女樂吹的吹，彈的彈，歌的舞，舞的舞，彩袖殷勤，交杯換盞，作盡溫柔旖旎之態。飲至更深方散。是夜順帝宿於正宮，忽夢見滿宮皆是螻蟻毒蜂，令左右掃除不去，只見正南上一人，身著紅衣，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執掃帚，將螻蟻毒蜂盡皆掃淨。帝忽問曰：「爾何人也？」其人不語，即拔劍砍來，帝急避出宮外，紅衣人將宮門緊閉，帝速呼左右擒捉，忽然驚醒，乃是南柯一夢。順帝冷汗遍體，便問內侍：「是甚麼時候？」近臣奏曰：「三更三點。」皇后聽得，近前問曰：「陛下所爲何事？」順帝將夢中事細說明。皇后曰：「由夢心生，焉知吉凶？」陛下來日可宣台官，使知端的。」言未畢，只聽得一聲响，恰是春雷，正是

天開雷動陽春轉，

地裂山崩倒太華。

順帝驚問：「何處响亮？」內侍忙去看視，回來奏道：「是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穴。」順帝聽罷，心中暗思：「朕方得異夢，今地又陷一穴，大是不祥。」五鼓急出早朝，衆臣朝畢，乃宣台官林志冲上殿。朕夜來得一奇夢，卿可細詳，主何吉凶？」志冲曰：「請陛下試說，待臣圓之。」帝即說夢中事體，志冲聽罷，奏曰：「此夢甚是不祥，滿宮螻蟻毒蜂者，乃兵馬蜂屯蟻聚也；在禁宮不能掃者，乃朝中無將也；穿紅衣人掃盡者，此人若姓朱，必名赤也；肩架日月者，乃掌乾坤之人也；昔秦始皇夢青衣子，赤衣子奪日之驗，與此相符。望吾皇脩德省身，大赦天下，以弭災患。」帝聞言不悅，又曰：「昨夜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穴，主何吉凶？」志冲曰：

「天地不和，陰陽不順，故致天傾地陷之應，待臣試看，便知吉凶。」帝卽同志冲及羣臣往看，只見地穴約長一尺，闊約五尺，穴內黑氣冲天。志冲奏曰：「陛下可令一人往下探看是何物？」脫脫曰：「須在獄中取一死囚，探之方可。」當卽令有司官，取出一個殺人囚犯，姓田名豐。上曰：「你有殺人之罪，若探穴內無事，便赦汝死。」田豐應旨，手持短刀，坐在筐中，鈴索弔下，深約十餘丈，俱是黑氣，默坐良久，見一石碣，高有尺許，田豐收入筐內，再看四方無物，乃搖動索鈴，使衆拽起。順帝看時，只見石碣上面，現有刻成二十四字：

天蒼蒼，地茫茫，干戈振，未角芳，元重改，日月旁，混一統，東南方。

順帝看罷，問脫脫曰：「除非改元，莫不是重建年號，天下方保無事麼？」脫脫奏曰：「自古帝王皆有改元之理，如遇不祥，便當改之，此乃上天垂兆，使陛下日新之道也。」帝曰：「卿等且散，明日再議。」言畢，一陣風過，地穴自閉。帝見大懼羣臣失色，遂將石碣藏過，赦放田豐，駕退還宮。翌日設朝，頒詔改元統爲至正元年，如此不覺五年。有太尉哈麻及禿魯帖本兒等，引進西番僧，誘帝行房中運氣之術，演牒兒法，又進僧伽璘真善授祕法。順帝習之，詔以番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子三四人，謂之供養。璘真嘗向順帝奏曰：「陛下尊居九五，富有四無，不過保有現在而已，人生幾何，當授此術。」於是順帝日從其事，廣取女子入宮，以宮女一十六人，學天魔舞，頭垂瓣髮，戴象牙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裙，雲肩鶴袖，鑲嵌短襖，綬帶鞋襪，各執色刺般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垂髻，勒手帕長服，或用唐巾，或用漢衫，所奏樂器，皆用龍笛、鳳管、小鼓、箏、篋、琵琶、鸞笙、桐琴、响板，以內宦長安迭不花領之，宣揚佛號一遍，則按舞奏樂一回。受持祕密戒者，方許入內，餘人不得擅進。如順帝諸弟八郎，與哈麻、禿魯帖本兒老的沙等十人，號爲倚納，皆有寵任。在帝前相與鬻狎，甚至男女裸體，羣僧出入禁中，醜聲外佈，皇太子深嫉之，力不能去。帝於內苑造龍舟，自

製樣式，首尾長二百二尺，闊二丈，廊殿樓閣俱全，龍身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爪，用水手一百二十名，紫衫金帶，紗巾，在兩旁撐篙，前後宮海內遊戲，舟行頭尾眼爪皆動，又製宮漏，高六七尺，爲木櫃，運水上下，上設三聖殿，腰設玉女捧籌，時至自浮水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持鐘，一持鈴，夜則神人按更自敲，極其靈巧，皆前朝所未有，又於內苑起一樓，名曰碧月，朝夕與寵妃宴飲其上，縱慾奢淫，不脩德政，天怒人怨，盜賊四起，天垂異象，妖怪叢生，燕原雞化爲狗，羊變爲牛，江南銅鐵自鳴，下河水現五彩花草，隴西地震，山東天雨白毛，會州公廨崩，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彗星火焰蓬勃，墜地成石形，如狗頭，樂清江中龍見，有火如毳，各處申奏似雪片的飛來，都被姦臣隱瞞不奏，順帝只知昏迷酒色，那裏曉得外面的災異如此，要知後事如何，且聽卜回分解。

第二回 開濬河毀拆民居 童謠石人一隻眼

羶穢中原已百秋，蒸黎隨處若虔劉；山青水綠非前代，草白沙黃盡廢邱。
天上雲沈誰見日，人間愁重却抬頭；幾時否極重還泰，醉在西江十二樓。

却說屢年之間，順帝宴安失德，各處災異多端，人心怨恨，盜賊蜂生，都被丞相撒敦、太尉哈麻，并這些番僧等，瞞住不奏。順帝那裏曉得，終日只在宮中戲耍不題，却說潁州地方有個白鹿莊。

樹木森陰，河流清淺，春初花放，萬紅千紫，鬪芳菲，秋暮楓寒，哀雁悲鳴，爭嘹唳，到夏來，脩竹吾廬，裝點出一箇不染塵埃的仙境，到冬來，古梅繞屋，安排起幾處遠離人世的蓬萊，對面忽起山岡，盡道像黃陵古渡，因聲聲叫岡爲黃陵，幽村聚集珍奇，每常有白鹿成羣，便箇箇喚村爲白鹿。

不知那裏來箇官兒，搖搖擺擺，走到林間，說道：「真是人間神仙府！」便吩咐跟隨的人：「你可去查此處是甚麼人家？叫他將這個莊兒送了，我老爺做個吃酒行樂的所在。」跟隨的就在莊內問道：「是甚麼人家，做甚勾當的？如何我們賈老爺在此，茶也不送一盞出來？」却見一人身長丈二，眼若銅鈴，出來應道：「不要說是假老爺，就是真老爺，也休想一點水吸，快走快走！」說罷，手持長鎗，竟趕出來。那跟的人，與那官兒沒命的奔出林中，那人就回去了。那官兒自言自語的說道：「我賈魯聲名，那處不曉，可惡這廝如此無禮！略施小計，結果了這箇地方。」不日到了京師，朝見帝問：「賢卿一路勞苦，但你一向出朝，孤家甚覺寂寞，又問賢卿回來，一路民情風景如何？」賈魯便奏道：「一路黃河淤塞，漕運不通，但聽得民間謠道：『石人一隻眼，不挑黃河天下反。』」依臣愚見，須挑沿河一帶，藉應民謠，且適漕運。」順帝應道：「我日前在宮中要開些池沼，那些言官上本說道：『民謠洶洶，盡說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不宜興工勞役，照你今日說來，竟是不挑的不好了。」賈魯本來口舌利便的，便奏道：「陛下若依言官不挑黃河，由他淤塞，嗣後這些糧米，將從那路運來？南北不通，糧米不濟，不反何待？」順帝聽說有理，大喜道：「只是當從何處開起？」賈魯說：「臣一路經過徐、潁、黃、處，該開，至如潁川白鹿莊、黃陵岡，俱被民居佔塞，上下四十里，更爲淤塞，宜急開濬爲上策。」順帝即刻傳旨，差發河南河北丁夫七十萬人，開濬黃河原路，限定一月之內完工。阻旨者斬。起駕回宮不題。却說潁州白鹿莊，日前提鎗來趕的人，原是漢高祖三十六代孫，姓劉名福通，全身臂力過人，且又深通妖術，家藏一面鏡子，有人要照，只須對鏡焚香，鏡中現出官吏、庶民、軍士等模樣，如照的人心事不順，便現出諸般禽獸形像出來。又結識一個朋友，叫韓山童，假稱世界將要大亂，彌勒佛降生，造出一箇白蓮會來，所有部下皆係紅巾爲號，鼓動那些愚民，如神如鬼的尊敬，他遇着小事，便去照那鏡子，問下落。這日兩

個人正在莊前哄騙鄉愚，說：『佛力如何廣大，還怕不做皇帝麼？』忽聽得鑼聲連連响，兩人遠遠看去，認得是本州的知州，坐在馬上，帶領弓兵三百餘人，竟望莊前行來。說道：『今奉聖旨開濬黃河，拆去民居，先從白鹿莊合對面黃陵岡開起，內有里正稟道：『民間謠說，挑動黃河天下反，只怕不便麼？』知州喝道：『這是奉旨的，誰敢違逆？』况旨上載明，阻撓者斬！今日就借你這頭示衆。』說罷，喝令刀斧手將里正梟首。知州吩咐將首級用木桶盛着，沿河四十里號令前去。這些弓兵便把劉福通住屋霎時拆去，婦孺雜犬，趕得雪花飛散一般。福通低着頭，捶胸叫苦，思想道：『青天白日，竟起這箇霹靂，安排得我竟是無家可歸，無地可依，奈何奈何！』大叫說：『反了罷，反了罷！左右是左右了，肯隨我共成大事，同享富貴；如不肯隨我的，將你們日夜開河，受官苦楚去。』登時聚會有五六百人，便向前把知州一刀，執頭在手，叫道：『胡元混亂中國，今日開河拆去民居，你們既肯從我，便當進城，開獄放了無罪犯人，收了庫中財寶，包你們有個好處。』又往手中把那鏡子，在水中一照，說：『如心中尚有狐疑的，可從河中掘下，自見分曉。』只見左邊一夥，也約有五六百人，竟向河中用力齊掘，不曾掘得一尺，只見掘出一箇石頭人來，身長一丈，鬚眉口鼻都是完全的，當中鑿着一隻眼，福通大呼曰：『衆位可曉得麼？一向謠言，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今剛剛在此處挑得石人，這皇帝可不應在此處，你們心上如何？』這些人便合口說道：『敢不從命。』福通便帶了衆人，竟投州裏來。城中掌軍官朵兒只班，因殺了知州，便時刻飭備，一聲鑼响，即冲出一標人來，兩下廝殺。福通雖是力大，手下的兵，終是未曾習熟，被官軍趕殺十餘里。韓山童馬略落後，却被官軍趕上一刀。福通便率杜遵道、郁文盛、羅文素等，勒馬回殺，救得後邊的人，竟到亳州立寨。因立山童的兒子韓林爲王，國號大宋，建元龍鳳，以山童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郁文盛爲左右丞相，福通與羅文素爲平章，同知樞密院事，招集無賴十餘萬人，攻破羅山、確陽、鎮陽。

葉縣等處，直侵汴梁不題。且說官軍依舊進城，堅閉城門，宋兒只班星夜申奏京師，備陳事情，一邊又具揭帖，到中書省丞相處。脫脫見揭，便吩咐見賚本官，明早隨我進奏。次早脫脫奏說：「近來僭號稱王者甚多，昨日接得各府州縣報說，賊兵反了共一十四處。順帝大驚，問：『那十四處？』有一潁州劉福通，台州方國珍，閩中陳有定，孟津毛貴，蘄州徐壽輝，徐州芝蔴李，童州崔德，池州趙善勝，道州周伯顏，汝南李武，秦州張士誠，四明明玉珍，山東田豐，河州倪文俊。」順帝聞奏大驚，說如之何？」脫脫奏：「請大兵先討徐壽輝，劉福通，張士誠，芝蔴李，四寇，庶無後患。」帝便說：「着罕察帖木兒討徐壽輝，李思齊，討劉福通，蠻子海牙討張士誠，張良弼，討芝蔴李，先除大寇，後勦小賊。」勅旨既下，脫脫叩頭下殿，那四將各點兵五萬，擇日辭朝，竟離了燕京，各人自尋路攻取，畢竟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專朝政羣奸致亂 脫脫計敗芝蔴李

萬里馳驅遍九州，征裘汗血幾時休？思深長憶關山別，聲斷徧隨蘆荻秋。
引路旌旂風遠近，夢離生死話離愁。何日一澄夷與夏，英雄名鎮大刀頭。

却說諸官得旨，分討各處賊兵，誰想皆不能取勝，都帶些殘兵敗甲回來。順帝見了，日夕憂煩。一日設宴，對文武羣臣商議說：「即今賊盜蜂生，各處征討的官兵，沒一箇奏凱，卿等何策為朕分憂勦除？」脫脫云：「國家黎庶不安，災傷時見，臣等不能為國除患，心實恥之。臣願竭駑駘之力，肅清江淮，以報皇恩。」順帝聞奏，降座語脫脫曰：「丞相若能為朕掃除賊寇，奏凱還京，朕當裂土以酬心膂，但中書省為政事根本，不可一日離左右，賢卿若去，朕將誰依？」脫脫又叩頭說：「以身報國，乃臣子之事，豈敢忘恩？但微臣此去，至望陛下當親

賢遠佞，以調天和，以安黎庶。」順帝便敕脫脫爲總兵大元帥，以龔伯遂爲先鋒，哈喇答爲副將，也先帖木兒爲行台御史，節制兵馬大小官軍，俱聽脫脫指揮，便宜行事。」脫脫拜辭，即日領兵望南進發。竟到孟津，賊將毛貴率本部五千人納降，脫脫使驅兵渡黃河，從虎牢關至汴梁，止北安營。僞宋韓林的探子報知，便集多商議，只見杜遵道說：「水來土掩，兵至將迎，殿下勿憂！臣當領衆迎敵。」宋主卽令杜遵道、羅文素、郁文盛三將，急就統五萬人馬，與元將對敵。遵道勒馬橫鎗，高叫道：「送死的出來！」脫脫大怒曰：「反國賊子，敢出大言！」就縱馬橫刀，直取遵道。二將交馬，戰上五十餘合，遵道力怯，撥馬便回，脫脫趕上一刀，斬於馬下。元兵陣上，催兵奮殺，賊兵潰亂，生擒一千四百餘人，斬首一萬七千餘級。羅文素等領兵入城，堅閉不出，龔伯遂請曰：「乘此勢攻城，料可必破。」脫脫笑說：「我兵千里而來，勞力過多，還當息養，不宜倉卒。倘賊兵計窮，冒死血戰，不可支矣。」衆將唯唯。時韓林見殺了杜遵道，心甚驚恐，決策於福通。福通曰：「脫脫智勇足備，鋒不可當，不若直避其鋒，再圖恢復。」韓林依計，乘夜棄城而走。次早元兵到城搦戰，只見城門大開，城中老幼俱頂香迎接，備言賊兵懼威，引兵逃去等情。脫脫大喜，入城撫民一宿，明日陪道逕抵徐州西門外十里安營，打下戰書與芝蔴李，說明日交戰。脫脫到西刻時候，密喚諸將受計，如此如此，各各依令去訖。且說芝蔴李對衆說：「元兵遠來疲乏，今夜未有準備，我當前行劫寨，爾衆隨後卽來，兩下夾攻，必獲全勝。」二更時分，果然引兵出城，兵銜枚，馬勒轡，直抵元兵，悄然無備。芝蔴李自喜，併力領兵殺入，細看更無一人，心下大驚，速令退兵，忽見炮响一聲，四面伏兵盡起，把芝蔴李團團圍住，兵卒也不十分來鬪，只是沒箇隙路可逃。賊兵自相殘害，但折去大半，及至天明，只見一將傳令說：「你們可鬆一條路，放他逃回。」芝蔴李聽着，又驚又喜，心下轉道：「我且殺開回路進城，再作計議，亦可。」只見元兵果然放開一條路，讓芝蔴李回城，將到城邊，急叫城上，我被元

兵混殺一夜，至今方得脫回，快開門，快開門！如遲恐又趕來也。」正叫之時，舉頭一望，看見兄弟李通的四號令在城敵樓邊立着一員大將，紫袍金甲，大喝道：「你這賊子，我元丞相已取復此城了！你還不認得！」芝蔴李驚得魂飛九霄雲外，抱頭鼠竄，逕往沔陽去了。天色大明，各將論功行賞，因問：「元帥為何曉得來劫寨？吩咐布列，又原何逕離中軍，獨去取城？」脫脫笑說：「此是乘虛搏將之法，昔日裴令公元宵夜，大張華燈，設宴待客，匹馬擒吳元濟，正是此樣機關。反看便是他，今日以我兵遠來，料來疲困，必須帶雄兵劫寨，城中不過老弱守門耳。我令爾輩四下伏住，等他來時，便圍繞混殺一夜。此時我領精兵，乘虛攻取城門，自然唾手可得。」衆將又問：「圍住之時，元帥吩咐不過殺爲何？」脫脫曰：「黑夜誰知彼此？我兵只密圍數層，虛聲叫喊，任他自相殘殺也。這又是以逸待勞。」衆將齊聲稱說：「元帥神機，非我等及。」撫息人民，因遣牙將一面奏捷不題。且說右丞相撒敦與太尉哈麻開得脫脫得勝上表申開，計較說：「脫脫向來威振中外，使我們不得便宜行事，今又成大功，皇帝必加殊眷，我輩却是怎生？」哈麻說：「這又何難？趁此捷表未上之時，令台官勸他說：『出門三日，略無小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己貲，半朝廷之官，以爲己有，乞加廢斥，以清官邪。』這箇計策如何？」撒敦說道：「此計大妙大妙！」遂將進表官邀入密房，除了他的性命，因而上箇表章，說得脫脫十分不好。順帝說：「既如此，可將月潤察兒爲元帥，以樞密雪雪代他爲將，令姚樞持詔赴徐州傳示。」不止一日，來到徐州，脫脫拜受了詔書，便對衆將說：「朝廷恩旨，釋我兵權，卽當權與諸將分別，諸將可各率所部，聽新元帥節制。」見哈喇答向前說：「元帥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不如今日先死丞相之前，以酬相許風志。」言罷拔劍自刎而死。衆將撫動如雷，將哈喇答以禮殯葬。脫脫單馬竟赴淮安安置。未及半月，台臣又勅脫脫貶謫太輕，該徒雲南。脫脫歎曰：「我不死，朝中也不肯放我過，我不如一死，可以遇衆奸。」遂服鴆而死。却說劉福通芝

蘇李聞說脫脫身故，各統兵攻復前據城池。元軍陣上，那箇殺得他過，數日間劉福通與芝蘇李自相殺併一箇射死了芝蘇李，復下徐州。賊將毛貴仍歸部下，竟是昏君信佞忠臣死，羣鬼貪殘社稷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眞明主應瑞濠梁 皇覺寺太祖投生

鳳陽城裏帝星明，照徹中原萬里城。邊邊烟息胡塵遠，處處雲開瑞靄生。
三台喜得薇垣供，萬派欣從東海清。自是乾坤多喜色，直須簫管樂昇平。

却說丞相脫脫受了多少讒言，以身殉國。那時四海紛爭，八方擾攘，劉福通併了芝蘇李一部人馬，又收了毛貴一黨賊衆，縱橫洶湧，官兵莫當。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淮南濠州，就是而今鳳陽府，好一座城池。離城有一個地方，名喚做鍾離東鄉，鍾離西鄉。這就是當初鍾離得道成仙的去處。那裏有個皇覺寺，原先是唐高祖建造的。

中間大雄寶殿，光焜焜金裝成三世菩提；兩邊插翅迴廊，影搖搖彩畫出蓬萊仙境。當門塑一箇韋馱天尊，秀秀媚媚却是佛；移來一個金孩兒，見了他，那箇不歡天喜地。兩側裝四個金剛力士，古怪怪。又若站定一班鐵甲漢，猛抬頭，人人自胆破心驚；鐘聲半徹雲霄，舞動起多少回鸞翔鳳，佛號忽來了。天碧醒覺了萬千愚漢，凡夫挨的挨，擠的擠，都到羅漢堂前，明明數出前身。今世爭了爭，嚷了嚷，齊向觀音閣上，暗提誠意思，想心思。也有的肩盒抬肩，逐男趁女，汗俗了一片清淨佛場；知賓的，也難管青紅皂白。也有的，打齋設供，祈福禱佛，澄澈了一點如來道念。大衆那裏曉水火雷風。

正是要知道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我也揭起不題。且說那寺中住持的長老，喚做高彬，法名曇雲。這個長老，真是宿世種得了智慧，今世又悟了大乘。一日冬景淒涼，彤雲密布，洒下一天大雪。曇雲長老吩咐大衆說：「今日是臘月二十四，經裏面說：『天下的灶君，同天下的土地，今夜上天，奏知人間善惡。』我今早入定時節，見本寺伽藍，叫我也走一遭。我如今放了晚參，我自進房，你們或有事故，不可來動問我。」囑咐已畢，竟到房中打坐了。只覺項門中一道毫光，直透重霄，本寺伽藍早已在天門邊供候着，長老二人交了手，竟至九天門外，却好玉皇登座，三官玄聖併一切神祇，都一一講禮畢。長老也隨衆神施禮了，立在一邊，只聽得玉皇說：「今世間混亂，黎庶遭殃，這些魑魅，將如何驅逐！」忽然走出一箇大臣，口稱說：「臣是明年戊辰年，值年太歲，臣看來連年戰伐，只因下界未生聖主，明歲辰年，應該真龍出世，混一乾坤，肅清世界。且今月今日，是天下土地灶君申奏人間善惡，乞陛下細察，凡世脩行陰德的，付他聖胎，以便生降。特此奏聞。」玉皇說道：「朕也如此思量，但原先歷代皇帝降生，都是星宿，卽如盤古分開天地以來，那伏羲是虹之精，神農是熒惑星，顓頊是瑤光星，神堯是赤龍之瑞，大舜是馬燕之祥，大禹是水德星，成湯是高媒星，文虹是巨門星，漢朝高祖是尾星，唐代高祖是金星，宋世太祖是三天門下脩文史，如今果要混一天下，定須星王中，下去走一遭，你們那個肯去宜直奏來！」問而又問，這些星宿都不作一聲。玉皇惱道：「而今下界如此昏蒙，你們難道忍得不管？我今問了四五次，却也不作聲，却是爲何？雖然是墮入塵中，也須卽還上天，何故十分推阻？」正說間，只見左邊的金童，併右邊的玉女，兩下一笑，把那日月的掌扇混做一處，却像個明字一般。玉皇便問：「你二人何故如此笑？我如今就着你二人脫生下世，一個做皇帝，一個做皇后，二人不許推阻！明年九月間，着送生太君，便送下去罷。」那金童玉女那裏肯應，玉皇又說：「恐怕下去吃苦麼？我便再撥些

星宿輔弼你二人你二人下去，便如方纔扇子一般，號了大明罷，不得違誤！只見本寺伽藍輕輕的對長老說：『我寺中也覺有些彩色。』說猶未了，那些諸方的土地，及各家灶君，一一過殿，遞了人間善惡的細單，玉皇便說：『今據戊辰太歲奏章，說明歲該生聖主以定天下，我已囑咐金童玉女下生人世，但非世德的人家，那能安此聖胎；你們可從世間萬中選千，千中選百，百中選十，送到我案前，再行定奪。』吩咐纔了，那天下各省各府各縣的城隍，同那同天下各省各府各縣各里的土地，都出到九天門外，議來議去，不多時有天下都城隍手中持着十箇摺子，拆開口中傳說：『揀選仁厚人家，萬中選成了十箇，特送案前。』玉皇登時叫取衡善平施的秤來，當殿明秤，十家內便是誰人最重的，只見一代一代較過，止有一家脩了三十三世，仁德無比。玉皇却將摺子拆開口中傳說：『可賞金陵郡滁州城隍進來聽旨。』那城隍就案前俯伏了。玉皇囑咐道：『汝可接旨行事去。』便遞這摺子與他，城隍叩頭領訖，玉皇排駕回宮。長老也出了天門，與伽藍拱手而別。迴光到自己身上，却聽得殿上正打三更五點，長老眼開，見佛前琉璃燈內火急下禪床拜了菩薩，說：『而今天下得一統了，但貧僧方纔不會看得那摺子了，姓張姓李，誰是真龍？這是當面錯過了，也不必題，但方纔本寺伽藍說：『連我寺中有些彩色。』不知是何主意，得我再打坐去，細細問他，便知端的。』長老從新入定，去見伽藍問說：『方纔摺子內所開誰氏之子，想明神定知他的下落。』伽藍對說：『此去尚有半年之期，恐天機不可預洩。』長老唯唯，只見左邊順風耳跪下，報稱：『滁州城隍有使者到門，奉迎議事，立等神車。』伽藍便起身別了長老，出門不題。時光荏苒，不覺又是戊辰中秋之夕，忽報山門下十分大火，長老急急出四下望，寂然並無火燄，長老道：『甚是古怪。』便獨自從迴廊下過伽藍殿，到山門前來，只見伽藍說道：『真命天子來也，師父當救之。』長老迅步而往，惟見一男人同一婦女睡在山門下，長老因叫行者推醒，問他來歷，那人說

道：「姓朱名世珍，祖居金陵朱家巷人，因元兵下江南，便徙居江北長虹縣，後又徙滁州，也略略蓄些貲財。昨因失火，家業一空，有三子：朱鎮、朱鏗、朱釗，又皆失散。今欲與妻陳氏同上府城投女婿李禎，織蓆生理。至此天晚，且妻子懷娠，不便行動，打攪山門，望師父方便。」長老看朱公相貌不常，所娠的莫不是真主？因曰：「懷孕人行路不便，不如此鄰折賃一間房子，與公居住何如？」朱公道：「難得師尊如此。」長老到東鄰劉太秀家，賃一間房子，與朱公住了。因此又與些貲本過活，三箇失散的兒子也仍舊完聚了。但未知所生男女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牧童成羣聚會 拜長老曇雲爲師

草眠英雄聚，謳歌歷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翼亮真文德，不成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崇祀日光輝。
陵寢盤空曲，態態守翠微；再看松柏路，還見五陵飛。

却說曇雲長老賃下房子，與朱公夫妻安頓，又借些貲本與他生意；不止一日，却是九月時候，不暖不寒，風清日朗，真好天色。長老心中轉道：「去冬臘月二十四晚入定之時，分明聽得是九月間真主降生，前月的伽藍分明囑咐，好生救獲天子，這幾時不曾往朱公處探望，不知曾生得是男是女，我且出內門走一遭，將到伽藍殿邊，忽見一人走來，長老把眼看看，這人生得：

一雙碧眼，兩道脩眉；一雙碧眼光炯炯，上逼層霄，兩道脩眉虛飄飄，下過眼底。臙骨梭梭，真箇是烟霞色；相丰神燁燁，偶然來地上神仙。行如風送殘雲，立似泰山不動。

那人却對長老說道：『我有丸藥兒，可送去與前日那租房住住的，朱公家下生產時用。』長老明知他是神仙，便將手接了，說道：『曉得！』只見清風一陣，那人就不見了。長老竟把丸藥送與朱公，說道：『早晚生產可用。』朱公接藥說道：『難得到此，便留素齋。』說畢，進內打點素齋，供養長老。長老自在門首，不多時只聽得外頭一村人是老是少，都說天上的日頭，何故比往日異樣光彩！長老同衆人抬頭齊看，但聞天上八音齊振，諸鳥飛繞，五色雲中恍如十來個天娥彩女，抱着個孩兒，連白光一條，自東南方從空飛下，到朱家裏來。衆人正要進內，只見朱公門首，兩條黃龍繞屋裏邊，大火冲天，烟塵亂捲，衆人沒一箇抬得頭，開得眼，各各鼓噪。長老也慌張起來，却好朱公出來，說：『蒙師父送藥來，我家婆婆便將咽下去，不覺異香遍體，方纔幸得生一箇孩兒，甚是光彩，且滿屋都覺香馥侵人。』長老說：『此時正是未牌，這命極貴，須到佛前寄名。』朱公許諾，長老回寺去了不題。却說朱公自去河中取水沐浴，忽見紅羅浮來，遂去做衣與孩子穿之。故所居地方，名紅羅港，古迹至今猶存不題。且說生下的孩子，即是太祖，三日內不住啼哭，舉家不安。朱公只得走到寺中伽藍殿，祈神保佑。長老對朱公說：『此事也非等閒，諒非藥餌可愈，公可急回安頓。』長老正送朱公出門，只見路上走過一個道人，頭頂鐵冠，大叫道：『你們有希奇的病，不論大小可治。』長老便同朱公問說：『有個孩子，生下方纔三日，只是啼哭，你知醫得麼？』那道人說：『我已曉得他哭了，故遠遠特來見他，我若見他，包你他便不哭。』朱公聽說，便辭了長老，即同道人到家，抱出新生孩子來，見道人，那道人把手一搖，口裏囑咐道：『莫叫莫叫，何不當初莫笑？前路非逕，日月並行，便到那時，還你個呵呵笑。』拱手而別，出門去了。朱公抱了孩子進去，正要出來款待道人，四下裏找尋不見。次後朱公家的兒子，再也不哭，是奇異。一日兩，兩日三，早已是滿月兒，百祿兒，拿週兒，朱公將孩子送到皇覺寺中佛前懺悔，保佑易長易大，因取個佛名叫做朱元龍，字曰

廷瑞四歲五歲也時常到寺中頑耍，不覺長成十一歲了。朱公夫妻家中忍飢受餓，難以度日，將三個大兒子俱雇與人家傭工去了，只有小兒子元龍在家。一日鄰舍汪婆走來向朱公道：「何不將元龍雇與劉太秀家牧牛，強似在家忍餓？」朱公思想道：「也罷。」遂煩汪婆，汪婆與劉太秀說明，太祖道：「我這個人豈肯與他人牧牛？」父母再三哄勸，他方肯。母親同汪婆送到劉家，且說太祖在劉家，一日一日漸漸熟了，每與衆孩子頑耍，將土累成高台，內有兩三個大的要做皇帝頑耍，坐在上面，太祖下拜，只跌得狠些，見大孩子骨碌碌跌的頭青臉腫，又一個孩子說：「等我上去坐着，你們來拜。」太祖同衆孩子又拜，這個孩子將身扑地，只見衆人嚇得皆不敢上台。太祖說：「等我上去。」衆孩子朝上來拜，太祖端端正坐，一些不動，衆孩子只得聽他使令，每日玩耍不題。一日皇覺寺做道場，太祖扯下些紙旛做旗令，衆孩子手執五方站立，將所牧之牛分成五對，排下陣圖，呼喝一聲，那牛跟定衆孩子旗旛串走，總不錯亂。忽一日太祖心生一計，將牧牛殺了一隻，同衆孩子洗剝乾淨，將一罈子盛了，架在山坡，尋些柴草煨爛，與衆孩子食之。先將牛尾割下，插在石縫內，恐怕劉太秀找牛，只說牛鑽入石縫內去了。到晚歸家，劉太秀果然查牛少了一隻，便問太祖，太祖道：「因有小牛鑽入石中去了，故少了一隻。」太秀不信，便說：「同你看。」二人來至石邊，太祖默祝山神土地，快來保護。果見一牛尾搖動，太秀將手一扯，微聞若覺牛叫之聲，太秀只得信了。後又瞞太秀宰了一隻，也如前法。太秀又來看視，心中又異，忽聞太祖身上有羶氣，暗地把衆孩子一拷，方知是太祖殺牛吃了。太秀無可奈何，隨將太祖打發回家。光陰似箭，不覺已是元順帝至正甲申六月，太祖年已十七歲，誰想天災流行，疫癘大作，一月之間，朱公夫婦，并長子朱鎮，俱不幸辭世。家貧也備不得齊整棺木，只得草率將就，同兩箇阿哥抬到九龍岡下，正將掘土埋葬，倏忽之間，大風暴起，走石飛沙，轟雷閃電，霖雨傾盆，太祖同那二個阿哥，開了眼，閉不得，閉了眼，開

不得，但聽得空中道：『玉皇昨夜宣旨，喚本府城隍，當方土地，押令我們四大龍神，將朱皇帝的父母，埋葬在神龍穴內，上封三尺，我們須要即刻完工，不得違旨。』太祖弟兄三人，只得在樹林叢蔚中躲雨，未及一刻，天清日出，三人走出林來，到原放棺木地方，俱不見了，但見土石壅蓋，巍然一座大墳，三人拜泣回家。長嫂孟氏，同姪兒朱文正，仍到長虹縣地方過活，二兄三弟，亦各自贅出。太祖獨自無依，鄰舍汪婆，對太祖說：『如今年荒米貴，無處棲身，你父母向日，曾將你寄拜寺中，不如權且爲僧何如？』太祖聽說，答應道：『也是也是。』自是託身皇覺寺中，不意曇雲長老，未及兩月，也就一夕白日昇天去了。寺中衆僧，只因朱元龍長老，最是愛重他，就十分沒禮。一日將山門關上，不與太祖入內打睡，太祖仰天嘆息，只見銀河耿耿，玉露清清，遂口吟一絕：

天爲羅帳地爲羶，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露山河社稷穿。

吟罷驚動伽藍了。伽藍心中轉說：『這也是玉皇金童，目下應該如此困苦，前者初生時，大哭不絕，玉皇喚我轉召鐵冠道人安慰他，但今受此遭逢，倘或道念不堅，聖躬有些啾唧，也是我們保護不週，不若權叫夢神打動他的睡魔，託與一夢，以安他的志氣。』此時太祖不覺身體困倦，席地和衣而寢，眼中但見西北天上，羣鳥爭飛，忽然仙鶴一隻，從東南飛來，啄開衆鳥，頃間仙鶴也就不見了，只有西北角起一箇朱紅色的高台，週迴欄杆上邊，立着兩個像金剛一般，口內念念有詞，再上有帶撲頭抹額的兩行，立着中間三尊天神，竟似三清上帝，玉貌長髯，看看太祖，却有幾個紫衣善士，送到絳紅袍一件，太祖將身來穿，只見雲生五彩，紫衣者說：『此文理真人之衣。』旁邊又一道士拿劍一口，跪送將來，口中稱說：『好異相，好異相！』因拱手而別。太祖醒來，却是南柯一夢，細思量，甚是奇怪，次早起來，却有新當家的長老，囑咐說：『此去麻河約有三十餘里，湖邊野樹成林，任人採取，爾輩可各輪派取柴，以供寺用，如遠逐出山門，別處去吃飯。』輪到太祖，正是大風大

雨，彼此不相照顧，却又上得路遲走到，早見野林中螢火相照，四下更無一人；只有蟲鳴草韻，太祖只得走下湖中，砍取那知淤泥泥深的，深淺的淺，不覺將身陷在大澤中，自分必遭淹溺，忽聽得湖內有人云：「皇帝被陷了！我們快去保護，庶免罪戾。」太祖只見身邊許多篷頭赤髮圓眼擦牙綠臉的人，近前來說：「待小鬼們扶你上岸。」岸上有小鬼也替皇帝砍了，將柴也送至寺內，太祖把身一跳，却已不在澤中，也不是麻湖，竟是到皇覺寺山門首了。太祖挑着柴進香積廚來，前殿上已三鼓，衆僧却已睡熟，未知長老埋怨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伽藍殿暗卜行藏 投母舅太祖安身

柳滿春江花滿州，清歌妙舞繞樽前；不談陳跡愁芳草，且聽新勸客筵。
旺氣映將山海立，帝星照著地天旋；濛烟八面威風振，紫閣黃扉敕簡編。

且說太祖陷在湖中，諸般的鬼怪，也有來攙脚的，也有來扶手的，也有將肩幫襯着太祖的，也有直在水底下將背脊肩着太祖的，也有在岸上替太祖砍柴的，也有在路上替太祖挑担的，不多時，已送到寺門首。說：「我們自去，皇帝請進內方便。」那時覺有三更左右，太祖進內就睡不題。却說這些禿子：「向來曇師父在時，只說他後來發跡，不意今早至此不同，多分淹沒湖中了。」說說笑笑，各自歸房。次日天明，當家長老叫行者起早燒湯做飯，那行者慕來慕去，都是柴堆塞的，那裏尋個進廚房的路去，口中不說，心中想道：「昨日臨睡時空空一個灶房，這柴那得許多，便是朱行者一個去湖中樵打，怎麼便有這山堆海積的柴草？」只得叫動大衆挑的挑，抬的抬，出潔了半日，方纔清得條走路。太祖起來，自家笑得呆了，心中想說：「若是如此看來，莫不是我果有天子之分！但今日沒有一個可與計議的，我不如走到伽藍殿中，問個終身的凶吉料。」

想神明也有分曉。」將身竟到伽藍殿來，却有筮經在側，太祖一一訴出心事，問說：「如我雲遊在外，另有好處，別創個庵院，不受這些腌臢閒氣，可還我四箇陰筮，如我不戴彈冠，另做主意，將就做得箇財主，可還我三個陽筮，假如趁此天下擾亂，去投奔他人，受得一官半職，可還我三箇聖筮。」將筮望空擲下，那筮如我不覆，三次都立着在筮，太祖便打動做皇帝的念頭，暗暗向神訴說：「今我三樣禱告神明，一件也不依，莫不是許我做皇帝麼？如我果有此分，神明可再還我三個立筮，望空再擲！只見又是三個立筮，太祖又禱告說：「這福分非同小可，且無一人幫扶赤手空拳，如何圖得大事，倘或做到不恰不俐，倒不如一箇愚夫愚婦，再告神明，示以萬全。如或果成大事，當再是三箇立筮。」那知擲去，又是三箇立筮，太祖便深深拜謝，許說：「我若此去，一如神鑒，我當重新廟宇，再整金身。」拜告未已，只見這些禿子走來埋怨說：「你把這亂柴堆亂塞倒，要我們替你清淨，你獨自在此耍了。」太祖也只做不聽得，竟到房中收拾了隨身衣服，出了寺門，別了鄰舍汪媽媽，竟投盱眙縣，尋姊夫李禎，路上不止一日，來到盱眙，見了他姊姊，姊姊說道：「此處屢經荒旱，家業艱難，那裏留得你住？你若投往滁州，去投母舅郭光卿，尋個生計，庶是久長。」太祖應諾，姊姊因安排些酒果相待，不意外邊走進一個孩兒來：

燕頰虎頭，蛾眉鳳眼，丰姿秀爽，面如塗粉，口若凝朱，骨格清秀，耳若垂珠，鼻如懸胆，光朗朗一個聲音，恍惚鶴鳴，天表端溶溶，全身體度，儼然鳳舞高岡，不長不短，竟是觀音面前的善財，半瘦半肥，真是張神仙化來的龍種。

後來想像他的神色，口占四句道：靈分歸妹產歧陽，英文明武已成章，自羹孟馨八世少，應知日鬼是星芳。

太祖便問：「此是誰家的小官？」姊姊說道：「此便是外甥李文忠。」便叫文忠你：「可拜了舅舅。」太祖十分歡喜，問他年紀，說道：「今年十歲。」席中談笑，甚是相投，當晚酒散，次日太祖取路，上了滁州，見了娘舅郭光卿，敘起寒溫，太祖將父母兄弟的苦楚，訴說一遍。郭光卿說：「你既來此，正好相伴我兒子讀書。」次日竟進館中，太祖性甚麼急，郭氏五子因遂惡之，假以別事，哄至空房，以絕太祖飯食。郭氏因有育女馬氏，私將麵餅飼之。一日忽被郭氏窺破，遂納懷中，馬氏胸前遂有餅烙腐痕，此事不在話下。光陰迅速，太祖却已十八歲了。郭光卿收拾幾車梅子，同太祖上金陵販賣，進至和州，時值夏初天氣，路上炎熱，光卿說：「你可將車先行，我歇息片時便來。」太祖推車趕路不題。却說光卿兩年，曾與一個光棍爭執到官，那光棍理虧輸了，便出入衙門，做了一個聽差的公人，今却同一夥公差，在途中撞見，那光棍睜開兩眼，叫道：「仇人相見，分外眼清。」郭光卿今日那裏走，且吃我一拳。」光卿喝道：「你這廝還不學好，猶敢如此無禮。」那漢子劈面打來，光卿把手一格，那漢子見光卿把手格開，又趕過來一拳，光卿也只不來抵敵，把那身子一閃，那漢子是虛被張的氣力，眼力對口實昏花，一交跌倒，却好跌在一塊尖角的大石頭上，來得凶跌得重，一個頭撞得粉碎，一命嗚呼。那些夥計叫道：「你何故打殺了公差，且送到官司，再作道理。」光卿退出平生武藝，打開一條路，連忙奔走了。太祖將車向前等待，多時不見光卿，轉來尋覓，路上人惱恨，只說前面有一個人，被人打死了，那兇身逃走，太祖心下思量，是母舅做出這事來，話未說完，來至三叉路口，正在沉吟，忽見一陣風過，半雲半霧，來了五個異人，太祖吃驚，內一人道：「那推車的不必狐疑，跟隨我去，包護大利。」太祖大着胆便問道：「你五人何方人氏？」那人說：「我非人也，奉敕一路散災，此病非烏梅不救，乃是五顯神也。」說能前行，太祖只得將梅子，自上金陵販賣，只見那柳陰之下，立着有四五個人，或是舞刀的，或是弄鎗的，或是要棍的，演了

一回，又坐息一回，太祖見他們四五個一個個都好手段，便將車子推在一邊，把眼睛注定來看，好些人又各演試了一回，從中一個人叫：『好口渴也！那得茶吃一口也好。』却有一個便指着車子說：『你可望梅止渴麼？』太祖便從車中取出百十個梅子送與四五個吃，說道：『途中少盡寸情。』那些人那裏肯受，太祖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便收了罷。』再三送去，他們勉強收了，就將梅子均勻的分做五處，各人遜受一處，便問太祖行徑，太祖一直說，這也是說天結的緣，該在此處相逢，太祖也問他們姓名，只見一箇最年少的，便指着說道：『一個是我們鄧大哥，單名喚鄧愈，從來舞得好長鎗，人因稱他有四句口號說：

丈八龍蛇繞法身，追風趕月鄧天真，有朝遇主成鴻烈，月燕騰空危宿精。』

又指一個道：『這是我們湯大哥，單名叫做湯和，自幼兒慣舞兩把板斧，人也有四句口號稱說：

抖搜精神誰膽當，雙輪月斧煞光芒，功名姓氏標彝鼎，昂宿雞神湯大郎。』

側身扯過一個說：『這個是我們郭大哥，單名郭英，七八歲兒看見五台山和尚在此鈔化，那和尚使一條花棍，如風如電一般，郭大哥便從他學這棍法，而今力量甚大，用熟一條鐵棍，那個敢近他人，也有四句口號兒稱贊他說：

通天猿臂水參星，想是汾陽復耀靈，一棍平成天地烈，喜看到處勒勳名。

一夥兒正說得好，忽起一陣怪風，那風拔樹颺塵，對面不職去路，這五個人都扯了太祖說：『你們且到家裏一避惡風，待等過了，你且推車上路如何？』太祖說：『邂逅之間，豈敢打攪？』這四五個人說：『不必過歎，只見那後生，先把太祖的梅車，已先推去了，口叫道：『你們同到我家來！』正是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不知太祖此去和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販霜梅風留龍駕 太祖比試逞英雄

列宿乘風載酒來，水邊曲榭石邊台；英雄志合三生座，魚水投情數舉杯。
竹影聚窗疑鳳下，颶風吼樹儼龍回；知君各抱凌霄志，此地天教會俊才。

却也那後生，趁着大風，先把太祖的梅車，如飛似走推著。口裏叫道：「你們都到我家權避一回，再作區處。」這些衆人，也把太祖扯了就走，不上半里，就到那後牛家裏。後生便將車子推進叫道：「哥哥我邀得義兄弟們到家避風，又有一個客人也到此，你可出來相見。」只有裏面走出一個人來，那後生說：「這是家兄。」太祖因與衆人一一分賓主坐。那後生說道：「方纔大風路上不曾通得姓名完備。」因指着郭英肩上一個說：「他姓郭便是郭六哥，同宗雙名，郭子興，專使得一把點鐵鋼釵，一向在神策營十八萬禁軍中做個教師，因有世道不甯，回家保護。這些人，也有幾句讚他說：

山又獨立逞英雄，儼似神虬吐舌鋒；萬馬爭先誰抵敵，翌星化下火蛇兒。」

他又說：「我小可姓吳名楨，家兄名良原是廬州合肥人，家兄也能使兩條鐵鞭，約三十餘觔，人見他連得百般閃鑠，因有幾句詩號：

雙鞭挺豎如羊角，轉電來風人莫覺；想從天降鬼金羊，生向人間搖海嶽。」

太祖使問：「長兄方纔在柳陰下也逞威風，幸得注目，看這兩把長劍，每把約有八尺餘長，長兄舞得如花輪兒一般，空中只見寶劍不見人，這方法從那裏學來？真是奇怪罕有，畢竟也有人讚歎，願聞願聞。」吳楨說：「小可年冲力少，那能如得這幾位義兄，所以人也沒有願諫。」只見鄧愈對太祖說：「這個義弟的劍法

前者從雲中看見兩條白龍相鬪，別人都躲過了，不敢看他，他偏看十分清潔，自後便把劍來舞動幾次，有俠客在此較量，再沒有一個勝得他的，人人都道：「此是鬼神所授。」便也有幾句詩讚他：

劍術匪從人世有，恍若雙龍觸雙首。天生名世翼真君，井星木犴符陽九。

舞動光芒躍躍飛，上清霄漢掃邪輝。轉斗迴星憑肘腋，八方隨處壯神威。

太祖應聲說：「果是列位的武藝高強，這些吟詠的，都一一名稱其實，但而今混亂世界，只恐怕埋沒了列位英雄！」四五個都說：「正是如此！」前者望氣的說：「金陵有天子氣，我輩正在此行，探約同去投納，至今未有下落，只見昨日有一個道人，戴着個鐵冠在此叫去，明日真命天子從此經過，你們好漢須要識得，不要當面錯過！」我們兄弟，所以今日清晨在此候了，直至如今，更不見有人來往。」正說時，只見吳良、吳楨出一盤酒飯來，扯開椅子說：「且請酌三杯。」太祖便起身告辭，吳良兄弟說：「那有此理，今日相逢，也是前生緣分，況外面惡風甚急，略請少停，待風寂好行，這些義兄弟也說，借花獻佛，尊客還請坐。」太祖只得坐了。酒至數巡，風越大了，天色漸漸將晚，吳楨開口說：「尊客今日不在此荒宿，一宵明早風息，方纔可行。」太祖說：「在此攪擾，已覺難當，怎敢再在此住宿？」衆人又一齊說：「現今日色又將西落，離此直過五十六里，方有人家，我們衆兄弟，都各將一壺一格來，以伸寸敬，便明早去罷。」太祖見他們十分殷勤，且想此去若無人家，何處歇腳，便說：「既然承教，豈敢過辭，但是十分打攬。」說話之間，這些兄弟們，不多時，俱各整頓七八菜品，殺來，羅列了四五桌，攢頭聚面，都來恭敬着太祖。太祖一一酬飲了十數杯，不覺微醉，便說：「酒力不堪，少容憩息片時，再起來奉陪。」吳楨便舉燭照着太祖，轉灣抹角，到一所清淨的書房，說：「請小息，頃間便來再請。」便反手關了房門去了。太祖抬頭一看，真是清香爽朗，竟成別一洞天，和衣睡倒不醒。却說湯和開口對兄弟

說：『列位看這梅子客人，生得如何？』衆人都說：『此人外貌異常，後來必有好處！』湯和顛頭說道：『昨日的道人，也來得希奇，莫不應在此人身上？』正說間，只見外面人多簇擁進說：『吳家後面的書房起火了！』衆人流水跑到後面看，不見响動，止見一片紅光，罩着書房，旁人都散了。湯和說：『此事不必疑矣！我們六弟兄，不如乘此夜間請他出來，拜從他爲日後張本何如？』六個人一齊走到書房，太祖也却好醒來，六人納頭便拜，太祖措手不及，流水扶將起來，他六個把心事細說一遍。太祖說：『我也有志於此，因說起投母舅郭光卿事情，是夜連太祖七個，都在書房中歇了。次早天清氣爽，太祖作謝了衆人起身，他們六個說：『我們都送一程。』路途上說說笑笑，衆兄弟輪流把梅車推趕，將近午下，已到金陵地方，遍行瘟疫，烏梅湯服之即愈，因此梅子大貴，不多時都盡行發完，已獲大利。太祖對六人說：『我欲往武當進香，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列位且各回家，待我轉來，再作區處。』衆人說：『我們也都往武當去走一遭。』是日登船渡江，不數日同到武當，燒了香，回到店中，與六弟兄買酒正吃間，忽有人來說：『滁州陳也先在此戲台上比武。』太祖說：『我們也去看看。』只見陳也先身長丈八，相貌堂堂，在戲台上說道：『我年年在此演武，天下英雄不敢有來試比的，倘贏得我的輸銀一千兩。』太祖大怒，便湧身躍上台上來，說道：『我便與你比比何如？』兩人交手，各使了幾路有名的拳法，他先欺着太祖身材小巧，你看太祖將身一低，便一跳，將兩腳立在太祖肩膀上，喝采道：『這一個喚作金雞獨立形！』衆人也就喝采。太祖趁勢，却把肩膀上一縮，把二手扭緊了也先的脚，在上旋了百十遭，喝聲道：『咤！』把也先從台上空中丟下來，叫說：『這個喚做大鵬攪海勢！』衆人喊笑如雷，也先懷羞，連呼『軍民數百人。』一齊趕過動手，太祖跳下台望東邊走，也先隨後飛也趕來，只見鄧愈湯和在左邊，郭子興吳良在右邊，兩邊迎着喊殺，吳楨郭英又保着太祖先走，併數百步兵，力怯而逃走，這四人也不追趕。天晚走進一

個玄帝廟，後殿歇息，一更左右，只聽得前邊草殿鼓樂喧天，太祖同衆探望，却是陳也先飲酒散悶。太祖大怒，四下放起火來，焚了這草殿，也先逃去了不題。太祖正睡夢間，只見一個青衣童子，同二個金甲將軍說：「請陛下上殿說話。」太祖看時，却正是北極玄天，上下賓主而坐。玄帝說：「早來承君賜香，多感謝。」太祖也不做聲。元帝又說：「此去以後，正是皇帝發跡之年，小神自當効力保護，但今日爲陳也先，皇帝燒毀了小神脩行草殿，今後不便安身，奈何奈何！」太祖對說：「他日我得一統山河，四海昇平，即當造一座金殿，供奉神聖。」茶罷而別，醒來却是一夢。次日，太祖與衆人離了武當，返回金陵，只見途中一人口裏問說：「足下武當山台上試的豪傑麼？」太祖便應說：「不敢。」那人即同三個人攔路就拜，太祖慌忙扶起，問他來見的原因，由正是不惜流膏助仙鼎，願將積幹捧明君。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郭光卿起義滁陽 永豐縣英雄聚會

寶劍金鏐敢自韜，同來義結着征袍；祇緣明主稱龍見，難避時人識鳳毛。
冠服進賢聲振日，箭橫大羽氣臨濤；只今歌管歡無極，謾吐新詩醉濁膠。

却說太祖同衆人路取金陵而回，却有一個人領着三個，聞說是武當山比試的朱公子，攔路便拜。太祖連忙扶起，看那人一表身材，年紀止約有十五六歲，便問：「尊姓大名？」那人對說：「小可姓花名雲，從小兒學得一條標鎗，也要圖些事業，因見足下台上本事，且一毫沒有矜誇之色，後來必有大爲，往同這三個結義兄弟，華云龍、顧時、趙繼祖來投，伏乞不拒。」太祖不勝之喜，領四個見了鄧湯等衆，共到滁州，只見娘舅郭光卿已在家中，甚比常時不同。太祖便問說：「娘舅何以遽然顯赫？」光卿對說：「自那日壞了公人，不敢回家，

遷到淮東，豐投順了紅巾，劉福通他見我形表異常，因與兵一萬，掠淮西一帶郡縣，誰知兵到濠州，守將孫德崖，聞風投降，我因進城招募豪傑，如今却好回來，看看家眷，爲何賢甥身邊也有這些人歸附？太祖也一把那事情說了一遍，因勸娘舅何不去了紅巾，自立王號。光卿依了太祖，自稱做滌陽王，令部下去了紅巾，以太祖爲神策上將軍，便把所育的女兒原姓馬氏，配於太祖。太祖因感馬氏懷餅前情，遂而允諾，又立一個招賢館，把太祖招集天下英雄，却說劉福通聽了這個消息，便着人來問，何以去了紅巾，稱了王號？太祖對來人說：「方今天下豪傑四起，各據一方，不必相問。若日後你們有厄，我當與你解圍，以報起兵之義。」那人回覆不題。太祖在館，日夕招納四方英雄，却已是至正十三年，忽一日兩個人走進館來拜說：「小可是定遠人，姓丁，名得興，這個濠州人，姓趙，名德勝，聞明公聲名，願歸麾下。」太祖看那丁得興：

面如黑聚，眼若金鈴，穿一領皂羅袍，立在旁却是光黑漆的庭柱，杖一條生鐵棍，靠在後渾如久不歸的烟囪，真個是黑夜又來人，問布令鐵哥哥到世上追魂。

太祖因喚他做黑丁，那個趙德勝臂力異常，魁梧出衆，馬上使一條花槊，運動如飛，百發百中，材勇當先，太祖也命他爲前鋒，丁得興又對太祖說：「我們定遠有一箇喚做李善長，此人足智多謀，潛心博古，當初他的母親懷着他時，夢見一個緋袍的神說道：「不久該真龍出世，我特把洞明左輔星君爲汝子，長來做第一位文臣輔佐。」他後邊生下此子，聰明穎異，人因有幾句口號，稱讚他：

頭角生來異，聰明分外奇，一清蘭惠色，無量運籌知，博學稱文府，宏才裕武規，洞明來輔世，真是帝王師，又有兄弟兩人，一個叫做馮國用，一個喚做馮國勝，他二人一母所生，那母親懷國用時，夢見李星墮入懷中，因而生產後，又懷那國勝，晚來偶入園中閒步，却見一個文麈，頭上掛一條柳圍，只願在他母親的面前，

走來走去，將至日暮，竟然撞入在他母親衣內，再不見了；便不覺肚痛，生出這國勝來，身上毫毛都似文靈的顏色，從幼只喜歡柳樹，人就說他必是柳土獐下降。他弟兄武藝高強，人也有稱讚他的詩句：

好個大兄馮國用，水宿呈祥應世奇，小兄國勝柳獐精，更是奇豪兄弟兵。

德門積蔭還幾許，天產麒麟雙與汝，伯氏吹薰仲氏篋，忽朝天上聲名馳。

雙星耿耿拱北極，方是男兒得意時！

明公若好賢禮士，德興當去招他。」太祖說：「我一向聞李公的名，正愁無門，可去通個信息，你當走去一遭，若馮家兄弟向來更好。」德興出館而去，不一日請他們三個到家中，見了太祖，太祖下階迎接，說話之間，句句奇拔，馮家兄弟亦各英偉，因說果然名下無虛，遂任長壽爲參策，馮兄弟俱託他心腹之任。正說話間，只見外甥李文忠姪兒朱文正，領着三個人進來，文忠歷歷說了那來的事務，便指道：「這三位是誰？」文忠等說：「我們路上正走，不意撞着他父子二人，父親叫做耿再成，令郎喚做耿炳文，俱膂力過人，路中商量無人引進，故我們因帶他來，這位姓孫名炎，字伯容，金陵句容人，一足雖跛，爲書不講，善於詩歌，向有文學之名，今亦願在府中做個幕友。」太祖大笑道：「今日之會，叔姪甥舅，文學干戈，都爲畢集，亦是大快事！」席間便問李善長說：「我欲立一員大將，統領軍校，未知何人可用？」李善長云：「昔漢高祖問蕭何，誰人可將，蕭何對說：『周勃敦厚少知，灌嬰愛欲有不明，樊噲勇而無材，王陵氣小不大，凡爲大將者，仁智勇嚴，缺一不可。國君好賢，賢才必至。』高祖因聘取天下豪傑，不上二月，韓信棄楚投漢，遂設壇拜他爲天下掌兵都元帥，後來撫有漢祚，今欲求大將，庶幾這人所當此任。」太祖問說：「是誰？」善長說：「濠州城外永豐縣有一人，姓徐名達，字國顯，祖貫鳳陽人，精通韜略，名振鄉關，母親生他之夕，合鄉老少，望見北斗右弼星光，竟從他家瓦上

陛下，豁喇喇如霹靂一聲，空中如火的，燄燄不息，不移時便生他下來。如今也約有二十餘歲了，他們徐壽輝、劉福通、張士誠，常遣人來請他，說彼輩非可輔之人，堅意自守待時而出，常說帝星自在本郡，我豈遠適他人？若得此人，大事可成。」太祖說：「煩公說與我招他如何？」李善長說：「昔湯聘伊尹，文王訪呂尚，漢得張良，光武求子陵，蜀主三顧諸葛，符堅任王猛，此乃下賢之效，還是明公自去迎他纔是。」太祖次日，因去對滁陽王說道：「陛下雖有數萬甲兵，惜無大將，今李善長荐舉徐達，特請命欲與李善長親去請他。」滁陽王依允，大祖即叫善長策馬去請，未知來否，欲圖一統山河業，先覓麒麟閣上人。

第九回 訪徐達禮賢下士 攻二江破張家堡

士客相過鵠亂喧，萍蹤初合契無言。神龍一代名偏重，附鳳千年道自尊。
瓊禽該弄樓中調，瑤劍應寒滌上魂。從此台星多妙算，直堪杯酒定乾坤。

却說太祖同李善長辭了滁陽王，前至永豐縣，太祖便叫：「三軍傳令，不許擾動居民。」兩人竟下馬步入村中，傳到徐達門首，忽聽得門內將劍彈了幾下，作歌曰：

方丈英雄氣，懷抱凌霄志。田野埋祥麟，鹽車困良驥。何年龍虎逢，日日風雲際。文種枉奇才，卞和屈真器。揮戈定太平，杖劍施忠義。蛟龍潛淺池，虎豹居閒地。傷哉時不通，未遇真明帝。

善長便向太祖說：「此歌便是徐達聲音。」太祖喜曰：「未見其面，先聞其聲，只這歌中的意思，便知是個賢才。」善長叩門良久，只見徐達自來開門。太祖看了，果然儀表非常，又溫良，又軒朗，又謹密，又奇偉，三人共入草堂講禮分賓坐了，茶罷一巡。徐達問說：「二公何人，恁事下顧？」善長敘出原因，徐達俯謝說：「既蒙

光召焉敢不往？但麾下欲某何用？」太祖曰：「羣雄競起，四海流離，特請公共救生靈。」徐達便說：「欲救生靈，還須掃羣雄，統一天下，但今元勢尚盛，諸雄割據，大都富強，以濠州二郡之兵，欲成六合一統之業，不亦難乎？」太祖說：「昔周得太公而滅紂，漢得韓信而亡楚，得賢公輩，仗義誅奸，且俟有德者，以重民望，何慮一難？」徐達笑曰：「從來定天下者，在德不在強，明公能以仁德爲心，不嗜殺爲本，天下足可平也。」便安頓了家屬，與太祖、李善長三人，並馬齊至禮賓館中。太祖細問戰攻之術，徐達說：「臨事發謀，宜取其轉變，豈有定着，但上勝以仁，中勝以智，下勝以勇，仁智勇三事，爲將者缺一不可。」太祖又問：「爲國者，有小而致大，有大而反亡者何故？」徐達說：「合天理順人心，愛衆恤物，敬老尊賢，人自樂而從之，雖小可以致大，倘奢暴虐，或柔而無斷，或剛而少仁，或愚昧不明，或好殺不改，未有不亡者也。」太祖大喜，自後與李善長、徐達同眠共寢。次日引見滌陽王，王授以鎮撫之職，數日後，滌陽王以太祖爲元帥，徐達爲副將，趙德勝統前軍，鄧愈統後軍，耿再成統左軍，馮國用統右軍，李善長爲參謀，耿炳文爲前部先鋒，馮國勝爲五軍統制，李文忠爲謀計使，率兵七萬，攻打滌泗二州，刻日起兵，至泗州界上安營，議取泗州之計。大夫孫炎上前說：「泗州張天佑，是不才故人，其人剛直忠厚，與我甚契，願往泗州說他來降。」太祖吩咐大夫用心做事，孫炎辭了出帳，逕入泗州城來見佑，二人敘禮畢，天佑問說：「仁兄何來？」孫炎說：「某因放志飄流，逕投滌陽王帳下，他館中有箇朱明公，才德英明，文武兼備，龍行虎步，必有大爲，今提兵取泗州，炎知足下守此，特來相告，倘肯歸附，足見達權。」天佑說：「我也慕他是一時之英，有人君之度，但我受元爵祿，背不忠之。」孫炎說：「今元順帝而居中國，淫慾不仁，退賢任佞，君棄暗投明，有何不可？」天佑思量了一會，說：「遵命！」卽列儀仗，鼓樂出城迎降。孫炎先到營中，具說前事，便引天佑到帳中相見。太祖道：「將軍來歸，真達權知機之士！」遂授中軍校尉。太祖引兵

入城撫卹百姓，卽留天佑守城。次日起兵，向滁州，以花雲爲先鋒，怎生打扮，但見：

頭頂一個晃朗朗金盔，身披一領密鱗鱗銀鎧，腰邊繫一條蠻獅錦帶，心前扣一個盤龍生環，弓筒斜挂魚囊革，錚錚七絃鳴，五色箭羽橫裝象袋，鋼鏢鏢簇聚三稜。坐下千里馬，抖白若飛霜，襯着九雲裘，花如映日，手中縮七八條標鎗，運將來那管你心窩手腕，袋裏藏六七升鐵彈，拋將去，決中着腦後胸。前喝一聲似霹靂捲風沙，無個回都路，芭飛劍戟。

正是：花貌却如觀自在，追魂勝過大閻羅。軍騎在前，恰逼着賊兵數千，那時花雲盼着後軍未到，便抖擻精神，保了太祖，橫冲直撞，如入無人之地，驚得那數千賊兵，沒有一箇敢爭先抵擋。後人看到此處，讚不休，詩爲證：

滁州界上顯鴻功，旌似東邱花令公；土貉萃雲天佑順，萬人頭上逞英雄！

元兵大敗，滁州因得安駐軍糧。太祖一面差人報滁州王守會，滁州不題。却說鐵冠道人，已知太祖駐滁州，一日竟進帳前說：「道人善相，將軍要相麼？」太祖因記前柳陰中鄧愈六人等說，如遇見道人，戴個鐵冠等話，便迎入帳，問道：「道人高姓？」道人說：「我性張，字景和，江西方外之士，將軍若聽我，我替你說，若不聽我，說也爲用。」太祖說：「君子問凶不問吉，正要師父直諫。」道人說：「聲音洪亮，貴不可言，但四圍滯氣如雲，行日月之狀，所喜者，準頭黃明，貫於天庭，直待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便見受命之日。然期也不遠，應在千日之內。但邊頭驛馬有驚氣，南行遇敵切須戒慎。」太祖說：「師父肯在此軍中，時時看看氣色，以知休咎，何如？」道人說：「我雖雲遊天下，却時常可來，你既有盛情，便在此也可。」自此道人常在軍中聚首。且說那滌陽王得了捷報，留都督孫德崔駐扎濠州，因命設宴，太祖稱賀，且與衆官計功行賞。次日設計攻取和州，却命

張天佑耿再成趙繼祖姚忠四將領兵三千，爲遊擊先鋒前進。四將得令，望和州進發，直抵北門搦戰。城中元兵也先帖木耳急領兵二萬迎敵，直抵再成，再成舞刀鬪上五十餘合，終是元兵勢大，兩翼沖殺。朱兵潰奔，姚忠接刀復戰，恨後兵不繼，被元兵所殺。日暮，幸天佐等兵至，又大殺了一場。元兵方纔收陣逃走。再成等收兵屯於黃泥鎮，損了大將姚忠兵一千餘人，二人憂悶說：『必須元帥兵來，方好取勝。』且說濼陽王聞再成等敗績，因命太祖率徐達、李善長及繞勇數千人，到了黃泥鎮。二人見了太祖，備細說了一遍。伏地請死。太祖大怒，說道：『元兵旣勝，只宜堅守，取兵救應，何乃輕出以致敗誤？喝令斬首。』李善長說：『衆固當誅，但今用人之際，望且姑容這番，待他將功贖罪。』二將叩謝出帳。太祖甚是憂惱。徐達向太祖身邊說：『如此如此，不怕和州不得，此事還須耿再成走一遭。』太祖卽召再成同繼祖上帳，用徐達名緘帖一紙，再三叮嚀同心做事。再成等領計而行。徐達又喚鄧愈、湯和、郭英、胡大海領兵三萬，去大道深林中埋伏。如此行事，分遣已定。又對太祖說：『末將自當領兵一萬，當先索戰。元帥宜將衆將二萬兵殿後。』次日兩軍至陣中，元帥也先帖木耳出馬說：『若不急退，略以姚忠爲例。』徐達說：『大兵壓境，爾還不識賢愚，尙自跨翹。』二人舉刀對殺。元陣上張國升、龔擊帖木耳混兵直殺過來。徐達觀空轉馬使走，元兵隨趕來，未及廿里，只見元兵探馬飛報說：『我們被趙繼祖切了大寨，火燒了營盤。』那也先倒戈急走，只見兩邊伏兵並起，湯和、鄧愈、郭英、胡大海夾擊而來。後面太祖領了大軍，又直來攻殺也先，不敢回營，竟領兵直奔和州城邊，却見城上都是赤色旗幟，敵樓上徐達大叫說：『也先帖木耳我已取此城，少報前仇，你還來甚麼？』此時徐達先用着耿再成假扮元兵，待也先帖木兒出戰，乘夜賺開了城門，取了和州。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那也先迴身逃命而走，太祖的兵正在追趕，只見當先閃出一彪兵來，勒馬橫鎗，問說：『來將何人？』也先帖木兒說：『吾乃元兵』

被朱兵十分追急，若將軍救我，當有重酬！那將軍大喊一聲，將身一縱，在馬上活捉了也先帖木兒，綁縛直到太祖軍前，下馬便拜說：『小可懷濠州人，姓常，名遇春，向聞將軍懷仁義，特來相投，特擒元將爲進見之禮！』太祖舉眼一看，真箇是：

豹頭環眼，燕頰虎鬚，挺一把六十斤大刀，舞動如風如電，駕一匹捕日黃驃馬，殺來直橫冲，惹動了殺人心，萬馬千軍，渾如切菜，奮起那英雄志，銅牆鐵壁，倒若摧枯。黑着一片鐵扇臉，吃一聲，那愁霸陵橋不斷，轟起兩隻銅鈴眼，幾幾憂甚虎牢關難過。世空有侯封萬里，無威儀，天生成乾坤品格，稱讚難窮，有詩爲證：

駭枕堆成薛荔牆，江開劍戟九迴腸。應知日鼠虛星現，處處旗開戰勝場。

賊兵潰散，花雲因於滁州北門外屯兵，元將平章陳也先，橫刀直殺過來，後軍左哨統制將軍郭英，却好迎敵，戰了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元陣上又閃出他兒子陳兆邦，與姚節高來助戰，早有湯和鄧愈馮勝趙德勝一齊冲殺，只聽得東南角上，一枝兵吶喊如雷，紅旗招灼，綉帶飛翻，爲首一將，坐在馬上，竟有五尺餘高，生得面如鐵片，鬚似鋼針，坐騎趕日黑鬃驄，肩挑偃月宣花斧，從元兵陣後冲殺出來。此是何人來助！

宣火猪星忒膂力，條忽搏風生羽翼。霹靂空閃出輔明君，柳拂旌旗刀映日。自是鴻勳開九域，殺氣橫將雲漢回。腥膻胆落變成灰，迄今麟閣像崔巍。

元兵三面受敵，陳也先大敗，不敢入境，竟棄了滁州，向北路而走。太祖鳴金收兵，住扎城外，只見那員大將，身長九尺，步到營前大拜，太祖急將手扶起，問說：『將軍何人？』那將說：『小可姓胡名大海，字通甫，泗州虹縣人，因李芝麻亂，自集義兵，護持鄉閭，聞元帥德名，故來助陣納降。』太祖便授他軍前統制，是日元將軍

王獻出城投降，太祖入城撫尉氏，屯兵於滁州，仍分兵取鐵佛岡寨，攻三江口，破了張家堡，收了金椒大柳諸營，因分兵圍六合，裨將趙德勝爲流矢傷了左股，血染征袍，昏暈數次，太祖親爲敷藥調治，隨令耿再成同守瓦壘，元兵急來攻打，太祖自遠設計備敵，探知事勢稍緩，暫欲回滁州，早有哨馬來報說：「元人又集大兵攻滁州。」耿再成對太祖說：「他兵聚集而來，其勢盛大，如此如何？」太祖說：「甚好，依計而行。」衆將得令，各自整點軍馬行事，耿再成率了本部人馬，自來應敵，正是大將營中旗一豎，敵人惟有胆心，寒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定滁和神武威揚 收鐵冠計取和州

鐵馬連城起戰樓，征風殺氣擁貔貅；肇生聖主開淮水，分念英雄萃泗洲。
夜半鶴啼鋒鏑慘，深秋雁淚大刀頭；乾坤鼎沸從今靖，山自清兮水自流。

却說諸將各自得令，四下安頓去訖，將軍是耿再成率了部伍，結束上馬，來到陣前一望，只見那元兵浩浩蕩蕩如雲如霧的打來，頭一員大將掛着先鋒旗號，不通姓名，直殺過來，耿再成見洶湧，便也不打話，兩馬相交，戰上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再成便沿河勒馬而走，那個先鋒便乘機率了元兵，一齊趕來，再成見兵緊趕，便緊走，慢趕便慢走，約將二十里地面，只見那柳上插着紅旗一面，趁風長搖，再成勒轉馬來，大喝一聲說：「元兵陣上來送死也！」喝聲未已，火炮一聲响亮，左邊冲出一標白衣白甲白旗白號，當先一員大將湯和，左邊鄧愈，右邊馮勝的人馬出來，右邊冲出那皂衣皂甲皂旗皂號，當先一員大將胡大海，左邊趙德勝，右邊趙繼祖的人馬出來，把元兵截做三段，那先鋒看勢頭不好，急叫回軍，那軍那裏回得及，正驚之間，只見後面城

中，又有赤衣赤甲赤旗赤號，當先一員大將徐達，左有耿炳文，右有姚忠，鼓噪而出，殺得那元兵血染成河，尸橫遍野。那再成挺出夙昔威風，駕着那追雲的黑馬，向前把先鋒一刀取了首級。有詩爲證：

殺氣橫空下大荒，海天雄志兩茫茫，血痕染就芙蓉水，懸崖削壁倚天空，隨處將軍身可通，氣爽朗霞千嶂紫，威迫斜日復天中，池寒夜吐蛟龍氣，林响時疑虎豹叢，忠武挺生天有意，至今人羨亢金龍。

太祖說：『得足下棄暗投明，三生之幸也。』喝令斬了也先帖木兒，屯兵城外，單車入城，撫卹合城百姓。欣天喜地，正是滁和有福神先到，神武多謀世莫知，是日軍中筵宴稱賀，滁陽王傳令加太祖神策將軍之職。

第十一回 興龍會吳楨保駕 滁陽王得病歸天

雄心俠骨羨巍峨，隨處英名難折磨，好生會上浮飄醪，劍躍筵前有太阿。留連一觴感自在，徘徊對舞氣如何，從今還想單刀會，絕勝雲長駕小龍。

却說滁陽王立太祖爲神策將軍，太祖便爲各帥之主，掌文的有李善長孫炎等，掌武的有徐達胡大海。常遇春花雲鄧愈湯和李文忠等，共約二十餘人，却又定遠人茅成，台山人仇成，來投麾下。太祖總兵和陽，與張天佑等議築和陽城郭，以爲守備之計，分限丈數，刻日完工，分兵拒守，因集衆將議授常遇春總兵之職。常遇春叩頭謝說：『小將初至，未有寸功，不敢受爵，乞命於先鋒前部開路，庶或可以自效。』太祖正欲首允，忽帳下一人叫說：『我來數月，尚不得爲先鋒，他有何能，敢來壓衆？』太祖急看，却是胡大海，遇春怒說：『主帥有命，乃敢攙越，仗敢欺我無能，敢來比試否？』二人各欲相逞，太祖說：『君等皆我手足，今欲相爭，便似我手足交鋒，有何利益？』因令胡大海爲左先鋒，常遇春爲右先鋒，待後得頭功的爲正先鋒。二人各拜謝去。

邊令人到滁州報捷不題。此時正是新秋節候，和陽亦喜無事，後人因有新秋詩一絕：

金風颯颯動新涼，邊塞征人怯路長。深院夜分人不寐，獨看梧影過危牆。

一日忽報濠州守備孫德崖領兵到來，太祖驚疑，與徐達說：「濠州不得擅離，他來何意？多是欲分據和滁耳，不然必是濠州失守，故來歸附，且容入城，再當計之。」頃刻間德崖進城，太祖與衆將迎入，敘禮畢，因問：「何事到來？」德崖說：「緣無糧草，特來就食。」太祖便問：「如今令何人守之？」德崖說：「空城無用，守他無益。」太祖暗念濠城是我等本土，如若失守，取之甚難，德崖此行，是通穴鼠了，因他同起義兵，且自忍耐，却好滁陽王獨來，太祖將取和州原由備說一遍。王看見傍立着孫德崖大驚，問說：「你何不守濠州？却在此處？」德崖說：「爲乏糧到此就食。」王大怒說：「濠州是我鄉土，安得輕舍？喝令推出斬首！」太祖與李善長說：「孫德崖之罪雖當斬首，還望念故鄉舊誼，饒他這次，仍令去守濠州，以贖前愆。」滁陽王卽刻與兵一萬前去鎮守，分付有失，決不饒恕。德崖領命去訖，却說滁陽王未及半月，偶因驚疑成疾，太祖日視湯藥，十分狼狽，因召太祖及李善長善達等至榻前，說：「某生民間，因見元綱解墜，羣盜蜂起，吾奮臂一呼，得爾等賢能，共守濠梁，希成大業，救民塗炭，不意遇此篤疾，我死不足惜，所惜羣雄未除，天下未定耳。朱將軍仁文英武，厚德寬洪，爾等可共謀翊運，以定天下。」太祖說：「愚昧不堪，承大王之志，然敢不竭力股肱，以報厚恩。」少頃日暝，和州境上見星飛，濠郡江邊掩義旗，岡上空垂千樹柳，年年春半子規啼。

太祖命軍中都易服舉哀，哀聲振地，葬於滁陽城白馬岡上。衆人因議立太祖爲王，太祖說：「我等受滁陽王大恩，今言有子在，可共立爲王，亦足見我不背之恩。」衆人都道：「是。」遂立王子爲和陽王，改和州爲和陽郡，卽日封太祖爲開基侯，兵馬大元帥，徐達爲副，衆官加爵有賞，却說孫德崖對兒子孫和說道：「滁陽

既歿，兵權該統於我，今朱君輩外挾公義，立他的兒子，陰竊他的威權，甚可惱恨！我當率兵以正其罪。」孫和說：「朱公如此，亦爲有名，現他們一班智勇足備，若與爭長，恐難取勝，不如在營中設起筵宴，名曰興隆會，假賀新主，請他赴會，席上須逼他引兵來歸，倘若見拒，就席中拿住，朱君一擒，權必歸父主矣。」德崖大喜，卽修書遣人入和州來請，太祖正與諸將議事，却報德崖有書來到，卽拆開口念說：「都統孫德崖端肅書奉碩德朱公台下：茲者恭遇新主嗣位，繼統得人，下情不勝忻忭！特於營中設宴，名之曰興隆，欲公共慶雍熙，翌日掃營敬候再拜。」太祖與李善長說：「此必德崖欲統衆軍，以我輩立其子，故設酒以挾我耳，不去則彼益疑，須不墮其計方好。」徐達說：「主帥極料得着，此會猶范增鴻門設宴之意，須文武兼濟的輔從，方保無虞。」道未畢，帳前常遇春、胡大海俱願隨往，太祖不許，吳楨道：「不才單刀隨主帥走一遭。」太祖曰：「公便可去。」胡大海忿忿不平，太祖說：「刀砧各用，鼎鑿不同，吾擇所宜而使之。」次日，太祖遂單騎獨前，吳楨一身隨後，徑至德崖營前，德崖見太祖並無甲士相隨，心中大喜，說：「這個中吾計了。」密令吳通說：「你須如此如此。」便卽出營迎，朱公就席把箋，酒至數巡，德崖因說：「滌陽已薨，兵權無統，以義論之，應屬不才掌管，故借此酒相煩。」太祖說：「先王有子繼統，兵權還該彼掌握，今都統旣欲掌時，某回城啓知和陽王，卽當請任此事。」德崖大喜，孫和思量朱君才智過人，此言必詐，把眼覷着吳通，吳通持杯劍在手，說道：「小將有杯劍二件，係周穆時西域獻來，名昆吾割玉劍，夜光常滿杯，此劍切玉如泥，這杯爲白玉之精，向天比明，水注便滿，香美且甘，梅曰：『靈人之器。』小將願持杯爲壽，舞劍佐歡。」說罷，便將杯獻在太祖面前，拔劍就舞，漸漸逼近太祖，吳楨看他勢頭不好，掣開佩劍，大叫道：「我劍也不弱，便飛舞過來，一劍砍去，把吳通砍做兩段，傍邊呂天壽見殺了吳通，也拔劍砍來，那吳楨將身一跳，跳上二三丈高，把那劍從空而下，呂大壽的頭蓋已滾下來，吳

楨殺了二人，卽一手提了劍，一手握了德崖腰帶，叫說：『德崖，你何故如此無禮？設計害我主帥，卽須親送主帥出營，萬事全休，不然以吳呂二人爲例。』德崖驚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便說：『將軍休怒，卽刻送主帥策騎先行。』吳楨約太祖去遠，纔放了德崖的手，說：『暫且放你回去。』卽追馬保着太祖而行。後人有詩讚歎：

興隆會上懷如霜，此處吳楨武勇強；劍光寒逼奸雄胆，杯計春生酬勳勳。
塞空匹馬嘶歸路，岸遠單戈引夕陽；從此山河知有定，雄名應與海天長。

第十二回 孫德崖計敗身亡 巢湖軍收俞通海

天津橋下陽春水，畢竟東流向溟海；人生聚會良苦難，天作機關又證詩。

三星五雲翊聖眞，神謀鬼謀功崔巍；試排佳宴聆新說，忘却聽樓鼓數催。

却說德崖自知計敗，便率精銳數千，四下里從小路追趕。早有李善長傳令胡大海前來策應，恰好撞着德崖，便大叫道：『德崖那裏走？』德崖措手不及，被大海砍做肉醬，造次中逃走了孫和大海。吳楨保了太祖入和陽，衆等迎接入帳，都說：『主帥受了驚恐。』太祖因說：『若非吳楨，幾乎不保。』備說了會上事情，衆將皆稱吳楨真是虎將。太祖賜吳楨白金三百兩，大海白金一百兩，大海不受，但曰：『主帥向曾有說得首功者爲正先鋒，今日誅了德崖，望主帥不食前言。』太祖沉吟不語，徐達說：『若雖誅了德崖，尙未有克敵之大，若常將軍今日去，亦能成功。』衆人都說：『徐元帥說得極是。』大海方受賞，話分兩頭。却說巢湖水軍頭領俞廷玉有三個兒子，長名通海，次名通源，第三的名通瀾，他三個俱有膂力，常能在水中伏得八九個晝夜，未生他們時，他父親似夢非夢，看見一個老兒：

銀髻鶴髮，炯眼童顏，身穿着絳色五爪龍袍，脚踰有綠綉無憂珠履，帶一頂道冠諸葛巾，綰一個拂塵龍鬚帶，虛飄飄忽到庭前，瑞靄香盈院內。

指向廷玉說：『我是滁州城隍，奉玉帝聖旨，將軫水蚓壁水榆箕水豹三個水星，五年之內，接連降生你家，輔佐真龍出世。』便向袖中取出三個彈子，大一般九，放在掌中，紅光燭天的物件，遞與廷玉的媽媽，叫：『拿水一碗，就吞下去。』拱手而別。那媽媽果然不出五年，連生他三個兒子，大的通海，慣耍一個流星玉索，長三丈，轉轉揭揭，當着他粉身碎骨。人便有四句口號：

一個金鏡忒煞精，飛來飛去耀星明，忽朝水底轟雷振，攪得蛟龍夢不成。

那次子通源使一條鐵錘，錚錚有聲，小時忽下江中洗澡，陡然雲雨四合，水中只見獺頭龜開了大口，竟來吞他，手中並無別物，竟打兩個沒頭公，直至水底，摸着四五尺長一塊條石，他便担在肩背上，一步步兒踏上岸面，那獺頭龜正橫開四爪，搶到面前，通源叱咤一聲，將那石頭砍過去，誰知那龜的頭頸，仰得壁直，滾着石上，頑鋒竟做兩段，滿江中都是血水，岸上人不知通源在水中與龜交戰，只見滿江通紅，驚得沒做理會，歇了半個辰光，通源漫漫地將龜從水中拖到沙邊，便把身跳上岸，拿條索子縛了龜，又叫岸上人拽龜上岸。那岸上張三李四王二沈六等十來個，那裏拽得動，通源說：『你們這些死貨，尙拽不起，倘遇活戰將如之何？去罷，待我自來。』遂把那龜如拾芥一般，提上岸去，那些笨漢說：『俞二官人活的都砍了，我們死的都牽不動，却也好笑！』有人歌曰：

江中忽起一條龜，閃爍風雲雷雨翻，却遇通源水底石，嗚呼一命在水邊，血通源，冤也冤，我們十來個，扛勿動，被他一人一手便來牽，真個是壁水榆星來出世，天移地轉氣軒軒。

還有那第三個通淵，越發了不得，每手用一把削鐵飛邊刀，那刀角開來二丈之內，令人好身不得。曾到江邊金龍四大王廟中賽神，那廟前路臺上，原鑄有鐵鑪一鼎，有等閒不過的說：『這等東西，有無閻紐，又無把柄，有人捧得動，輸與銀子十兩。』那通淵年二十四歲，心裏想道：『這些兒，担不像抬，終日舞燈草過日子。』走到廟中，虔誠完了神愿，正好來到臺上燒紙，只見十五六個好漢，來抬那爐，都抬不動。通淵竟要來拿，看了他們行徑，又恐怕撥不動時，又被恥笑，仔細思量，看見勛兩數目鑄在面前，看得分明，又走過去想道：『只是一千勛，該托便托在左手裏。』到後殿，先把樣試試，乃抬頭一望，却有兩個大石獅子，在後甬道上石欄杆邊，悄悄的脫下長袍，趁人不見，托住石獅子，一把便托在左手裏，顛上幾顛，說道：『約有千斤還多些。』輕輕的便安在地下，再將右手獅子也托一托，正托在右手上，估勛估兩，未及放手，只見一個人大叫道：『前殿上三十人，弄不得一個香爐，這面何來十四五歲一個兒，把石獅子顛來顛去，你們好不羞殺！』道猶未了，這些開漢都來看，通淵只不做聲，把那獅子連忙放在地下，穿上長袍，望山門外走出去。這些人說：『我們有眼不識泰山，兪三官你何故不做個把勢，我們看看。』那些人攔了又阻，阻了又攔，恰好父親兪廷玉走到，看見說道：『三兒你何故被這些人攔？』通淵說道：『我自後殿把石獅子托起耍，不知他們何意攔阻。』那些人便向他父親備說了原故，廷玉便開口說道：『既如此，你便撥，把他們看看何妨。』通淵被父親勸不過，只得走向殿前，把隻手托了鐵香爐，便下路台，那些人喝采，雷如震耳。通淵又托上路台，如此三遍，輕輕的放在台下便走。恰說管廟的長老，埋怨衆人說：『兪三官又去了，這爐又不放在台上，如之奈何？』那些人說：『不要緊，我們幾十人，包抬齊整還你。』大喊一聲，齊將手來抬，誰知是湖泥，這爐越台越陷下去了，幾十個人說：『求求張良，拜拜韓信，還須到兪宅勞小官人走一遭。』這些衆人說說笑笑，走到兪宅，見了兪媽媽，說了

緣故，媽媽笑道：『這個小官人會耍人，勞你們遠遠的走來接他，方纔他到後園舞刀去了，你等可到後面見他，他決然肯去。』衆人來到後園懇求，通淵只是個笑也不應他們，大步到廟，仍將手托起香爐，依舊放正了。驚動得合州縣人，那個不敬他，人也編個歌兒與他說：

俞家又生個小熊熊呀，忒也希奇呀。忒也希奇！手托千觔，奇打希，希打奇，甚差遲呀。忒也希奇呀，忒也希奇！顯靈說是個箕水豹呀，忒也希奇。佛前獅子，希打奇，奇打希，任施爲，奇忒也希奇，忒也希奇。

他父親做個頭領，并三個兒子，率副將廖永安、廖永忠、張興德、桑世傑、華高、趙庸、趙誠等，初投這師。丞相彭祖後來彭祖被元兵所殺，廬州左君弼，便以書招降廷玉等一班水軍。廷玉等諒君弼不是遠大之器，不肯投納。君弼因統兵來攻廷玉等，累戰不利，受困在湖中，因集衆將圖個保全之計。俞通海說道：『今江淮豪傑甚多，不如擇有德者附他，庶或可救不爲奸邪所害。』廖永忠便說：『徐壽輝、張士誠、劉福通、陳有定、方谷珍、明玉珍、周伯顏、田豐、李武、霍武皆是比肩分據的。趙庸說：『此輩俱貪欲嗜殺，鼠竊狗盜之徒，怎得成事！我說一人，你們肯從麼？』不知此人是誰，正是：

知君多意氣，仗劍且相投。

第十三回 牛渚渡元兵大敗 太祖困天降大兵

誰言太祖煞無情？也去當場翌聖明；授危初振巢湖旅，德意還看迎海行。
水漲巍橋舟忽過，火騰烈燄艘須傾。應知天上真龍出，是處縱橫神鬼驚。

却說俞廷玉問諸將：『誰處可投？』廖永安數出多人，俱是貪財好色的，那裏是英雄出世之主。趙陽說：

「我聞和陽朱公，仁德無雙，英雄蓋世。且將勇兵強，若是投他，他必來救，可解此危厄。諸公以爲何如？」衆人齊聲道好。因作書遣人求救不題。且說太祖一日與諸將會議，說道：「此處雖得暫駐，然居羣雄肘腋，非用武之場，必擇地方可攻守。」馮國用說：「我看金陵乃龍盤虎踞，真聖主之都，原先取金陵，以固根本。」太祖曰：「我意亦欲如此，但濟大江，必需舟楫，且錢糧不濟，奈何？」正商議間，忽報巢湖俞廷玉等遣人持書來見。太祖拆開看時，書中說道：

巢湖首將俞廷玉，并男通海、通淵，裨將廖永忠、永安、張德興、桑世傑、高華、趙庸、趙誠等，書呈朱主帥台下。玉等向巢湖濱，久聞仁德，兼居麾下，不意左君弼累以書招，恨王不從，率兵圍困廷玉等，敢奉尺書，上干天威，倘振一旅，以全萬人，所有戰艦千餘，水兵萬數，資儲器械，畢獻轅門，以憑揮令。誓當捐軀報命，伏維台諒！

太祖得書與諸將會議，李善長說道：「久聞他們爲水軍驍騎，今危急來歸，若以兵去援，必效死力。且藉之以取金陵，此天所以助主帥也。」太祖因招使者到帳下，問他姓名。使者答曰：「名韓成。」太祖說：「即日發兵，汝可回報。」遂留李善長、李文忠等守和陽，總理軍務，自率徐達、胡大海、趙德勝等，領兵四萬，直抵桐城。進巢湖口，君弼因太祖兵到逃去，俞廷玉迎太祖入寨，備陳歸順無繇，蒙提師遠救，恩實再生。太祖慰恤倍至，駐兵三日，忽報左君弼勾引池州、趙普勝一枝兵，截住桐城關，一枝兵，截住黃塆關，又引元將蠻子海牙，領兵十萬，札住江口，勢不可當。太祖大驚，因上水寨，登敵樓觀看，果見兵寨數里，旌旗蔽天，金鼓雷振。太祖顧徐達曰：「此君弼調虎離山之計，引我入湖，頓兵圍繞，奈何奈何？」胡大海答曰：「主帥勿憂，主帥可領衆將壓陣，臣願當先，只須如此可破賊圍。」太祖說道：「不然，賊兵勢重，你我縱可冲陣而出，部下士卒安能還？宜再思。」

良策。徐達說道：『必須一人密從水中上和陽調取救兵，內外夾攻，方能出去。』只見韓成說道：『卑將愿往。』太祖卽修書付與，吩咐速來，毋得誤事。韓成出了水寨，抄巢湖口入江，從牛渚渡河，在水中行，三日夜，方得上岸，直抵和陽，見了和陽王，遞了太祖的書。李善長說道：『卽須發兵去救。』傳令鄧愈爲正元帥，湯和爲副元帥，郭英爲參謀，常遇春爲先鋒，耿炳文爲掠陣使，吳良、吳楨、花雲、華雲、龍耿再成、陸仲亨皆隨軍聽用。率兵五萬前進，其餘將佐與朱文剛、朱文選、朱文英率兵保守和陽。衆將領兵至江口，與蠻子海牙對陣，鄧愈列陣向前，蠻子海牙急令番將二十員迎敵，尙未及前，先鋒常遇春挺鎗奮擊，元兵陣上如摧枯拉朽，那敢當。鄧愈等催兵併殺了，蠻子海牙大敗，遂過了牛渚渡，各部將士都去收拾元兵所棄馬匹器械糧草輜重，止有湯和使帳下兵卒只砍沿岸一帶蘆葦艾草，一一用繩索縛成細束，共約有千餘担。常遇春問說：『要他何用？』湯和對說：『夜間亦可備用。』那時聚集船隻，共船一千有餘艘，鄧愈便令分爲五隊。鄧愈居中，湯和居左，郭英居右，耿炳文壓後，常遇春當先，齊往巢湖進發。探子報知信息，報與趙普勝、普勝遂與左君弼說道：『你可領兵當俞廷玉輩內冲，我當領兵拒常遇春等外患。』君弼自己整齊船隻，住蕪桐城關，不題。普勝領大紅數百隻，排開陣勢，遇春便挺鎗來殺，兩下交兵，正是：

浪疊千層龍噴海，風生萬壑鳳吟山。

却恨那普勝的戰船高大，又從上流亂把石炮打來，苗葉鎗替那箭，如雨點的飛去飛來，朱兵船小，又無遮蔽，不能前進，常遇春正在煩惱，只見湯和領了十數隻中樣大的紅，紅上皆把牛皮張定，那些箭石雖然來得猛，密粘着軟皮，却下水去了。每紅皆用水手五十人，齊把那蘆葦艾草點着，恰遇西北風吹得十分緊急，湯和便叫衆軍放火，那趙普勝的紅，都是篾簾竹籬，引火之物，朱兵火箭火炮，飛星放去，便燒起來，風又大火又

緊，咕咕喇喇，把那缸二百餘隻，不過兩個時辰，焚燬殆盡。這邊衆將乘火奮擊，賊兵大亂。那普勝只得下小缸，向西北水逃走。常遇春却從上流趕來，大喝一聲，把他的兄弟趙全勝，一刀砍落水內。普勝拚命的搖缸，徑投蘄州。徐壽輝去了。鄧愈叫鳴金收軍，共獲戰船七百餘隻，刀杖器械不計其數。鄧愈說道：「今日之捷，是湯和居首。」湯和拱手說道：「此是朱元帥天威，與衆將虎力，與和何干？」常遇春說道：「我早來見湯公，命軍卒割草，只說備明，豈知有此大用，公臣不早言之。」湯和說道：「機謀少泄，恐反不成。」衆將稱善。鄧愈說道：「兵貴神速，乘此長驅，俾君弼無備，一鼓可擒也。」便都即刻解舟，向順風而下。此時太祖被困日久，苦無出圍之計，只見哨子來報：「湯和等連破海牙普勝等寨，現已至桐城關了。」太祖大喜，即同衆將登樓觀望，果然西北角上大隊人馬殺來。太祖吩咐：「我們便可裏面沖殺出去。」當下徐達、趙德勝、胡大海共領兵五萬，大小船約二千零四十餘隻，列成陣伍，竟沖出來，喜得左君弼、缸大不利進退。趙德勝便以小缸對戰，操縱如飛。廖永安又遠出其後，兩下夾擊，君弼大敗。永安直追至雍家城下，奈賊黨蕭羅率衆捨命而來，箭石如飛，蝗雲片片，那永安鼻中中了冷箭，便叫大小三軍更宜努力，遂將身跳出缸頭，死力督戰，便活捉了蕭羅過缸。敵人不戰而走。却說鄧愈所統大兵，未得入江，太祖缸隻尙擁溪內，彼此都無策可施，恰好大雨連落十日，看那水勢滔天，廖永安喜說：「來勢越山可渡。」中間有條大澗，斷開山嶺，山脊上有潯陽橋，這些小船盡皆過澗。太祖所坐戰艦，正憂難過，意欲棄舟，另坐別缸。永安喊吶一聲說：「聖天子百神護衛，橋神自有靈效。」只見那缸倏忽間，烏雲繞轉，如飛從洞裏穿過，一毫不差些須，遂入大江。與湯和等相會。太祖備說了被困的事，且慰勞諸將遠征，吩咐筵宴稱慶，就與新來諸將相敘。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常遇春采石擒王

陶安紫氣星降生

憑凌秋色右崔巍，獨上雄呼猛似雷；水闊魚龍應變化，江空星月任徘徊。
任將殺氣隨潮滾，還喜麇歌傾五城；自茲江海朝宗後，何處桑田復草萊。

却說太祖出得湖口，與水陸衆將聚畢，自此大將步將騎將先鋒將水將都已雲集，便留步軍一萬，戰紅
五百，與韓通海廖永安二將在牛渚渡紮營操演，其餘將士監隨至和陽。正是：鞭鼓金鑼响，齊唱凱歌聲。不
日，來至和陽，即欲提兵過江，取金陵爲建都之計。和陽王依議，乃留朱文正朱文選朱文剛朱文英趙繼祖顧
時金朝興吳復等統兵一萬，保守和陽，其餘人馬俱隨太祖即日引舟東下，向江口進發。恰喜江風大順，征帆
飽拽，頃刻到牛渚渡，俞廖二將迎接。說道：「蠻子海牙屯兵南岸，采石磯阻截要路，勢甚猖獗，如之奈何？」徐
達說道：「兵貴神速，乘此順風明月馳行，猝然而至，彼必措手不及。」遂分戰紅爲三路，太祖居中隊，領戰紅
七百隻，郭英爲先鋒，徐達居左隊，也領戰紅七百隻，胡大海爲先鋒，李善長居左隊，也領戰紅七百隻，常遇春
爲先鋒，掩旗息鼓，那時月明風順，水溜江深，這紅如飛馳驟，比至五更，竟到采石磯，元兵哨馬報知蠻子海牙，
他便聚兵而待。那磯上刀鎗麻列，旌旗雲屯，水上戰紅如織，兩軍相去不及三丈，便擺開陣勢。郭英領長鎗手，
奮勇爭先，將及上磯，諄想上面矢石如飛，雨洒將來，士卒多傷，不能前進。太祖傳令胡大海常遇春說道：「二
公牛鋒安在今日有先登采石磯者，卽爲正先鋒。」大海大喜，意在必登，率衆向前，誰想岸上炮聲較急，更急，
大海力不能支，遇春乘快艇後至，領防牌一鎗手奮力冲至磯下，元兵見朱兵近岸，炮箭如飛蝗的，越發防牌
也不能遮，神鎗也無可用，衆兵亦欲退後，遇春大叫道：「取不得采石磯，誓不旋師。」便捨舟挨牌，挺鎗先登，
那磯在水面上約高有二丈餘，磯上元將老星卜喇先用長矛截下，遇春便用右手拿住防牌，護了矢石，把左
手便捏住矛桿，就勢大叫一聲，從空直跳而上，就撇了防牌，將鎗刺下，老星卜喇三隊軍士看見遇春登岸，各

僮兵鼓噪而登，元兵披靡奔走，死者不可勝數。蠻子海牙收些殘兵，退駐西南方山。太祖就於采石磯安營，衆將各獻功。太祖便說：「常將軍奮勇爭先，萬將莫敵，攻克采石磯，特拜爲正先鋒。」遇春叩謝，惟大海有不平之色。太祖又說：「此舉非獨崇獎常將軍，正以激勵諸將。」大海氣方平安，是夕屯兵磯上，正值新秋，月色如畫，衆將各歸本帳，惟李善長、馮國用、徐達、孫炎在麾下，共玩明月。太祖對衆官說曰：「清風明月，真好良宵，恨無佳句以酬之，吾欲勉強一律，諸公勿哂。」衆等說道：「願聞佳句。」太祖遂微吟一首。李善長執筆書之：

素月澄清斗轉移，銀河一派徹東西。風隨鼓角爭先應，鳥避旌旗不敢啼。

志若明蟾清絕翳，心同碧海淨無私。雄師夜宿同英武，氣概森森采石磯。

太祖詩畢，徐達躬身說：「小將不才，願和一律。」

氣吐虹霓志不移，長驅甲士掃東西。金戈指水月還止，鐵馬升關鳥不啼。

常憶君恩圖委質，只全公道不容私。安民共剪羣雄亂，管取乾坤穩似磯。

馮國用說：「小將亦有一律。」

節同辰極豈差移，水漸東流月漸西。細柳功成勞王敬，逍遙名震止兒啼。

銀河有水難施渡，玉鑑無塵大染私。壯士勤王懷寶劍，肯隨慵懶伴漁磯。

李善長說：「諷陋庸才，亦圖繼响。」

水月澄清山不移，任教萬物轉東西。春來槐柳黃鶯語，擊夜梧桐杜宇啼。

金屋榮華應有定，玉堂編纂信無私。今宵幸際明良會，月下賡歌采石磯。

孫炎亦說：「樗蒲之資，亦敢一顰。」

懷抱忠貞豈變移？平生志貫斗牛西；筆揮花月妖狐泣，劍擊山溪虎豹啼。
報國赤心應有節，懸空如日自無私；清風一掃煙塵淨，萬里山河穩若磯。

太祖評說：「徐元帥氣魄雄壯，真是將才。馮將軍英武尙氣，可見忠良。孫大夫見盡節效忠之忱，皆不如李公備肅謹厚，有調和鼎鼐之氣。」李善長說：「帥主包羅一統，含容萬物，卽此詩可知。俯視諸詩，不啻天淵。」是夕盡歡而散。次早拔寨直抵太平城下，郡將吳昇聞知，便開西門納降。太祖說道：「久聞汝是江左名賢，今日相識恨晚也。」卽推爲總管，吳昇俯伏謝恩，說曰：「主帥如此恤民撫士，無征不服。」太祖遂命善長貼榜通衢，嚴禁將士剽掠，城中肅清，便進城撫卹士民。恰有元平章李習率衆來見，習本漢人，博通經術，看得元綱不振，特來投見。太祖說道：「太平誰是賢才？」李習對曰：「有一人姓郭名景祥，又一人姓陶名安，字立敬，少年敏悟，他年少時，鄰近有個土地廟，前通大海，後接深港，神明極靈，那廟祝先一夜夢見土地對他說道：『明旦河中有一件異樣的事，其中有一人是紫氣星，下降不久，便當輔佐真主，安邦立國，你可十分恭敬他，便留在廟中攻書，不可有誤。』次日廟祝絕早起來，呆呆的等到日中，也無人來，也無異樣的事，廟祝對衆僧說：『大都是個春夢。』正說間，只見對岸十數個小孩兒，止約有十來歲，在大樹底下趁着晴明，猜三角五番，勛斗，疊灰堆耍子，不知那處，忽然在河中留過一株紫皮大樹來，那大樹叉又極極一些枝葉，也不會去，這十數個孩子，便把一條竹竿到河邊，搭住那樹，那樹在水中如解人意，竟貼岸邊來，這些孩子都把身坐在上面，有一個略大些的，把那竹竿在水中撐來撐去，正中舡中坐定，說說笑笑，攏了又開，開了又攏了，却有十數次，只見一個孩子在樹上立起身來，道：『偏你會撐，我也會撐，撐耍子。』那大些的孩子說：『使得，吾正要撐沒氣力哩，讓你耍耍。』那孩子接過竹竿，在手便撐，方撐得到河中，倏忽間四邊黑雲陡合，大雨傾盆，那孩子慌了，

在流水拚命撐攏，冤家的竹竿陷在泥中，再拔不起，頃刻間那樹搖動，尾擺起來，竟如活龍在水中遊來遊去，噉噉有聲不止，那雨越落得大，把十數個孩子都盪在水中，沒了性命。只見一個穿着一領紫色袍，縮住了樹枝，任他顛顛倒倒，只不肯放手，竟隨風浪過廟岸邊來，大叫救人。那些僧人立在山門屋外望見，便往雨叢中趕去，扯得他上岸，轉眼之間，那樹也不見了。廟祝暗思道：「昨日神明囑咐，是這位了。」便問孩子：「你是那村小官人，姓甚名誰，因何到此頑耍？」那人便對說：「我姓陶名安，是對河陶家村裏住。」自後廟祝便留他在廟讀書，近來果是知今達古，那徐壽輝張士誠皆慕他姓名，差人來請，他也不屈節輕往。」太祖說道：「我也素聞他名字，你便可同孫炎去請來。」不知肯來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陳也先投降行刺

取元兵設計得勝

天生真主下塵陣，自是當機一着先；狐鼠任從窮鬼計，蛟龍懷究天獲全。

施頭縱朗曾何濟，紫極生輝正獨懸；江水茫茫魂渺渺，欣看勳績勒燕然。

却說李習荐了陶安，太祖便叫同孫炎去請。二人叫探子探得陶安在村中開館，便徑館中來訪，三人敘禮畢，備說太祖禮賢下士的虛懷，陶安便整衣襟，同二人來帳中參見，太祖見陶安儒雅，大是歡喜。陶安見太祖龍姿鳳采，也自羨得其所主，便說道：「方今豪傑並爭屠城攻邑，然只志在子女玉帛，曾無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威不殺，此應天順人之師，天下足平也。」太祖因問：「欲取金陵，藉此屯兵積餉，作圖王成霸根基，不知用何機謀？方能攻取到手，公素飽學多才，自然胸有成竹。」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虎踞龍蟠，限以長江天塹，據此形勢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助明公也。」遂拜陶安爲參謀都事。次日太祖與諸將計

驥起兵進取金陵，忽報元兵陳也先領兵十萬，分水陸來犯太平。報滁州之仇。太祖命徐達等防禦。徐達出帳，吩咐常遇春湯和二將先領兵一枝，往南門攻他水軍。自家便與鄧愈胡大海等將率兵五萬出城，北門擋他陸路。兩軍對圓，徐達正欲親戰，只見胡大海挺斧逕奔陣前，與也先對戰，未分勝敗。忽聽元兵陣上大叫：「待吾斬此賊，與父親報仇！」大海看時，恰是孫德崖兒子，前日逃走的孫和。大海便放出平生氣力，獨來戰他。只見陳也先二子陳兆邦、陳明邦，及韓國忠、陶榮四人，又來夾攻。陣中早有華雲龍、郭英、鄧愈、花雲向前敵住，却有常遇春、湯和已攻破了水寨，領着部兵，透出其後。賊兵見勢頭不好，矢石交集，湯和、被矢中了右臂，殺氣益厲。賊兵各棄甲而走。胡大海趕上，把孫和一斧砍倒。陳明邦措手不及，被郭英刺死於馬下。踏做肉泥。華雲龍飛劍斬了陶榮，死者不計其數。陳也先單騎望西逃走，被遇春截住去路。也先便下馬拜降，只有陳兆邦與韓國忠引殘兵奔回方山寨，不題。徐達命鳴金收軍入城，衆將恰擁先也來見太祖。也先連連叩首說：「願饒草命。」太祖便授也先千戶之職。馮國用密言曰：「裨將看此人蛇鼠耳，乃無義之相，不可留於肘腋之間，還當斬首以除惡奸患。」太祖然其言，又思斬服誅降，於義所非。次日乃宰牛馬，與也先插血也。先誓曰：「若背再生之恩，當受千仞之慘。」太祖仍令統其所部，自此先也雖有異圖，然馮國用時時防備，竟不能爲害。一日太祖遣徐達爲元帥，華雲龍爲副將，郭英爲先鋒，鎮領兵三萬，攻取溧陽等處。那也先見衆將俱各分遣使，乘機帶了利劍，暮夜潛入軍中，看那守將軍牢，又皆酣睡。太祖正在胡床，眠來睡去，再也睡不着，忽覺耳中說曰：「可快起來，可快起來。」虛空似被人扶起一般，心中正起鶻突，只聽得帳門外呀的一聲响，太祖便跳將起來，閃在一處，也先便仗劍砍中牀幹。知太祖已不在牀，遂緣帳亂刺。太祖恰欲出來，恨無寸鐵在手，正急間，忽聽帳外人馬馳驟，正是馮勝馮國用夜哨巡來。太祖大呼：「有刺客在帳。」二將急入擒捉，也先這賊蚤已從

帳前潛逃在外竟奔他兒子兆邦去了。國用等遍帳尋覓不得，便說道：「此必是陳也先，主帥可傳令召他人帳議事。」衆軍回報，已不見了。國用便說：「裨將向謂此賊是無義之徒，今敢如此，誓必殺之，以報主帥。」至曉，太祖正欲暫爾歇息，待徐達等衆兵回時，方圖南進。忽江南巡卒來報：「蠻子海牙領兵十萬，營采石磯，擋住江口，陳兆邦領兵五萬擋住方山路，朱兵南北不通，糧草斷絕。」太祖大驚說：「我將士渡江，其父母妻孥皆在淮陰，今元兵阻路，是絕我咽喉之地，常用何計破之？」李善長說道：「他二人連兵入寇，若攻其一處，彼必互相救應，便難取勝，可傳令着湯和、李文忠、胡大海、廖永安、馮國用等領兵五萬去攻方山，裨將與衆將保主帥攻采石磯。」太祖允議，遂分兵與湯和而去。湯和等去訖，太祖說：「采石磯雖離不遠，先須設奇兵以勝之。」常遇春便向太祖耳邊密密的說了幾句，太祖點頭說：「好好好。」便傳命喚耿炳文、陸仲亨、廖永忠、俞通和入帳聽令，四將受令，各自依計而行。只見常遇春率兵卒三萬，逕抵采石磯，哨見元兵盡地而來，蠻子海牙橫矛先出馬，遇春驟馬對海牙說道：「你不記昔日牛渚采石之敗乎？還來怎麼？」海牙也不答話，舞戟直取遇春，二將戰未數合，遇春把身橫困在馬上，便走。海牙只道戟刺傷了，遇春負痛而走，便望南催兵，只顧趕來，約近十里地面，遇春把號帶一拈，忽樹林中炮聲連天，金鼓大振，海牙急令後兵速退，道未罷，只見耿炳文、陸仲亨在左邊殺來，俞通海、廖永忠在右邊殺來，常遇春復轉馬來，直搗中間，太祖又引兵團圍住，似銅牆鐵壁一般，海牙前後受敵，勢力難支，逃到東無去路，回到北又是迷途。

金盔晃晃背在肩頭，好是道人的藥葫蘆，銅甲鈴鈴，挂着幾個，一如打漁的破線網。丈八蛇矛，只剩得半條沒頭的畫棍，只好打草驚蛇，滿筒鐵箭，惟留得一個滑溜溜竹管，止堪盛醬盛鹽，雕弓半折，拿來彈不動棉花，護鏡虧殘，拿去照不成臉嘴。

只得突圍走至江濱，浮舟逃去。遇春鄧愈合兵追趕，更喜的天公助順，正遇着順風，便令將薪草灌了松油，致炮於其中，乘風放火，烈烈的趁着風，颼颼的吹着火，把那海牙的水師併舟筏一時燒盡。廖永忠王銘等生擒吳長官輩頭目十人，溺死者不計其數。海牙正坐着小船脫走，忽見上流大船三十來隻，也無旗號，向東而來。海牙只道是本軍，大叫救應，只見船上一個將軍，錦袍金甲，拈了弓搭了箭，一箭射來，那海牙應弦而倒，將那殘兵殺死殆盡，自後人再不敢有扼江之戰。後人看此，有一篇古風喝采他：

涼風虛碧海，薄霧噴長天。莽蒼天色何茫然，岷峨之流奔騰急，走幾千里，嵯峨戰艦，凌江烟乍開，殺氣起，離魂愁徹波底。劍上斑斑血濺衣，旌旗拂拂霞浮水，夾岸金鼓聲不停，恍惚水底蛟龍驚，羶奴錯引援兵集，誰測閻維江上迎。左才彎弓右挾矢，飛來胸前纔一指，轟然倒地渺無知，任是英雄今已矣。挺戈縱殺日爲昏，直欲旋乾且轉坤，試究根苗誰者子，星日鳥精沐氏孫，子真奇傑，北靖胡塵粵，但願山河帶礪卷書新，永裨金甌無少虧。

太祖傳令鳴金收兵，諸將各自獻功，只見那將也收船攏來，合兵一處。太祖看恰是誰？

第十六回 定金陵黎庶安康 福壽自刎死盡忠

江東城上起霜風，湖海幾年籌石盡；義胆雄張劍戟中，明廷此日紀鴻功。
笳吹夜月軍門靜，麟閣丹青知不負；劍倚天秋碧障空，捷音應奏紫微宮。

却說常遇春大破了蠻子海牙，那海牙正坐小舡，向北面走，只見戰船三十餘隻，忽從東下，把海牙一箭射死。便同常遇春收兵江口，卽向太祖前拜倒，說道：「子文英適領兵哨江，湊遇海牙舡到，把箭射死了，特來

獻首級。」太祖大喜，升遇春爲行軍大總管之職。回兵太平，吩咐與衆將慶功，筵上喚過朱文英來，說：「你本是鳳陽定遠人，沐光之子，沐正之孫，因爾父與我交厚，不幸早亡，母親亦喪亡，就將你等養於我，彼時爾方十歲，不覺已是九年，今爾英武善勇，與國建功，吾不忍沒爾之姓，可仍復姓沐，異日立大功，成大用，可與爾祖父有光。」因賜名沐英。英再拜叩首謝恩不題。却說湯和等引兵進攻方山寨，扎寨纔定，只見那刺賊也先挺了鎗飛也殺出來，我陣上廖永安見了他，怒從心上起，便罵道：「你這不忠不義的賊！主帥待你不薄，你何忍行傷害之事？湛湛青天，昭昭神爽，你今日必遭千刀萬剝，還有何面目來戰？」兩馬攪作一塊，一上一下一來一往，戰上三十餘合，永安起個惡念頭，說：「我若再在此與他戰，他陣上必然有幫手殺出來，我怎的獨捉他，不如放個破綻，那厮決奮勇力來趕我，恰好拿他。」他便往北路而走，那也先縱馬趕來，不上三十里之地，永安大叫一聲：「你來得好！」把那馬一帶，挺着長鎗，突地轉來，後人有詩一篇，稱說永安好計：

執戟回看勢轉雄，高牙大纛擁熊羆；
祇因反噬蓋臣誼，爲奮英豪誓國忠。
寶鏢光搖三尺劍，丹心氣映九霄虹；
都道胃星文雉顯，只憐早世反穿胸。

却說也先把身一扭，避那鎗頭，誰知身子一側，側下馬來，湊巧腳鐙纏住了一隻脚，被馬橫拖倒扯，永安一鎗正中其心，手下的兵卒，向前亂砍，直受了那千仞之報。陳兆邦因率衆而降，湯和領了兆邦來到太祖帳前，說道：「望主公天地好生，不記伊父昔日之罪，以安歸順之心。」太祖便說：「天下有福的，雖百計不能害之，况古人云：罪人不孥，今兆邦既誠心款服，吾豈念舊惡哉？即可令他入見。」兆邦進帳叩頭，說曰：「臣係叛臣也，先之子，願受誅戮。」太祖又說：「大丈夫存心至公，何思報服，爾果同心協力，以救生民，他日成功富貴，與共。」即受千軍長，左軍掠陣頭目，便命馮國用選精銳五百，聽其揮使，五百人多疑懼不安。太祖熟視軍情，

是日即喚兆邦同五百人上宿護衛，舊軍盡退在外，獨留國用伴臥榻前。太祖解甲熟睡，達旦五百個人安心，都道是天地父母之量。次日徐達等攻取溧陽等縣，全軍而回。太祖便議取金陵之計，按金陵乃漢時江東城，吳孫權時號爲建業，晉改號爲建康，唐宋名爲金陵。元世祖改爲集慶府，至明望朱太祖高皇帝一統天下，復高皇帝改爲應天，大府，那金陵地方，元朝叫文臣達魯花赤，福壽同武將平原指揮曹良臣把守。二人聞知兵至，曹良臣同福壽說道：「和陽兵來，勢如破竹，公爲文臣，可堅壁固守，我當率兵死戰，以保此城。」

「軍行百里，不戰自疲。」彼今遠來，今夜乘其不備，先去劫寨，必獲大勝。」福壽說曰：「此計大妙。」只待晚來，依計而行。却說太祖兵至城下，在北門外安營。那元將却不肯出兵，太祖謂徐達曰：「彼必度吾疲憊，今夜決來劫營，須宜預備。」徐達對說：「主帥所見與達暗合，可令各軍俱在遠處埋伏，只留一個空營，敵人一至，放炮爲號。」吩咐已定，那曾良臣果然更深時分，領二萬兵出鳳台門，銜枚疾走，直至營前，只聽得營鼓頻敲，那些軍士俱攔路熟睡，良臣大喜，即領兵併力殺入營來，誰知地上插旗，惟伏鬼營中，點鼓是羸羊，惟是一個空寨。良臣知中了計，急令退兵，忽聽帳外一聲炮响，四下伏兵並起，把良臣二萬人困在垓心。徐達便令旗牌官執了令旗，四下大叫：「劫寨元將不必衝陣，今和陽朱主帥率精兵二十餘萬圍得似鐵壁銅牆，若衝陣時，徒傷士卒。我朱主帥聖仁神武，寬厚聰明，自降的自有重用，爾等將士各宜自思。」良臣正在猶豫，那些頭目便說曰：「昔蠻子海牙有舟師二十萬，三戰皆亡，陳也先有雄兵十五萬，一戰而斃，料今日勢必不贏。望元帥一開生路，乘機就機，以活二萬之命。」良臣便令小卒對說：「和陽兵且待到明天當得投降。」太祖與徐達說曰：「彼欲遲遲恐是詐謀。」徐達答曰：「我軍緊困，雖詐何爲？」頃之東方漸白，徐達單馬向軍前說曰：「元將可速投降，可免受傷害。」良臣問曰：「公是何人？」徐達說：「我是主帥副帳元帥徐達。」良臣說道：「

我也聞朱主帥名譽，人皆以聖主稱之，若得一見，果如所譽，便當率衆投降。」太祖聞說，卽至陣前，免胄示之。良臣見太祖龍眉鳳眼，禹背湯肩，便丟去了手中長矛，率衆拜降，說曰：「久慕仁德，多緣迷謬，歸順無階，今幸寬宥，當效死力以謝不殺之恩。」太祖便將部下士卒散與各將，遂乘勝引兵圍困金陵城，福壽見良臣被困，因率兵登城死守，徐達等四面圍攔，城上矢石如雨的下來，那裏近得前，一連圍了半個多月，不能遽取，常遇春率精銳架起雲梯，向鳳台門急攻，馮國用又領兵協取，城內便不能支，遇春挺鎗先登，三軍乘勢而入，福壽恰向北拜了四拜，哭曰：「吾爲國家重臣，不能固守，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言訖，遂拔劍自刎而亡。太祖進城，便諭官吏父老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我率衆爲民除亂，汝等各安職業，無懷疑懼。」當日吏民大悅，且更相慶慰。遂改爲應天府，共得兵士五十萬，因立天興建康翼大元帥府，福壽死得忠義，以禮殮葬，敕封鳳台門城隍，至今香烟不絕，仍優卹其妻子。卽遣使迎和陽王，還都金陵，不一日王到金陵，太祖率諸將士朝見畢，王大悅，奉太祖爲吳國公，得專征伐，至江南行中書省，把主帥總事，以李善長爲參議，景祥陶安爲郎中，分房掌事，直左右前後中翼元帥府，進李善長左丞相，徐達總督軍馬，行軍大元帥，常遇春前軍元帥，李文忠後軍元帥，鄧愈左軍元帥，湯和右軍元帥，胡大海提點總管，使張標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陳兆邦王玉陳本等，各副元帥，太祖旣掌征伐，日命諸軍將統兵以征不服。一日問曹良臣曰：「金陵人物之地，公等守此土，當爲我舉之。」良臣說：「自今乾坤鼎沸，盜賊如麻，凡豪傑藝勇，皆挺身以就羣雄，那賢達之士，韜光以觀世變，此處恰不聞得，只知有一個人，小將曾聞得他。」不知國公心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古佛寺周顛指示

伯溫白猿獻天書

山中石壁壁中天，個裏山頭玄又玄；傳來祕教由黃石，點破機關有老顛。
熱心一片撥遊女，報主多情有白猿；寶筏玄津從世出，何須竟覺渡頭船。

却說太祖新受王命，拜爲吳國公，使問曹良臣說道：『金陵有甚賢才，煩君推舉，我當以禮往聘。』良臣答道：『未聞有人，只有一箇姓宋名濂。』却不是金陵人氏，乃金華人也。一向聞得他有王佐之才，國公何不去請他來，合議天下大事。』太祖說：『我耳中也聞得有此人，但不知何人可去請他。』只見帳下孫炎挺身出曰：『卑職願往。』太祖大喜，遂囑咐孫炎去請不題。却說處州有箇青田縣，那縣城外有一座高山，俗名紅羅山，妙不可言，怎見得他妙處，但見：

層崗疊巘峻石危峯，陟絕的是峭石壁崖，逶迤的是岩流澗脈；霞翳包樹，一灣未了一灣迎；瀑驟泉聲，幾派欲殘幾派起。青黃赤白黑，點綴出一葉枯枝，角徵羽宮商，唱和那驚湍細滴；時看雲霧鎖山腰，端爲那插天的高峻，常覺風雷起巖足，須知是絕地的深幽。兩個翠微，數重不盡；青螺萬點，日搖紅萼，錯認金帳頻移。

只因這山岩穴甚多，內藏妖精不一，聞說那個山中，常有毒氣千萬條出來，或裝做婦人去騙男子，或裝做男子去騙婦人，人人都說道有個白猿作怪，甚是沒奈何他。恰有元朝太保劉秉忠的孫兒，名基表，字伯溫，中了元朝進士，做高郵縣丞，將及半年，猛思如今英雄四起，這個官那裏是結果的事業，便棄了官職，回鄉每日手抱春秋，到這山下揀個幽僻去處，鋪花榻，掃竹徑，坐石上觀書不輟，將近年餘了，忽一日崖邊響了一聲，只見石門洞開，可容一人側身進出，那伯溫看了半晌，便將書丟下，大跨步走入空洞，却有人大喝道：『裏面毒氣難當，你們不可亂進。』伯溫乘着高興，只顧走進洞中，漆黑難行，有好幾處竟是一坑水，也有幾處如螺

獅伯溫走了一會，正在心下狐疑，轉灣抹角，却見透出一點天光，伯溫大喜，暗想：「此處必有下落了。」又走了數百步，忽見日色當空，天光清明，有石室如方丈大一個所在，石室上却有十個大字，是此石爲劉基所破，伯溫心知此是天意，令我收此寶藏，遂搭個石子，向那石上猛擊一下，只見毫光萬道，即時裂開，內有硃抄的兵書四卷，伯溫便對天叩謝，將書藏在袖中，正欲走出，忽聽得豁喇一聲響，枯藤上跳出一隻白猿來，望着伯溫張開口，竟要撲上來，伯溫大喝道：「畜生，天賜寶貝，原是我劉基的，你待怎樣？」那猿便斂形拜伏在地，忽作人言說道：「漢張子房得黃石公祕傳之後，後來辟穀嵩山，在半路中將書收藏在內，便命其六丁六甲，拘本山通靈神物管守之，丁甲大神在雲頭上一望，看見小猿頗有些靈氣，便拘我到留侯面前，留侯者，乃張子房封爵名號，那留侯却把手來打一個圓圈，許我在此，只好到山上山下走動走動，再不得出外一耍，今日天意將此書付與先生，輔主救民，要我在這無用，求先生方便，破開圓圈，把小猿寬鬆些也好。」伯溫便對他說：「天書我雖收得，其中方法，竟未曾看着，待我回家細看，倘其中有破開圓圈方法，我方好放你。目下我如何會得？」白猿只是苦苦哀求，說道：「先生此時不放我，那時怎生進來，我從前被留侯拘住時，曾問他何年放你，他說道：『留着留着，遇劉方放着。』今日遇着劉，便須遇着放，先生可憐，見寬小猿，則感恩不淺。」伯溫見他哀求不過，便從袖中扯出天書來看，誰知那衣袖太小，書本過小，只得扯出一本來，將手翻開，恰是落末一本，湊巧簿面寫着「拘收白猿管守天書事情，看到後面，果有打破圓圈，放白猿的神法，伯溫原要試驗一番，却又不解此中咒語，只好將他當書誦讀，誰想把寬放他的法讀完，只見那白猿朝着伯溫拜了幾拜，竟從山後跳出去了，伯溫也不顧他，遂放開大步，復從原路而回，回頭一看，那石壁依然合了，伯溫一路且驚且疑，方到家中，就聽得人說：「山上有白光，一條光中燦燦的，恰如白猿一個，奔到淮西那路去了。」不題。那伯溫雖

得此書，其中旨趣尚未深曉，因歷遊名山佛寺，訪求異人，提醒于他，聞說建昌有個周顛，年十四歲得了顛疾，便乞食於南昌，及到長成舉措詭怪，人莫能識，每常見人便大叫告天平，告天平人也解不出，今在淮西濠州山寺，伯溫心下轉道：「一向解望天象，帝星恰照彼處，今日此行，正好探聽。」遂收拾了琴書，安頓了家中老少，次日起身，不一日來到濠州，打聽周顛下落，人都說在西山古佛寺藏身，伯溫便到了寺中，見那周顛，身倚胡牀，口中念念的看看一本醜醜醜沒頭腦的書，伯溫近前便拜，說：「請教請教。」那周顛問那裏來，伯溫隨口訴道：「小可不憚辛勞跋涉而來，全望先生指教。」周顛見他至誠，便把那書給看，遞與伯溫說道：「你拿去讀，十日內背得出，便教你了，不然且去，不必復來。」伯溫遂接過書來一看，見與前石匣所得的大同小異，是日就在寺中讀了一夜，明早俱覺隨口兒背得，於是攜書入見周顛，說道：「爾果天才也。」因一一講論，未及半日，盡數通徹，伯溫欲辭周顛而行，周顛說道：「此術是帝王之佐，值今亂離，勿可蹉過，且回西湖，自有分曉。」伯溫別了周顛，進到濠州城，束裝起程，便與店家告別，只見店小二混濁濁的自言自語，一些也不對答，伯溫焦燥說道：「你這位小官人，沒分曉，我在此打攪了一番，自然算房錢飯錢酒錢，還你何須唧唧咕咕，不揪不採於我。」那小二道：「客官不是小人，不來支值，但只爲我主人孔文秀，有個女兒，年方一十五載，近來被個妖怪所迷，每夜狂言亂語，今日接過醫人來，他說犯了危疾，只在早晚，因此懷慮，衝撞了相公。」伯溫問說：「什麼妖精，如此作怪，我也略曉得些法術，快對你主人說，我當爲你滅除。」店小二不勝之喜，連忙進去，與主人報知，頃間孔文秀出來了，伯溫備訴捉怪精事情，因說：「相公果若救得小女，便當以小女爲贈。」伯溫說：「自古道：除災祛患，君子本心，何以言謝？」便叫文秀領他到女兒房中，看他光景如何，以便好救，文秀於是攜了伯溫，徑到女兒床前，揭起了帳子，伯溫輕輕叫道：「可取個燈來，待我仔細觀看，便知下落。」正是：

伊誰錯認梨花夢，喚起閒愁斷送春。你道却如何是。

第十八回 劉伯溫法遣猿還 孫炎領命訪宋濂

萬疊千重路轉偏，春陰漠漠帶炊烟；因投野店還呼酒，笑問名山數翠鞭。
籠鳥對人喧曙色，桃花臨水弄新妍，多情爲訪天台客，月在中天酒在船。

話說孔文秀的女兒，被妖怪迷住，日夜昏沉，恰聽得伯溫說有除妖之術，不勝之喜！便領了伯溫到女兒房中，觀其怎麼模樣。孔文秀說道：『我女兒日間亦是清醒，但到晚間，便見十分迷悶，但恐日間看視，尙未分明；到晚間，方見明白。』伯溫說道：『不妨不妨！』揭起帳來看，但見：

春山雲半蹙，秋月雨偏催，悶到無言苦懨懨，恍似霜經敗菊，愁來吐氣昏迷迷，渾如煙鎖垂條，若明若暗的柔腸，對人難吐，如醉如痴的弱態，只自尋思，花鎖千點淚，迴雲斷雨總成愁，香散一天春，怕夜差明都幻夢，扶不起海棠嬌睡，襯不上芍藥紅殘。

伯溫看了一會，竟出房來，對文秀說道：『今夜可將你女兒另移在別處去睡，至夜來我往令愛房中，自有區處。』文秀得了言語，急急安排靜室，移女兒別處去睡，將及一更左右，伯溫恰到房裏，在床中睡，把劍一口，緊放在身邊，房門上早已貼了靈符，念了法咒，吩咐衆人都各安心去睡，不必在此驚動攪擾，房間中止點一盞琉璃燈，也不大明，約二更只聽簾櫳響處，妖怪方纔入門，那符上豁喇喇一聲，真似霹靂空中傳號令，大華頂上折剛峯，這妖怪已倒在地上，伯溫近前一看，就是前者紅羅山上用法解放的白猿，伯溫便問：『你如何直來到此？』那白猿叩頭謝了前日釋放之恩，又說道：『近因城外鍾離東鄉皇覺寺內有個真命天子，因此』

各處神祇都去護佑我那日，便敢斗胆，在雲中番星斗過來，不意今日撞着恩主，望恩主寬恕。」伯溫便吩咐道：「我前日爲好，把你寬鬆些，誰知你到在此昏迷，婦人還該辦我此劍，姑念你保守天書分上，放汝轉去，以後只許你在山林泉石之間，採取些松榛果實，決不許擾害人家。」白猿拜領而去。伯溫次早將此事說與文秀，文秀便將女兒爲贈，伯溫固辭而去。徑到皇覺寺來尋訪真主，恰又想天時未至，因此半路向青田而行，道過西湖，湊與原相契結的宇文諒魯道源來，濂趙天澤遇着，便載酒同遊西湖，舉頭忽見西北角上雲色異常，映躍山水，道源等分韻題詩爲慶，獨伯溫縱飲不顧，指了雲氣，對着衆人說：「此真天子出世，王氣應在金陵，不出十年，我當爲輔，兄輩宜識之。」衆人唯唯，到晚分袂而別。自此暑住寒來，春秋息，伯溫在家中，只是耕田鑿井，與老母妻兄，隱居在邱壑之內，不覺光陰已是十年之期。那些張士誠、方谷珍、徐壽輝、劉福通等，時嘗用金帛來聘他，伯溫想此輩俱非帝王之器，皆力辭不赴。話分兩頭，恰說大夫孫炎領太祖的軍令，來至金華探訪宋濂。

那宋濂清潔自高，居止不定，也有時挈同儕尋山問水，也有時偕知己看竹栽花，也有時冒雪夜行，如劉溪訪戴，也有時乘風長往，如步兵仁山，心上經綸，倏忽間，潛天潛地，手中指點，霎時裏，驚鬼驚神。腹中書富五車，筆下文堪千古。

人都稱他爲斗文宋先生，爲何稱他做個斗文，只因他父親當初極好風水，用了許多心思，選擇一塊地，而葬他乃祖，那術人說道：「這形勢，分明是金牛開口，葬後必生聰慧文章之士，重越百世。」開葬之後，恰見一道亮光，正衝到那北斗口內，再接下三尺，一個東西像麒麟白澤光景，直奔出來，也不撞人，也不聲響，一直往宋公住的屋子裏面藏躲，內中有好事的，便跟了他，走入屋子裏來尋，那裏得，有不及一年，生下這宋濂時，

四邊隣舍但聞得他家似龍吟虎嘯，嘯响了一夜，後來長成到四歲，便能日誦萬言。一日偶立門前，有一個和尚走過，說道：『貧僧善相，他的父親便領宋濂出來問說：『師父此子何如？』』那和尚道：『此是斗文擗生身，手心裏必有文理。』衆人方去認看，果見他手心中紋理宛然，成斗文二字，因他大來文聲大震，所以都稱他爲斗文宋先生，且作歌爲之稱贊：

短劍在匣中，秋水連芒芒，花色佳且好，豈爲人所防，所貴金玉姿，含輝有毫光，誠哉宋公子，璠瑜映明堂，熏風動九夏，明音來鏘鏘，至寶吐洪亮，不特華澤芳，沈思不能寐，攬袂看斗光。

那大夫孫炎到了宋濂家邊，誰想緊閉着門，門上大書數字，『倘有知己來尋，當至台州安平鄉相會。』孫炎，便轉過馬頭，向台州安平鄉進發，不一日來到安平鄉林莽中，遠望見三個人攜手而行，俱戴一頂四遠角斜鑲，東坡巾，都着一領大袖沉香綿布六幅褶子道衣，腰間各繫一條熟經的絲縑，脚下都套一雙白布襪，蹣着的是棕結三耳麻鞋，後面又有一個山童，縮一個雙丫髻，隨常打扮，肩挑着一担琴劍衣包，自在在的對面走來，孫炎望見舉動，不是個村夫俗子行藏，心中想道：『三人之中，或是宋濂在內，也未可知。』便起馬拴在柳陰之下，叫從軍走來，自家把便巾幘整一整，向前施禮道：『來者莫非是宋濂先生，跟了朋友麼？』那主人也齊齊行了個禮，其中一個問說：『尊公要問那宋濂爲何？』孫炎看三個雖是衣冠中人，還不知心中怎麼，便說：『小生久慕宋先生大名，特來拜謁請教，不意昨日到金華，他府上門首大書，可到台州安平鄉來尋，故復來此，遠望三位丰采迥異，此處又是安平鄉，故造次動問。』那人便道：『小生就是宋濂，但從來未識尊面，不知高姓大名？今在田野之中，又非迎待之意，奈何奈何？』只見他二人從旁說道：『是尊駕遠來，我們雖要出外訪友，然去敝齋不遠，便宜轉去奉陪，再作區處。』孫炎就同三個分賓主前後而走，那二人也吩咐

山章先生來打掃等候。但見：

東風芳草徑，泥香佳景。追遊到夕陽，與引紫絲牽步障。春憐新柳拂行觴。奪將花色同人面，望去山光對女牆。歌吹自喧人意爽，安平相適且徜徉。

未及半刻，已到書齋。四人推遜進退講禮，正是：「有緣千里能相會，良友相逢亦解愁。」

第十九回 應徵聘任人虛己 葉公龍泉救月狐

客來寒夜話頭頻，路遠神孚麵米春。檢點松風湯老嫩，安排旌節禮慇懃。酒六七碗交四人，直將鼎鼐和鹽海。而今麟閣爲圖畫，都是同心倒角巾。

恰說孫炎隨三人走到村居，分席而坐。宋濂開口問道：「行旌從何而來，高姓大名，不知來尋在下，有何見教？」孫炎便說：「在下姓孫名炎，今在和陽某吳國公帳前，我國公只因元將曹良臣，以金陵來降，且薦先生爲一代文章之杰，故着在下奉迎，且多多致意，凡有同道之朋，不妨爲國舉薦，以防禍亂。」宋濂便起身對曰：「不肖村野庸才，何勞天使屈降，有失迎候，得罪！」孫炎因問二位朋友名姓，宋濂說道：「這位姓張名溢，處州龍泉人，這位姓葉名琛，處州麗水人，因道合相親，今同避亂在此居住。」茶罷數巡，孫炎又道：「起吳國公禮賢下士，虛己任人，來徵聘的事情，且欲三位同往的意思。」宋濂因說：「我有契士姓劉名基，處州青田人，他常說淮泗之間，有帝王氣，今日我三人正欲到彼處相邀，同到金陵，以爲行止，誰意天作之合，足下且領國公令旨遠來，又說不妨廣來俊人，既然如此，相煩與我同去迎他何如？」孫炎聽得劉基名字，不覺頓足大聲叫道：「伯溫大名，我國公朝夕念念在口，今先生旣與相知，便宜同去迎他。」伺日晚筵散罷，次日宋濂仍舊

收拾了自己琴書，打點起身，因與孫炎說曰：「此去尚有二三日的路，在下當與先生同到伯溫處迎他同來。章葉二兄可在此，慢慢收拾，待三五日後亦可起身，同在杭州西湖上淨慈寺前舊宿酒店相會。」囑咐已畢，孫炎叫從人備了兩疋馬，叫人挑了宋先生行李，一半往青田進路，一半留此村中淮備薪水，等章葉二先生收拾行李，全家眷擇日起身，一路小心伏侍，不許違悞，如違以軍法治罪。待章葉二人在家整備行李等項，不願却說孫炎同宋濂來請劉基，一路光景，但見：

簇簇青山灣灣流水，林間几席半邀風，杯水帆牆上入溪灘，下入海點綴的是水面金光，恰像龍鱗片片，黯黯的是山頭翠色，宛如螺黛重重，月上不覺夕陽昏，歸來啞啞烏鴉，爲報征車且安止，星散正看朝色好，出谷嚶嚶黃鳥，頻催行客且登程，馬上說同心，止不住顛頭播腦，途中契道義，頓忘却水遠山長。正是：青山不斷帶江流，一片春雲過雨收，迷却桃花千萬樹，君來何異武陵遊。

孫炎因問宋濂說道：「章葉二人何以真足下相善？」宋濂對曰：「章兄生時，其父夢見一個雄狐頂着一個月光在頭上，長足闊步，從門內來，伊父便將拽他出去，那狐公然不睬，一直走到伊臥榻前，伏了不動，伊父大叫而醒，恰好湊着他夫人生出這兒子來，他父親以爲不祥，將兒接過手來，一直往門外去，竟把他丟在水中，誰想這葉兄的父親，先五日前，路中撞見一個帶鐵冠的道人，對他說道：「葉公葉公，此去龍泉地方，五日之內，有個心月狐星，精托化在章姓的家內，他父親得了奇夢，倒要溺死他，你可前去救他的性命。將及二十年，你的兒子當與他同時輔佐真主，宜急速去做了這個陰德。」這葉兄令尊是個極行方便善人，又問那道人曰：「救這孩子，當在丑日的夜間，如溪中水隘，便是他父親溺死他的時候。」那道人思量了半晌，說：「你倒是個小心人，我也不枉了托你，此去第五日之間，還當什麼光景，是我們救援兒的時候，你們便可救應。」

大笑一聲，道人不知那裏去了。這葉公依言而往，至第五日的夜間，果然黑暗中，有一個人抱出一個孩兒，往水中一丟，只見溪水平空的如怒濤驚濤一般，逕湧溢起來，那孩兒順流流到船邊，葉公慌忙的撈起，誰料果是一個男子，俟得天明，走到岸邊，探問「此處有姓章的人家麼？」只見有人說前面竹林中便是，葉公抱了孩兒，逕投章公，備說原由。那章公婆方肯收留，以溪水湧溢保全，因而取名喚做章溢，後遂長成，便從事葉公，章兄下筆便有一種清新不染的神骨，文學之士都有詩美他。

木從天上來，相有桃花開，試看萬物各依種，那見蒲英生蒿菜。

草家竹外傍溪圮，不用遠尋黃河水，年年春漲溪相天，忽夜溪頭湧狂瀾。

恐兒誤死旋渦內，本生爺爺坐客船，心月狐狸狐若死，九尾文光應誰是。

天心豈爲人心去，翰苑輝煌匡賢主！

那個章公款待了葉公數日，葉公作別而行，到家尚有二三十里之程，只聽得老老少少，都說從來不曾聞有此等異事，葉公因人說得興，也挨身入衆人叢中去聽，只說何如便變了一個孩兒，葉公便問道：「高老兄們，甚麼異事在此談笑？」中間有好事的便出道：「你還不曉麼？前日我每此處，周圍約五十里人家，將近日暮時，只聽得地下轟轟的響，倏忽間西北角上冲出一條紅間綠的虹來，那虹閃爍燦燦半天裏，游來游去，不住的來往，如此約有一個時辰，正人人來看時，只見雲中忽有一人叫說：「計都星化作虹蜺，且向麗水葉家村去投胎哩！」隱躍時，那虹頭竟到葉家村，麗水竟生下一個小官人來，頭角甚是異樣，故我們在此喝采。」葉公口裏不說，心下思量說：「我荆妻到懷孕孩兒，莫不應在此麼？」便別了衆人，三脚兩步，竟奔到家裏來，竟是婆子從那時生下孩子，葉公不勝之喜，思量孔子註述六經有赤紅化爲黃玉，上有刻文，便成至聖李特的。

妻羅氏，夢大火繞身，生下次子，後來爲做蜀的王侯。虹實爲蛻龍之精，後來爲眉節度使，種種虹化，俱是祥瑞。及至長大，因教葉兄肄力于文章，今葉兄的文，果然百萬文雲霄氣象，人也有一個調兒贊他。

老雅聲頓，街坊簇擁，爭看平地雙虹，贊天邊往往來來，軟陡騰翻長空，都假較和轡，青虹如線鎖，天腰，精芒似燕，從中墜下地鐘向，葉家人瑞，奇姿異骨多才伎，與個筆洒花飛墨酣雲潤，馳潤瑚臂人聘都道計都星，聖明文章作鼓吹。

兩人真是一代文宗，在下私心慕之，故與結納，已有五七年了。正說話間，軍校報道：「已到青田縣界。」宋濂全孫炎吩咐軍校，都住在外，二人只帶了幾個小心的人，投村裏而來。宋濂指與孫炎道：「正東上草色蒼翠，竹徑迷離，流水一灣，遠出幾簷屋角，青山數面，剛遮半畝牆頭，籬邊茶菊多情，映樣出百般清韻，壇後牛羊幾個，牽引那一段幽哀，那便是伯溫家下了。」兩個悄悄的走到籬邊，但聞得一陣香風，裏面鼓琴作歌，壯士安兮貫射白雲，才略全兮可秉鈞衡，世事亂兮羣雄四起，時歲歎兮百姓飢貧，帝星耀兮瑞臨建業，業王氣起兮應在金陵，龍蛇混兮無人辨，賢愚兮清誰知音。

歌聲方絕，便聞內中說道：「異風拂席，有主人相訪，待我門開去看來。」兩人便把門相扣，劉基正好迎來，才見了宋濂，敘了十年前西湖望氣之席，久不相見，不知甚風吹得來。宋濂便指孫炎，談說了姓名，因說出吳國公延請的情節，他就問：「吳國公德性何如？」孫炎一一回報了。又問道：「我向開劉基江淮狂夫，姓孫名炎，不知便是行台麼？」孫炎俯躬道：「正是在下。」二人秉燭而談，自從晌午直說半夜，始去就寢。

第二十回 棟梁材同佐賢良 趙忠投降殺鄧清

劍客黃金盡解裝，新提千騎向東方。泊天濤湧軍聲合，駕海雲扶陣色揚。
桃葉初明珠勒馬，梨花半壯錄沉鎗。吳歎書生無燕額，斗文銀印出明光。

那劉基與宋濂孫炎說了半夜。次早起來，劉基到母親面前訴前事，母親便說：「我也聞朱公是個英杰，我兒此去也好。」劉基便整頓衣裝，對孫炎說：「即日此行。」孫炎吩咐軍校將車馬完備，離青田縣迤邐向東北進發。話不絮煩，早到杭州西湖，湖南淨慈禪寺，章盜葉琛挈領家眷併行李，已等候多時。軍校們也令做一處同住。正是：「一使不辭鞍馬苦，四賢同作棟梁材。」在路五六日，已至金陵。次早來到太祖帳前謁見，太祖遂易了衣服，同李善長多官出迎，請入帳中分賓而坐。太祖從容問及四人目下的治道急務，酒筵談論，直至天曉，因授劉基太史，令宋濂資喜大夫，章盜葉琛俱國子監博士，四人叩頭而退。太祖對諸將說：「今常州府及宜興廣德寧國鎮江等處，正是金陵股肱，若不即取，誠爲手足之患。」遂着大元帥徐達掛印征討。郭英爲前部先鋒，廖永安爲左副將，俞通海爲右副將，張德勝統前軍，丁德興統後軍，馮國用統左軍，趙德勝右軍，領兵五萬，征收各郡徐達等受命而出，乃擇日起程。臨行之日，太祖出郊戒衆將曰：「爾等統兵當體上天不忍之心，嚴戒將士，城下之日，毋得焚燒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徐達等頓首受命，率兵前進。一路上但見軍威凜似嚴霜，兵器皎如皓日，五方旂接着金木水土相尅相生，八卦帶分在東西南北，中隨色一字排來。隊五整齊，那個敢挨擠，揠兒扎住團營，朗朗疎疎，誰人的嚷嚷，喧喧，弓上了弦，刀出了鞘，分明活閻羅，列着法場，鼓鳴則進，金鳴則退，那辨八臂神傳來。單令黃旂一展，三軍動畫，鳴鼓輕敲。大兵過了揚子江，至鎮江府地面，徐達下令安營，爲攻城之計。却說把守鎮江府城，乃是張士誠所募驍將郭清，并副將趙忠二人，他聞金陵兵至，便議迎敵之事。那趙忠說道：「我聞和陽兵勢最大，所至無敵，且朱

公厚德寬仁，真命世之英主，非吳王張士誠可比。况鎮江爲金陵右臂，彼以力爭，今我兵微弱，戰守兩難，奈何！我的主意，不如開城投降，一來可救百姓的傷殘，二來順天命之所歸，三來我們還有出頭的日子。」鄧清聽了大喝道：「你受吳王大恩，不思圖報，敵兵一至，便要投降，乃是狗畜之行！」趙忠又說：「我豈不思食人之食，當忠人之事，但張士誠貪饕不仁，決難成事，何如趁此機會棄暗投明？」鄧清愈怒，卽抽刀向前說道：「先斬此賊，力破敵兵！」趙忠也持刀相迎，兩個戰到數合，鄧清力怯，便向後堂走脫。趙忠見左右俱有平之色，恐事生不測，急忙也跑出衙門，恰遇着養子王鼎，說：「事既如此，若不速避，禍必及身！」他二人因到家，載母挈妻，策馬向東而走。鄧清聞知，卽聚軍民一千餘人趕來，適遇徐達兵到，趙忠徑望軍中投拜說：「鎮江副將趙忠，因勸鄧清投降，彼執迷不悟，反來趕殺，乞元帥救我家屬入營，我便當轉殺此賊，以爲進見之功。」徐達心中私喜，便與趙忠附耳說了兩三句話道：「如此而行。」趙忠得令，自去。徐達卽催兵前進，與鄧清迎敵，陣上趙德勝躍馬橫鎗，逕取鄧清。鄧清見德勝威猛，不戰而非，衆兵掩擊，直逼城下。鄧清正要進城，只見趙忠在城上，大呼：「奸賊鄧清何往！」清知事勢緊急，進退無門，遂下馬乞降。原來徐達吩咐趙忠，趁兩軍相敵之際，你可先入城門，先奪了城池，以截鄧清歸路，所以趙忠先在城上。徐達入城，撫卹了士卒，安慰了百姓，捷報太祖。太祖加徐達爲樞密院同簽之職，率數萬人，攻打常州。太祖對徐達說道：「我查張士誠係泰州白駒場人，原是鹽場中經紀牙僧，因夾帶私鹽，官府拿究，癸巳年六月間，聚衆起兵，便陷入泰興，據高郵州。今稱吳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前者又遣士卒，將五萬兵渡海，攻陷平江松江一帶，與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強，實是勁敵，况渠奸詐百出，交必有變，鄰必有猜，爾今率三軍，攻毘陵常州，古名倘有說出，勿令盡言，便中了說詐之弊，營壘可小心也。」徐達等領命而出，卽合兵七萬，號稱十萬，徑望常州進發。數日間來到常州南門外安

營。先鋒郭英便率兵三千出戰，那把守常州的吳將統軍都督呂珍，原來呂珍有謀智，有胆力，善使一條畫戟，年紀約有三十五六歲，頗公平撫民，卹孤，每常只是長聲的歎息。人問他，便說：「此身已受了他的爵祿，雖死亦是臣子分內事，但恨當時不擇所主，將身誤託耳。常聞得金陵朱公聲息，便道好箇仁義之主！天下八分歸統於他了，然也是數，怎奈何他，只是今日，吾當完天命事體。」探子報說：「朱兵攻取常州。」他便縱馬挺戟來戰，與郭英戰了三十餘合，彼此心中俱暗暗喝采，只見營內左哨中張德勝，持了一管鎗，奮力衝將出來，三將攪做一團，呂珍見兩拳敵不得四手，便將馬跳出圈子外邊，叫道：「天色已晚，晚來乘着錯誤，傷人性命，不見高強，你我俱就記兵多少，來日併個勝負，方是好漢。」郭英便也鳴金收軍。次日呂珍全身結束，出到城邊，早有郭英、張德勝二人迎住，自早又殺到未牌，不見勝負，朱陣上便壓動大軍，趕殺過來，呂珍急走入城，閉門不出，一面作表，喚過兒子呂功，前往蘇州去取接應兵馬不題。且說呂功抄路往湖州舊館縣，由森林地方轉到蘇州，次日張士誠臨朝，文武百官依班行禮畢，呂功出奏常州被困一事，張士誠大怒，說道：「被真不知分量，我姑蘇堅甲百萬，勇將三千，彼取金陵，我不與爭便了，反來奪我鎮江，今又困我常州，是何道理？」即召大元帥李伯昇，領兵十萬往救。又吩咐道：「若得勝時，便可長驅收復鎮江，破取金陵，以擒朱某。」伯昇得令，叩首將出，只見王弟張士得在階中大喝一聲道：「何勞元帥動兵，將兵三萬，與臣去救常州，決當斬取徐達首級，入建安榜和陽王，飛報我主萬祈允臣之奏。」士誠聞奏大喜，說道：「得弟一行，何懼敵兵哉。」便拜士德為元帥，張虎為先鋒，張鶴飛為參謀，率兵五萬，前往常州救應。又遣呂約乘勢領兵二萬，攻打宜興，以分徐達之勢，連夜起行，探事探的實報與徐達得知，且看下回分解。

手麾湖海捲旌旄，一世功名世高。吁嗟天際傾虛宿，爭羨名家有鳳毛。
楚山日映寒鴉散，吳水春晴戰馬豪。九泉莫訝靈先隕，敵首還從大白挑。

說那吳王張士誠他有兄弟三人，一箇喚做士信，一箇喚做士德，那士信足智多謀，熟識兵法，人號爲小張良，使一條鐵鞭，神驚鬼怕，那士德凶猛過人，雄冠千軍，人號爲小張飛，用得一條長鎗，追風逐電，因輔士誠奪了蘇州，奄有一湖杭及松常鎮三郡地方，又有五個養子，叫做張飛、張虎、張彪、張豹、張虬，在手下練習軍士，因號做姑蘇五俊。那士誠因呂珍叫兒子呂功求救，便吩咐曰：「王弟既然肯往，便當拜爲先鋒，帶了張鶴、張飛、張虎及三萬人馬前進。」又召呂約乘勢領兵，攻宜興，以分徐達兵勢。徐達得了信，對耿再成說道：「宜興地界乃常州股肱，士誠以我所必爭，故特分兵來攻，以弱我勢。你可領兵悉力拒守，一失尺寸，則全軍敗亡，千萬小心在意！」再成得令，臨行對徐達說道：「自從不才從戎於起義之日，得元帥視如骨肉，自謂肝胆惟天，可知今日拜別，決當萬死以報國家，倘有不虞，亦盡臣子馬革裹尸之志，惟元帥諒此忠貞！」徐達聽了，說道：「此行將軍自宜努力，生死原各聽之於天，你可一心，自可表諒，不久即能完聚。」二人洒淚而別。再成率了兵，即日奔赴宜興，與吳兵對壘安營，自相持也。原來再成極善撫衆，如有甘苦，與士卒同受，至於號令之際，又極嚴明，一毫不許苟且。適有後軍一隊，是新歸義兵，就令原來頭目鄭僉院統領，那鄭僉院只好酒喫，是日輪當夜巡，鄭僉院帶酒與衆飲，這些衆軍雖支持了半夜，睡到四更時分，鈴柝也不鳴，更鼓也錯亂，再成夢裏驚醒起來，却見營中巡邏的，俱東倒西歪，熟睡不醒，再成查是鄭僉院使馳使喚僉院入帳責曰：「軍中設夜巡，是以百人之勞，致千人之逸，你今玩事如此，設或有敵兵乘夜劫寨，或有刺客乘夜肆奸，軍國大事去矣！且記你這顆首級在頸上，發軍政司重責四十棍，穿了耳箭，以警衆軍。」鄭僉院明知自家不是，然痛楚難熬，且對

人前似無光彩，次日夜間仍領了新歸一隊義兵，徑到呂約處投降，備述受苦一事，且將營中事體一一訴知。再成正在帳中，忽聽得探子報說此事，不覺憤怒起來，便不戴帽盔，不穿重鎧，飛馬去趕捉他，只見呂約陣中密札札將木柵圍住，再成却乘勢砍破了木柵，殺入營中，無不以一當百，殺的呂約軍中沒一個敢來抵擋。呂約恰待要走，早有夜巡鐵甲士一千走來，併力助殺，被賊一鎗，正破傷了再成額角，再成猶然死殺不休，東衝西突，殺透重圍，正到本寨，只見頭上血流如注，再成曉得甚是沈重，便昏暈中，聊草寫了劄子，封好報太祖，又寫一封書，寄與徐達元帥，卒於營癢。正是：「赤心未遂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太祖接報，痛悼不已，便令他子耿炳文襲職，統領兵卒，鎮守宜輿不題。且說士德領兵望常州進發，不數日來到常州東界古槐灘下寨，徐達聞知，對衆將說道：「士德勇而無謀，與之相戰，未必全勝。」即傳令郭英、張德勝二人，如此如此。再喚趙德勝、王玉二人，到帳前，徐達吩咐各帶所統人馬，併付字紙一封，前去本營二十外，拆封看字，便知分曉。徐達自領兵十萬，東路迎敵，恰遇士德軍到，兩陣對圓，前鋒廖永安躍馬戰士德，勢力不支，落荒便走，永安獨馬追趕出了十里地面，所恨士卒都在後邊，士德恰見永安勢孤，因勒馬轉，團團的把永安圍住裏面，便叫放箭，那箭如雨飛來，永安把這鎗如飛輪的一般，在馬上遮隔了一會，慌忙中不意一箭徑射透後腦，永安奪出平生了本事，冲突出，士德掩殺過來，衆人都道：「將軍休趕，恐有伏兵在後。」士德回說：「彼勢已窮，何有埋伏？」經過紫雲山崖，轉過山坡，恰不見了徐達。徐達見士德兵卒漸近，亦不戀戰，便望後陣而走。士德緊緊來追，放心趕去，正趕之間，只見趙德勝當先截戰，未及四五合，恰又棄甲而走，士德大叫：「快留下首級而去！」德勝也不回話，把馬連打機下，如飛的逃走一般，早已是甘露地方，一聲砲响，王玉所部的兵卒都在草中齊喝一聲說：「倒了倒了！」原來徐達昨日付與王玉字一紙，上寫伏甘露掘深坑，擒士德，如違者斬。因此王玉

連夜傳令衆士掘成大坑，約五十餘畝，二丈餘深，他將竹籬虛鋪蓋了浮土，那士德只認徐達與德勝真敗，誰想趕到此間，連人和馬都跌下坑裏去，真個是

汨汨的惟聽水聲，混混裏只見泥濘，滿身錦綉都被腌臢，那認青黃赤白全頭軀骸盡遭齷齪，難辨口鼻鬚眉。初起時撲手一聲，也不知馬跌了人，也不知人跌了馬，到來後渾淪一滾，那里管人雖却馬，那里管馬離却人，護心寶鏡，可知黃豆圍帶在胸中，耀目金盔，又却如魚嶺蓓掛後腦後。水護了箭羽弓衣，都顯不出勁弓利鏃，泥糊了金鞍玉勒，搖不响錫鸞和鈴。

正是昔日湖波滄七將，今朝泥水陷張王。兩側邊却把撓鈞繫住，活捉了士德上岸，細縛在囚車中，送到帳前。那張虎與呂約死戰得脫，引了殘兵屯住在半塘谷，却說張士誠只恐兄弟士德未能取勝，隨後便遣弟張九六率兵二萬來援，那九六身長八尺，腰大十圍，慣舞兩把雙刀，驍勇無比，兵馬將到常州，就聞得無厭命都難保，朱陣上馮國用奮先迎敵，戰纔數合，被九六一刀正砍着馬脚，國用連忙下馬棄敵，而得士德被擒的信息，隨即督兵到常州東門外下營，次早出陣，大叫道：『好好還我御弟，方爲上策，不然休走。』九六橫刀殺入，早有諸將擋住。徐達即令鳴金收軍，沉思了半晌，恰對馮國用王玉說道：『九六驍勇難當，二公即可各引兵，即去牛塘谷邊，兩傍林中埋伏，待白鴿飛起爲號，便宜發動，併力來攻。今日他揮兵殺來，我們便鳴金收兵，他必信我們氣怯，不如去此退三十里屯札，彼必連夜追趕，我當且戰且走，誘至谷口，便宜行事。』是時日向未西，二人引兵各自分埋去訖，頃徐達傳令衆軍，即刻拔寨退三十里屯札，要有心忙意亂光景，倘或遲誤，梟首示衆，令下諸部士卒，俱各狐奔鼠走退去，只見探子探得移營，竟去報與九六知道。九六大喜道：『我諒徐達怎的敢來對敵，今彼移營，不去追趕，更待何時？』即叫備馬過來，領兵追殺。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徐元帥被困牛塘 馮國用救回徐達

幾載談天碣石宮，蒼茫引節向吳中；金陵共識艱難策，銅柱還標戰伐功。

幽谷春深飛采鶴，首蠻天盡躍花驄；征旗滿眼何時息，車染朱殷草染紅！

却說徐達引兵退三十里屯札，那張九六果然引兵趕來，徐達且戰且走，將到牛塘谷口，是時恰有申牌時分。徐達見九六趕得漸近，便回身說：「張公張公，得放手時須放手，你何故逼迫得緊？」那九六睜開雙眼，飛馬鎗趕上來，徐達又飛馬而走，九六大喝道：「徐達，你可不下馬投降？」徐達也應聲說道：「且看是甚麼所在要我投降。」正說之間，恰把手伸入懷中，把一條白帶扯出來一抖，恰早從一雙白鴿帶了鈴兒，旺旺的直飛上半天，那張九六恰把頭向天去看，只聽一聲砲响，左邊馮國用，右邊王玉，兩岸裏殺來把九六軍馬截做兩處。徐達見伏兵齊出，便回轉馬來，併力來戰，九六身被數鎗，尚不跌倒，負痛而走，纔得半里，被王玉拈弓搭箭，叫聲道：「着了！」正中九六左眼，翻身栽下馬來，衆軍就活捉了，縛在馬上，同入帳中來，將一一依次獻功，便令把張士德、張九六二人，各處監固，不許疏縱，仍令移兵屯札舊館，即詔徐達等促兵，太祖得了捷報，說：「士德是十誠謀主，九六是十誠牙將，今皆被擒，士誠之事可知也。」即遣人赴捷金陵攻城，復諭廖永安常遇春攻取神州不題。却說張虎呂約收了殘兵，走入牛塘，各點人馬，折了二萬，張虎放聲大哭說：「自我國興師以來，未有如此之敗，急須遣人求救得兵來，再作區處。」星夜寫表馳奏，那士誠見表，頓足切齒說道：「孤與朱家真不共戴天之仇，卿等有能為孤報仇者，決當裂土分王，同享富貴。」只見士信上前說道：「向者二人皆恃勇無謀，故致喪敗，臣願竭竭駑駘之力，擒徐達取金陵，以雪二人之冤。」士誠便令其子張虬為先鋒士

信爲元帥，呂昇祖爲副將，趙得時爲五軍都督，點統兵十萬，求救常州，臨行，士誠設酒郊外，祖餞。那士信且謂之曰：「孤與卿等兄弟三人於白駒場起義，以至今日，威鎮江南，無人敢敵，今彼糾集黨類，據有金陵，侵我鎮江，困我常州，殺我之弟，此仇痛入骨髓，卿當用力剿除，以報此恨。」士信叩頭受命，當日兵出蘇州，倍道而行，不一日來到牛塘地方，張虎引兵來接，備稱朱兵驍勇多智。士信說：「不足爲慮。」引兵屯住谷口。士信騎馬上，把谷口前後左右，仔細一望，只見在：

兩邊山勢巍峨，一片平陽曠蕩，峻絕處，老猿長臂無可拔援，溪壑間，縱萬馬奔奔，未知底極。亂石巉巖，石露一條石竇，往常見霧銷雲迷，怪林森列，條開小洞，迤邐，此內惟猿啼虎嘯，深長八九里，這邊喚不應，那邊寬綽千百步，此岸看不見彼岸，繆繆風送草聲，險惡山巒，這境界未詳，神仙來喚住，潺潺澗流，泉迴橫行水脈，那地面庶幾鬼魅可潛形，止有麗日中天，堪見一時光彩，儻或雨雲墜地，光如長夜昏迷。

士信看了一看，便對張虎張虬說道：「只此一處，便可生擒徐達了。」就分五萬兵，與他兩人依計而行。士信自領兵至常州地界，與徐達對敵。徐達便分郭英、張德勝領兵十萬圍困常州，自與張德勝、俞通海、趙忠、鄧清領兵十萬，與士信迎敵。那士信縱馬橫鎗，直取徐達。徐達也舉刀相迎，戰下十數合，未分勝敗。他陣上呂祖昇趙得時前來冲擊，我陣上趙德勝、俞通海恰好接應，殺得士信陣中大潰而走。徐達率衆爭先，諸軍也奮力追殺，追到牛塘谷內，到谷口被那士信發動伏兵，阻住了東谷口。張虬抗住了西谷口，兩壁廂崖上，矢石如雨而來。徐達便令「三軍勿得驚亂，是我欺敵中彼詭計了！你們且暫屯守，另圖計策。」正在沉吟，只見後軍報來：「鄧清乘勝劫了糧草，往投士信去了。」那徐達聽了大驚說：「糧草乃兵馬生死所關，鄧清這賊真是這般毒惡，誓當擒獲，以報此仇。」計點糧草，尚可支持半月。徐達對衆將說：「半月之內，救兵必到，爾輩皆宜

放心！因下命掘下深濠，中間填起土岡，納高十丈，一來防士信引太湖水侵灌之患，二來據此高岡，亦可探望西山行徑，以圖出路不題。却說郭英張德勝探知徐達被困一事，便議說：『我輩若撤兵往救，呂珍乘勢必躡其後，况圍我未解，反遭其毒，我等還須緊困，常以抗張虬呂珍夾攻之患，星夜着州人往金陵求救，方保無虞。不然徐元帥糧草一絕，三軍之命休矣。』因遣張天祐持表，疾忙趨金陵求救。太祖得報大驚，湊遇常遇春、廖永忠等取了池州，留趙德勝鎮守，引軍來到，太祖喜見眉睫，說：『常將回來，徐元帥無虞矣。』即令遇春為元帥，吳良為先鋒，領兵五萬行南路去救西谷口，湯和為先鋒，胡大海為元帥，領兵五萬行北路去救東谷口，即日兼程進發。兩日光景，便到常州，與郭英張德勝兵相合。遇春備問消息，郭英便說：『徐元帥已受困十九日了！前日張虬領兵來防常州，我與他相持了數日，彼乃密約城中呂珍夜來劫寨，內外夾攻，力不能支，因退兵在此。』遇春說道：『既然如此，須先救牛塘谷，後攻常州。』便令兵直抵西谷口安營，即令郭英張德勝領兵先抄谷後埋伏，只待我相交戰時，便往張虬寨中用火燒劫輜糧草。却說張虬得常州困解，仍令呂珍守城，復回兵與張虎守住谷口，聞知常遇春來救，對張虎說道：『兄可謹守谷口，吾與鄧清率兵迎敵。』張虎說：『此來必有勇將，吾弟可與鄧清守谷口，只我引兵去救。若都去恐到銳氣。』張虎只得依議，張虬便令兵出營，正與遇春相對，兩個鬥了四五十合，不見勝敗。被郭英張德勝發動伏兵，斷絕了他後頭糧草，張虎忙來接戰，被郭英一鎗刺死，屯收的兵，四下奔潰。時張虬正與遇春相持，只聽得追軍後被朱兵焚了輜重，殺了張虎。心下慌張，殆欲逃走而脫，誰想遇春手到鞭落，重傷了肩背，負痛死命的奔走。吳兵殺死的不計其數。徐達在谷中，聞到外面鑼鳴鼓噪，殺氣冲天，曉得救兵已到，又引兵殺出來，徐達見了遇春，深謝脫難之恩。遇春說道：『以元帥之德器，天必保佑，斷不淪於賊人之手。况主公天命有在，你我皆朝廷股肱。』當是時湯和也殺敗

了士信的兵，轉回於東谷相會，只見胡大海、吳良、吳禎、耿炳文、俞通海、趙德勝、丁德興、趙忠、張德勝等將，俱各引兵來集，內中不見郭英、徐達，百般憂煩起來！

第二十三回 胡大海活捉吳終 華雲龍攻廣德州

河橋細柳蔚晶晶，偏動征人夢裏情；壯士含丹圖報國，狂夫逆死狂談兵。
依微睽睽來旌色，隱躍長庚啓劍精；柳自青青雲自遠，情今祇有鷓鴣鳴。

且說諸將領兵到谷口會齊，內中不見了那個郭英、徐達，煩憂道：「郭先鋒不見多沒于亂軍之中了；但一來是主公愛將，二來又爲不才解圍，吾輩不能救取，有何面目歸見主上？」因喚過本部士卒細問，都云：「不知下落。」便教四下訪覓，正憂間，只見探子報說：「郭先鋒活捉了一個人，在於馬上遠遠望見從東邊來了。」徐達聽了，便同衆將出營去望，俄頃時見郭英提了鄧清到帳前下馬，與衆將施禮，徐達好生歡喜，問說：「將軍從何處活捉鄧清來？我輩不見了將軍，甚是着忙，今不惟得將軍，且得這賊子，憂煩俱釋，成生平大快事！」原來郭英鎗刺死張虎，那鄧清見勢頭不好，竟脫身而走，郭英便單騎追至舊館橋，生擒了纔回，故軍中不知下落。徐達便指鄧清罵道：「昔者兵敗投降，吾不忍殺你，便爲將帥，今反奪了的糧草，致使我重困半月，如此不仁不義之賊，更有何說？叫劊子手取張士德一同斬訖報來！」左右得令，不多時報說：「二犯斬訖。」徐達次日分兵圍困常州，呂珍自思兵丁疲備已極，孤城必定難守，不若領了兵東走湖州，再圖恢復，勝敗還未知，徐達看呂珍在城，人無動靜，諒他必走，即令胡大海常遇春附耳說了兩句話，二將領令而去。因令兵士們，只從南北西三面攻，東邊一門勢力獨寬縱些。那呂珍到晚向城上觀看，但見東門士卒偃甲而睡，便率兵

往東衝出，正及衝開，忽聞火炮震天，左有常遇春，右有胡大海，合領伏兵截住去路，兩兵夾擊，斬首三千餘級。呂珍只得匹馬，仍復淮城，堅拒不出。徐達仍令四圍緊困不題。且說張士信、張虬、呂祖昇、趙德時，收拾殘兵，屯住舊館橋、太湖邊，遣使求救。吳主張士誠得報大驚，便思既然難與爭長，不若且以書給之，騙他退兵，再作防禦。遂遣人將書到金陵求和，其書曰：

向者竊伏淮東，甘分草野，以元政日弛，民心思亂，乘時舉兵，遂有泰州、高郵等地方。東連海壖，今春據姑蘇，若無名號，何以服衆。南面稱孤，勢所使然。乃二賢以神武之資，起兵滌陽，跨有江東，金陵乃帝王之都，用武之國，可爲建大業之賀。向獲詹李二將，禮遇未遺，繼蒙通好，理暗未明。久稽行李，先遣儒士楊憲問好。士誠留之不遣，故云。今逼我毘陵，咎實自貽。大復何說。然省己未知過，願與請和，以解圍困。當歲輸糧三十萬石，黃金百兩，白金三百兩，以爲犒軍之費，各守封疆，不勝感仰。

大祖得書，使命移檄報之曰：

春三月取鎮江，抵奔牛壘城。彼時來降，繼復叛去，咸爾之謀。約我通逃之人，拘我通好之士，予之興師，亦豈能得已。既許給軍糧，中更爽約，原其所自，咎將誰歸。今若果能再堅前盟，分給糧五十萬石歸我使者，則常州元帥可罷，而爭端絕矣。

士誠正與諸將商議，忽元帥李伯昇奏說：「此貪兵也，兵貪者敗。且今兩處敗績，皆因我遇勇將少謀，實非彼之能爲。况食德無厭，如依其議，彼將終何底止。乞殿下假臣以兵，必能功成。」士誠大喜，說道：「元帥之言最當。」即日拜伯昇爲元帥，湯雄爲先鋒，領兵五萬人馬去救應。伯昇受旨，次日率兵至古槐灘安營，備細問了徐達與士信等前事。伯昇笑說：「來日當與大王擒之。」即日士信等起兵往常州進發，前至舊館。徐達對

衆將說：「李伯昇乃吳國名將，未可輕敵！」因令湯和胡大海郭英張德勝四將，仍困常州，令常遇春俞通海領兵一萬，抄徑路到牛塘谷口埋伏，令德勝廖永忠領兵一萬去劫他的老營，令鄧愈華高領兵一萬，直衝左右哨分遣已定，其餘衆將，俱隨大部東向迎敵，列陣纔完，那士信帳中，湯雄將槊出戰，丁興拍馬前來應鬪，到三十餘名，德真胆怯而走，伯昇士信各驅兵趕來，那鄧愈華高，便分兵直衝他左右兩哨，吳兵潰亂，徐達因統大部人馬，直追至古槐灘，伯昇急急回營，早被廖永忠德勝殺入老營，就將火四散放起，烈焰冲天，吳兵鴉飛亂的逃走，伯昇與士信死戰得脫，幸遇張虬兵合做一處同行，方過牛塘谷，先兩員大將正是常遇春俞通海發伏兵到那裏等候廝殺，吳兵死的如山堆一般，遇春急急趕起，湯雄來戰，又遇華雲龍領一支兵，攻廣德州得勝而回，路徑舊館橋，見遇春與湯雄鏖戰，便大叫道：「常將軍命小將來捉此賊！」湯雄就把鎗去刺雲龍雲龍奪劍砍來，把鎗捍砍做兩段，湯雄一驚，將身墜下馬來，被雲龍舒開快手，活捉在馬上，賊兵奔潰，後面徐達又率兵追擊，殺得尸橫遍野，血染河流，委棄糧草，經重盔甲器械十萬萬數，張士信李伯昇僅以身免，率得幾百殘兵，逃向蘇州去訖。那呂珍探知援兵已散，思想獨立難支，便開門衝陣逃走而去。祖英馳兵攔住，珍奮力接戰，恰有遇春追兵又來，兩方夾攻。珍且戰且走，竟抄小路望杭州路回蘇州不題。常州城池，方得底定，大約兩兵相持，共將五個月，這呂珍以一身當之，雖是士誠的臣，其功德著在毘陵者不淺。徐達等乃率兵入常州，一面出榜安撫百姓，大開倉廩，給與士民，以甦重困。便令湯和率本部兵鎮守城池，徐達與常遇春分兵往宜興一帶地方安緝，并剿捕未降羣寇。却說耿炳文承太祖鈞旨，去攻長興，守將却是士誠驍將趙打虎，單使一條鐵棍約五十來斤，在那長興馬上，使得天花亂墜，百步之內，人沒有敢近得他。聞得炳文領兵來攻，他便點選鐵甲軍三千人馬，出來迎戰，恰好炳文也披掛上馬，但見他：

渾身縞練，遍休素絲，戴一頂五雲捧日的銀盔，水磨得如電光閃爍；着一件雙獅戲兔的銀鎧，素淨的如月色清明，手揄畫戟，渾如白練飛空，腰繫彫弓，儼似素蟾初吐。坐着追風驟日的白龍駒，四脚奔騰，幌幌長天，霹靂佩着砍毛飲血的綽鎗刺，七星照耀，飄飄背他生風。只因他父喪三年，因此上一身皓白，韜戈不較人，只道太白星臨，奮猛當場，方曉得無常。

兩邊得定了陣脚，此時却好辰分，這場廝殺實是驚人。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趙打虎險受災殃 二王毒酒害太祖

吳門蕭瑟雁行秋，王軍從桀事遠遊；俠客臨歧懷匕首，故人把袂問刀頭。
龍沙旌閃風塵斷，鹿塞笳鳴煙水愁；搔首乾坤俱涕淚，古來國士自封侯。

那趙打虎見了耿將軍出陣來戰，便叫道：「對陣耿將軍，你也識得我的才技，我也曉得你是英雄，今日各爲其主而來，不必提起，但或是混殺一番，也不見真正手段，我都吩咐不許放冷箭，只是兩人刀對刀，鎗對鎗，那時方見高低，就死也甘心的。」耿炳文道：「這個正好！」兩馬相交，鬪了一百餘合，自從辰牌直殺到未刻，天色將昏，那趙打虎便道：「耿將軍，明日再戰纔是。」耿炳文回說道：「順從你。」兩兩各回本陣去了。且說趙打虎來到陣中，對衆將說：「我的刀鎗并矛戟的手法，都是天下第一，誰想這等家兒子，都一一相合，倘得他做個接手，也是天生一對，只可惜他落在別國，到在此處做了敵頭，奈何奈何！心悶悶不樂，這也不題，却說耿炳文自回帳中，沉想那趙打虎人，傳他吳國第一好漢，我看來真個高強，不知誰家教道他得此手法，明日將何策得勝，也正在沒個理會，只見軍中整頓出晚餐，炳文也連啜了幾杯悶酒，却有一陣冷風，把炳

文吹得十分股票，燈燭吹滅了，恍惚之間，忽有一個人來叫道：「炳文炳文，我是你的父親，前日因你受了主公鈞旨，來此攻取長興，我便隨你在戰陣中，今日打虎這廝，好生手段，明日他必仍來搦戰，便可對他說：『昨日馬戰，今日當步戰。』」他的氣力也不弱於你，待到日中，你可與他交拳，此時方可贏得，倘他逃走，你也不須追趕。」炳文見了父親，不覺大哭起來，却被夜巡的鑼聲驚醒，却是南柯一夢！在胡床上番來復去，不得睡着，只聽得鷄聲嘹唳，東方漸明，炳文坐起身來，吩咐軍中一鼓造飯，二鼓披掛，三鼓擺列，不多時，趙打虎早到陣前搦戰，炳文一如夢中父親教道，說話對打虎說：「今日步戰何如？」打虎聽了，大聲喜道：「我的步法，那個不稱贊的？這孩子反要步戰，眼前這機關，落我彀中了。」便應道：「甚好甚好。」兩人各下了馬，整頓衣服，一東一西，一來一往，又約鬥了六十餘合，日且將中，那打虎便叫道：「我與你弄了拳好麼？」原來這打虎當初在五台山被剃的長老，學了少林拳法，走遍天下十三省，五湖四海，在此聞名，因見天下多事，便留了頭髮，投歸張十誠圖做些大事業。他見馬戰步戰俱贏不得炳文，必然盡拿出平生之本事，方可捉他，誰知夢中先已提破炳文便應道：「這也使得。」兩人便丟下了器械，正要當場，只見打虎說道：「將軍且慢着，待我換了鞋子好舞。」炳文口中不語，心下思量：「鞋兒甚是草結，怎麼反着鞋兒，其中必有緣故，我只緊緊隄防他。」便打一個飛腳過來，耿炳文心裏原是隄防，恰搶過把那脚一綫，打虎勢來得凶，一脚便立不住，仆地便倒，炳文就拖了他脚，奮起平生本事，把他墩來墩去，不下三五十墩，叫聲吡吡，把打虎丟下八九丈高，虛空中墜下來，跌得打虎目展口開，半响的動不得，陣中兵卒一齊吶喊，扛抬了回陣去了。炳文飛跳上馬，橫戈直撞，殺入陣來，那打虎負痛在車子上，只教奔到湖州去罷。」陣中也有幾個能事的，具戰且走，保了打虎前去不題。炳文

鳴金收軍進城。看到此處，雄心頓生，不覺把馬頭一回。

南山有喬此山梓，翩翩交戰馳帝皇。天風忽墜老喬傾，杰氣英英卒厥子。長興鼓振奮熊熊，馬戰未已步戰隨。梨花亂落天邊雪，芙蓉移酒日星移。果然敵人少林法，再請雙拳兩相搏。本圖躍足舞高岡，誰道商陽沈海若。乘空擲上還下來，半入青雲半入埃。天上木狼奎燦爛，趙打虎家若徘徊。奎木狼心武莊子，駿業建功堪濟美。千年萬年應不死，耿耿瑤光照青史。

炳文收軍進城，便安慰了士民，恰有水軍守將李福答夫、戀等都領義兵，及本部五百餘人，至塔前納降。炳文也一一調撥安置訖，正待寬下戰甲，誰想那打虎脚上的鞋子，原拽他時，擡入衣中，今却抖將出來。炳文拿了一看，那面上恰是兩塊鋼鐵包成。炳文對衆校道：「早是有心隄防着他，倘不然那飛脚起來，豈不傷了性命，所以這賊子要換鞋子，可恨可恨！」一面叫寫文書報捷不題。且說吳良同郭天祿得令來取江陰，那張士誠聞知兵到，便據秦望山以折我兵，恰被總營王忽雷奮先力戰，適值風雨大作，我督衆軍直上秦望山，殺得吳兵四處奔散，便從山上放起火炮，直打入江陰城中，因而火箭各處射將進去。次日那城中四散烈燄的燒將起來，西門城上因近山邊，人難踰立，我兵便布起雲梯，徑殺進城，開了西門，張士誠慌忙逃去了。遂以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捷到金陵。太祖不勝之喜，便對李善長、劉基、宋濂諸人說道：「長州既得，失了士誠左翼，江陰長興，又爲我有塞住士誠一半後路。」正在府中商議，乘勢攻取事情，忽有內使到塔前跪說：「我有命奏請國公赴宴，頃間便着二位後弟躬迎，先期奉達。」太祖回聲說：「曉得了。」那內使出府門去訖，只見李善長、劉基、宋濂諸人過來說：「和陽王今日請主公赴宴，却是爲何國公可知否？」太祖心中因他

們來問，便說道：「諸公以爲此行如何？」李善長說：「素聞和陽王有忌國公之心，今早已聞說置毒酒奉迎車駕，正欲報知，不意適來以國事相議，乞國公察之。」太祖聽說便云：「多謝指教！我自有的處置。」府門上早報說：「二位王弟到來，奉迎國公駕。」太祖請進來相見，敘禮畢，便攜手偕行，亦吩咐值日將軍只在府中伺候，不必迎送，更無難色。兩位王弟心中暗喜道：「此行中我計了怕老朱一人進宮，難道逃脫了不成？」一路上把虛言敘說了數句，將至半途，太祖忽從馬上仰天顛頭自語了一回，若有所見的光景，便勒住馬罵二位曰：「你等既懷惡意，吾何往哉？」二王假意連聲問道：「却是爲何？」太祖說道：「見天神說：『你輩今日之宴，以毒酒飲之，必不可去。』吾決不行矣。」二王驚得偏身流汗，下馬共立道：「豈敢豈敢！」遂逡巡而去。他兩人自去回覆和陽王，說如此如此，三個木呆了一歇，說：「天神可見常護衛他的，自此之後，再不敢萌動半星兒歹意。」却也不題。且說太祖取路而回，却見一個潭中水甚清奇可愛，太祖便下了馬，將手到潭洗手，偶見有花蛇五條，遊來遊去，只向太祖手邊停着，這也却是爲何？

第二十五回

張德勝寧國大戰

康茂才獻城投降

殺氣橫空下赤霄，風塵捲地翠華遙；龍星潭水布巾幘，靈躍中天上下杓。
劍血藏添崖傍草，旗風時擁海邊湖；喜見寧國城邊杰，仍佩皇家紫綬貂。

却說太祖正在潭中洗手，只見條五花蛇兒，攢聚到身邊來，太祖暗祝說：「若天命在予，遂當一心依附於我。」便除下頭上巾蓋，將五條蛇兒，盛在中內，恰喜他蜿蜒蜿蜒，聚成一處不動，大喜。正仔細觀看，那些值日將官，并李善長劉基宋濂一行人，騎着馬向前來迎。太祖連忙將巾幘仍戴在頭上，路中備細說了前事，候

忽間已到府門，太祖偕衆上堂，解去衣冠，另換了便服，忽空中雷雨大作，霹靂交加，望那巾幘中燁燁有光，頃間白龍五條，從內飛騰而去。諸將的心，益加畏服。以後如遇交戰，甲裏躍躍有聲，這也不題。未及半晌，仍見天清月朗，便同李善長、劉基、宋濂等將，晚膳杯筯方列。太祖便舉筯同劉基說：「先生能詩，可爲我作筵竹筯詩一首。」劉基應聲吟道：

曾對湘江細玉攢，湘君昔洒淚斑斑。

太祖蹙眉說：「未免措大風味。」續基韻云：

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

太祖大笑，酒至數巡，却下塔淨手，看見塔前菊花，太祖又說：「我也乘興做黃菊詩一首。」遂吟與衆人聽道：

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戰一場，滿身披上黃金甲。

諸人敬服稱讚道：「真是帝王氣概！」後來天兵俘士誠，破友諒，克元帝，大約都在八九月，亦是此詩爲之讖兆。當夜盡懽而罷。次日商議出兵攻討之事不題。話分兩頭，却說元順帝一日視朝，文武百官朝見禮畢，順帝對羣臣說道：「自今大江南北，賊盜蜂起，江淮之地，十去其五，河南河北，或復或失，不得寧安，欲待命將出征，爭奈錢糧缺少，滿朝卿等，將如何處置？」只見有御史大夫，在十八人前奏說：「今聞周霸雖設二十四營軍士，疲弱實可寒心，急宜選擇精勇，以衛京師。若安民莫先足食，還宜降發帑錢，措置農具，命總兵官於河南河北，克復州郡，且耕且戰，方合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又常委選廉能之人，副府州縣官之職，庶幾軍民得所，天下事尚可圖復。」言方畢，武德將軍萬戶平章事，朱亮祖出班奏說：「此法極善，但可行於治平之時，方今

事端急迫，還望速開府庫，以救濟飢荒，乃止得飢民流離之事。」順帝說道：「若救濟飢民，開發府庫，使內帑告竭，何以爲國？」亮祖復奏曰：「今郡縣貪官酷吏，刻剝民脂，况以賦稅日增，天災四至，民生因爲飢餓所苦，民貧則爲盜賊，干戈焉得不起？望陛下聽臣之言，不然恐傾亡立至矣。」順帝聽了，顏色有些喜，右丞相轍位便迎旨奏曰：「方今民頑，不肯納稅，倘或再發內帑，軍國之需，何以供之？此乃誤國之言。」順帝聽了，調亮祖做寧國守禦，排駕回營。亮祖出朝，收拾行李家屬出京，取路向寧國府進發。不一日，來到了該管地方，吏民人等迎接了，不免有許多新官到任，參上司，接賓客，公堂宴慶的行儀，亮祖一一的打發完事，便聞民間疾苦，千方百計，撫卹軍民。時深秋光景，忽一日，乘興獨步後園，見空塔明月，四徑清風，徘徊於籬菊之下，作歌曰：

秋風急兮寒露滴，秋月圓兮寒蟬泣。思鄉夢與角枕長，去國心同砧韻促。

氣貫虹霓恨逐波，時平奸黨奈如何。空將滿腹英雄志，彈劍當空付與歌。

歌罷縱步走過竹林邊，只見一個人也對了明月在那裏口吟道：

銀燭輝輝四海圓，幾人得志幾人閒。本思范老達天祖，欲效韓侯握將權。

節義有誰惟抱日，忠良若個手擎天。茫茫大塊沉魚鱉，何處堪容魯仲連。

朱亮祖聽罷大驚，思量決非以下人品，便向前問說：「壯士何人？」那人望見便拜，回覆道：「小人是此處館夫，姓張名茂才，字壽卿，歙水縣人，不知大人在此，有失迺迺。」亮祖就對他說道：「你既有奇才，何爲甘心下賤？明日當以公禮見我，我自重用。」茂才別了亮祖，自思我做過江西參政，累建奇功，陞爲參知政事，見世務不好，因而歸隱，那徐壽輝聞我賢名，使數人來迎我，我看他不足有爲，潛匿到此，近聞金陵朱公是命世之英，只是未有機會投納，幸聞徐達早晚來攻取寧國，我因託做館夫，獻城投降，你區區一個守禦如何重用……

得我？便連夜逃脫而去。且說亮祖次日早叫起人去召館夫，只見驛司報說：「此人昨夜因爲不知有何意，乘了一匹馬，連夜逃去，尙未拿獲哩。」亮祖沉思：「茂才是個有才無德的人，便對驛司說道：『你可令人慢慢的訪問馬匹。』」正說話間，探子報道：「金陵朱公命常遇春領兵來攻寧國，兵馬已到城下了。」亮祖便率兵一萬，勒馬橫鎗，出到陣前，朱陣上常遇春恰好迎敵，兩個戰了五十餘合，亮祖伴敗退走，遇春却拍馬追來，被亮祖一鎗刺着左腿，遇春負痛還營，趙德勝因提刀接戰，力量不如，返騎而走，却被亮祖獲去士卒七千餘人。明日亮祖復攻城搦戰，驍將郭英一鎗直刺過來，也戰有六十多合，郭英也覺難敵，恰好轉身，那亮祖惹得火性衝天，便勒馬直追上來，蚤看張德勝、趙德勝、耿炳文、楊景四員虎將，併力關住，郭英便抄兵轉牙，五個人振了精神，把亮祖鐵桶的圍將起來，那亮祖身敵五將，橫來倒去，竟不在他心上，又戰有兩個時辰，恰好唐勝、陸宗仲、亨領了伏兵截他後路，見他們五個未能得勝，放馬跑入重圍，喊殺七個人似流星趕月一般，密攢攢不放鬆，兒寬鬆，亮祖縱馬殺回本陣，方透重圍，冤家的馬脚一踏空，便蹶倒在地，亮祖正跳出馬外，却望城內早有一將砍倒了幾個把門的軍校，縱馬殺將出來，引入朱軍，都登城上排列，心中正慌，誰知一枝箭驄的一聲射過來，恰中在臂肘之上，諸將奮力趕來，把亮祖活捉了馬上，餘軍大散，常遇春領兵入城，一面撫卹軍民，一面請過開城投降的壯士，優禮相見，那知就是康茂才，亮祖見了茂才，便罵道：「你這賣國之賊，身爲官夫，也受君王升斗之給，怎麼潛開城門投獻？」大喝一聲，把綁縛的繩索條條掙斷，便要奪刀來殺茂才，却幸得縛脚索尙不會脫，衆將慌忙帶住。郭英連搥打三鐵簡，亮祖方纔不得近前，常遇春喝令左右擁過亮祖到塔，大怒罵道：「匹夫無知，敢以槍來刺我，幸有護甲，不致重傷，今日被拿，更有何說？」亮祖對說：「二國交鋒，豈避生死？今事既然如此，便殺足矣，又何必與你言！」遇春聽了，益加氣惱，叫：「左右快推出去斬首。」亮祖回頭說：

道：「大丈夫要殺就殺，何必發怒？况既到你塔前，任你凌辱，雖怒何爲？」大步的向外而走，遇春見他勇壯，心中一時轉念，說有如此不怕死的奇男子，真也罕見，便對諸將說：「不知亮祖可肯降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釋亮祖望風歸降

和陽王病故金陵

昨日城樓鼓角頻，今朝意氣轉相親；清樽杞菊堪銷夜，匕首胡霜且共論。
九月衣裳同在客，千江烽火遠愁人；憑君莫洒憂時淚，帝座中天色正新。

那常遇春看了朱亮祖慷慨就死，便轉念想有如此好漢，因對衆將說曰：「日前張翼德釋嚴顏，後有收蜀之功，今我欲釋彼，以取江西如何？」衆曰：「常元帥既惜才，則有何不可？」遇春急命且寬亮祖轉來，就下帳解了縛索，問道：「朱公肯爲我用否？」亮祖回說：「生則盡力，死則死耳。」遇春急喚取上等衣冠來，與亮祖穿了，就說：「將軍智勇無雙，英雄蓋世，請上坐指教，以開茅塞。」飲酒間，却把江南江北攻取州郡的事，訪問亮祖，初次也謙讓了一會，後知遇春虛心，便說道：「江南江北十分地面，羣雄已分據八九，想欲攻打，必由馬馱沙清山縣而入，今馬馱沙一帶，俱屬某管轄，料用一紙文書，可定之。」本日極歡而罷。次早亮祖打發各處文書寫出，上公德化一一招來。却說徐達領兵與遇春相會，遇春便令亮祖札見商議，攻取各處城池，就挹取寧國收亮祖事情申報金陵不題。且說張士誠見朱兵克復鎮江常州，廣德江陰宜興長興等處，心中甚是驚恐，欲與親戰，又恐不利，統集多官計較，恰有丞相李伯昇奏道：「自古倡伯業者，國先滅亡，今朱某佔據金陵，天下羣雄皆懷不平，殿下可以書交結田豐方國珍陳友諒徐壽輝劉福通約同起兵討伐，成功之日，分土爲主，羣雄必來合應，再一面修表到元朝納款，詐以歲納金幣若干，元必納受，那時卽顯暴金陵僭竊之

罪，要他興兵來攻，然後我國乘他無備，一鼓而取之，失去州郡可復得矣。」士誠大喜，因修書遣使，各處搆兵去訖。且說順帝一日坐朝，恰有飛報說：「朱亮祖失了寧國，亦投降了金陵，且勾引馬征沙池州清山等處一帶，亦皆投順。」正在煩惱，忽聞張士誠遣使奉表到來，即命宣入拆開書曰：

臣張士誠死罪上言，臣竄伏東南，豈敢征圖，實謀全名，恆思前事，疾首痛心。臣今一洗前愆，願承新命，敬具明珠一斛，象牙二雙，敬獻，再啓東南盜賊蜂屯，若金陵朱某，尤爲罪魁。據名都，奪上郡，誘納逃亡，事難縷悉，伏乞大張神武，命將征兇，臣願先驅以清肘腋，不勝引領待命之至。

順帝看罷，與衆官參議，只見淮王帖木兒奏說：「此乃士誠挾詐之計，臣聞士誠爲金陵所困，不過欲陛下代彼報仇耳；我兵一動，彼必乘勢去取金陵，不如將計就計，詐以發兵，便徵他軍糧一百萬石，一來不費軍資，二來亦示朝廷不被其詐，方一舉兩得。」順帝又說道：「不起士誠疑心麼？」帖木耳再奏：「今士誠已僭爲吳王，陛下可賜以龍袍玉帶玉印，敕爲吳王，使他威鎮羣郡，他必傾心不疑，樂輸糧米矣。」帝允奏，即令指揮毛守郎賈詔及什物，同吳使到蘇州，册立士誠爲吳王。毛守郎銜命出京，不一日來到武昌郡，即三江夏口，當先一彪人馬，十分雄猛，爲首的高叫道：「來者何人？」毛守郎即說了前情，那人說：「我是江州霸王徐壽輝，大元帥陳友諒，吾王正欲即皇帝位，龍袍等物，可將與我。毛守郎不應，友諒縱馬向前，把守郎一刀斬訖，正是一奸臣用計，纔舒手，天使無心却沒頭。」衆軍士見殺了守郎，就將什物送與友諒，友諒回到江洲，入城見了徐壽輝，從頭俱言得龍袍帶印之事，壽輝大喜，便聚羣臣共議稱號，改元明日爲始，稱曰天完國。治平元年，以趙普勝爲太師，封陳友諒爲漢國公，倪文俊爲斬黃公，以劉產弘爲丞相，詔到所屬州郡，話不絮煩，却說冬盡春來，正是元至正十八年戊戌之歲，春正月，和陽王病不視朝，未及十日，以病薨於金陵。太祖哀慟，使率羣

臣發喪成服，擇日葬於聚寶山中。李善長劉基徐達表請太祖早正大位，以爲生民之主。太祖笑曰：「諸公專意尊我，足見盛心。但今止得一隅之地，尙未知天心何歸，豈可妄自尊大，倘或不謹，以致名辱事敗，反遺後羞。惟願齊心協力，共成大事，訪有德者，立之未遲。」十分堅拒不肯，衆人因也不敢強。次日劉基啓說：「金華處州婺州一帶，皆金陵肘腋之患，卽望主留心。」太祖便着徐達南取婺州。劉基說：「徐元帥現鎮寧國常州等處，若令前去，恐奸雄乘機竊發，遠得主公親征爲是。」太祖傳令以常遇春爲左元帥，李文忠爲右元帥，劉基爲參謀，胡大海爲先鋒，郭英統前軍，馮勝統中軍，華雲龍統後軍，耿炳文統右軍，領兵十萬，擇日起行，留李善長鄧愈等權守金陵，錄軍國重事。不一日到金華城南十里安營。劉基說：「此城是浙東大藩，控甌引越，誠爲重地，然最堅固，須計取之。常元帥可領兵三千北門外去搗戰，胡先鋒領兵一萬攻西門，待他兵出，當乘機取之，可必得也。」二將得令，訖恰說守將乃元總管胡深，字仲元，處州龍泉人，穎拔絕倫，個儻好施，彼若周人的急，便傾囊倒囊，也是情願。聞知兵至，與副將劉震蔣英李福等議說：「金陵兵極強盛，三公可堅壘而守，待我迎敵，看他動靜，以計退之。」卽率兵五千餘出戰，兩將通了名姓，戰三十餘合，胡深一鎗刺過來，正中遇春坐馬胸膛，那馬便倒，遇春就下馬步戰，戰到也有三十餘合，忽聽得哨子報來：「胡大海已乘機取城，劉震等俱各投降了。」胡深聞言大驚慌忙，領兵望南而走，遇春追殺元兵大潰，收兵回城，具言步戰一事，太祖甚加慰勞。因說：「向聞胡深智勇，軍師何策使他來降？」劉基說：「且再分處。」次日令胡大海與降將劉震蔣英李福等領兵一萬鎮守金華，便引兵南抵諸暨地界，元將童蒙不戰而降。南行七十里，卽向東已是通衢州，又東七十里，就是錢塘江，江東杭州，旣張士誠之地，太祖來看，此是四海五達之地，便下令胡大海兒子胡德濟，堅築城池，以爲諸州郡保障，卽率兵南至樊嶺，只見郡嶺四圍峭絕，險不可登，乃是處州元將石林宜孫與參將林彬祖陳

仲真陳安將軍胡深張明鑒列營七座，如星羅碁布，阻塞要路。遇春同副將繆美，率精銳爭先而行，誰想矢石雨點的來，不能進取。劉基說：「此未可以力爭。」令遇春引兵向南砦搦戰，引出胡深說話，不多時，胡深果出來相敵。劉基向前說：「胡將軍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我主公文明仁德，真天將之英，何不改圖以保富貴？」胡深曰：「公係儒生，焉知軍務？且勿勞作說客。」劉基便說：「我固儒生，公亦善戰，然分兵列陣，恐向未能深曉，我布一陣，公能破此否？」胡深答說：「使得使得。」劉基便附常遇春耳邊說了句話，遇春恰把令旗輕來轉去，倏忽間，陣已列定，請胡深打陣。胡深走上雲梯，細細看了一會，却走將下來，不知說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取樊嶺招賢納士 徐達訪王禕入帳

滄海遙遠雉堞明，登臨計定柱羅營；千山見日天猶夜，萬國浮空水自平。
不問千軍堅絕頂，但圖方略拓金城。歸來正值傳飛捷，露布催書倚馬纓。

那胡深走下梯來，暗想他居中豎一面黃旗，四方各按着生剋擺列旗幟，便出陣說道：「此是唇化蛟虬，太乙混沌陣，不許放箭，我自來打。」令軍士鼓譟而進，胡深驟馬直衝中央，要奪那黃色旗號，誰想這日是土剋水的干支，劉基先叫遇春，當中登時掘下深坑，約有五十餘步，浮蓋泥土在上，胡深勢來得緊，跌入坑中，被撓鈎手活縛了，送與劉基。劉基即忙喝退軍士，親解縛索，使拜倒地下，說道：「望乞恕罪，胡深木呆了一時，也不作聲。即喚軍士推過步車來，劉基攜了胡深的手，上車同到太祖帳前，便令葉琛以寶禮邀入，却說遇春也馳馬追殺了餘兵回來。頃間胡深謁見太祖，太祖慌忙把手扶起，說曰：「今日相逢，三生之幸，當富貴共之。」胡深應道：「願展微才，少酬大德。」太祖即令設宴款待，酒至數巡，劉基說道：「今日之事，不必久延，今晚便

勢胡將軍可取回樊嶺。」就附胡深耳邊說了幾句話，見胡深慨然前往，即令郭英、康茂才、沐英、朱亮祖、郭子興、耿炳文六將，各領兵一千，隨生節制，約三更時分，胡深却向嶺下高叫：「嶺上守卒，我是胡元帥，早經他用計捉去，幸得走脫，你們休投矢石。」元兵聽是元帥聲音，果然寂靜不發箭，胡深領了朱兵，逕殺上嶺來，殺散嶺上守卒，朱亮祖、沐英、郭英等六路分兵，馳到六營，各用火炮攻打，當時六寨火焰早起，宜孫等併力來戰，莫能抵當，宜孫領了部兵，望建甯走了，林彬祖見勢頭不好，也投溫州去訖。六日據住嶺北，待至天明，大軍齊到，便過嶺直抵處州城邊，城中守將，乃是李祐之、賀德仁二人，料來難守，開門納降。太祖入城，吩咐軍校不許驚動士民，次日下令，着耿炳文鎮守，即率兵南攻婺州。婺州今之謂婺源縣是也。不數日來到地界，太祖看了地勢，命在梅花嶺安營，傳令着鄧愈、王弼、孫茂才、孫虎率兵取嶺，守嶺元將，叫做帖木兒不花，聞知忙下令擗戰，自早到晚，不見勝負，鄧愈把令旗一招，恰見茂才先去攻嶺北，王弼去攻嶺南，三路並進，遂拔了老寨，不花早被衆軍拿住，送到帳前斬訖。太祖安營嶺上，恰有胡大海領烏江儒士王宗顯來見，太祖問取婺州方略，宗顯說道：「城內吳世猷與顯舊時相識，待我進城打探，事情虛實何如？」太祖又道：「得先生如此，極妙極妙！」宗顯裝束行李，只說來探望親戚，入得城來，竟到吳家安下，因知城中守將，各自生心，次日即引了吳世猷，逕到帳中，備說細底。太祖曰：「若得婺城，當命汝爲知府。」次日令金朝興統嶺銳卒，罵戰再令茅成駐節皋亭，中接應，茅成得令前去。元將先鋒是李眉長，出兵迎敵，戰未數合，那眉長轉身不快，恰被金朝興擒住，胡大海率領繆美玉趁勢來殺，想石抹宜孫聞知大兵到來，便率兵從獅子嶺抄跨來救，太祖就着胡大海、胡保舍、分兵梅花嶺邊，截住救兵，却令繆美玉引兵一萬，扣城索戰，僧住同簽帖木烈思都事、寧安慶李相，那僧住同諸將計議說道：「彼兵乘勝而來，暫且堅守，待其少倦，方分兵三路應之，可先在甕城中掘了陷坑，我領兵出北

門與戰，佯輸入城，他必追趕，待至城門，以炮火齊擊，必然跌入坑內。將軍輩各宜領兵三千，出東邊二門截殺，定可取勝。」分布已定，歇數日，早有郭英縱兵趕來，看見城門大開，爭先而入，都落在坑內，四壁木石弓弩如雨般下來，郭英急退。又有兩個大將截住去路，郭英冲陣而出，二將追殺了許多地面，方收兵回去。郭英收了殘兵來見，太祖驚說：「行兵多年，尚然不識虛實，捐滅將士，罪過不小！」劉基向前說道：「乞主公寬宥待彼，將功贖罪。」便密付一紙遞與郭英說道：「將軍可乘今夜再取婺州。」郭英接過封札在手，却自想道：「白日裏尚不能成功，黑夜如何施展，但不敢不去。此時乃是正月下旬，天色正黑，郭英只得領了兵卒，奔到婺州城，只帶一個火種，便拆開軍師封札來看，內中陳說：可竟到東南角登城看畢，便領了兵馬，依令而行。走至其處，却見城角損壞不完，郭英便將分兵五千與部將于光，令他南門外接應，只親率兵二千，從缺處懸石而上，那士卒因地方僻處，全不提防，都酣酣的大睡，英便輕步捷至南門，守將徐定倉猝無備，遂降，乃大開城門，引于光五千兵殺進城來，選到府前，李相因與帖木烈思不知城陷，見朱兵大隊殺來，於是率兵奪門而走。恰有朱亮祖，胡大海，金朝興，引兵截住僧住身被數槍，且戰且走，回看四百殘兵，更不剩一個，便謂甯安慶等曰：「受王爵祿，不能分王之憂，要此身何用！」遂拔劍而刎，安慶烈思隨下馬拜降。太祖領兵入城，撫諭了軍民，以王宗顯爲知府，甯越既定，命諸將取浙東各郡，且對諸將道：「克城以武，安民用仁，吾師入建康，秋毫無犯，今新取婺州，民苟少甦，庶各郡望風而歸。再聞諸將皆不妄殺，喜不自勝，蓋師行如烈火，火烈而民不避，倘爲將者，以不殺爲心，非惟利國家，己亦必蒙厚福。爾等各宜盡心，則事不難求，大功可成。」諸將拜受旨，便召甯安慶、李相徐定，問曰：「婺州是浙之名郡，必有賢才，爾等召來。」徐定答道：「此地有個文士，姓王名樟，係金華義鳥人，其祖父名喚延澤，一日見一個小猴兒，烈饑餓生一身火毛，背上負了五色靈芝，奔入他的庭子裏來，他

祖父也不驚動他，只見那猴子把那種靈芝去泥地上掘開坑兒，做好了種在地面上，便將前爪從泥上畫了六個大字，又將身在靈芝邊跳來跳去，一會竟從地裏鑽將下去，也不見了。他祖父急至前來觀看，乃是背火猴來降生六個大字，甚明朗。傍晚光陰，媳婦生下這個王禕來。自幼生的奇特，人皆以爲芝秀之兆。有詩讚他芝秀含英爽，虛亭散夕曛。嘴精天上合，猿嘯下方聞。靈著千秋葉，情耽一壑雲。何人爲招隱，問疾想徵

福。到後來，他見元朝政事日非，便隱於青巖山，近因飢饉，徙居婺州。又一個武士，喚做薛顯，原是浦縣人，勇略出羣，曾做易州參將，他也見世事不好，棄職歸山，然而家貧，因以槍刀弓矢教人，今流寓在此。倘主公欲見，常爲主公請來。」太祖說道：「招賢下士，吾之願也，你可急急去走一遭。」徐定出帳前，領諾而去。甯安慶因進婺州戶口文冊，共二萬七千戶，計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人，明日徐定請了王禕、薛顯二人，早至帳下。太祖會文武官將迎入帳中，太祖見二人超脫，因細問治平攻取之策，二人對答如流。太祖大喜，授王禕奏議大夫，薛顯帳前指揮使。自是太祖在婺州半月時光，各處州郡都望風歸順，乃遣胡深鎮婺州，耿炳文鎮處州。其子耿天璧守衢州，王愷守諸暨，胡大海守金華，其子胡德濟守新城，分撥已定，遂率大隊人馬向金陵而回。但見旌旗全蔽竿頭，劍戟深藏匣底，片片雲霞邀旺氣，壯的老的長的，小的爭看有道聖人村。村蒼翠挹清車來的，去的遠的，近的喜悦見太平天子。日照光明，幾處名香迎馬首；風吹帳起，一天星宿衛宸樞。不多日子，却便到了金陵。

第二十八回 誅壽輝友諒稱王 清水塘余闕自刎

陰風吹來火欲燃，老梟夜嘯白晝眠；山頭日出狐狸去，竹徑歸來天未曙。黑松密處秋螢雨，烟野聞聲辨鄉語；有聲無音知誰是，寒風莫射刀傷處。開門懸纛大行旅，半是生人半是鬼；猶道能言似昨時，百日牽人說前事。高旛影外西陵渡，召鬼不至昆盧語。木江流水杠隔儂，憑將咒力扳濃霧；中流燈火密如雲，飢魂未食陰風鳴。燭燼避月撈殘絮，幡底颯然人豈豎。

誰言墮地水爲鬼，聖明功德不可議。

那太祖領了大隊人馬，自婺州回至金陵，文武官員出城迎接，慶賀不題。且說江州徐壽輝，有手下陳友亮，以得龍袍玉帶什物獻於壽輝，擇日改了國號，卽了天子位。常慮安慶府爲江州左臂之地，不可不取，屢屢遣兵命將，皆不得利。壽輝甚是惱怒，一日早朝，遂遣陳友亮爲大元帥，統了十萬兵馬，駐小孤山，都督倪文俊領精兵五萬，夾攻安慶。那安慶府城，元將姓余名闕，字廷心，世家威武，父親在廬州做官，遂居住在廬州。及元統元年，遂舉進士及第，除授湖廣平章。真個是文武全才。元朝第一員臣子，把那徐壽輝麾下攻打的軍馬七戰七敗，聞知陳友亮領兵來攻，便縱馬提戈當先，出馬與那先鋒趙普勝戰到八十餘合，不分勝敗。天晚回兵，將及三更，恰有祝英領兵二十萬來接應，陳友諒便叫趙普勝攻東門，倪文俊攻南門，祝英攻北門，自統大兵攻西門，四面如蟻的重重裹來。余闕見西門勢頭更急，心知寡不敵衆，便督敢死士三千出城，與陳友諒對戰。從古說道好一人拚命，萬夫莫敵。那余闕到友諒陣中，奮起平生氣力，這些隨來的精勇，個個拚死殺來，真個是摧枯破朽，直撞橫冲，殺得友諒遠走二十里之地，正好追趕，恰聽得倪文俊攻破南門，余闕大驚，把頭回看，但見城內火燄冲天，便勒馬回兵來救。那友諒也騎馬追來，趙普勝祝文英殺入城中，元朝兵將俱各逃散。余闕獨馬單鎗，與賊死戰，身中了十餘鎗，路至清水塘邊，以刀自刎，死於塘內。其妻蔣氏及妾耶律氏，抱了

兒子德臣，女兒安安，外甥福童，皆在官署中投水而死。那余闕死時，年纔五十有六，著有五經，余氏註疏，至今學士遵爲指南，葬在南門外。後來太祖一統登基，特嘉其忠，立廟爲忠烈坊，歲時致祭，這也不贅。且說陳友諒，卽取了安慶，令旗將丁普郎鎮守，自領兵回到江州，朝見徐壽輝，備說安慶已取，留兵鎮守一節。壽輝大喜，正將賞功，只見倪文俊出班大叫曰：「攻取安慶，全是微臣之功，不干友諒之力。」壽輝變色，問曰：「怎見是卿之功？」文俊奏曰：「友諒攻打西門，被余闕領敢死之士三千，出城大戰，友諒奔走二十里外，臣率士卒奮勇先登，衆所見之，怎說是友諒的功績？」壽輝大怒，對友諒說道：「你爲元帥，不能對敵敗走，且欲冒領軍功，欲學晉時王渾乎？」友諒說道：「初時攻打四面，余闕只是固守城池，我們兵馬誰敢先登？後來余闕因臣攻西門勢急，只得引兵出戰，臣假作佯輸，哄他來趕，文俊方得領兵入城，設奇指示，皆臣之功。」壽輝便叱曰：「休得胡說！本當正以軍法，姑念汝之舊功，免死。」卽刻令左右拘拿印綬，不許與聞軍國事情。友諒此是真個無處遮羞，退出朝堂，閒住在家，甚是惱恨。原有張定邊、陳英傑與友諒相善，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其人向來彼此依附，往來極密的。一日，友諒接兩人到家，說：「壽輝昔日斬黃起義，今日據有荆襄，坐享富貴，皆出我萬死一生之力，今一旦削我兵權，安置私第，真是無義之徒，令人可惱！」定邊對說：「事有何難？今宅中家兵有五百餘人，明朝可令暗藏利器，伏於朝外，只喚二人帶劍隨行，元帥佯言上殿奏事，壽輝必無所備，元帥便可挺劍行事，我二人乘機殺了倪文俊，便號令滿朝文武，事可頃刻而成。」友諒大喜，說道：「若得事成，富貴同之。」二人別去不題。友諒便令家兵準備器械，次日早晨，友諒便把家兵五百暗暗的圍散伏於朝門之外，只引力士二人跟隨，依班行禮畢，便挺身上殿，說道：「昔日斬黃起義，直到今朝，無限大功，皆我一身死力成事，今日何得忘我之功勞，奪了我的兵印？」壽輝聞言大怒，喝令左右擒獲斬之。友諒乘勢便把劍砍了壽輝，倪文俊

急奪武士鐵搥，還擊友諒，早被張定邊在後一劍殺死。遂同陳英傑按劍高叫曰：「徐壽輝不仁不義，不足爲王。陳元帥文武蓋世，才德兼全，我等宜共立爲帝，享有大寶，倘有不服者，以文俊爲例。」羣臣那個敢再作聲？那張定邊卽令打去了壽輝文俊尸首，率羣臣下殿呼拜萬歲。友諒說道：「今日非我忍爲此不仁之事，但壽輝負我恩德，吾故仗義行誅。今張元帥扶我爲主，卿等俱宜協力同心，輔成大事，所有富貴，我當照功行賞。」羣臣聽命。當日友諒立妻楊氏爲皇后，長子陳理爲太子，以楊從政爲大丞相，張定邊爲江國公，兼掌兵馬大元帥，陳英傑爲武國公，趙普勝爲勇德侯，各兼平章政事。胡美祝英康泰三人守淇郡，建都江州，國號漢，預詔所屬州郡退朝回宮不題。却說陳友諒原是沔陽人，漁家之子，大來做個縣吏，嫌出身不大，因棄去了職業，學些棍棒，會徐壽輝兵起，便慨然從之，嘗爲倪文俊所辱，後來領兵爲元帥，與倪文俊爭功，便殺了壽輝，害了文俊，自稱爲漢帝，此是正是。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初旬的事。次日設朝，勇德侯趙普勝出班奏道：「今有池州地界，實爲我國藩籬，近被金陵竊據，我國未可安枕，望我王起兵攻之。」友諒准奏，卽令普勝爲元帥，率兵五萬，攻打池州，擇日起兵。友諒對普勝說道：「金陵人多智勇，勢難取勝，可揚言攻取通州，使其無備，庶可一鼓而下。」普勝領命，因率兵從南路來寇池州，不一日到城下安營，朱兵鎮守池州，却是張德勝、趙忠二人，聞得漢兵猝至，便議道：「此明是襲我無備耳。」趙忠說道：「元帥可令兵堅守，我當領兵對敵。」次早率兵一千出戰，趙忠奮勇先馳，部卒都死力爭赴，賊衆大敗，趙忠乘勢追逐，約有五十餘里，忽馬仆被賊兵捉去，陣上劉友仁急急來救時，又被賊兵萬弩俱發，當心一箭先死於陣中。那普勝便引兵周圍困了池州，攻打甚急，張德勝在城上，把那飛弩石炮擲將下來，賊兵雖中傷，然衆寡莫禦，正沒理處，只見正西角上一枝人馬飛奔趕來，擺來陣勢，德勝把眼細看，恰是俞通海取了黃橋通州一路，得勝回的兵來援，那通海水陸並馳，士卒敢勇，普勝只

得棗州而遁，通海也因陞了簽書樞密院事，便與張德勝叙了些心事，即日向金陵而回。且普勝途中聞知俞通海兵已回去，仍復引兵前來攻打，張德勝出兵對敵，普勝敗走，德勝飛奔來追，不知普勝放一枝箭，正中右腿，德勝負痛奔回，四下裏被普勝緊緊圍住，却有養子張興祖對德勝商議說道：「如此重圍，急須金陵處求救，方可解脫。不然，恐糧草不支，是爲釜中魚矣。」德勝說道：「這般鐵桶，誰能出去？」興祖說道：「今夜一更，父親可選精銳兵三百兒當捨命前往。」德勝大喜，依計寫了奏章，至夜付了興祖，領兵沖出而去。果然殺透了重圍，普勝因見他所部軍卒甚是驍勇，也不敢十分來趕，此行却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太平城花雲死節

劉基拜帥取金印

鹿塞戈鋌血未乾，漢胡烽火報長安；縱擒逆衆先開幕，誰道英雄已淚彈。
明月慢將青羽動，悲風轉與早鴉寒；一靈莫訝功難遂，多少才官倚劍看。

那張興祖領了三百鐵騎，連夜透出重圍，離了池州地面，那裏曉起夜眠，渾忘飢餐與喝飲，在路方得一日兩夜，已至潛山地界，正遇常遇春領兵巡行，興祖具訴危困的事情，遇春說道：「我已知之，特來相救。」因對興祖說道：「吾聞汝有智勇，汝須如此先行。」興祖受計去訖，便令郭英俞通海朱亨祖康茂才前去四下埋伏，次日興祖過了九華山徑到池州，與普勝對陣迎敵，普勝便來迎戰，未及數合，興祖勒馬就走，普勝料無伏兵，乘勢趕來，約及五十餘里，日已將西，恰到九華山谷，興祖便把馬轉入谷中，普勝心中想道：「這黃頭孺兒，好不是送死麼？」到了谷中，怕他走到那裏，遂縱馬正趕得緊，只聽得一聲炮響，兩崖上木石箭弩銃炮如飛蝗雲集的下來，普勝急待回轉，那一處兵馬，旌旗蔽日，塵土遮天，恰是常遇春旗號，只得挺鎗來戰，未及數

合，遇春把旗旛招動，遂有郭英、右有俞通海、廖永忠，前面有朱亮祖、趙庸，後邊有康茂才、張興祖，四面夾攻，賊衆大敗，斬二萬餘人，活擒的也有五千餘人。普勝單人匹馬，躲在茂林中，次早收拾殘兵，止有一千餘人，低頭嘆曰：『今日折兵敗北，有何面目去見漢王？况漢王立心猜疑，若是回去，彼必不容，不如且走漢陽，使人求救，然後計議。』便使人詣友諒處奏知，陳友諒大怒，正急得欲喚取殿前刑官械送普勝回新取決，張定邊輕聲上奏曰：『普勝奸詐多端，膂力出衆，今駐兵求援，是觀陛下何意耳？若以怒激，他必引兵投降別處，是又生一敵也。主公常以好言語慰之耳。』友諒允奏，因遣人到普勝帳前，說曰：『元帥之功，吾已素知，必欲即日率兵親征，元帥可以來會。』普勝得報大喜，便率兵馳會江州，友諒見了普勝，大喝道：『敗兵折將，罪將歸誰？左右推出斬訖報來。』普勝悔恨無及，普勝既殺了陳友諒，因對衆人說道：『池州之仇，決當親征報復。』因令太子陳理守國，以張定邊爲先鋒，陳英傑爲副將，張強爲參謀，選精兵三十萬，戰船五十隻，刻日離江州，水陸並行，向池州進發。不一日來至采石磯，太平府守將却是花雲，都督朱文遜，簽事許瑗，更深夜靜，不提防漢兵直抵磯下，鼓噪而前，驚惶無措。花雲、朱文遜急急忙忙引兵出迎，力戰不利，便奔回太平。友諒便乘勢追至城下，四面緊困，花雲與王鼎、朱文遜分兵拒守。是月十九日，賊將陳英傑舟泊城南，士卒綽舟攀尾而上，那王鼎百計力拒，可恨漢兵強威難支，且戰且罵，中鎗而死。陳友諒兵奔殺入城，花雲聞西南城陷，急回，朱文遜來救，却遇張定邊、陳英傑、張強三人一齊逼攻，雲等力不能支，都被鈎索縛住。花雲妻聞夫被擒，便把夫三歲兒子花煒，拜辭了家廟，對衆人說道：『吾夫忠義，必死賊手，吾豈可一身獨存？花氏止此一兒，汝等宜善視之，勿令絕嗣。』言畢投水而死。侍女孫氏大哭，徑抱了花煒逃難去了不題。且說友諒直進城，登堂上，定邊擁兩將來，到塔前，友諒吩咐先將朱文遜斬訖，朝着花雲說道：『你還欲生乎？欲死乎？』花雲對天叫道：『城陷身亡，古

之常事，你這弑君之賊，誰貪你的富貴，還欲多言。今賊縛我，若我主知之，必砍汝爲肉脰。言罷，大喝一聲，把身一跳，那些麻繩盡皆掙斷，奪了塔下人手中的刀，便向前來，又殺了五六人。張定邊等一齊奮力拿住，友諒便令縛在廳牆之上，着衆軍亂箭射之。花雲至死罵不絕口。是年方得三十九歲。友諒傳令安營，夜至三更，在帳中寢睡不安，只見陰風透骨，冷氣侵人，恍惚中忽聽得兩個人自遠而近，漸漸前來。高聲說道：「友諒，友諒，你這逆賊，快快償我命來。」友諒近前一看，恰是朱文遜與花雲，各帶死傷，纏住友諒不放。友諒大驚，極力掙脫，却欲迴避，早被花雲一箭，正中着左邊眼睛，貫腦而倒，大叫一聲，醒來乃是一夢。友諒自知不祥，次日早對諸將說，心中正是悶悶不樂，忽報張士誠統兵十五萬來取金陵，現在攻打常州。張定邊進來奏說：「此乃上天假陛下取金陵之便也，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陛下但默觀動靜，若士誠克了常州，乘興而進，則金陵必危。東南之患，我兵乘虛徑入金陵，唾手可得矣。今卽遣一使，前往吳國通和，然後會同共發兵，必成大事。」友諒大喜，遂喚中軍參謀王若水，領了健卒數人，前往蘇州進發，行有三百餘里，忽見當先一隊人馬，爲首一將高叫：「來者何人？」若水對曰：「我乃漢王駕下參謀王若水，使吳通，敢望乞借路。」那將軍大怒，近前大喝一聲，竟把若水捉住，王若水連聲叫道：「將軍饒命，將軍饒命。」那將軍說道：「我與湯和元帥鎮守常州，因不曾與那友諒逆賊交鋒，怎麼你們悄悄地犯我太平，把我花朱二將亂箭射死，今又來與那士誠通好，合兵來攻我們，我華雲龍將軍，天下聞名，誰人不曉，你却要我假道，且同你去見主公，便作區處。原來湯和因士誠困打常州，特着華雲龍引五百人衝陣，往金陵求援，恰遇着王若水，便捉了解送金陵不題。且說探子打聽實情，報與太祖，太祖悉知了底裏，就集衆將商議說：「我兵雖有大兵三十萬，胡大海等鎮守湖廣，分去了五萬，耿炳文等守江陰，分去了五萬，常遇春救援池州，又分去了五萬，今在帳下，不過十萬有餘，彼漢兵三十萬，吳兵十

五萬合謀來攻，如何抵敵？俞廷玉說道：「友諒說兵書水戰，深入我境，金陵必危，不若且降，再圖後計。」趙德勝說道：「不可！不可！主公德被四方，名高天下，豈可稱臣逆賊？今鍾山險阻，夜觀天象，旺氣正盛，不若權奔鍾山，且爲固守，再從別議。」薛顯上前說道：「此亦不可，金陵根本重地，若棄而爲賊，有豈可輕易復得？是與宋時帝昺航海無異也。今城中尚有強兵十餘萬人，同心協力，戰未必不勝，豈可議降議遷？」衆論紛紛，莫知所定。旁有劉基笑而不言。太祖便問：「先生何獨默然？」劉基說：「斬議降議遷鍾山的，然後賊可破矣。古云：『後舉者勝，宜伏兵示隙以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正在此際。」太祖聞言，喜道：「先生真不在臥龍之下。」卽日取金印拜爲軍師。劉基力辭不受。太祖說：「不可如此，方今蒼生無主，賊子猖狂，金陵危在旦夕，正賴先生出奇調度，何爲固推？」劉基方肯受命，恰好華雲龍入見，備說張士誠分路三路攻打，呂珍引兵五萬困江陰，李伯昇引兵五萬困長興，張士誠引兵五萬困常州，特奉湯元帥之命，回來求救。兵太祖乃曰：「我已遣徐元帥將兵往救，想此時也到了。」雲龍又備說途中遇着王若水事，太祖大怒，令武士推若水出帳，斬之。便喚指揮康茂才入帳聽令，不一會茂才向前領旨。太祖對茂才說：「陳友諒將寇金陵，吾意必其速也，向聞汝與友諒稱爲舊交，可修書一封，遣人詐降約爲內應，令彼分兵三道而來，倘得勝時，當列爾功爲第一。」茂才便舉養子康玉，向會服事友諒，令彼費書前往，彼必不疑。太祖大喜，乃命依計而行。茂才領命而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康茂才夜換橋梁 陳友諒破船逃走

帳中杯酒且相歡，指顧山川陣裏看；飛檄大江申王氣，談兵幕府羨儒官。

天迴睥睨征帆出，潮起魚龍金甲寒。共羨帷中多妙算，彩雲隨日滿長安。

那康茂才領了太祖軍令，即到本帳修起一封書來，付與康玉，叫他小心前去不題。却說李善長見太祖如此傳令，便問道：「人皆以寇來爲憂，今反誘其早至，却是爲何？」太祖說道：「大凡禦敵，促則變，小久則患深。倘二賊合併來攻，吾決難支。今如此計誘他，友諒必貪得，連夜前來，我自有的計破之。士誠聞風，胆落矣。」善長極口稱妙，再說康玉贊了書，徑到友諒營前，見了守營士卒，備細說有密事，奏漢王守卒報知友諒，陳友諒認得是康玉，便驚問道：「你今隨爾主在金陵，今竟到來，欲報何事？」康玉不說，假爲左右顧盼之狀，友諒知他意思，即令諸人退出帳外，止留張定邊、陳英傑二人在旁。康玉見人已退，遂在懷中取書，遞與友諒，友諒拆開讀曰：

負非康茂才頓首，奉啓漢王殿下。嘗思昔日之恩，難忘頃刻；今聞師取金陵，雖金陵有兵三十萬，然諸將分兵各處鎮守，已去十分之八，城中所存僅萬半屬老羸，人人震恐，今主公令臣據守東北門，江東大橋，乞殿下乘此虛空，即晚親來攻取，當獻門以報先年恩德。倘遲日常遇春胡大海等兵回，勢難得手。特此奉聞，千萬台照！

友諒見書大喜，便問道：「江東橋是木是石？」康玉說：「是木的。」友諒聞言又道：「你可即回報與大人，吾今夜領兵到橋邊，以呼老康爲號，萬勿有悞。事成之日，富貴同之。」因賞康玉金銀各一大錠，康玉叩頭而歸。張定邊奏曰：「此書莫非有詐麼？」友諒說道：「茂才與我道義至交，必無有詐。今夜止留陳英傑守營，卿等當隨孤領兵二十萬，潛取金陵。」吩咐已定，只待晚來行事。且說康玉回見太祖，具言前事。太祖拍手說道：「他已入吾掌矣。」李善長進奏曰：「此事尙未萬全，若友諒引三十萬精銳，逕過江東橋，來攻清德門，亦

是危事；據臣愚見，不若將橋砌換鐵石，使友諒到此，頓起疑心，不敢前進。又於橋西設一空寨，他望見營寨，必然來劫，及至寨中，一無所有，令彼驚疑奔潰，然後四圍用火攻擊，可得全勝。」太祖大喜，即令李善長如法佈置，仍遣軍師劉基調遣。劉基便登將臺，把五方旗號按方運動，發了三聲號砲，擂了三通鼓。諸將都到臺下聽令。劉基傳下鈞旨，說：「今夜斷殺，不比等閒，助主公混一中原，只在此舉。廓清妖穢，踏平山海，打這腳樁，你等顯親揚名，封妻蔭子，帶礪山河，也俱在今日。施展手段，稍不小心，有違軍令，決當斬首不饒。」諸將一一跪說：「願領鈞旨。」劉基便令馮勝、馮國用、丁德興、趙德勝四將領兵三千，埋伏江東橋，據虎口城，諸處險隘，只等待友諒陣中馬亂，便用神鎗、硬弩、火炮等物，一齊擊殺，任他奔走，不得阻攔。只在他後邊追趕去，再令華高、趙良臣、茅成、孫興祖、顧時、陸仲亨、王志、鄭遇春、薛顯、周德興、吳復、金朝興十二員將佐領兵二萬，在正東處埋伏。西對龍江，漢兵若敗，他必沿江北走，便可率兵從東攻殺，又令鄧愈領兵三千，待友諒兵來，便去劫他老營，截他歸路，又令李文忠領兵二萬，即刻抄龍江，直入大洋，將漢江所有船隻，盡行拘掠，止留破船三百隻於江南邊，待他敗兵奔渡。太祖聽令，便在臺下稱說：「此舉宜令片甲不存，軍師何以留船與渡？」劉基說道：「兵法有云：一陷之死地，必有生路。」昔日項羽渡河，破釜沈舟，以破章邯；韓信背水列陣，以破趙軍，俱是此法。倘漢軍三十萬逃奔采石，無船可渡，彼必還兵死戰，勝敗又未可知，惟留此破船，待他爭先逃渡，若至江心，我軍奮力追趕，破船十無一存，始為全勝。」分撥已定，話將各自聽令行事不題。却說陳友諒親督元帥張廷邊，及精銳兵二十萬，待到西牌時候，都向金陵進發，偃旗息鼓，倍道而行。將及半夜，方到江東橋，友諒便問橋如何，只聽得哨報說：「是鐵石造成的。」友諒驚說：「康玉分明說木頭的，如何反是鐵石，可再探到前面，還有木橋否？」那哨子上前探看良久，回報道：「此橋長二十步，盡是鐵石瓦砌成，上前去探，更無木橋。」友諒心疑，便

自領兵前行數百餘步，只見營鼓頻敲，友諒喜曰：「此必茂才紮下營寨，即令張志雄領兵前往，密呼老康，以爲內應。」誰想志雄前至寨口，隔欄遙望，營中並無一個士卒，止有懸羊駕犬，擊鼓如雷，領兵急回阻住，備說前事，不可前往，必有伏兵在彼，勿墮奸計。友諒大驚，說道：「吾被茂才誘矣！」一下急回，兵北走，衆軍胆碎心驚，奔潰爭先，看官看到此想說：若是陳友諒果有智量，且按兵不動，列陣先迎，雖有伏兵，見如此強盛，也決不敢輕犯。誰知智不及此，只是鼠竄狼奔，那裏擋得住！此時正值暑熱，太祖穿着紫衣，張着黃羅傘蓋，與軍師登城坐敵樓中，細細而望，衆將見友諒兵馬奔潰，渴欲出戰，軍師且下令說：「烈日雖昇，大雨立至，諸將且宜飽餐，當乘雨而擊之。」說話未完，果然風雨蔽天而來，太祖便擊鼓爲號，只聽得信炮震天，伏兵並起，馮勝、馮國用、趙德勝、丁德興四將把那火器追擊，驅兵殺來，友諒軍中惟有各逃性命，人上踏人的逃走。張定邊見事危急，高叫三軍休恐，當併力殺出，這些軍士那裏聽令，四將也分兵兩翼而攻，容賊兵奪路而走，只是隨後追殺。友諒急奔走本營，那本營被鄧愈殺入，四圍放火，黑燄迷天，十萬之師，都皆逃散，友諒領了殘兵，只得沿江岸邊奔走，正行之際，當先一路截住，爲首一員大將，正是康茂才，高叫友諒可速來，老康等候多時了。」友諒聽了大怒而罵，便叫衆將中若能擒得此賊，富貴同之。張定邊拍馬迎之，茂才橫鎗抵住，便從中大叫：「麾軍奮擊，定邊力不能支，勒馬轉走，茂才乘勝追來，活縛將士共二萬餘人。」張志雄、梁鉉、俞國興解甲投降。陳友諒引兵潰圍北走，約有二、三餘里，忽見旌旗蓋天，四、五金鼓齊鳴，當先立着華高、趙良臣、茅成、孫興祖等十二員大將，從東驅兵掩殺過來，陳友諒不敢戀戰，遂與張定邊斜刺殺出，恰遇李文忠，前通淵等拘友諒戰船方回，路至慈湖，又是一番鏖戰，擒得伏虎將張世芳、陳玉等五人，此時友諒軍人已死大半，約有七萬有零，沿岸奔走，自想到江，再作區處，那想到江一望，樓船戰艦，十無一全，訪問舟中人說：「李文忠率精銳焚掠殆盡。」友諒

仰天挺胸忿叫說：『早不聽張公之言，竟至於此。』腰間拔出寶劍，將要自刎，那定邊忙來抱住，勸說道：『古來聖人俱遭顛沛，臣願陛下忍一時之小忿，圖後日之大功，未爲晚也。』友諒只得上馬再行，料得來路已遠，再無伏兵，庶可從容而行。那知采石磯邊紮住大營，正是常遇春沐英郭子興廖永忠朱亮祖俞通海張德勝倍道從僻路在此阻截，殺得友諒單騎而奔，恰又遇着薛顯的兵大殺一陣，活捉了賊將僧家奴等一十五人，止有張德勝深入賊陣，面中流矢而死。友諒慌忙同張定邊逃走，幸得陳英傑領殘兵亦至采石，合兵一處，正見破船二三百隻，泊在江岸。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不惹庵太祖留句 朱太祖金陵登位

聞說金陵名智士，善能談笑解重圍；采石磯頭愁蔽日，鍾山頂上瑞呈輝。
寒鴻漸瀝還江口，列宿徘徊摧紫微；漢陽到處春光好，惹得龍泉舊日揮。

却說陳友諒同張定邊逃竄，幸得陳英傑領了殘兵，亦到采石磯，合做一處，只見破船二三百隻，泊在岸邊。友諒且憂且喜，我還有一線之路，那些軍士爭先而渡，不一時常遇春等將，一時趕殺將到，硬弩強弓噴筒鳥鎗飛也打將過來，比到江心，這些破船一半沈沒，常遇春鳴金收軍，共計斬首一十四萬二千餘級，生擒二萬八千七百餘人，所獲輜重，草草盪甲金鼓兵器牛羊馬匹，不可勝數。復取了太平城，引兵回到金陵，恰好徐達同華雲龍率兵去救常州，與士誠連戰得勝，士誠見勢頭不好，便退兵攻打江陰，徐達等隨救江陰，止在交兵，忽報友諒大敗虧輸，士誠心胆俱碎，連夜奔潰，回蘇州去了。徐達等也班師回到金陵。太祖不勝之喜，相與設筵慶賀，諸將各論功陞賞。此時已是暮秋天氣，太祖營中無事，吩咐李善長及翰林院都各做起文書，分馳

各鎮守將吏俱宜診開修造兵器練習部下士卒至於牧民州府俱要小心撫安百姓秋收之後及時播種麥豆栽桑插竹盡力田畝毋得擾害民生以養天和至於遠近稅糧俱因兵戈擾攘以此蠲免所有罪過人犯除是十惡難赦的俱各放釋還家並不許連累妻子文書一到大家小戶那個不以手加額祝讚昇平天下這也不必贅題忽一日太祖心下轉道：『太平府地界近爲僞漢友諒所陷至今百姓未知生理如何』便帶了十來個知心將佐潛出府中私行打探却到一個庵院住宿把眼一看匾額上寫着不惹庵迅步走將進去只見一個老僧問道：『客官何來尊居何處』太祖也不來應那老僧又問說：『尊官何以不說居處姓名莫不是做些什麼歹事』太祖見東問桌上有筆硯在上便題詩一首。

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只顧饒饒問姓名。

寫完就走恰有一個癡狂的瘋子一步步也走進來替那小沙彌們一齊爭飯吃太祖近前一看却就是周顛太祖因問說道：『你這幾時在何處不來見我』他見了太祖佯痴作舞口叫告太平一會便場場的只是拜在庵中石砌甬道上把手畫一個箍圈到了太祖說：『你打個一桶』太祖一向心知他的靈異便叫隨行的一二人扯了他竟出庵來把馬匹與他坐了徑回金陵而去那周顛日日也在帳中閒耍太祖也不十分理論只見一日他突然的說曰：『主公你見張三丰與冷謙麼』太祖也不答應他也不再煩誰想滿城中畫鼓齊敲紅燈高掛早報道元至正二十一年歲次辛丑元旦而太祖三更時分拜了天地神明宗廟社稷與文武百官宴賞却有劉基上一通表章道：

伏維殿下仁著萬方德施四海如風霜之並震如雨露之咸沾竊念僞漢陳友諒盜國弑君乃糾僞吳張士誠殘害善良如茲惡逆不共戴天望統熊虎之師掃清妖孽之寇先侵左患後劫右殃况觀天時

有全勝之機，惟賴宸衷，奮神威之用，冒瀆威嚴，不勝惶恐！謹拜表以聞。

太祖看了表章，對劉基說道：「所言正合吾意。」因命徐達掌中軍，爲大元帥，常遇春左副元帥，鄧愈右副元帥，郭英爲前部先鋒，沐英爲後五軍都督，點使趙德勝統前軍，廖永忠統後軍，馮國用統左軍，馮勝統右軍。其餘將帥，俞通海、丁德興、華高、趙良臣、茅成孫、興祖、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華雲、龍顧、時亮、祖陳、德費、聚、王志、鄭遇春、康茂才、趙繼祖、張興祖、薛顯、俞通源、俞通淵、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士、弼、葉琛等，皆隨駕親征。調用，止留丞相李善長、軍師劉基、學士宋濂等，率領後軍，鎮守金陵，擇日大軍進發。劉基等羣臣餞送，隨對太祖說道：「此行逕逆大江而上，從安慶水道，越小孤山，直抵江州，以襲友諒之不備。彼若迎戰，我當卽發陸兵圍之。彼若敗走，向江西而奔，主公不必追襲，惟盡收江西諸郡，然後取之未遲。」太祖說：「軍師所論最是，孤不敢忘。」宋濂因仿魚家傲一闕，以餞詞曰：

紅日光輝萬物秀，清風披拂乾坤畫，英雄豪氣凌雲透，好抖擻，長驅虎士除長寇。聖明誅亂將民救，至德仁心天地厚，旌旗指處羣雄朽，須進酒，玉塔進獻南山壽。

太祖大喜，卽命李善長草記其事，刻時起兵，劉基等送至江岸而別，自去不題。太祖不日兵至采石磯，令軍士登舟逆流而上，太祖見江水澄清，洪波巨浪，風帆如箭，乃作江流賦以遣懷，命葉琛筆記。賦曰：

長江蕩蕩，綠水悠悠，舉目遙觀，共長天而一色，低頭近覷，同紅日以爭光。岸邊綠葦，滴溜溜風擺旌旗，堤下青蒲，孤零零露依劍刃。白蘋洲上，有一攢白沙鷗，紅蓼灘前，有一往一來紅足雁。中間富貴，飄飄荷葉弄青錢，內裏繁華，展展蓮花傾玉露。霽雪中間，沸沸化龍金魚睛，波內骨喇喇通聖玄龜遙，祝千秋，總三臺之職，遠尊大海位，太宰之權，東南形勢，爲吳越之藩籬，西北胸襟，誰保障之楚淮，晉殘

東渡能隨五馬化爲龍，漢末南爭善使三雄決二虎，到春來暖融融，鴈浴魚翻，到夏來善森森，菱生荷放，秋葉逐紅隨浪走，冬水映白趁波流。東去西來萬里長，滔滔不盡古今忙。流水亦流入海，浪翻翻浪浪翻江。鴛荷荷碧烟罩，紫花花紫紫雲盤，白鷗鷗白白鷗波，紅蓼蓼紅紅蓼灘。採蓮蓮採蓮去，行掉掉行行掉還，烟樹生烟烟繞樹，渡船來渡渡人船，汨汨無邊寒浴日，茫茫四際到青山。番鐵騎騰長浪，數次金戈照急瀾。嗟哉跨江欲會田獵曹瞞，厄乎涉水爭渡投鞭符堅，炎炎縱火緝公瑾，帶帶驅兵讚謝玄，英雄揮淚傷時往，豪傑持戈惜日前。土濬乘威焚鐵鎖，祖生慷慨叩舡舫。賦猶未已，俄報兵至安慶，太祖因留郭英鄧愈分兵一萬，攻取安慶，自率大兵巡過鄱陽湖口，前至小孤山，有一員大將：

身長八尺，闊面長鬚，一雙隱豹的瞳人，兩道臥蠶的眉子，不激不隨，又似化成王，又似閻羅王。能強能弱，既如佩着革，又如佩着弦，提起青龍偃月刀，晃晃煌煌，掃盡寰中妖孽，跨着赤兔馬，追風騰騰烈烈，拓平海內山川，真是人世奇男，原說天邊靈宿。

這個將軍，你道是誰，就是陳友諒，授他做前將軍，平章指揮使，姓傅，雙名友德的，便是。當初祖上住在宿州，後來移居穎州，今又徙錫山，傅善人的兒子，他祖上自來好善，施行陰德，一日問門首，忽有一個道人，渾身遍體都是金箔，裝成光彩，哄動了一街兩岸的人，都來看他，傅善人也走出來看看，便問：「師父何來？尊名大號？」一求教。那道人說：「我貧道兩腳踏地，雙手擎天，大千世界，那個不是這廬，方今從山西平陽地方過來，族姓張，人都稱我爲張金箔。」這善人又問說：「怎麼稱師父爲金箔？此其中必有緣故。」那道人又笑了一聲，便道：「你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便脫下了衲褂，叫喚衆人說：「你們午間如若未有米飯的，日

午未有柴燒的，家中或有老友老母幼女穉男沒有財物結果的，或有官私橫事沒有使費的，都走到我身邊來，揭金箔取些用用也使得。」仔細看完了一遍，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張金箔法顯街坊 徐達械囚車見主

一時靈宿誕生齋，都向金甌名字題舞劍山前騰虎氣，揮鞭海外捲虹霓。
喜看良將歸真主，笑却奸雄過武溪。江漢至今春自在，誰解當年費鼓鼙。

那張金箔叫喚人間，若沒有錢鈔使用，無可奈何的，便到我身邊來，揭取些金箔去用用也得。只見那些人一個也不動手來取，那道人又喚道：「還有東來西去，一時沒了解纏的，貧窮落苦，一時病死沒有葬費的，都可來取些用用。」又叫道：「如有希奇古怪，百計難醫的病症，也可取些去吃，包得你們都好。」如此叫喊了三四遍，那些人都來在他臉上的，或身上的，或腿上的，都去揭取金箔下來，也有重三分的，也有重半分的，也有重一錢的，揭了去，也不見有些疤痕，仍舊見有金箔生將出來。這些人把金箔放在火中一煎，恰是十成的寶貝，真正好去買賣東西，做正果實用。那善人便向前問道：「師父你的功德，真是無量，但不知緣何有厚有薄，不同的分量？」那張金箔又道：「這是我因物平分，稱他的行事給付，與他的。孔子也曾說：『周急不繼富。』怎麼可濫予他？」傳善人便說：「請師父到我家素齋。」那道人說：「我也要到你家中一看要子。」這些街上人來取金的，成千成萬，一會兒也都去了。那道人穿了衲褂，便同善人走入家裏來，從袖中取出一個小鳥兒，鴉鴉的叫，對善人說道：「這是畢月烏精！我聞你家良善，今日遠遠的特送與你，晚來自分曉，公可收取在臥房床帳之內。」善人接了上手，好好走進的臥房，把鳥兒收着帳子內，正好走得出來，見這

些取金箔的人，拈香點燭，一齊擁將進來，說：「我們二三十年不好的病，吃這金子下去，沒有一個不好。」還有那揭去買菜糴米的，結果爺娘兒女的，給了官司的，殯送的都進來，把將椅子掇在廳前中心，衆人正好禮拜，一陣風過，那道人不見了。衆人說：「從來不見過有這樣神異！」各各散去不題。且說傅善人見各人各自回去，走進房中，對了婆婆，說了神異，便也同去看帳中烏兒，那烏兒馴馴伏伏，也不飛也不叫，停在帳竿柱上，一眼兒只看他夫妻兩個，他二人看了一會，說說笑笑，道：「不知這師父將他送與我們何意？」善人對說：「且到夜來再處。」轉過身到外邊吩咐司香的，燒佛前午香。只見丫環翠兒說：「外面錢太醫因院君將產着人送保生丹在此。」善人說：「可多多致謝他。」丫環便出去回復，不在話下。看看紅日西沉，銀蟾東起，不覺又是黃昏時分了。那院君身子甚是不安，却要上床來睡，誰想這烏兒不住的叫了兩聲，在帳內飛來飛去，忽然跌在簾上，骨碌碌的在簾邊滾做一團。那院君即把手捉他，一道清光，逕從口中直灌進去，喫了一驚，那烏更不知何處去了。將近半月，生下傅友德來，甚是奇偉，將及天明，那張金箔直到傅善人堂中叫曰：「恭喜不三十年，令郎自當輔佐真主，建立奇功。」遂別了自去。那友德長成，果然靈異不常，有詩讚：

有客雲霄意氣全，知天福蔭在心田；何須買卜君子宅，已有徵符金箔山。

畢月烏從玄冥合，丰神迥異世間賢；蟬蝶既具如龍劍，咫尺風雲自有緣。

那友德見元綱不正，便從山東李善之起兵，剽掠西蜀，後來李善之事敗，却下武昌，從了友諒。前日友諒爲朱兵敗於龍江，因使友德把守小孤山，他明知友諒所爲不正，特來投降，太祖見了，心中暗喜，便問道：「既爲漢將，何以復棄？」傅友德拜說：「良擒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昔陳平棄楚，叔寶投唐，皆有緣故。聞殿下神明英武，聖德寬宏，願竭駑駘，萬望不拒。」太祖便授帳前都指揮，即日領兵直抵九江，五里外安營不題。且

說友諒自龍江敗回，懊悔自家遠出的不是，因此只守原據地方，只道自不來惹人，人也不來惹他，只與諸姬嬪，每日在宮內飲酒歡歌的快樂。一聞天兵突到，以為從天而下，驚得魂不附體，悉召張定邊議論抵敵。定邊說道：『金陵將士足智多謀，前者三十萬兵馬入龍江，被他一鼓而敗，今孤城弱卒，怎能抵當？倘先困吾城，進退無路了，以今之計，不如暫幸武昌，以圖後舉。』友諒依計，即刻傳旨，令眷屬收拾細軟寶貝，輕裝入葦，命近臣今夜開北門，逕走武昌權避。次日太祖列陣，叫探子去下戰書，探子回報城門大開，城中父老皆出來迎伏道傍，說：『漢王昨夜挈官潛遁去了。』太祖大喜，便率將佐數員及文官幾人入城，按撫百姓，收獲友諒華蓋，日月旗傘等物，其餘軍卒並不許騷擾地方。次日留黃勝章盤鎮守，即統本部進至饒州，守將李曼庚開城十里外迎接，因把兵馬直趨南安府，守將王交任出城投降。太祖分撥葉琛趙繼祖守南昌，陶安陳定守饒州，陶安向前說道：『自從主公車駕往還，皆得朝夕依附，今承命守饒州，遂未能日侍主公顏色，奈何！』太祖說：『如此重地，非公不可撫理。』因作詩一首以贈陶安，詩曰：

匡廬古穴甚幽深，水怪無端益彭蠡；鱷魚因韓去岸遠，陶安鄱陽即治理。

陶安拜謝，自去料理府事。只見表章歐普祚龍泉彭時中吉安曾萬中等，俱獻表納款；又有康茂才前奉軍令引兵直下蘄黃，與國河陽黃梅瑞州等處，誰想各郡聞知大駕親征，沒一處不聞風而降。是日茂才領全兵而回，盡有江西之地也。進帳復命，太祖正在歡喜，却有探子報說：『南昌府原任漢將祝宗康太二人同謀殺了知府葉琛，守將趙繼祖，復據了城池，甚是利害無理。』太祖聞報大怒，便遣徐達鄧愈趙德勝等領兵一萬，即刻攻復臨行吩咐，不五日大隊人馬便到，爾等宜盡心征捕，毋得走了這賊。那徐達星夜兼程而往。不一日來到南昌四十里，把兵圍住，就佈起雲梯，頃刻間軍士奮勇上城，把祝宗康太二人捉住，落了囚車。次日太

祖恰好也統兵到來，徐達等出城迎接了，便解送囚犯到太祖面前。太祖吩咐軍中設祭，遙望葉趙二靈所葬之處，將祝宗、康太斬首致獻。因對諸將說：「南昌爲楚重鎮，又是西南屏藩，今得其地，是陳氏斷右臂，而士誠亦爲膽寒。」卽遣朱文正、鄧愈等鎮守南昌，自回金陵不題。且說原先太祖下了處州，有苗將賀德仁、李祐之投降。太祖因命耿炳文暫離長興，來此鎮守。後來長興一帶地方被士誠擾亂，便着孫炎知府事，以元帥朱文剛、王道童等協力撫治。耿炳文仍去鎮長興，那賀德仁、李祐之二人，每懷異心，只恐鎮守金華、胡大海來援，因是未敢動手，乃密交金華苗將劉震、蔣英、李福約定彼此各殺守臣，共據其地，以圖富貴。劉震等允許，便招集苗蠻數百，只乘空隙兒下手。適直二月初九，李祐之、賀德仁陰謀，乘元帥朱文剛與知府孫炎、王道童在衙設宴，暗率苗兵三千餘圍定，一聲鑼響，殺將進來。朱文剛卽提劍上馬接戰，大罵道：「國家何負汝，汝乃反耶？若不急降，砍汝萬段！」李祐之提鎗來戰，文剛連斷其槩，他見勢難抵敵，便把手招動，苗兵亂來攢住，文剛轉戰殺出，不提防賀德仁從後心一鎗，墜馬而死。王道童亦遇害。德仁便把孫炎夫妻二人幽拘在暗室中，逼他投伏。孫炎自思不久救兵便到，就哄他說：「倘若不殺我，卽成汝謀。」李祐之看他終是不屈的心事，因對賀德仁說：「到晚來再處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胡大海被刺殞命

神明送花緯見駕

倚仗長戈落曉霜，只今留得姓名揚。
水流江漢忠魂在，蓮長滿塘義骨香。
有壽莫愁英傑少，能生堪羨水雲孃。
死生天縱忠貞性，總是高岡鳳儀翔。

且說李祐之見孫炎終有不屈的光景，恐留着他反貽後患，約莫黃昏時候，將酒一斗，雁一隻，送與孫炎。

說：「以此與公永決！」孫炎拔劍割雁足來吃，且舉卮酌酒，仰天歎了數聲說：「大丈夫爲鼠輩所擒，不及一見明公，在此永決，然萬古之下，芳名自存，恨這賊奴天兵到來，凌遲碎割，但笑肉臭狗不吃他。」苗兵瞋目而視。孫炎飲酒自若，持劍在手，喝令士卒向前羅跪，即吩咐道：「我且死，這身上紫綺裘，乃主公所賜，不得毀亂。」遂自刎而死。其妻王氏亦與偕亡。賀德仁、李祐之因據有其城，千戶朱絢潛夜馳赴金華報知。胡大海大驚，急命劉震、蔣英、李福等點兵前去拿逆賊。那劉震向前說道：「此賊全仗標鎗，五帥往戰，須備弓箭纔好。」大海便欲入帳中披掛，以防標鎗，不想蔣英從背後趕上，把劍直刺透大海前心，一時而死。蔣英殺出，竟投賀德仁去了。適有大海長子胡德濟在諸將間變，便奔到李文忠帳前訴說前事。文忠即刻點兵追趕路至關谿，苗賊入城而走。德濟奮力直追，以報父仇。恰好追到一個去處，上臨星斗下闡深溪，劉震、蔣英、李福三賊見無去路，也冒死殺來。德濟眼前手落，一刀削去，把李福腰斬做兩段。劉震止待持鎗來刺，那刀頭一轉，把鎗頭砍將去了。德濟大叫：「賊奴休走！」劉震連人和馬，跌落深溪，被朱兵亂刀殺死。蔣英自知無用，連忙跌下馬來投降。德濟道：「殺我父親，你這賊子不殺你，等待何時？」也一刀砍下頭來，轉馬回報文忠。不題。却說千戶朱絢見劉震等三賊刺死胡大海，便獨馬奔出金華，仍潛身到處州地面，糾集向來所與將士，約有兵五六百人，來攻處州。那賀德仁、李祐之一齊殺出，被朱絢背城而戰，逕據了城門，不放二賊回城。那二賊只得奔走，劉山、朱絢吩咐將士百人守住四門，前領衆軍追殺德仁。且戰且走，恰巧巧爲馬所蹶，被軍士活捉了過來。李祐之以提了德仁，心下自愧鎗法自亂，急急落荒而逃。朱絢拈弓搭箭，正中祐之咽喉而死。收軍回城，把德仁斬首，號令差使報捷金陵。太祖聞報，深羨胡德濟爲父報仇，朱絢獨身恢復，實是難得，各令賞金百兩，銀五千兩，賞其勤。因命耿天璧鎮守處州，且對軍師劉基說道：「自隨我征戰以來，攻城守隘，死於國事者，皆忠義之

臣不可不封以獎勵將士。」卽喚工作局設廟於金陵城，塑耿再成、胡大海、廖永忠、張德勝、桑世傑、花雲、朱文遜、朱文剛、孫炎、葉琛、趙忠等像，論功追封，歲時祭祀不題。却說花雲之侍女孫氏，見主母邵氏身死，便抱了三歲孫兒花燁逃難，誰想被友諒部下百戶王元所擄，元見孫氏色美，強納爲妾，孫氏不從，必與此兒同被殺害，因不得已從之。後來友諒侵龍江，元往江州運糧，因挈孫氏與妻李氏同往，花兒晝夜啼哭，妻李氏甚惡之，欲寘之死。孫氏跪泣說曰：「萬望主母憐憫，勿殺妾當丟在草野之中，把人抱去，乃是夫人天地之德。」李氏聽了，吩咐抱去，可就來孫氏出門，抱至江邊，拜告了天地，說：「花雲是個忠義好漢，死節而亡，天如憐念忠魂，俾其有後，倘命或該絕，妾身當抱此兒，共赴江水，葬於魚鼈之腹。」言未了，只見蘆葦中簌簌的響，有一個人似漁翁打扮出來，備問其故。孫氏對他說知，嗟嘆不已，便說道：「我當爲你哺育此兒。」因引孫氏到家中，孫氏細細看了，所在認識了東西南北，在身中取出金環一隻、銀釧一隻，與漁翁說道：「此物權爲收養之資。後日相逢，當出環釧配合爲記。」再四叮嚀，洒淚而別，仍歸王元家中，服事正室李氏。至次年辛丑，太祖舉兵伐漢，友諒見勢大難敵，竟棄江州奔到武昌，王元亦帶軍前去，惟留妻與妾孫氏在家。孫氏聞太祖駐紮江州，因往漁家索此兒，以獻太祖，不意漁翁無子，且愛他聰明，決不肯還。孫氏只得歸去，號哭了七日七夜，因正妻李氏怒罵而止，復後往這漁家索之，湊巧漁家往江上捕魚，其妻亦送飯，反鎖此兒在屋子裏。孫氏見無人，撬開房門，竟負此兒而逃，奔至城中，誰想太祖大駕已去江州，孫氏進退無路，又恐漁翁追尋，只得向夜到江渚邊，深草內歇了一夜，次早出江口，買舟過江，又遇陳友諒南昌兵敗爭船而渡，造次中孫氏併花兒俱被捱落水，中孫氏落水，緊抱花兒不放，出沒浪波中，忽見水上有大木如圍一條溜將過來，孫氏大喜，遂挈兒攀木而坐，漂來漂去，條入一個蓮渚間，內外上下俱有荷葉遮蔽，孫氏與兒躲閃不出，因摘蓮子充飢，凡在淺渚大木上，

已經八日，得不死。孫氏默祈天神保護，時已夜半，忽聞岸上有人說話，孫氏高聲求救，只見月明中，一老翁駕了小船，行入渚中，細問來歷，因引孫氏并兒上船，問說：『你既是忠臣之裔，我當送至金陵，你勿驚慌。』孫氏與兒坐船內，耳邊但聞如暴風疾雨，眼裏只見這船或旋上頂，或涉江灘，頃刻之間，老者曰：『天色方明，金陵已到，我當送你進城。』進得城來，正遇着李善長路間判斷公事，吏人將此事報知，說：『有太平府花雲侍女抱小兒來見。』善長即便喚到面前，那老兒一一自說了一遍，善長嘆說奇異，就引孫氏等來見太祖，太祖把花燁坐在膝間，謂衆官曰：『我不意花將軍尙有此兒，真是將種。』因喚耆者入問名姓，并賜以金帛，老兒放開喉嚨，口念了四句道：

我是雷公之弟，能通神徹天地，怒追不孝不仁，喜救有仁有義。

一陣風過，竟不知何在。太祖道：『花將軍殉身報國，孫氏艱苦救兒，忠義一時，理宜神明廕庇。』詔封孫氏爲賢德夫人，花燁襲父都指揮之職，待年至十六歲，才任用，選給官房一所，與住，月支米祿優養，光陰無幾，又是元至正三十三年歲次癸卯三月天氣，那陳友諒逃至武昌，正是漢時的江夏，宋時的鄂州，建築宮闕，都城朝市宗廟，時當初夏，友諒視朝，諸文武百官，三呼拜舞禮畢，乃宣江國公張定邊向前問道：『金陵恃強侵我江西，此仇不可不復，寡人常日夜在心，前者下詔命公等招兵買馬，不知到今，共得幾何？』定邊對說：『主公雖失江西，而江北兩淮蘄黃等處地方，糧儲不少，卽今諸路年穀不登，人民饑饉，聞殿下招兵俱來就食，羣雄草寇來投伏者，計有六十萬餘人。』友諒又說：『軍兵雖足，這些盔甲器械舟船樓艦，恐未能悉備，停當。』定邊奏說：『臣同陳英傑百計經營，幸已周備了。』友諒又問說：『糧草得繼事麼？』定邊把手指計算了一番，說道：『以臣計料，也有一百三十餘萬，儘可支持。』友諒大喜，說：『既如此，便可發兵收復江西，并下金陵。』

以報前仇。言未畢，只見丞相楊從政出班啓奏：「若論此仇，不可不復，奈金陵君臣，智勇足備，不可輕敵，以臣愚昧，細思吳王張士誠，他與朱家人是不共之仇，且兼三吳糧多將衆，今主公既欲收復失地，并取金陵，臣有一計在此。」欲知此計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花雲妾義保兒郎 張虬飛錘取二將

藻井雕甍駐彩霞，安豐一失便無家。淒涼花月樓前舞，零落春風苑外花。

殘曙不留吳漢草，夕陽空映殿庭鴉。可憐河水滔滔遊，誰識人間有歲華。

却說丞相楊從政說道：「今主上欲收復江西，攻取白下，并取建康，莫若修一封書，遣一個能言之士，往吳國連和說以迎橫，使其憤怒發兵，與朱家作對，主公再令二人，一往浙東說方國珍，一往閩廣說陳有定，一同發兵攻打金陵，則朱兵必當東南之敵，主公然後統了大軍，前驅而進，那時取金陵，在反掌之間矣。」友諒聽了大喜，說道：「此計最妙。」遂遣邱士亨往蘇州，孫景莊往溫州，劉波往福建，刻日起程，正是春和景色，却有蝶戀花一首：

欲減羅衣寒未去，不捲珠簾，人在深深處。紅杏枝頭花幾許，啼痕正恨清明雨。盡日深沈香一縷，宿酒醒時，惱破春情緒。江水潺潺清可喜，紫燕黃鶯來狂語。

且說邱士亨，不日間已至姑蘇，竟到朝門外伺候，却有近臣奏知，因引他入見，士誠問了些閒話，便拆書觀看，念道：

寓武昌漢王陳友諒，書奉大吳王殿下。伏爲元綱不正，天下紛紜，必有英才，後成功業。茲有金陵朱某，竊

形勝之區，聚無籍之徒，侵吳四郡，奪我江西，心誠恨之！時圖恢復，伏乞念舊之好，共成其勢，兩力夾攻，必可瓦解，兩分其地，各復其仇，利莫大焉。特令小使會約，乞賜明旨，依期進兵，萬勿渝信。友諒頓拜。

士誠得書大喜，因對士亨說道：「孤受朱家之恥，日夜飲恨，力不能前，若得爾主同力來攻，孤之願也。」因重賞士亨，約期起兵，令之回國不題。次日士誠使同元帥李伯昇、御弟張士信、副帥貝珍、商議乘漢兵夾攻，即當親征，以復故土，只見丞相李伯昇進奏曰：「漢王從江下攻金陵，舟師甚便，我若先投其鋒，彼必與我相迎，那時漢兵乘虛而入，是於漢有益，於吳有損。以臣愚見，可先領兵從牛渚渡江，攻采石、太平、龍江等處，只約漢兵攻池州西路，則金陵之師必悉力以拒二敵，此時殿下統大兵乘虛直搗金陵，勢必攻破矣。」又說：「宋主韓林近處安豐，且分金陵之勢也。」士誠聽計說道：「極妙極妙。」遂宣李珍、張虬、李定、李甯四將領兵十萬，攻取安豐，自領大部人馬，竟向金陵進發。卿等宜戮力同心，攻復舊壤，平定宋地，并取金陵，遂有淮東俱當割地封王，以酬功勳。四人領命，竟取路望安豐而來。宋主韓林聞說吳兵驟至，大驚，急請劉福通計議。福通說道：「主上勿憂。」便引羅文素、郁文盛、王顯忠、韓咬兒、率兵二萬迎敵。吳兵陣上早有張虬領兵一萬到城下搦戰。這邊羅文素等四將力戰張虬，張虬力不少怯，鬪上四十餘合，却說羅文素、郁文盛二將並馬轉過東來，那張虬一錘飛去，連中二人而門都翻身下馬，被亂箭射死。韓咬兒見勢不好，持鞭趕來，張虬一轉過一錘把他腦蓋打得粉碎。王顯忠急要逃走，張虬縱馬奔到大喝道：「休走！」輕舒猿臂，把顯忠活捉了，在馬上劉福通因此棄陣逃回。吳兵擁殺過來，十亡八九。韓林傳命堅閉城門，再處便同福通商議，說道：「吾聞金陵朱公兵強軍勇，仁義存心，若往彼處求救，必不見拒。」便修表遣太尉汪全從水關浮出抄河路十五里，方得上岸。星夜奔赴金陵，果然好個王都氣概，曾有古輪台一篇，再讚好處。

韶華色鮮妍，難據又難言。江翻玉浪如匹練，素蟾舒展見虎踞龍盤翠。微開螺髻雙懸，有多少五陵才俊，裘馬翻翻耐不住。在花柳前，瑞靄中人真好個宸宗畿甸。西枕衡華，東臨淮泗，長江天塹，處處酒旗翻清懷遠，夕陽烟裏笑歌填。

正值太祖陞殿，早有近臣上前啓說：「北宋韓林有使到此。」太祖召見了，便拆書來看道：

北宋王韓林頓首再拜上，金陵吳國公朱殿下。麾下切念我公威震海內，德薄四方，林本欲助手足之形，佐張皇之勢，奈因奸黨阻梗，今漢賊窺伺江西，吳寇攻擾安豐，望驅一旅之師，以解倒懸之急。林雖無用，亦當圖報，勢在旦夕，懸拜垂仁不宣。

太祖看書畢，便令汪全館驛筵宴，遂對衆將道：「今吳困安豐，韓林求救，此事如何？」軍師劉基說道：「此正士誠假途滅虢之計，欲圖我金陵耳。安豐是淮西藩蔽，若有疎失，則淮西不安，彼得淮西，必取江南。漢兵又從江西來夾攻，則我有分爭之禍矣。」太祖聽得，細思了一會，便問：「似此奈何？」劉基說道：「凡有病，須常醫未定之先，主公可同常遇春領兵先救安豐，便遣人往江西調徐達兵來，隨後策應。庶幾淮西江南兩保無虞。」太祖又說：「我雖金陵，吳兵必來襲我，徐達離江西，漢兵來衝擾，是內外交患了。」劉基說道：「臣與李善長湯和耿炳文吳良吳禎領兵十萬，鎮住金陵，常州長興江陰一帶地方，便足拒絕吳師。江西有鄧愈朱文正領兵五萬，亦可拒友諒，主公此去，若定淮西，然後或破漢，或破吳，但滅一國，大事可成矣。」太祖稱善，便令汪全先回，教宋主先守城池，自領三軍，即日來救。汪全拜謝先去。次日，令常遇春李文忠領兵十萬征進，留世子朱標權理朝政，劉基遂同李丞相協掌軍國重事，再傳檄與湯和鄧愈知道，須嚴整軍馬，隄防東吳，及北軍之寇，分遣已定。克日領兵，望安豐進發。不一日進泗州界上，傳令安營，忽汪全馳至，泣拜說道：「臣未到安

豐中途聞知呂珍張虬攻破城池，把臣主及劉福通等盡皆殺害，據有安豐了！太祖聽說大怒，下令諸將努力攻取，拿獲二賊，與宋王報仇，又對汪全道：「爾主既滅，你亦無所歸，不若留我麾下，令署舊職。」汪全拜謝受職，即日兵至安豐，正南七里安營。且說呂珍張虬得了安豐，不勝之喜，終日飲酒爲樂，忽報朱兵來救，二人大驚。呂珍說：「金陵兵未可輕敵，今夜可令部將尹義先將金帛輜重，送赴秦州，明日我輩方領兵對敵，勝了不必說起，若是不勝，便棄城而走，仍奔秦州，以圖後舉。」張虬說道：「極妙！」當夜收拾起細軟貨物，付尹義押赴秦州去訖。次日分兵五萬，張虬鎮後，呂珍當先，旗門開處，早有常遇春橫鎗在馬上殺來，呂珍與遇春戰有許久，呂珍力怯便走，遇春追趕約有十數里，猛聽一聲炮响，却是張虬領伏兵五萬突出，把遇春三千兵困在垓心，遇春大怒，奮勇喊殺如雷，却好太祖大隊人馬也到，遇春望見朱軍旗號，催兵在內衝殺，三人陣中，三拔其幟，吳兵大敗，呂珍張虬領兵逕奔秦州去了。太祖鳴金收軍，入城撫民方罷，忽有哨子報道：「左君弼領兵來取安豐。」太祖對諸將說：「吾方欲乘此上廬州，可奈這賊又來攻擾，是自取禍耳。」即令衆將披掛上馬迎敵，只見左哨上郭英挺鎗直取君弼，戰未數合，後陣上常遇春傅友德李文忠廖永忠朱亮祖馮勝馮國用康茂才薛顯一齊擁殺過來，君弼捨死命急走，忽撞一彪軍馬，又殺將來，正是徐達，在江西得勝，領兵而回，常先阻住，君弼無心戀戰，領殘兵奔入廬州城，堅守不出。朱軍四面圍打，徐達收兵，參見了太祖，備說主公威德，江西已定，今蒙軍令特來廬州，策應軍情。太祖因與徐達計議，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朱文正南昌固守

子明夜過關取救

威風颯颯滿旌旗，綠草參差劍氣團；一片丹心安地角，六韜兵甲破天奸。

雲龍鼓鑿青霄靄，月照長江碧水寒；千古英雄誰不羨？英聲遺在簡編間。

却說太祖與徐達合兵一處，日夜計取廬州不題。且說僞漢陳友諒一日設朝，張定邊出班奏曰：「近聞金陵朱某領兵十萬之衆，安豐殺敗張虬呂珍，不意左君弼來相助，亦遭困敗，迫至廬州，堅閉不出，徐達亦往廬州接應，日夜攻打，即今金陵與江西兩地皆虛，主公正好乘隙，以圖報復。」友諒說道：「朱某既空國，卿等可領兵直搗其境，先取了江南，後克了江西，金陵便可圖矣。」因令丞相楊從政權軍國重事，皇后楊氏權朝政，自與太子陳理張定邊陳英傑等，率了水陸軍兵，共六十萬，戰船五千隻，刻日由武昌進發，竟過鄱陽湖登岸，至南昌府離城一里安營。却說南昌正是太祖姪子朱文正，同左軍元帥鄧愈趙德勝把守，聞知友諒兵到，便商議道：「此是知我主公遠在淮東，故乘虛入境來取江西耳。但城中兵少，恐難抵敵，似此奈何？」德勝對文正說道：「將軍且勿憂，如今只留一千兵守城，待小將同張子明夏茂誠，率兵一千出城迎敵。」朱文正說道：「雖然如此，賊兵勢重，未可輕視。」德勝說道：「不妨。」便領兵出陣來戰，漢兵陣上早有張定邊兒子張子昂縱馬相對，被德勝一鎗刺於馬下。那陣中有金指揮忽來抵敵，又被德勝飛箭射倒，斬了首級。德勝便把子昂的頭懸在鎗竿上，高聲叫道：「再來戰者，當以爲例！」定邊看見兒子的頭，放聲大哭，便舉刀上馬奔出陣上，與德勝戰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陳友諒見定邊勢力不加，便催兵混殺過來。德勝陣上，張子明等四將一齊擋住，那德勝奮勇爭先，以一當百，殺得漢兵大敗而走。德勝也不追趕，收兵入城。朱文正說道：「今日元帥虎威，足破賊兵之胆，但勢終難敵，彼必來困城，還宜修表，令人急往廬州來救，庶保無失。」即遣百戶劉和賈表前去，誰想劉和出城未數里，竟被賊兵拿住，劉和見事敗，便將此表章扯得粉碎，把口嚼做糊泥一般，隻字也看不出，就跳入江中而死。友諒心知此是求援，便把南昌四面圍住，高叫：「城中將士，可速來投降。」

其圖富貴。鄧愈等厲聲大罵道：『弑君之賊，還不知天命，賊巢不守，反來圖謀，是自取敗辱了。』因令衆將分派各門拒守，日夜提防。那友諒用雲梯百計攻擊，鄧令將士却用硝石等項，飛打了過去。漢兵中傷者不計其數。時已月餘，文正等計算道：『劉和去久不回，大都途中爲賊兵所害，還須令人再行方好。』只見張子明向前說道：『待末將駕着小船，乘夜越關而出，必然無害。』文正便修表，着子明發，依計向夜而行。誰想友諒圍住南昌，又分遣知院蔣必勝、饒昇臣等，將兵一萬，攻打吉安。那吉安守將明道，與參政粹中、親軍指揮萬中，兩情不睦。那明道因潛通必勝、約期來攻，以城中火起爲號。萬中迎戰被殺，粹中見勢便走，又被讎家黃如門所執，便與知府朱華、同知劉濟、趙天倫，一齊械送至友諒帳前。友諒殺了，號令於南昌城下。文正等安然不理，是日攻城益急。指揮趙顯、統銳卒開門奮戰，殺了漢平章劉進章，樞密使趙祥，又有謝成首傷矢石，竟爾被擒。賊兵方退，惟是趙德勝夜裏巡至東門，被賊一箭，深入六寸，德勝負痛拔出，血流如注。因撫腹嘆曰：『吾自從軍，屢傷矢石，其害無過於此。大丈夫死何足惜，但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勦垂竹帛耳。』言訖遂卒。文正等同三軍大哭失聲，卽具棺槨殮殮，益加小心堅守。却說張子明潛夜駕小船，越水關，曉夜兼行了九日，方抵牛渚渡登岸，又經四個日頭，得到廬州，入見太祖，上表求救。太祖說道：『這賊乘虛取我江西，大爲可恨。』因問：『兵勢若何？』子明答曰：『彼兵雖多，然聞死者不少。此時江水日涸，賊之戰艦皆乏利用，况師久乏糧，大兵一至，必可破矣。』太祖因囑咐子明先回，但堅守一月，吾當取之。子明辭了出帳，還至湖口，恰被友諒巡兵捉住，送到友諒帳前。子明略無懼色，陳友諒問其招得文正來降否，若招得他來降，歸必重用。子明暗想道：『若不依從，必至誤了軍國大事，不如順口應承。』且到城下，再做區處。』便答道：『這個儘可使得的。』友諒大喜，就封子明親軍萬戶侯之職。子明拜謝，便說道：『待我去招他來降。』便走至城邊大叫說道：『前蒙元帥

命未將到州廬上表，主公吩咐道：『元帥謹守城池，目下便統大兵自來。』不期回至湖口，爲漢兵所獲，及諒要我招元帥來降，我特佯詐脫身來見元帥，告知此情，我今必然死於賊人之手，望元帥盡忠報國，與主公平定天下。』言訖下馬，撞塔而死。友諒大怒曰：『吾被這廝所誘了。』令左右梟子明首級，懸於南昌城外，示衆不題。却說太祖聞南昌被圍，因還金陵，集諸將商議道：『我今欲救江西，猶恐呂珍、張虬左右弼襲我之後，又開張士誠起兵二十萬，侵犯常州四郡，湯和等禦賊，又不見勝，似此二路兵來，如何設法應敵？』衆將都說：『江西雖此尚遠，今蘇湖一帶地方，民衆肥饒，宜先攻打，待事成平復，盡力去取友諒，庶金陵無肘腋之患。』惟劉基說道：『士誠自守彈丸，今雖侵犯東南，有李丞相湯鼎臣、耿炳文等連兵拒守，包得不妨。若呂珍、張虬左右弼等乘虛襲後，可留一將領兵五萬駐於淮西，則三賊亦不足懼。友諒居上流，名號不正，宜先剿滅陳氏，後除士誠，如囊中物矣。』太祖想了一回，說道：『陳友諒剽輕而志驕，尚好生事；張士誠狡懦而器小，使無遠圖，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襲我金陵了。不如先攻友諒。』計議已定，遂分兵西征，刻日從牛渚渡入大江，逆流而西。此時正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秋七月中旬，太祖乘龍舟遊江中，有王緯、宋濂當遇春、李文忠在側，太祖對衆嘆曰：『秋江月朗，忽起壯懷，卿等可作一詞，以記秋江之景。』王緯援筆而就，太祖取來一看，只見寫道：

蘆花飄白絮，楓葉落紅英。霜凋嫩菱，又青又赤；月照清波，露滴殘荷，半白半黃。浮水面，漁舟橫蕩，商韻徹青霄。畫舫輕搖，網羅珠碧水，又若萬點寒雲。歸鴻齊落晚洲前，一團練雪，野鷺低棲平渚上，岸畔黃花金獸眼，樹頭紅葉火龍鱗。

太祖看畢，讚曰：『直寫出秋江景色，極佳極妙。』宋濂亦賦詩一首道：

清水秋天晚，孤鴻落照斜。一航風棹穩，迅速到天涯。

太祖看畢言曰：「浙江才子，二人不相頡頏，學問之博，王禕不如宋濂，才思之宏，宋濂不如王禕，各成其妙。」兩人俱賜帛五疋。說話之間，忽報前路人馬已抵鄱陽湖口，早有探馬報與陳友諒得知，友諒便宣張定邊及帳內多官計議迎敵。張定邊沈思半晌，便上前奏曰：「臣已有計在此。」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韓成將義死鄱陽 假太祖投水喪命

風濂鄱陽落照斜，旌旗無色士無家；忠魂氣貫天上爛，烈士名高秋水賒。
兩地干戈何日盡？一營鼓角暮雲遮；天將完節鍾牛宿，伐鼓鳴金大道嘉。

那張定邊因友諒會集多官計議迎敵，上前奏道：「可先驅船據住水口，彼不能入，則南昌不久而自破；不然彼進湖，與鄧愈等裏應外合，必難取勝。」陳友諒聞說，答曰：「此見極是。」急傳令取南昌兵及戰船入鄱陽湖口，向東迎敵。兩家對陣，在康郎山下，朱營陣上徐達當先奮殺，把那先鋒的大船殺得血染湖波，共殺一千五百零七顆首級，乃鳴金而回。太祖說道：「此是徐將軍首功，但我細思，金陵雖有李善長衆人保守，還須將軍鎮攝方可。」因命徐達回守不題。次日常遇春把船相連，列成大陣搦戰，漢將張定邊因兵來敵，遇春看得眼清，彎弓一箭，正中定邊左臂，又有俞通海將火器一齊射發，燒毀了漢船二十餘隻，軍聲大振，定邊使叫移船退歸保鞋山下，遇春急把令旗招動，將船一帶扼守上流，把定湖口。那俞通海廖永忠朱亮祖等又把小的戰船飛來急應，定邊不戰而走。漢卒又死了萬餘。到了明日，友諒把戰船洋洋盪盪一齊擺開，說道：「今日定與朱某決個雌雄。」太祖陣上也撥將分頭迎戰，自辰至酉，賊兵那裏抵當得住，却見朱亮祖跳到一隻小船來，因帶了七八隻，一樣兒飛舸，載了蘆荻，置了火藥，趁着上風把火呀呀燥燥的直放下來，那些賊船烟

焰障天湖水都沸。友諒的兄弟友貴與平章陳新開及軍卒萬餘人，盡皆溺死。賊兵大敗，友諒見勢力不支，將船急退。那廖永忠奮力追船趕來，見船上一個穿黃袍的軍士們，都是友諒。永忠懸空一跳，竟跳過那船上，去只一槍將此人刺落水中，仔細看時，却不是友諒，却是友諒的兄弟友直。原來友諒兄弟三人，遇着廝殺，便都一樣打扮，混來混去，使軍中斷認不定。倘有疏虞，以便逃脫。此真是他的天命未盡，故得如此。太祖鳴金收軍，在江邊水陸駐紮，衆將依次獻功。太祖說道：『今日之戰，雖是得勝，未爲萬全，尙賴諸卿協力設法，獲此老賊，以絕江西日後之患。若有奇謀者，望皆直陳。』俞通海便說道：『我們兄弟當今夜領兵暗劫賊營，把他大小士卒，不得安靜，來自索戰，却好取勝。此亦以逸馭勞之謀。』只見廖永忠也要同去。太祖便令點兵五百戰船十隻，囑咐俞通海等小心前去。約定二更時候，將船悄悄的掉到友諒寨邊。那些賊兵，屢日勞碌，都各口張熟睡。時朱兵發聲大喊，一齊殺入。賊兵都在夢中，驚得慌慌張張，那辨彼此。朱兵東衝西突，直進直退。那賊人只道千軍萬馬殺入寨來，混殺了一夜。天色將明，乃轉船而走。陳友仁縱船趕來，忽見前面却有三十隻船，把俞通海等盡皆放過，攔阻住去路，爲首一將，白袍銀甲，手執鐵棍，正是郭英。向前接應。陳友仁見了郭英大怒，直把船逼將過來，却被郭英隔船打將過去，把友仁一個軀骸連船打的粉碎。賊兵大敗逃回。郭英便同郭通海合兵一處，來到帳前，備說一番。太祖說：『昔日甘甯以百騎劫曹營，今日將軍以十船闖漢寨，郭將軍又除他手足，其功大矣。』且說友諒被混殺了一夜，折了二千軍馬，心中納悶，沒個理會。却有參謀張和變起說：『臣有一計，可將五千戰船，用鐵索爲一百號，蓬窗櫓舵，盡用牛馬的皮縫爲垂帳，以避礮箭。外邊卽於山中砍取大樹，做了排棚，週圍列在水中，非特日不能攻，亦且夜不能劫。』陳友諒聽了大喜，卽令張和變督理製造，不數日間，俱已編遣停當。友諒看了贊道：『真個是鐵壁銀山之寨，朱兵除非從天而來。』因着張和變

把守水寨，自同陳英傑領了三十號船，出江來戰。太祖見了友諒，笑道：「馮公陳公勝負已分，何不退兵回去？」友諒答曰：「勝負兵家之常，今日此戰，誓必捉你！」那陳英傑便統船衝來，只見常遇春早已迎敵，金鼓大振，戰了三個多時辰，遇春將船連殺入去，卽恨太祖坐的船略覺矮小，西風正來，得堅友諒的船從上而下，把太祖船壓在下流，衆將奮力攻打，砲石一齊發作，俱被馬牛皮帳遮隔了，不能透入。頃刻間太祖的船被風一括，竟擱在淺沙灘上，衆將船隻又皆括散，一時不能聚合。那陳英傑見船擱住馬家渡口，便把旗來一招，這些軍船團團圍繞，似蟻聚一般。太祖船上止有楊璟、張溫、丁普郎、胡美、王彬、韓成、吳復、金剛、興等八將，及士卒三百餘人，左右衝擊，那裏殺得出。陳英傑高叫道：「朱公若不投降，更待何時？」太祖對衆嘆曰：「吾自起義以來，未嘗挫折，今日如此，豈非天數！」楊璟等勸說曰：「昔漢高有睢水之難，光武有滹沱之厄，主公且請寬心。」太祖說道：「孤舟被圍，勢不能動，雖有神鬼，亦奚能爲？」正說之間，却見韓成向前說曰：「臣聞殺身成仁，舍身取義，是臣子理之當然，昔者紀信誑楚，而活高祖於滎陽，臣願代死，以報厚恩，敢請主公袍服冠履與臣，便喚侍臣設言，以退賊兵，主公便可乘機與衆將逃脫。」太祖含淚說：「吾豈忍卿之死，以全吾生？」正躊躇間，那陳英傑把船漸放近來，圍逼，連叫投降，免至殺害。太祖只得一邊脫下衣冠，與韓成更換，因問：「有何囑咐？」韓成說曰：「一身爲國，豈復念家？」太祖洒淚，將韓成送出船來。韓成在船頭上，高叫曰：「陳元帥我與爾善，無所傷，何相逼之甚！今我既被圍困，奈何以我一人之命，竟把闔船士卒，死於無辜，你若放下將校得生，吾當投水自殉。」只聽得陳英傑說道：「你是吾主對頭，自難容情，餘軍豈有殺害之理？」韓成又說：「休要失信。」英傑只要太祖投水，便說：「大丈夫豈敢食言！」韓成說道：「既如此，便死也甘心。」就將身跳入湖中。後人却有古風一篇，追贈韓成云：

征雲慘慘從天合，殺氣凌空聲噉喀；
貌貅百萬吼如雷，巨艦鱗鱗環幾匝。
須臾水泊尸作叢，岸上鶻啼血淚紅；
古來多少英雄死，誰似韓成代主忠。
人道天命既有主，韓公不死誰焉取？
不知無死不成忠，主望臣忠垂萬古。
此時生死勘最真，捨却一身活萬身。
聖人不死人人讖，韓公非是痴迷人。
而今湖水漲鄱陽，鐵馬金戈誰富長。
惟有忠魂千古在，不逐寒流去杳茫。

原來韓成是虹縣人，生出來甚是壯異，頭上有兩個肉角，銳起如指，忽有個僧人在韓家門首抄化，對他鄰舍說道：「他家生有孩兒，說是金牛星下降，生也生得奇，死也死得奇。」正說間，他父親恰好抱韓成出來，衆人因把老僧說的話，說與他父親知道，他父親便問老僧曰：「師父何處來的？請問法名大號。」那僧說：「小僧賤名謙牧，一向在小有山修行，好位令郎，生死都是奇異的。」那父親說：「他頭上生此肉角，甚是不好樣，却是怎麼的？」那謙牧對說：「你實憎他麼？」乃將手向小兒頂上一磨，那肉角竟折倒在頭上，謙牧也就迅步去了。後來這角隨年長大，盤盤的生在頭上，再也不豎起來。及至韓成從太祖幹了許多功，替死鄱陽，方知生死果是奇異，乃知謙牧說話有因，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丁普郎假投友諒 六員將放火燒舟

血戰鄱陽雲霧迷，艤艫飄泊幾東西。
白羽光搖鶯宿鳥，素旌影動芮長霓。
掉短掉長湖裏路，乍鳴乍咽帳中凄。
落日漁翁垂釣罷，只聽湖畔子規啼。

却說韓成替太祖投入湖中，那陳英傑對衆將說道：「爾主既死，何不歸順漢王？以圖富貴。」楊璟說曰：「我們村野鄙夫，久爲戰爭所苦，每每不欲從軍，乞將軍高鑒。」兩邊正把言語相持，忽聽得上流吶喊連天，

百餘隻戰船，衝將下來，劍戟排空，却是常遇春、朱亮祖，聞得太祖被圍，急來救應。陳英傑奮力來拒，那亮祖上了漢船，橫殺了十餘人。陳英傑認說：「太祖既沒想他成不得大事，因而轉船回去。遇春、亮祖救得太祖，船出都來拜伏請罪。」太祖說曰：「這是數該如此，但若得早來半個時辰，免得忠臣枉死！」具便且說韓成的事，乃命諸軍移船罌子口，橫截湖西，且將書與友諒道：

方今之勢，干戈四起，以安疆土是爲上策。兩國紛爭，民不聊生，策之下也。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且還所俘士卒，欲與公爲從約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也。公復不諒，與我爲讐，我是以有江州之役，遂復蕪黃之地，因舉龍興等七郡。今猶不悔，復起兵端，二困於淇都，兩敗於康山，殺我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悖人之極也。以公平日之強，宜當親決一戰，何徘徊猶豫，畏縮不前，毋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

友諒得書不答。太祖因韓成替死一節，也只是心中不忍，時時長吁短嘆。只見帳外報說：「周顛在外面大步的跨進來了。」太祖便道：「你這顛子，近從那裏來？」他也不做一聲。太祖又問道：「我今在此征友諒，此事何如？」周顛大叫好好。太祖說道：「他如今已稱爲皇帝，恐我難以收功。」周顛仰天看了一會，把手搖着說道：「上面沒他的，上面沒他的。」便把手的拐兒高舉，同時做一個奪勇必勝的形狀。太祖便留他在帳中宿歇。當晚，俞通海對衆商議道：「湖水有深有淺，不便來回，不若移船入江，據敵上流，彼舟一入，必然擒住。」方欲依計而行，那陳英傑復來搦戰。太祖大怒說道：「誰與我擒此助虐之賊，以報馬家渡口之讐？」恰有裨將丁普郎向前說道：「末將愿往。」太祖就命他迎敵。英傑望見了太祖，方知昨日爲韓成所誘，兩邊混殺多時，只見俞通海、廖永忠、趙庸、朱祖亮、郭英、沐英六將各駕着船，內載蘆草火礮，殺將上來，且戰且進，那賊連

着巨艦擁蔽而行，船上槍戟如麻，以拒朱軍。太祖着六將殺了進去，一個多時辰，再不見形影。太祖捶胸頓足，叫苦，可惜六員虎將陷於漢賊軍中，正沒個區處，忽然間看那友諒後船騰空焰焰的燒將起來，但見江水澄清，翻作赤湖，波蕩漾變成紅，不多時，那六員虎將駕着六船，勢如游龍，繞出在賊船之後，殺奔而來。朱軍上看见，勇氣百倍，督戰益力，搖旗吶喊，震動天地。風又急，火又猛，殺的賊兵大敗。友諒見勢頭不好，急令衆船向西走脫，方得數里，早有張興祖紅袍金甲，手執畫戟，擋住大路，大喝道：「友諒逆賊走那裏去？」一戟直刺入頭上，倒船而死。興祖便跳過船來，割下首級，仔細一認，却是友諒次子陳達，不是正身。鳴金而還。太祖依着俞通海屯兵江中，水陸結寨，安妥了諸將，各自次第獻功。訖太祖對着衆將說曰：「適中六將深入賊中，久無聲息，我不勝悽愴，幸得以成大事，今日之功，六將居首。」因命酒相慶，席上復作書，着人傳與友諒，中間皆勸其何苦自相吞併，傷殘弟姪，勿作欺人之說，及要友諒即去帝號，以待真主等意。友諒復不答。太祖發了書去，便與衆將計議攻取之術，恰好軍師在金陵來見太祖，太祖便問軍師與張士誠交戰勝負的事體。劉基對說：「李善長并湯和耿炳文吳禎吳良等，連兵累敗了張士誠三軍，他如今退兵在太湖裏安營，此乃鼠竊之賊，不足計慮。夜觀天象西北上殺氣，甚是不祥，當應一國之主，想來陳友諒合當覆亡，然中天紫微垣亦有微災，故不放心，特來相探。」太祖把船攔沙土，韓成替死的事，細細說了一番，就問：「目今陳友諒有五百號戰船，每一號計船五十隻，兼領雄兵六十餘萬，聯棚結寨，實是難以攻破，奈何奈何？」劉基聽了結寨的光景，便笑道：「孫子有云：『陸地安營，其兵怕風，水地安營，其兵怕火。』上岡者恐受其圍，下岡者恐被其陷。」今水上聯船寨，正取禍之道，豈是良策？有計在此，令六十餘萬雄兵，片甲不回。」太祖聽罷大喜，便問：「計將安出？」劉基說曰：「此須選那金木兩犯的日時，以火相攻，必然決勝。」太祖又說：「兩三次俱把火攻，但賊寨甚大，四面盡

有柵欄鐵索穿住，外面的火，焉能透到裏頭？」劉基又說：「主公可有友諒部下來投降的將校否？」太祖說：「儘有儘有。」劉基便令喚來，不移時，却有許多，都來聽令。劉基因對他們道：「公等來降，皆是乘假投真，識時務的好漢。今主公欲破賊兵水寨，要用公等裏應外合，此事甚不輕易，必須赤心報國者，方能成就。若不願行的，亦聽各人心事，不敢相強。」說罷，却有普郎三十人，挺身向前，說道：「向受主公厚恩，願以死報。」劉基定睛一看，便對丁普郎道：「丁公丁公，我細推你今世，原是婁金狗星宿降生，來日是壬戌日，戌爲金狗星宿，你記得令堂生你，皇覺寺伽藍托夢的話麼？」那普郎連聲應道：「曉得曉得，自當赤心前去。」原來普郎生的日子，也是個壬戌日，三日之前，他母親夢見一個神明，將個盒子托着一個金狗兒，囑咐道：「此是天上婁星，該下世轉生扶助真主，特借你的身孕產他。」他母親便問說：「尊神在何處顯異？」那神道：「我是皇覺寺伽藍，去此有一千餘里路程。」便口中念出八句詩話，此是你兒子一生光景，你可記着，念道：

湖影蕩星槎，忠魂秋夜除。水寒迷楚色，火陣舞昏鴉。此夜婁星降，他年功績誇。天衢應不遠，壬戌死生家。

那伽藍拂袖而去，過了兩日，卽是壬戌，果然生下他來，長成，他母親因念與普郎記識，普郎後來時常對帳中知己兄弟說道：「爲此劉基也曉得這事，因提醒他，便囑咐他：『你們今夜可去詐降友諒，明夜只看外面火起，却從內放火爲號。』衆將聽計說道：『舉火不難，只怕友諒不信，有誤軍國大事。』劉基便附普郎的耳朵，說了兩聲，各人便整理隨身要用物件，到晚駕一隻戰船，徑抵康山，山下正是友諒與張定邊陳英傑帳中飲酒，哨子報說：『有丁普郎等來見。』友諒隨至帳下，說：『爾等既降朱家，今夜來此有何議論？』普郎稱說：『前守孤城，力不能敵，一時無奈，所以詐降，今夜得便，故率衆逃回，望主公容納。』友諒說：『你必爲朱家細作，假意來此，左右們可盡行捉下，斬訖回報。』只見三十人齊聲叫道：『我等回來獻功，主公有生疑忌。』友

諒便問道：『你等來獻何功？』普郎說道：『我等聽他定計，叫遇春來日領二萬雄兵，抄路往康郎山襲取水寨，所以冒險來報，指望封賞，反要殺害，此冤那個得知？』友諒聽了大驚道：『不說不知，幾乎殺了好人。』因喚三十五個都入帳中，賜與酒食，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遣四將埋伏禁江 劉軍師借風助陣

湖光瀲灩接天浮，燧火相看不自由；計展乾坤秋色點，兵藏生剋水聲流。
昔年曾借寒曹魄，今日重看滅漢讎；休說翩翩徒噫氣，至今紅蓼猶悲秋。

丁普郎等三十五人，說起常遇春要劫水寨，友諒驚得大呆，說道：『早是你們來報消息，我可豫備接應。』便賜與多人酒食，只見張定邊陳英傑在側邊道：『不可不可！』友諒回說：『他是我手下舊人，何必多疑？』因與商議，倘遇春來奪水寨，何計禦敵？張定邊說道：『主公且莫驚疑，待臣領兵三萬，將康郎山小徑截住，了遇春來路，主公若破得朱兵，便引大隊人馬隨後來攻，定然得勝。』友諒聽罷，便令張定邊點兵三萬，駕着戰船三百隻，辭去把截不題。次日太祖升帳，思量劉基所議水制火攻，亦是兵家之常，但未知今日制變之法，何如吩咐軍中整頓，等待軍師行事。只聽得轅門之下，畫鼓齊鳴，擂了大鼓一通，四下裏巡風角哨的，都去通知諸將官，在本帳要整備齊披掛結束，却有一刻時光，四角上軍中鼓樂大喧，太祖帳前九緊九慢，又發下一通花鼓，只見諸將官，如雲如雨，似蟻似蜂，各執了刀槍，腰胯了寶劍，東西南北，一一的依次排立，在行營門外，只等軍師升壇布令，又有半刻時光，傳說太祖帳內，把雲板輕敲了五聲，帳外便接應號子三聲，畫角三聲，鼓樂細樂各吹打了兩套，早裏有班的軍卒，把那五軍的旗牌，唱名的點畢，并要用的什物，俱一一的擺列在壇。

上硃紅桌子，恰好軍師高足大步的出來，與太祖分賓主行禮訖。太祖便說：「今日特請軍師登壇，遣兵調將，破敵除殘，末將敬率偏裨，聽令於法壇之下。」軍師與太祖拱一拱手，竟步走登上壇來，便有五軍提點使，同那五軍參謀使，先進帳中，向軍師行了個禮，分立在壇下。兩邊只聽得鼓兒的鑿鑿的響，提點使同那五軍參謀，各麾動這些將官，一一的走到壇前，按方而立。提點使又將五色旗，搖總來一展，那些將官又一一的魚貫而行，序立在壇邊，向軍師總行了一個禮。那提點使，即將一色素帶，飄飄搖搖，在壇中展了一回。那些將官，便一一左右分班，不先不後，序立在兩行，走過五軍參謀使，即來稟道：「衆將一齊請軍師法旨。」軍師隨吩咐：「主公一統之策，全在今朝！」衆將官俱說：「聽令！」便將紅旗拿一面在手，即喚俞通海爲南隊先鋒，俞通淵爲副，帶領高曹良臣、茅成王、弼、孫興祖、唐勝宗、陸仲亨七將，率兵一萬，駕船二百隻，都是紅旗紅甲，頭戴衝天彪赤色金盔，手執鐵焰火，燃八龍吐烈鎗，按南方丙丁火，往南方進發。待夜分風起時，各將木棚鋸開，攻打漢賊西邊水寨。這是火尅金，又將青旗一面在手，喚過康茂才爲東隊先鋒，俞通源爲副，帶領周德勝、李新顧、時陳德、費聚、王志、葉升七將，率兵一萬，駕船二百隻，都是青旗青甲，頭戴太乙蛟飛翠點紫金盔，手執點銅七葉方天戟，按着東方甲乙木，往東路進發。待夜分風起時，只看木棚砍開去處，竟衝入水寨軍中，砍倒漢賊將旗，從中相幫放火。這是木尅土，又將黑旗一面在手，喚過廖永忠爲北隊先鋒，郭子興爲副，帶領鄭遇春、趙庸、楊環、胡美、薛顯、蔡遷、陸聚七將，率兵一萬，駕船二百隻，都是黑旗黑甲，頭戴玄都豹翼黑色金盔，手執水紋銅鍊九龍取水槍，按着北方壬癸水，往北路進發。待夜分風起時，各將棚木砍開，攻打漢賊南邊水寨。這是水尅火，又將白旗一面在手，喚過傅友德爲西隊先鋒，丁德興爲副，帶領韓正、王彬、梅忠祖、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七將，率兵一萬，駕船二百隻，都是白旗白甲，頭戴白火龍蟠珠衝金盔，手執蛟騰出海熱鐵點鋼，又按着西方

庚辛命，往西路進發，待夜分風起時，各將棚木砍開，攻打漢賊東邊水寨，這是金尅木，又將黃旗一面在手，喚過馮國用爲中隊先鋒，華雲龍爲副，帶領鄧頌、張赫、謝成、胡海、張溫、曹興、張翠七將，率兵一萬，駕船二百餘隻，都是黃旗黃甲，頭戴地平雉，五色彩金盔，手執十二節四方銅點龍吞鋼，按着中央戊己土，往中路進發，待夜分風起時，各將木棚砍開，攻打漢賊北邊水寨，這是土尅水，再調常遇春、郭春、朱亮祖、沐英四將，各領戰船三百隻，水兵一萬，左右參差埋伏禁江小口兩旁，若友諒逃起火陣，必走禁江小口，四將宜奮力截殺，擒獲友諒，務成大功，又調李文忠同馬國勝領兵十萬，駕船隨着太祖，把住鄱陽港口，不許友諒的兵一個逃脫，復喚周武、朱受、張鈺、莊齡四將，卽刻領兵一千，從小路馳到湖口，西北角上，架築木臺一座，高二十四丈，按着二十四氣，大十二圍，按着十二個月，四邊柱脚，上下一百零八，按着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層臺之上，整備香燭，素淨祭品，分遣已定，諸將各各領計，出帳施行，軍師下得壇，便同太祖駕着赤體舟，沿岸而走，忽然周顛說：「我也是棹舟前去。」太祖吩咐水手，可扶顛子上船，正恨烈日中天，一些風也不生，大船那裏行得動，周顛在湖口大叫道：「只管行，只管行！」太祖便令衆軍着力牽挽，行未二三里，那風果然迅猛的來，倏忽之間，便至湖口，却望見江豚在白浪中鼓舞，周顛做出一個不忍看的模樣來，太祖取笑問他：「爲着甚的？」那顛子便答曰：「主損士卒。」太祖聽了大怒，卽令衆人扶出船上，推他下水去，將有一個時辰，他復同那裏士卒到船裏來，太祖因問：「何不溺死了他？」這些衆人說：「投他在水中，十來次，他仍舊好好的起來，怎麼溺得他死？」周顛却把衣裳整一整，把頭也摩一摩，倒像遠去的形狀，恰到太祖面前，伸直了頭頸，說：「你殺了我罷！」太祖說：「我也不殺你，姑饒你去。」顛子在此船中，一跳跳在水裏去了，此時却已日墜西山，月生東頂，太祖便同軍師登岸，那四將已把木臺依法築成，太祖上臺看了一回，但見浮雲一點也不生，河漢澄清，新秋杳爽。

日間的風，又是寂了。却問軍師：『怎得大風來？』劉基回說：『但請放心！自當借來助陣。』就一邊喚四將，作速擺列行儀，軍器整肅衣冠，登壇禮請。但見：

手開天門，脚踹地戶，仗一口七星劍，恍恍精搖；噴一口九龍水，淋淋氣肅。空冥念動靈符，早有天風垢；水風井，山風蠱，雷風恆，地風昇，火風鼎，風地觀，凜風大過，應八卦逐位請來。捻成寶訣，就是獵葉風落；梅風祛塵風，拔扈風，君子風，小人風，鄭公少女風，按時事無方不到。忽暗暗明霧四處，喝令巽二哥哥，地搖山陡，塵塵黃露奔騰，頓叫十八娘，颶沙走石，朗星稀，做不出繞枝三匝斗，斜雲捲，搏得上九里，萬鵬程，驚舞了大雞，葛玄公把手也指不住，飛動些黃雀，漢文帝有臺也避不來。真個是解落三秋葉，能開二月花，過江千尺浪，入竹萬竿斜。

這個大風，從來也不會有，便吹得那人人股栗。個個心寒，陳友諒水寨中，搖搖曳曳，那裏有一息兒定。此時却是二更有餘，三更將近時分，諸軍將士，恰待將睡。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陳友諒鄱陽大戰 伯溫救主過難星

潑清波客思哀，石邊幾人打船回；一時秋色塵兵盡，萬古悲風歲祀開。
烽火無情聯對酒，忽貞有志壯湖隈；而今春色春光滿，羌笛胡笳莫漫催。

却說大風陡地的發將起來，刮得那友諒寨中，刺骨寒冷，那些軍士也不提防，况是虎吼龍吟的聲响，朱軍水上往來，砍闖截棚，他帳中一些也不知覺。俞通海等五枝人馬，四面團團的圍繞，三軍奮力向前，劈開寨棚，却放起火來，火炮只是從裏攻擊，不多時四面刮刮焰焰，烈烈騰騰的延燒起來，丁普郎等，見外面火光知

是大兵已到，遂於大場內也放火，燒將出來，內外火勢衝天，早有康茂才等七將，竟衝殺中心，砍倒了將旗，四下裏放流星火箭，只是喊殺。陳友諒在帳中方纔驚醒，急喚太子陳理，并陳英傑細問，誰想火勢已在面前，對面不知出路。陳英傑說：「勢不可救，主公可速奔康郎山，投張定邊營權避。」陳友諒依議，急往登山涉水而逃。耳邊但聞喊殺之聲，震撼山谷。此時丁普郎三十五人，肆行衝擊，忽被一陣黑風，燭貫將來，把衆人一捲，都被燒死。只剩普郎捨身殺出，又被逃兵互相踐殺，把普郎身上刺了十餘鎗，頭雖落地，猶執利刃。次日朱軍收拾燒殘兵器，見普郎直立不仆，說與太祖，降禮埋葬。康郎山下不題。且說友諒君臣父子三人，走至張定邊寨中，備言火燒一節。定邊說：「此皆是詐降之計，然亦是主公合當有此厄，如今他必乘虛來追，不可在此屯紮，不若竟抄禁江小口，奔回武昌，再作計議。」友諒傳令即行，回看康郎山，火勢正猛，頓足大哭，說道：「可惜五十餘萬雄兵，俱喪於此！」比及天明，漸近禁江小口，張定邊向前笑道：「劉伯溫之計，尙未爲奇，倘此處伏兵一枝，吾輩豈有生路？」此正主公洪福，天命有歸。」言未罷，忽聽炮响連天，兩岸伏兵並起，左有郭英、朱亮祖，右有常遇春、沐英，四將截住去路。陳友諒慌忙無措，趕快急令張定邊催兵南敵。且說太祖正與軍師劉基同坐黃龍船上，細看將卒搏戰，那劉基忽然跳起大呼一聲，雙手把太祖抱了，跳在別一隻船內。太祖一時見他的模樣，也不知何故，只聽劉基連聲叫說：「難星過了！」太祖回頭一看，適纔坐的龍船被火炮打的粉碎。朱將揮兵湧殺，自早晨直至酉牌，轉戰益力，軍聲呼嘯，湖水盡赤，漢兵大敗。友諒看事勢窮促，即與長子陳理同陳英傑張定邊，另搶了一隻船，徑往北奔走。誰想猛風當前刮起，把友諒這隻船，盤盤旋旋，倒像縛住的那裏行得動，黑風影裏，友諒却見徐壽輝倪文俊花雲朱文過王鼎等，立在軍前討命。友諒昏昏昏迷，也竟不曉是南是北，恰有常遇春又來追着，友諒的船，且戰且走，未及數里，那郭英、沐英、亮祖又截住來殺，兩船將近，只見張

定邊拈弓搭箭，正射着郭英左臂，那郭英熬着疼痛，拔出了箭頭，也不顧血染素袍，便也一箭正中着陳友諒的左眼，透出後顛，登時而死。朱亮祖看見已死了友諒，便同了次子善兒及平章姚天祥、陳榮、蕭壽、吳才等，共軍士十萬有餘，常遇春獨奪得戰船五千七百餘隻，那湖口浮尸蠢動的，有四五十里，所獲輜重衣甲器械，山堆一般。太祖噴金收軍，駐在江岸，衆將各各獻功，惟有郭英不說起射死友諒的事，朱亮祖見他不說，因對太祖細說：「郭英一箭射死友諒，此功極大！」太祖大喜，稱贊郭英一箭勝百萬甲兵，有此大功，並不自逞，人所難及，又先令人取黃金百兩，容酬異日。當日聚會水陸諸將，延宴慶賞，大小三軍，俱各在本帳宰殺馬牛，分給酒食犒賞。次日太祖旋師，再入鄱陽湖裏來，只見康郎山邊，尸首交加，血肉狼藉，不覺淚下漣漣，對衆將士說：「我當初從滁陽王起義，今日如此大戰，幸得諸將成功，不見滁陽王，一來丁普郎等三十人，并軍士三百名，爲我立功，一旦身死，俱是忠臣義士，實可憐憫！二來友諒領雄兵六十萬，與我交鋒爲主者，思量大位天子爲臣者，思量富貴作公侯，今者一旦主死臣亡，三軍覆沒，尸首山堆海積，血水汪洋，今我不忍目視。」劉基等啓說：「昔在殷者爲頑民，在周者爲順民，彼不順主公，是自取其死，非人所能害之也。」太祖說曰：「這也說得是，但如陳兆邦是逆賊也，先之子，克蓋前愆，更可傷心！」因命于康郎山下，建立忠臣廟，春秋二季，追贈三十六人的官爵，以韓成爲首。

韓成、高陽侯、丁普郎、濟郡陽侯、陳兆邦、領天侯、宋貴、京兆郡侯、王勝、代原郡侯、李信、隴西郡侯、姜闔、定遠侯、王陵、杠、太原郡侯、程國勝、安定郡侯、常惟德、懷遠侯、王德、合淝縣侯、志雄、清河侯、文貴、南郡侯、俞、泉石、邳郡侯、劉義、彭城郡侯、陳穎川郡侯、后明、梁山縣子、朱鼎、仲合、淝縣子、清肝、胎縣子、陳仲、巢縣子、王喜、九、定遠縣子、徐公輔、東海縣子、裝軫、水定縣子、鄭興、裘隨、縣男、常德、勝壽、春縣男、華昌、虹縣男、王仁、曹城縣

男：王理五河郡男，曹信舍出郡男。

隨死軍士三百人，各依姓名，贈爲武毅將軍，正百戶，子孫世襲。

說話間，船已出彭蠡湖口，彭蠡鄱陽湖名土岸，太祖令餘兵俱隨常遇春屯紮湖口，止同劉基領兵三萬，向南昌而行。早有朱文正、鄧愈等將，出城迎接，太祖備稱漢兵攻困三月不克，俱是爾等防禦之密，即命取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彩緞一百疋，給賞衆將。文正因啓拒戰死事之臣，共一十三人，乞賜褒忠，以慰九原。太祖便問：「趙德勝爲我股肱之將，何以遇害？」鄧愈便歷把前事說了一遍。太祖說：「可憐忠良俱歷被戰死。」吩咐鄧愈照依康郎山于南昌城中建廟致祀，恰有宋濂在旁，又說：「前日葉琛死於王事，豫章城亦宜列位並祀爲是。」太祖于是令中書省可議追贈的官，爵忠臣廟，共祀十四人，以趙德勝爲首。

趙德勝、梁國公李繼先、隴西侯劉濟、彭城郡侯許至高陽郡侯趙國昭、天水侯朱潛、吉安郡侯牛海龍、山西侯張子明、忠節侯張德、寒山千戶徐明合、泚縣男夏茂成、總管使葉思成、深直侯趙天麟、天水伯葉琛、南陽郡侯。

太祖定了追贈的官爵，便對宋濂等說：「你們還可做一篇祭文。」令祝史於致祭時朗誦一遍，且同絹帛焚化，宋濂承命草成祭文，把與祀官不題。且說當晚，太祖在帳晚膳纔罷，却見明月如洗，夜光清和，正是孟冬望日，徘徊月下，忽有金甲二神，隨着兩個青衣童子，走入帳來說：「臣係武當山北極真君座下符使，大聖有命致意，大明皇帝頃刻大聖即當進帳說話，萬勿嚴拒！」太祖聽了，便吩咐大開重門，共延真君使駕，早有香風飄渺而來，抬頭一看，真君已在面前，太祖急急迎進，分賓而坐，未及開口，只見真君就說：「自從前者黃帝來武當賜香以後，未及再昭，今僞漢友諒已亡，其子不久歸附，瀟湘之上，荆楚而南，不數年間亦當盡入版。」

圍小神今特奉迎，若草庵見毀一節，成功之後，方惟留心！太祖接應道：『今者友諒雖死，其子又立，本宜乘勝而往，但彼國士卒傷亡已多，一時窮追，恐無完卵，於心慘然，進退正在猶豫，望神聖指教！』真君對說：『這也是劫數應該，何必過慮！』風過處拱手而別，却是睡中一夢，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朱太祖誤入廬山 捨佈施題詩恨僧

物在人亡無見期，閒庭擊馬不勝悲；窗前綠竹生空地，門外青山似舊時。

悵望青天鳴墜葉，淒迷哀柳宿寒鷗；憶君淚落東流水，歲歲花開知爲誰。

却說太祖夢中分明見武當山玄天上帝，自來接駕不題。次早起來，聚集諸將商議，興兵伐北之事，恰令軍師劉基仍回金陵與李善長等畫策攻取東吳，劉基方要起身，太祖忙也送出帳外。此時正是晌午時節，只見紅日當中有一道黑光，從中相盪，太祖仔細看了一會，對劉基說：『莫非閩廣之地，有小災麼？』劉基說：『此不主小災，還主東南方有折損一員大將之慘，主公可遣使往東南，曉諭將帥謹慎防禦，以嚴天戒。』遂辭了太祖，竟回金陵不題。太祖作書往諭東南守將胡深、方靖、胡德濟、耿天光等，各須謹慎軍情，四下遣使去訖。因對朱文正說：『汝可謹守南昌，而當先下湖廣，次至東西，然後還建康。』文正等應命，即日太祖領兵離南昌，至湖邊，常遇春接入水寨，吩咐檢點軍士，共有一十六萬，太祖下令諸將，各統本部軍卒，悉上武昌，待凱旋之日，一總封賞，言罷大兵順流而下，竟過瀟湘，太祖乘興作詩：

馬渡沙頭苜蓿香，片雲片雨過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

不一日竟抵武昌郡岳州府，原來此城三面皆水，惟北邊是陸路。太祖便令正北安營，即令廖永忠、康茂

才於江中聯舟爲長寨，絕他出入救援之路。却說張定邊在鄱陽大敗，便夜裏把小船裝載友諒尸骸，并長子陳理，奔回武昌發喪成服，因立陳理卽了皇帝的位，建元德壽，恰有探子報知，陳理聽了大驚，卽時與張定邊計議。張定邊說：『臣蒙先王之恩，自當死報。』乃率兵二萬，屯於高冠山，極其俊偉，仰面而攻那山，甚難措辦。彼此相隔，將有半月，太祖雖急，亦無可奈何。因對衆將說曰：『來朝敢有奮勇先登者，吾常隆以上賞。』只見陣中傅友德當先直上，面上中了一箭，穿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箭，友德呼噪愈力，顏色不變。郭子興看友德猛力爭登，因相與夾攻，被賊一刀，傷了左手，猶然洒血馳擊，斬獲甚多。賊兵遂四散而走，我們軍士便據了此山。俯瞰城中，毫忽都見。太祖便率兵環攻保安門，鳴金收軍。太祖親爲友德敷調瘡藥，贊歎說：『便是關張饒勇，亦只如此。』恰說陳英傑見朱兵攻門甚急，便啓奏陳理說曰：『昔關羽以單刀斬顏良於百萬軍中，張飛以一騎當曹兵十萬於霸陵之左，臣雖不才，願以死報主公，衝入敵營，斬那朱某首級回來。』陳理說道：『他那裏有雄兵二十萬，勇將千員，不可輕去。』英傑回說：『彼處方纔安營，各將決然都在本帳整頓隊伍，驟然衝入，必可成功。』陳理說曰：『總使成功，恐亦難出敵人之手。』英傑仰天嘆曰：『若殺得朱君，志願畢矣。雖死何惜！』便縱馬持刀直入轅門。太祖方纔坐在胡床上，只見英傑逕至帳中，太祖大驚，正有郭英在帳中叫道：『郭英爲我殺賊！』那英傑徑對太祖刺將過來，郭英奮呼直入，手起一刀，把英傑登時槊死，將劍梟了首級。太祖卽解所御赤幟袍，賜與郭英，說道：『真是唐之尉遲敬德！』郭英拜受說：『卽今可將這賊首級招陳理來降。』太祖聽郭英拿了首級，走至轅門，看着衆將叫曰：『因何不守營門，把賊人肆忌衝入，以計殺主公，猶幸有我在，你們合當斬首示衆。』這些軍士齊齊跪下道：『果是不小心，奈賊人殺死了七八個，兇勇得緊，不能阻擋，且營帳未定，都各自去整理，因此疏虞，望將軍寬宥。』郭英吩咐：『寬恕你們一時的死，發令軍政』

司各打六十，以懲後來。」說罷，匹馬單鎗，徑直向武昌北門而走。陳理同張定邊正在城樓上遙望，只見一將提着首級，飛馬而來，二人大喜，只說：「英傑手到功成。」忽然轉道：「那陳將軍去時，却是紫袍金甲，今緣何是白袍銀鎧？」便同衆人仔細認識，方曉得是郭英。漸漸的來至城下，大叫：「爾等犬羊之徒，焉敢沖作虎狼，而戲蛟龍乎？吾今擲過陳英傑首級，汝等若知時勢，可速投降，不失富貴。」便將英傑首級從馬下一丟，丟過城裏來。又說道：「我郭將軍且回去，你們可清夜思量。」把馬勒轉而去。太祖說道：「郭英此去，陳理等必然寒心。」然尚在猶豫未決，便喚編修羅履仁，再到城下，極口備陳利害。那陳理回到殿中，對衆人說曰：「欲降則失了先君事業，欲不降，則兵糧俱乏，如之奈何？」却閃過楊從政來說道：「昔日秦王子嬰降漢，漢且全之，今聞未公仁德，倘是去降，非惟保身，亦可免及九族黎民之厄。」陳理曰：「看張定邊那定邊道：『社稷已危，有負先王之託，惟死而已。』遂拔劍自刎。陳理放聲大哭，說曰：『定邊英傑，是先王託他輔助寡人，驍將今皆身死，孤將何恃？楊丞相可回草表投降。』一面吩咐張定邊尸骸及陳英傑首級，俱以禮葬於城外。卽進宮中見母親楊氏，具言納降一事。楊氏說：『我不能爲孟呆之母。』將頭撞柱而死。陳理次日率羣臣換了縞素，拜辭家廟，及友諒的靈，開北門徑到太祖帳中。太祖看見，甚是不忍，令人解其縛，陳理向前俯伏請罪。蒙主上寬釋了，使步隨車駕入城，將陳理所積倉糧，下令給散遠近百姓，以舒飢困。百姓大悅。太祖升殿後，陳理叩頭，塔下太祖說曰：「待我還到金陵，授你官職。」陳理拜謝。太祖卽令陳理發檄與湖廣，未附州縣，不數日盡行納款。因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爲參知政事，且藉戶口田地賦稅，并記友諒宮殿什麼器皿。太祖一一細看，後藉上却寫友諒鏤金床一張，太祖笑曰：「此與太泉七寶溺器何異？如此奢侈，焉得不亡！」卽令毀棄。此時却是至正二十四年歲次甲辰二月光景。太祖留軍鎮守，仍領軍望金陵而回。復入江南至南昌，朱文正鄧愈等

迎接稱賀。平定武昌一事，不題。且說太祖偷出營前散步，但見四面山水清幽，正是依依柳綠，灼灼桃紅，奇花異草，翠柏青松。

正看之時，忽聽鶯聲鳥語，林木青蒼，只管信步行去，耳畔微聞鐘聲，太祖定睛一望，只見一所古寺，週圍水圍寺前，又有座石橋，太祖緩緩行至橋上，但見雲浪騰空，波濤泛湧，太祖心中驚懼，站立不住，只得走過橋去，已到寺前山門口，上懸一匾，寫着古雷音寺。太祖正欲進去，不想一陣怪風响過，跳出一隻弔睛白額錦毛花斑虎來，好生利害，太祖猛然一見大驚，早已跌在山崖石邊，口內說道：「吾命休矣！」只見寺中忙奔出一個老僧來，形容古怪，鬚眉皓然，手執竹杖，口內吆喝：「業畜！休得無禮！」此虎俯伏崖邊不動，老僧走近前來，用手扶起太祖，便說道：「不知陛下駕臨，有失迎候，被這惡畜驚了聖躬，實是老僧之罪也！」太祖起來，整整衣冠，看見老僧舉止異常，乃開口說道：「偶然閑步，何幸得見慈容，更勞驅逐惡畜，誠萬幸也！」老僧又道：「陛下連日運籌帷幄，因便至此，請方丈一茶，少盡山僧微意。」太祖欲待不去，看見景緻清幽，心中羨慕，欲待竟去，猶恐久坐耽遲，礙于長行，正在沈吟，和尚又道：「陛下不必遲疑，請進茶，即送駕返，決不相羈。」太祖遂舉步走進山門，但見松柏森森，雲連屋宇，又走到一重門首，似王母瑤池，真非人世，不覺已至大殿檻外，太祖擡頭一看，正是：

黃金殿宇，白玉樓台，一帶平波，盡是瑪瑙砌就，兩邊塔級，尤如寶石嵌成。碧檻外，萬朵金蓮，騰瑞色，寶殿上，千枝玉樹放光明。白玉瓶內，插九曲珊瑚，矮銅鼎中，焚八寶鴨舌。一對青金榻，兩扇白玉屏，珍珠亭，焰焰寶光連白日，琉璃墻，騰騰瑞氣接青雲。三古佛指破有爲，有相十八尊羅漢，參透無滅無生。香風細細，菩提樹，花雨紛紛紫竹林。

老僧引太祖進殿，衆僧參見，俱道：「陛下享人間富貴，一朝帝主，今到寒寺，荒山僻徑，多有褻尊之罪！」太祖道：「今來寶刹，得觀人間未見之珍，天上神仙之府，令人目眩神搖，不知身在何處？」僧曰：「蒙陛下矜賞，但此處雖係山徑荒涼，也是難得到的。」太祖四下觀玩，真是一塵不染，萬慮俱消。只見一數衆僧人，身披袈裟，手敲鐘鼓，誦經禮懺。太祖看畢，因點頭道：「誠心如此，方是僧人。」老僧引着太祖，進方丈，老僧躬身一點，便奉請太祖上座，老僧下席相陪，少頃沙彌捧上茶來，須臾茶罷，又擺素齋。老僧說道：「山中無物爲敬，多有褻瀆！」太祖連稱：「不敢！後常報答高情。」齋畢，老僧遂於袖中取出一個緣簿來，面上寫着：「萬善同歸，」四字，便雙手遞與太祖，又說道：「願主上早發慈悲之心。」太祖接着緣簿，揭開一看，俱列歷代帝王名諱，第一位却是漢文帝喜，施馬蹄金一萬，第二位却是梁武帝，願施雪花銀一萬，第三位便是唐玄宗，樂施寶和珍六萬，第四位是傅大士，施財一萬，第五位却是呂蒙正，樂助白金二萬，第六位宋仁宗，樂輸銀三萬，第七位晁元相，喜助黃金二百兩，第八位則天后，發心樂施七千金，老僧在傍便說曰：「如今正在起黃金寶殿，尙欠工需，未得完成，望陛下發念。」太祖心中想道：「行軍需用，尙防不足，那有許多金銀佈施？」沒奈何，提筆寫道：「朱元璋助銀五千兩。」老僧接緣簿，深深一揖，再三致謝，即携緣簿回房。太祖自思道：「那簿上如何有前朝的人，想是歷代留下來的，亦未可知。」又說道：「和尙不是好惹的，見面就要化緣，我本無心到此，被他將茶菓誑寫了許多銀子，若我日後登了大位，當殺此貪僧，滅盡佛教。」猛想起道：「我在此遊了一會，何不留題以爲行跡。」遂題於碧玉門上：

手握乾坤殺伐機，威名遠鎮楚江西；青風起處妖氣淨，鐵馬鳴時夜月移。有志掃除平亂世，無心慘悟學菩提；陰陰古木空留意，三嘯長歌過虎溪。

朱太祖題畢，老僧出來看詩句，變色說道：「我這寺裏，是清淨極樂之鄉，無生無滅之地。今主上殺伐大重，昨火燒漢兵六十萬，江東大戰，又傷軍卒二十多萬，雖然天意亦當體念民生，貧賤雖殊，痛癢則一。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不從。仁與不仁，其理迥別。願陛下察之。方纔以佛施事，陛下即動嗔念，吟詩又動殺機，陛下即有天下，易得亦易失之。」遂叫沙彌洗去字跡。太祖自覺慚愧，即便辭回。老僧送曰：「此地山路險峻，虎狼且多，吾當遠送。」二人同行，來至橋上，只見那虎仍然俯伏崖邊。太祖看見，畏懼，老僧道：「陛下勿驚，此乃家獸耳。」話未說完，老僧道：「請看軍兵乘舟來尋陛下。」太祖舉目忙看，老僧將手往下一推，撲通一聲，跌下河去。太祖大叫道：「死也！」急忙睜眼看時，已在自己營前。衆將一見，甚是歡喜，向前問道：「陛下何處去了？吾等尋了三日，今幸得見天顏。」太祖說道：「我才去得半日，如何便是三天？」遂把開遊事體，細細說了一遍。衆將稱異。當晚即在營內治酒賀喜，飲至更深，方散各歸寢處。前人有詩云：

廬山高萬丈，原何不接天。一朝雲霧起，天與地相連。

此段即是太祖誤入廬山，也不題，却說次日太祖出城取路而回，不一日便至金陵。李善長劉基李文忠率文武迎于城外，即上表勸登帝位。太祖不允。次日百官復又進勸，因擇三月朔日，即吳王位，升奉天殿，羣臣參拜稱賀。次日太祖告廟，建百司官屬，并賜平漢功臣，論功行賞，封陳理爲歸德侯，又顧李文忠問道：「卿等與吳兵交戰，勝負如何？」文忠說道：「臣與湯和合兵大敗十誠，追至湖州舊館而回。士誠却從杭州過錢塘，侵婺州等處，後聞陛下大破陳友諒，進克武昌，士誠大懼，連夜領兵仍還蘇州去了。太祖笑曰：「此真穴中鼠耳！但我近日聞友定爲元把守汀州，今却甚是拔扈，迫脅元福建省平章燕只不花。」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熊天瑞受降復叛 妖大神擺火龍陣

古木深山草木荒，淒風落日黯行藏；足知天上羅睺顯，誰解人間烈女忙。
石火電光是夢，月陰泡影總無常；世人欲識姻緣事，火自明兮鶴自翔。

太祖說：「陳有定爲元把守汀州，近聞甚是貪殘，迫脅元臣騷擾郡縣，我欲遣兵勦滅這廝，你們多官意下何如？」衆官都說：「主上不忍使民塗炭，此舉甚好！」因命朱亮祖率兵五千，前伐有定，攻取浦城、建陽、崇安等縣。亮祖刻日領兵，望汀州進發，不題。却有江西守將朱文正等檄文來說：「僞漢陳友諒舊將熊天瑞、向守贛州、南昌、南安、韻州等郡，復負臨江之固，不肯來降，望乞興兵攻討。」太祖看罷，大怒罵曰：「熊天瑞既已請降，受了厚賞，今復背言，據我地方，理宜討罪，以安百姓。」便令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領師一萬，協同南昌鄧愈、合兵南下贛州。遇春得令前去，話分兩頭，却說陳友定前者見了陳友諒攻陷汀州，便起義兵替元朝出力，復下汀州地面。那元順帝使勅他鎮守汀州，十分隆禮；他一朝威權在手，因迫脅福建平章燕只不花，把他管的軍卒俱糾集說自己部下，近地州縣所有倉庫俱搬運到自己家裏來，至於一應官僚悉要聽他驅使，稍不如意輒行誅戮，威震閩中。福建地面正是十分強梁，却聞得金陵興師攻討，便與手下驍將王遂彭、與江大成、葉鳳計議曰：「金陵將帥是難惹他的，我們如何迎敵？」那彭時與思量了一會，說道：「此去城東二十五里地方有座鶴鳴山，這山四面陡絕，兩頭又有一條出路，又是奇石巉岩，路口止可以一人一馬來往，谷裏有相傳一個火神廟，甚是利害，若有人在谷中略有响處，驚動了火神，就是青天白日之下，他放出火驢、火馬、火龍、火鼠、火鷄、火牛，不論你多少人俱登時烈火奔騰，竟燒熟來吃了。那地方上人若要在谷中砍伐些柴草，或牧些牛馬，俱要本日投誠，先獻了三牲福禮，又要春秋二祀，將童男童女祭獻，一年之中方纔免禍。如今金陵兵來，必從這山外大道經過，我們可先遣精兵，每山口埋伏，又于牢中取出該死的罪犯五六十人，假插

將軍旗號徑在山外大道截戰。若戰得他過，便可將功贖罪。若戰不過，就可望谷中而走，引他進來。那時卽消借火神一餐之飽，更不然兩邊伏兵困住他，圍在裏面，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命必休矣。此計如何？那友定聽了，拍手大叫道：「大妙大妙！依計而行。」正說話間，恰報朱亮祖大軍已將到鶴鳴山左近。友定便吩咐葉鳳領兵一千，埋伏山東口，江大成領兵一千，埋伏山西口，只待炮响，兩邊伏兵齊起，不許放走一人。王遂彭時與領兵三千，不時在山中前後提防接應，自己領兵五千，鎮守汀州，發出該死罪犯百名，打起先鋒旗號，在山外大路截戰。若是勢力不如，便往山谷逃匿，引誘朱兵追趕，衆人得令去訖。那朱亮祖一路上率了五千人馬，果是旗開八面，馬列雙行，一對對整整齊齊，一個個精精猛猛，門中用嚴闔，外用寬真，真是利用張弛，望星而止，望星而行，恰如庶幾夙夜，曉得的說來，東征西討，絲毫不犯的王師，不曉得的，只道人喜神歡，春秋祭賽的佛會。

却有古詩形容得好：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相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便是亮祖了。

前軍報道：「却是汀州鶴鳴山，上前邊金鼓齊鳴，想是有賊人截戰。」亮祖把弓刀整了一整，當先迎敵，只見這些賊人也不打話，竟殺過來。亮祖手起刀落，連殺了三十餘人，心下思量這一夥人，刀也不會拿一拿，分明是夥毛賊，我不如活捉幾個，問他下落。殺近前去，把一個竟活捉過來，帶在馬後。這些賊看了，都拍馬而走，竟望鶴鳴山谷裏進去。亮祖也縱馬過來，方纔全軍進去。亮祖也縱馬趕來，方纔全軍進得谷裏，只聽一聲炮响，四下伏兵俱起，東有葉鳳，西有江大成，密密層層，將兩頭山口把定。亮祖卽傳令且下了馬，另思計議，便

帶過那活捉的問道：「這是甚麼去處？有無去路？你若說個明白，便放了你。」那人備細把火神廟吃人利害的事，并我們一班俱是死罪犯人，假拽旗號，引入谷中的緣故，告訴了一番。亮祖便說道：「既是此計，你們衆兵俱不可聲响，且各隊埋鍋造飯，衆軍都可飽餐了，便着三百精兵，隨我步行，前後探望些出門入戶的路頭，一邊整齊潔淨祭品，待我到廟中祝告他，看這神是甚麼光景，何以如此厲害。」吩咐纔罷，只見那犯人指道：「山頂上紅焰焰的火驛火馬等物，不是怪精來了麼？將軍可自打點應付他。」亮祖便叫「軍一齊都跳上馬，不要心驚，就是上陣，也迎他一回，再作計較，方說得完，看他殿中烈烈熾熾，殺奔一陣火牛馬龍蛇等物出來，中間擁着一個緋袍金冠，紅髮赤臉的妖神，檢着一條火龍，竟向朱軍陣上趕來。亮祖定着眼光，拈弓搭箭，把那衝的火馬一箭射中，那馬仆地便倒，這個妖神吩咐隊下小鬼，把那箭拔了來看，是什麼人如此無禮？小鬼得令，把箭拔來，細看了朱亮祖三字，那神便道：「我道是誰個，快回殿中去罷！」原來上陣的箭，恐怕人來爭功，那箭上都刻着某人的名字。這個火神，所以曉得是亮祖，頃刻之間，山色仍舊清楚。亮祖下了征鞍，對衆軍說曰：「這箭雖是退了這火神，但不知還是禍還是福？我們還須上山到殿中探望一番，祭品倘然齊整，即可隨用，衆軍還須各帶利器，以備不測。」衆人聽了，俱說：「耳竅裏也不得聞，眼睛裏也不曾看見，要都跟隨了元帥上山到廟中探望。」亮祖當先，大步的走，行有二里多路，却是山腰光景，造有一個亭子，匾上寫着「天上羅睺」四字，自此直上，俱是大塊的火石砌成，約有一丈多闊，路道兩邊，都是松柏的皮，却又似榴樹的葉，指着這樹間，那捉來的人說道：「這樹向來傳是無烟木，火中燒着時，只有焰，却無烟，因此人喚他是無烟木。」亮祖又走了百十步，早有一陣風來，都是硫黃氣味，却帶着腥穢之氣，難當，那捉來人說道：「此風叫做火風，這腥臭便是時常有人不曉得的，來衝撞了神明，便燒殺他吃了，那山間中白骨如山，都是神道所享用。」

的。」亮祖也不回答，只是放開了脚步，又是三間亭子，四圍把磚子封砌，匾額上題着「蚩天」二字，只一條路上去，那封砌的磚上大寫道：「來往人各宜自保，勿得上山，恐觸神怒。」那人便立住了脚，對亮祖說：「元帥到此是了，我們每當地方上祭獻，也只擺列在此。」亮祖說：「若是上面不可去，豈有此理！上面有通衢大路，那怎麼我們便上去不得？」那人說：「元帥且看那亭子上，現寫着不可去的字，小人怎敢抵擋。」亮祖也只是不，那隨行的軍校也都隨跟上來，又約有半里路途，只見萬木彫遮，一亭巍立，亭子前後左右，俱有四塊萬仞插天的石壁，止有一條小路從旁可走，遠遠地却聽見木魚响聲，亮祖心中自喜，便在亭子中立了，對衆人說曰：「你道沒有人上山，原何有那木魚聲嗒嗒的响？」那人也不敢答應。亮祖再將身走上路來，恰好一個道人帶着一個藥葫蘆，一步步走將下來，身上穿一領黃色道袍，手中扶一條萬年藤的拐杖，背上有四五个藥葫蘆，一步步走將下來，見了亮祖，拱了拱手，說道：「將軍你要上山，可往這條路去。」亮祖正問他說話，他把手一指，轉眼間恰不見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羅喉星魂返天堂

鐵冠點亮祖出洞

登山欲識羅喉主，誰解羅喉本自生；不死不生都是了，誰空誰色總何因？
豁開石頭窺無我，身破重崖覺有神；堪笑賢豪不識勢，自提傀儡度春秋。

却說朱亮祖山上見了鐵冠道人，正要問他山間光景，那道人把手一指，轉眼間却不見了道人。轉過山灣，已是羅喉神廟。朱亮祖走到殿中，這些軍士却把祭品排列端正，亮祖便虔誠拜了四拜，口中禱告一會，又拜了四拜，軍士們將紙馬焚化畢，亮祖在殿中細看多時，更不見有一些兇險，惟有這些軍士們有背後說了

又笑，笑了又說，不住的哧絮。亮祖因而問道：「爲何如此說笑？」軍士們那一個敢開口，却有活捉的犯人對着說道：「他們軍士看見廟中的神靈，像元帥面貌，一些兒也不差的，這些丰儀光彩，就是這髮髯也都像，所以他們在此談說。」亮祖也不回言，只思量怎麼打開敵人，出這個山的日子。想着那雙脚信步走到後殿邊，黑叢叢樹林裏，亮祖抬頭一看，却是石壁巉岩，中間恰是一條路徑，亮祖再去張一張，只聽裏面說道：「快請進來，快請進來！」亮祖因而放胆，跨腳走進石徑裏去，轉轉折折，上面却是頑石生成，止有一個洞口，倒影天光，其中十分昏暗，如此轉有二三十折，恰見一塊石床，四面更無別物，床上睡着一個神明，與那殿上塑的神道，一毫無二。亮祖口中不語，心下思量說道：「想必此神在此山中顯靈作怪，今趁他睡着，不如刺死了他，也除地方一害。」于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把手掣出腰間寶劍，正要向前下手，只聽得响了一聲，山石中裂開一條毫光，石壁上寫道：

朱亮祖，朱亮祖，今世今生就是我，暫借你體裏靈明；須知我靈成正果，天上羅喉耀耀明，舒之不竭三昧火，六十餘年蛻化神，己未黃花封道左，北靖胡塵西靖戎，爾爾我我隨之可。

鐵冠道人謹題。亮祖看了一會，心中想道：「有這等的事，怪不得從來軍士說，殿上神明像，我見得我這身子，就是曠神脫化的方纔路上遇着的道人，戴着鐵冠，想就是題詩點化我來，不免向我前身，也來拜他幾拜。」纔拜得完，那一片白光石壁，也不見了，亮祖轉身仍取舊路而出，這些軍士看見一驚，稟道：「元帥不知道往那裏進去，衆軍人正沒尋處。」亮祖說：「我也不知不覺，走進一個所在，不知有了多少時節。」衆軍說道：「將有一個時辰，但下山路遠，求元帥早起身回去。」亮祖應道：「說的是。」便將身走出前殿，辭了神軀，竟下山來，只聽山下東西谷口邊，吶喊搖旗，不住的虛張聲勢。亮祖在山腰望了片晌，沒了理會，頃見紅日沉

西亮祖也緩緩步入帳中。這些軍士進了晚膳，各向隊中去訖。亮祖獨對燈光，檢閱兵書，想那衝圍出谷的計策，忽見招搖搖，一陣風過，只見日間到山上祭的神金盃，緋甲來到面前。亮祖急起身迎接，分賓而座。那神說道：『將軍此身，今日諒已知道了，六十年後，仍當還歸此地，但今日被友定困住，將軍何以解圍？』亮祖說道：『此行爲王事而來，今日被困，更望神靈顯庇，大發方便，使我主上掃除殘虐，綏靖封疆，自當酬答。』那神明道：『這個不難，此東西山口，我一向怪他有害生民來往，但我這點靈光，又托付在將軍陽世用事，因此不得上玉皇座前，奏令六丁六甲神將，開豁這條門路，今將軍既在此被困，今夜可即付我靈光，上天奏聞，奏回之時，仍與將軍明日三更，我當率領丁甲山鬼神將，東西南路，用火噴開，將軍即可分兵來，火攻殺出去。』亮祖說道：『這個極好，但我近到山中，聞神祇用火射人，春秋必須童男童女祭獻，此事恐傷上帝好生之心。』那神明對說：『此事將軍本性上事，將軍脫生時，該除多少兇頑，多一個也多不得，少一個也少不得，多只因帶來這分火性，自然勇猛難消。既然如此說，今夜轉奏天庭，把將軍烈火按住，竟做個水旱有禱必靈的神道，何如？』亮祖大喜，說曰：『如此甚好！』於是拱手而別。亮祖便上胡床，恰如死的一般，睡熟在牀上，直至五更天色將曙，那神道從天庭奏事而回，旋入帳中，囑咐亮祖，說道：『我已一依昨晚所說，奏請玉皇，都依允了，靈光仍付將軍，將軍可醒來，吩咐三軍，晚來攻出重圍，相逢有日，前途保重。』亮祖醒來，梳洗了，仍領軍士上山焚香拜謝。到得日暮，作急下山，吩咐今夜三更攻打不題。却說陳友定在汀州府中，那王遂等四將把引誘來軍攻打消息，報與友定得知，十分歡喜，大開宴筵慶賞，直打發許多酒食，送到王遂等帳中，說：『功成之日，另行陞賞，今日且各請小宴。』這四將也會齊在山前一個幽雅所在，呼盧浮白的快活。亮祖却吩咐三軍上山，砍取柴竹，縛成火把五六百個，待夜間以山上神光爲號，神火一動，軍中便點着火把，協力乘火殺出口子，盡

軍得令，各出整理齊備。恰有二更左右，帳中軍士果然望見山上殿中火光燭天，那些火馬、火驃、火鼠、火雞、火龍、火牛等件，一些也不見，只有東西兩路而已，都是執着斧、錘、鋸、鑿的牛頭馬面，每邊約有一二百個，竟奔下來。朱軍一齊點起火把，神兵在前，朱兵在後，待從西山口悄悄地面直殺出來。誰想神兵把口子上的軍士都壓死在石頭下面，殺到大路，那神明便把手與亮祖一拱，說曰：「此處便有幽明之隔，不得同事，趁此靜夜無備，將軍可踰山而上，徑到城中，攻取城池，那友定惡貫未滿，尙得逃脫，不必窮追了。」這火神自向山中去訖。亮祖聽言，因令三軍直登前嶺，誰想城依山而築，東南角上果是依山作城，軍士銜枚疾走，下得嶺來，已在城中。正是友定府牆，三軍便團團圍住，亮祖當中殺入，那友定在夢中抓將起來，只得在茅廁牆上跳出逃走，徑向建甯而去。亮祖待至天明，安撫了遠近百姓，便將檄文前往浦城建陽崇安等處招諭，不止一日，三處俱有着老至城，帶了文書投遞納降。亮祖自領全軍，竟回金陵奏覆，且說陳友定從廟中跳牆而逃，恐大路上或有軍馬趕來，也向東南角上登山踰嶺，徑尋鶴鳴山一路行走，手下只帶有一二百精壯，走過山口，但見東南兩路二千個士卒，都不是刀劍所傷，盡是石頭壓死的。至於王象時與葉鳳江大成四將，竟像石欄圍住，把四將頭頸箍死在內。友定搖着頭伸着舌頭道：「朱亮祖甚是作怪，怎能運動這些石片下來攻打希奇希奇！」回看山口，又是堂堂大路，與前日光景一些也不同，嘆息了一回，便尋思元朝建甯守將阮德柔極是相好，不如且去投他，做些事業，報復前讎，也還未遲。一路之間，提起朱亮祖三字，便胆戰心寒，說其總有神工鬼力，故有這等奇異，說話之間，已到建甯地面。友定走進德柔府中，將石壓軍士失去浦城等事與德柔細說一遍。那德柔驚得木呆半日，做不得聲，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三回

損失將日現黑子

胡深落馬被擒拿

江山牢落路烟迷，劍氣縱橫夜欲低；嶺下捲旗鴉顧影，湖邊移塞鳥驚啼。
碧湖秋老稍頭淚，宮樹秋深草底凄；爲廡日中塵黑子，梭視百戰夕陽西。

且說元軍阮德柔守建甯，有陳友定從汀州逃脫，不見德柔，聽了朱亮祖劈開石壁，殺傷士卒希奇的事，便說仁兄此來，我當爲你報仇。此地離處州不遠，我今點兵四方屯住錦江，復領一枝兵，遠出處州山背，便當一鼓攻城。友定應道：「絕好絕好！」就整頓軍馬，起行不顧。却說處州鎮守大將，姓胡名深，字仲淵，此人沈毅有守，智勇兼全，又評論時文，高出流輩，大小三軍，莫不畏之如神。親之如父，真是浙江保障。探子報知，他便上了弓弦，出了刀鞘，統領鐵甲雄軍三千，出城迎敵。友定兵到兩邊，射住陣腳接戰。友定看胡深人馬不多，縱馬直殺過來，胡深托大刀抵住，你東我西，你來我往，戰上五十餘合，胡深兵十分精猛，各尋對手相殺，殺得友定陣中旗倒盔歪，友定大敗，忘魂喪胆，天色已晚，兩家收兵。明日再戰，友定回本陣去訖。胡深領兵入得城來，恰好兒子胡順迎着問：「今日之勝，雖荷主上洪福得勝，但父親何以不着孩兒出陣？」胡深說：「你不曉得那友定因輸與亮祖，又失若干地方，此行倚仗阮德柔，以圖報復，勢必勁謀必深，你少年人那識行兵神妙。我今日雖得勢，明日必有詭計接應，我們前日接主上密札，吩咐日中有黑子，東南主將不利，我連日坐臥不安，心神若失，我當萬死以報主公，你爲我子，便當戮力爲國盡忠，爲父爭氣。」言畢不覺淚下。胡順慌忙答應：「父親放心，料當必勝。」軍中把酒已罷。次日黎明時候，胡深傳令軍中造飯，結束整齊，三千鐵甲軍，沒一個被半點傷痕。正要上馬，走過兒子胡順說：「父親今令孩兒出陣搦戰，稍替你氣力，父親督中軍壓陣。」胡深笑道：「孩兒不須掛心，我今若不出陣，那友定說我畏懼氣力不佳，反被賊笑侮，你可領兵去守城池。」吩咐罷，便跳上馬，把身一扭，那馬如飛當先去了。剛要排列陣勢完成，早有那友定來大叫胡將軍出來相對，決個勝負。

胡深聽了，便說：「元帥你爲何迷而不悟，你陣上四萬甲兵，到晚點數，不上二萬有零，我兵三千，全軍而返，昨日之戰，已見分明，元帥何不順天歸我主公，仁明英武，羣臣樂用，不日四海自當混一。昔日韓信歸漢，至今稱爲英雄，元帥請自三思，何苦傷殘士卒。」友定聽了一回，也不回言，馳兵竟向陣中殺入，胡深大怒，領三千鐵甲兵，殺入重圍，把那賊大寨柵登時砍倒，殺到壕心，那二萬餘人，又去了十分之四。友定大敗，勒馬向建甯路上逃走，胡深縱馬趕來，約有二十餘里，看看較近，那友定心下轉說：「前者被亮祖出奇兵，定了建陽崇安汀州等地，無可安身，幸有阮德柔肯分兵與我報仇，今只存得殘兵萬餘，雖回去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諒他後面又無接應，不如拚死與他再戰。」這也是胡深命合當休，上應天象，那友定大喊一聲，轉馬來殺，胡深道：「你正該受死。」兩馬正將湊合，誰想胡深坐的馬，被那旗旛一動，日光竟射過來，只道是什麼東西，把雙脚一跳，湊巧前脚踏着一把長草，那草把後蹄絆倒在地，胡深雖便跳下馬來，却被賊兵鈎撓搭住不放，衆軍便活縛了過去。三千鐵甲直冲過來救應，那友定奮力殺奔前來，無可下手，三千鐵甲軍士只得含淚逃回，報胡順得知友定見軍士四散，拍馬先回建甯城中，見阮德柔說話，捉大將胡深到來，德柔大喜，就請友定暫回本營，解甲安息，衆軍解到胡深，方請公堂筵宴慶賀。友定回至本營，未及半刻，衆軍把胡深解到，友定便下了階解了縛，請上堂說話。胡深只得上堂，便開口說：「既然被擒，願得一死，倘釋放當與公同事聖明，不枉了君明臣良之大道。」說說勸上勸，友定心中甚是愛惜，不想阮德柔處，屢次打發人來請赴宴，因友定聽胡深言語，只是沉吟，軍士不敢上堂相稟，誰想德柔這賊，坐在自己堂上，正要十分施逞快活，怎奈二三十個差去接的，大都來不回復，他忍耐不住，便放開脚步，走到館門首，大喝道：「陳將軍把這胡深一刀兩段，便何必待他說，張說李，終然放他不成。」友定慌忙下堂迎接，那德柔已到堂前，喝令中軍把胡深斬訖報來，連友定也沒法

理會，頃間軍士獻上首級，德柔同友定到府中筵宴，話分兩頭，胡深兒子胡順在城上自早盼望到晚，杳無消息，自要領兵出城接應，又恐孤城失守，正在孤疑，不禁心飛肉跳，胡順心上不安，有一種口裏說不出的光景，隔不多一會，鐵甲軍到，訴說馬絆被捉事情，胡順放聲大哭，哀動三軍，暈倒半日方醒，次日申發文書知會地方接應：一面將軍情備文奏聞太祖，申請急調兵將，不在話下。却說朱亮祖承命攻取汀洲等處，得勝而回，不日來到金陵，次日入朝朝見，禮畢出班，將前事一一面奏。太祖大喜，便令御馬監將自己所乘駿馬，并庫中金銀綵緞，及表裏賜與亮祖，亮祖拜謝出朝。只見走過一位使臣，在殿上將表章托在手上，口稱廬州府鎮守胡深子胡順，遣來奏聞的表章。太祖聽了胡深子胡順五字，吃了一驚，便問胡元帥好麼？使臣不曾答應，只是兩淚汪汪。太祖卽把表章一看，方知胡深被害，便對宋濂道：「胡將軍文武全才，吾多倚重，不意爲友定這賊所害，卽追贈縉雲伯，遣使到廬州致祭，就蔭長子胡順，廬州衛用爲將軍指揮僉事之職。」正在調遣間，恰好徐達領兵回見太祖，太祖見了，便問呂珍消息。徐達回奏呂珍聞主公取了胡廣，因遁跡蘇州。那左君弼來攻牛渚渡，幸托主公洪庇，被臣連敗六陣，追至廬州，左君弼復棄廬州，北走陳州，臣卽俘其老母妻子，解送軍前。太祖令將君弼家眷，擇深大宮舍寓寄，支領官俸，優恤隆眷，卽對徐達說：「前者軍師劉基，在豫州別我時，曾言日中有黑子相盪，主損東南方大將之象，今胡深與陳友定相持，馬蹶被捉，不屈而死，大可痛恨。我今思量向年廖永安領兵往救常州，被呂珍所獲，後來我兵活捉張九六，他要將永安來換，彼時不知主何意思，不換與他，至今守志不屈，被其羈禁，你可吩咐中書寫誥文與他，道授光祿大夫，程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以表孤不忘遠臣至意。」徐達領命而出，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常遇春收伏荆襄 郭愈將活捉任亮

凍雲垂垂雪欲垂，忽言溫詔移江右；憔悴寒衣春頓生，相語皇仁天地厚。
屠蘇酒透一星春，因窺仇敵識君臣；恭良原是天然性，爲笑愚癡昧本真。
悔從頭被多反覆，更有吳兒多躑躅；二十萬餘烏合衆，何以周親建大纛。
數行鐵甲搗中塗，裏外呼聲震武天；東禦僞州南靖楚，幾人勛烈勒凌烟。
李峻陽并常忠武，武順鄧王歷可數；只憐曠羅亦稱心，永慕功績誰究取。
青史編入久更新，疆場血戰苦和辛；應知愛惜怡烏者，甯置鴻功付鬼嬖。
攜壺醉客聽新聲，化日春深天地清；那思今日歌吹地，多少英雄幹得成。

話說太祖因胡深不屈身死，展轉念及廖永安，陷於張士誠，守有幾年，勅授官爵，命中書寫誥與他家內，以勵忠貞。早有細作報與士誠得知，目說太祖加稱吳王封號等事，士誠卽自稱爲帝，改國號爲大周，改年號爲天祐，立長子張龍爲皇太子，次子張豹、張彪、張紅、張理、軍國重事，大元帥李伯昇、領兵十萬把守湖州。潘原明領兵五萬把守杭州，阻住錢塘江口，以萬戶平章尹義守住太湖，封弟張士信爲始蘇王，李伯清爲右丞相。一面請命於元朝，而今他也曉得元朝遮護不得他做事，還有妨礙，盡把監制他的元臣，一一逼脅身死，放情自縱。每常隄防朱家兵馬，征伐浙右意思，這也慢表。且表常遇春同鄧愈領兵進攻贛州，賊將熊天瑞從東門外十里列陣迎敵，持久勝負未決。太祖乃遣左司郎中汪廣洋前往參謀。因諭遇春等道：「天瑞困守孤城，猶龍禽阱獸，諒難逃脫，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爾等須保全生命爲心，一則爲國家使用，二則爲未附者戒，三則不妄誅殺，以漢時鄧禹爲法。前者友諒既敗，生降諸軍，或逃歸者，至令軍爲我用，民爲我使，後克武昌，嚴禁軍士入城，故得全一城之命，苟得郡而無民，雖得何益。」正說間，汪廣洋來到軍中，傳與上命。當時暮冬天，

江西近贛諸地，頗苦嚴寒，聞天命來諭，保全民命的話，便覺陽和春色一時降臨，都如挾纊一般。遇春見天瑞拒守益堅，固命軍士深掘溝池，廣立柵閘，周匝圍繞，以防救援，且絕城中往來信息。日復一日，已是元至正二十五年歲在乙巳正月元旦，常遇春等領諸軍，在贛州東向金陵稱臣祝壽，呼天動地。那天瑞在城上遙望了一會，對那些軍士道：『朱家真好臣子，直好禮體，以此光景，頗有一統規模，但未識主公德量如何？』前使者到軍中傳諭，不許妄殺，未知果否？自言自語下城，調遣軍士把守。此時春色已動，朱軍倍加精銳。又問半月，天瑞自揣力不能支，只得寫降書開門，送遇春營內。遇春細看來情，并問來人心事，已知天瑞因對來人說道：『前者我王駕到江西，你將軍已是投降，並收我主賞費，不意他復生反心，勞我師旅。今日日本當不受納降，我何苦爲你將軍一人之頭，帶許多無辜之罪，你今回報，叫他於清夜自思，不可造次做事。倘或目下不過勢迫而降，後來仍是返逆，天兵一到，決不容情。』那人回城，將前事道及一番。次日天瑞親到軍中負荊納款。遇春因傳令諸軍，不許戕民，各守隊伍，倘有一軍走入居民者，則足示衆，號令已畢，止率從者十人進城，檢戶籍，釋放無罪良民，將存儲倉，盡行給散，遠近八民，以免騷擾之苦。一面申奏朝廷，一面傳檄南安、南雄、韶州等郡，曲諭主上德意，諸處望風而降。因令原守韶州同知張秉忠，仍守韶州，指揮王璵守南雄，自己統領三軍，不日到至金陵。太祖臨御戟門，頒賞犒勞，對遇春說：『孤聞將軍破敵不殺，足稱仁者之師。曹彬之下江南，何以有加，此真天賜。』軍以隆我國家者，但思安陸及襄陽一帶地方，正是江西肩背，不得不取，煩將軍一行。』遇春拜謝賞費，口銜新命，卽日出城，往荊州進發。不表。且說張士誠元帥李伯昇，見朱兵往江西一帶征取，湖州諒來無事，悄悄地率衆二萬，星夜而進，竟把諸全新城圍住。主將胡德濟堅守，卽遣使往李文忠處求救。李文忠得報，便率衆來援，未至新城十里，土名龍圓地方，文忠傳令前軍據險安營，搦戰。德濟知文忠已到，遣人對文

忠說道：「衆寡不敵，將軍少待大兵，一齊攻殺，方保無虞。」文忠對來使答曰：「昔謝玄以兵八千，破苻堅雄兵八十萬，若不與戰，便遽退避，則彼軍益熾，即有大軍到來，難爲攻矣，莫若與之一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遂下令：「彼衆而驕，我寡而銳，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輕重車馬，汝等所取，汝等當戮力同心，斷殺。」明日軍兵相對，文忠仰天大叫朝廷大事，在此一舉，敢自愛其身，以後三軍哉，即橫槊上馬，領三千鐵甲乘高而下，直搗伯昇陣後，沖開中軍，一把刀登時砍倒二十餘人，即督衆乘勢四下趕殺，賊兵大潰，自相踐踏。胡德濟在城聞知文忠力戰，因率城中戰士，鼓噪而出，聲振山谷，旌旗蔽天，無不以一當百，斬首萬級，血流成河，河水皆赤。伯昇却要望東而逃，又遇左翼指揮朱亮祖，却好領兵殺來，把大營四下放火騰燒，活捉同僉韓謙，元帥周退蕭山等六百餘人，散亡軍士七千餘衆，馬一千八百餘匹，棄去的輜重鎧甲器械，堆阜積積，衆軍士搬了五六日，尙不能了。李伯昇領殘兵萬餘，保僞周五太子，星夜赴蘇州而去。文忠仍領兵鎮守舊地，話分兩頭，却說太祖命元帥常遇春，往取安陸襄陽，復調江西省左丞鄧愈爲湖廣平事務，分兵接應。因使人諭知鄧愈道：「凡得州郡，汝宜駐兵撫輯降附。近聞元將王葆現集兵汝甯，他說的如築堤壅水，惟恐漏洩，爾之荆南，尙能愛恤軍民，則人心之歸，猶水之就下，是穿其堤防，使所聚之水，都漏洩也。力少成功，正在今日，爾宜敬之。」鄧愈奉命來至遇春營前，那遇春正與安陸守將任亮血戰，看那任亮甚是驍勇，二將鬪有五十餘合，未分勝負。鄧愈大叫常將軍，末將爲公活擒此賊，聲未絕，手中展開錦索，向天一撒，把那任亮活捉到馬上去了一個回馬把馬一拍，向己營中跑回，着三軍將任亮打入囚車，解金陵候旨發落。遇春見鄧愈捉了任亮，便縱馬入城，撫慰百姓，即令沔陽衛指揮吳復，在城把守。次日發兵前至襄陽，只見城門大開，百姓攜老扶幼，一路跪接，備說鎮守元將聞風逃遁，遇春吩咐後兵傳言，請平章鄧愈進城安輯人民，出榜曉諭，自己領大兵追殺元將五千餘里。

因俘士卒五千餘衆，獲馬七百餘匹，糧一千餘石，正要轉身回軍，恰有元僉張德山羅明跪在馬前，將汝州一帶地方與思州宣撫并湖廣省左丞田仁厚等將所守鎮遠吉州軍民二府，婺巧永常甯等十縣，龍泉瑞溪君河等三十四州，盡行附降。遇春卽令軍中取馬匹，與三人騎至城中，早有鄧愈在府整備筵宴，再將得勝納降事務，修成表章，申奏金陵，內并請改宣諭司爲司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仍以田仁厚爲宣慰司，下同分解。

第四十五回 擊登聞斷明冤枉 常遇春平取淮東

寶刀映漾大場中，健兒對舞將軍雄。番身上馬力逸虎，彎弓酌咒走熊熊。歸來天上雲霓赫，賡歌臣主歡無斃。崇文宣武聖明時，猶異奸僧萌惡孽。東鄰有女貌如花，忘却無家欲有家。萱慈孤香強作合，葡萄一醉日被查。牆上桃花應有主，任彼顛狂自還失。一生注定子和夫，九重善聽能起死。昭揭綱常如日星，燕子啣泥壘舊停。寄語菩提宗教者，六根清淨如來經。

却說常鄧二將軍，統兵攻取荆襄，恰有張德山羅明田仁厚三人，聞風來歸，有許多地獻，因一面申文保田仁厚爲宣慰使，又備說元將任亮雖被擒獲，然壯毅可用。太祖俱允奏，以田仁厚巡撫荆南，仍授宣慰之職。釋任亮爲指揮僉事，勅令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守襄陽。常遇春暫領兵回金陵，聽遣征討。是時湖廣江西皆平，太祖因會集多官，計議道：「張士誠貪得無厭，僭稱皇帝，倘不及時剪滅，下民何忍受其凌辱？因吩咐將士，明日在教場觀兵，倘能戰勝者，受上賞，其有被傷而不怯退者，亦是勇敢之氣，受中賞。」諸將帥領命進朝，准備各部軍馬去訖。次日五更，太祖出宮，排駕直至演武場中坐下，卽謂起居郎官詹司，從旁登記今日比試。

勝負於簿上，以便賞罰大小三軍，個個抖擻精神，有刀對刀，槍對槍的十八般武藝，從大至小，件件比試過了，又命火藥局裝起火銃、火炮、火箭、烏嘴、噴筒等項，一一試過，自黎明至天晚，太祖照簿上所記勝負，各行賞罰，排駕回宮，昏暗中遠遠望見一人，依牆而立，太祖指問巡街兵馬指揮說道：「那人是誰？」指揮即刻將此人拘押到駕前，詢問鄉貫姓名，那人回說：「小人攸州人氏，姓彭，雙名友信，縣官以臣文學，賚發來此，今早方到，聞吾主選拔將士，不敢奏聞，適見回馬，遍走民家迴避，以面生可疑，無人許臣進門，因此倚牆而立。」太祖聽他言辭清曉，且舉動從容，抬頭一看，天邊紅色粲然，因道：「我昔時登駕，以雲霓爲題，得詩二句，你既有文學，可續成麼？」友信奏道：「願聞溫旨。」太祖吟道：

誰把青紅絲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接應答曰：玉皇知有鸞輿出，萬里長空駕彩橋。

太祖聽罷大喜，即令明早入朝進見，次早鐘聲方歇，太祖即着內臣出朝探視友信來否，只見友信整衣肅冠已到，太祖視朝禮畢，對侍臣道：「此有學有行之士，朕欲爲翰林編修，衆卿以爲何如？」廷臣對道：「極當極當。」友信入朝，三呼謝恩方畢，只聽朝內鼓聲驟隆的響，原來太祖欲通天下民情，世間冤枉，倘無人替他伸理，便任百姓到朝搥擊此鼓，名曰登聞鼓，如有大小官軍阻遏來人者，處斬，此分明是當初治水的禹王鼓，詔求諫的美意。太祖聽見，便宣擊鼓的進見，不一時，見一個婦人，年紀二十餘歲，走向殿前叩頭，口訴：「小人周氏，父親是揚子江邊漁戶，將奴嫁李郎，在金山寺捕魚爲業，方嫁兩載，生兒子一個，詩常有鄰家江媽送我胭脂花粉，婦人有時將東西回他，如此往來親密，一日李郎捕魚未回，至晚婦人約江媽到家相伴，誰想江媽不良，暗將僧鞋藏牀下，次早江媽回去，李郎適歸，正在牀下看見有僧鞋，他即大罵奴與僧人通姦，婦人對天發誓不信，今逐我回娘家，離別時有詩一首，訴明衷情，那詩記得道：

去燕有歸期，去歸有別離。妾有堂堂夫，妾有呱呱兒。撇了夫與子，出門將何之？有聲空嗚咽，有淚空漣灑。百病最難醫，丈夫心反覆，曾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瞬息竟更移。吁嗟一婦女，方寸有天知。

李郎也只做不聞，只得長別。自此將及半年，有個新還俗的僧人，叫做會明，原是金山寺和尚，托媒來說，要取婦人。父親作主，便嫁了他。前晚酒中說出，當年江媽媽時常送些花粉胭脂及夾僧鞋的事務，原來是這和尚的奸謀。因此將小婦人夫妻拆散，後訴本官作主，誰想他有賄賂，不准呈詞。這段冤枉，全仗皇上作主。太祖聽了大怒，即喚殿前校尉，星馳拏捉奸僧，及江媽并本處知縣，同金山寺合僧衆，至殿前詢問。不日人犯解到一一，皆如婦人所言。登時將會明凌遲處死，江媽主謀梟首，同寺內十二個僧人，知情打枷，知縣遏絕民情，收監究問。其餘寺僧，俱發邊遠充軍。其婦仍着原夫李郎領回，永爲夫婦。判訖，暑往寒來，光陰迅速。又孟冬天氣，太祖對徐達常遇春道：「今日士卒訓練已精，軍旅已足，爾等可率馬步舟師，一并進取，先克淮安，與淮東後順攻秦州一帶，剪去士誠東北股肱之地，盡行剷除。」二將領命辭朝，擇日率兵廿萬，向淮東一路進發。且說士誠知朱軍攻取風聲，即召滿朝文武商議，恰有次子張虬向前奏道：「臣意度金陵兵馬，本欲先取淮安，後攻秦州，我處不如遣舟師進發海安，次於范蔡港口，以疑彼師，使他進退兩難。彼此分勢，日久不戰自退。」士誠聽知，稱言有理，即令張虬帶領舟師，依計而行。一面又遣人馳赴秦州，令守將史彥忠小心防守，不表。且說太祖在金陵，探子報知士誠如此行爲信息，因作書諭徐達曰：

賊兵馳札范蔡，不敢陳於上流，分明是欲我兵分勢，非真有決機乘勝之謀也。宜遣廖永忠等，率舟師迎之。大軍切勿輕動，待他徘徊江上，聽其自老，候其怠惰，攻之必克。秦州既克，則江北瓦解，不卜可知。徐達接諭，即率兵馳赴海安，至秦州，略地安營。秦州史彥忠早已知風，即對衆人商議道：「金陵兵勢

浩大，若與對敵，必不得利，以我之志，城中糧餉甚多，只宜固守，一面使人往姑蘇，求取救兵接應，方可迎敵。」
衆人皆言元帥高見不差，史彥忠卽修表，遣人往蘇州求救。各調將士固守城池。朱兵直抵城下，每日令人大叫罵戰，彥忠只是堅閉不出。徐達傳令，在正南上七里外安下大營，衆將皆來議攻城之策。徐達道：「吾知此城堅固，而且兵多糧廣，以力攻之，必不易克，徒傷士卒之命，莫若另生計較攻他。」卽命各小卒，每日在城下百般大罵，以激其師。那史彥忠只是在城堅守，不許一人出城，相持了半月。徐達見衆軍無事，卽令馮帥所部下軍馬一萬，進攻高郵去了。又七八日間，又命孫興祖領兵一萬，守住海安去訖。又對遇春湯和沐英朱亮祖郭英等道：「我想史彥忠乃東吳善守之將，不若乘此嚴寒天氣，吾有破壞之計，但是要周密，諸公幸勿漏洩。」卽向衆人耳旁說了幾句，如此如此，衆將皆道：「元帥之計，甚是有理。」次日徐達傳令諸軍在此，以客爲家，今彥忠既不出戰，亦且聽他自然，目下又是除夜，汝等各宜慶賀數日，以享韶華，說完，卽在帳下設一個大宴會，齊集衆將，高歌暢飲，以樂元旦之節，一連飲七八日。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幸濠州共沐恩光 徐達賭計取彥忠

問君興廢事何如？成敗猶如一局棋。轉眼請看青髮少，回頭不覺白雲多。
秋聲鶴淚愁應燥，春老鶯啼若自知。離亂也思歸去好，一簞煙雨酒堪炊。

且表徐達見彥忠堅守不戰，因此設計，令軍士也不攻城，趁着三陽佳節，解甲休兵，大吹大擂，一連飲了七八日光景，早有細作看了朱軍事情，卽報與彥忠知道。彥忠大笑道：「如此村夫，豈堪大將，今彼既自驕自肆，上下各無鬥志，不如乘驕破之，何必定要外兵來援，卽設計破敵。」彥忠知未必是實，就喚兒子史義道：

「我令你前往打探虛實，汝可將書一封，假以投降來獻城爲名，觀其動靜，看是如何？」史義領令，費了降書，徑投徐達營前，看士卒報入，那些士卒，也不阻止，史義直入營中，但聞笙歌聒耳，嬉戲的粧生粧旦，抹朱搽粉，室中唱演雜劇，那一個徐達元帥，與這些衆將，沈酣狼籍，略無紀度。史義在旁，細看了一會，也沒有人來查他姓張姓李，走到桌子邊，摸出書來投遞，徐達假作醉眼，問你是何人，史義答道：「小的史義，帳下將來書的。」徐達卽取了書，一念去云。

秦州守將萬戶侯史彥忠，端肅書奉大德總戎徐公麾下，伏念史彥忠久思聖澤，願沃仁風。昨聞師臨敵邑，啣命投降，奈吳有監使，未得隙便，今監使已回，謹獻歸降，乞保餘生，爲一卒幸也。後容面稟。

徐達看書大喜，便以酒與史義吃，問說主帥幾時來降，史義權對說明日將來。徐達卽傳令軍中說：「秦州已降，正可設宴作賀，明日可增多筵席十桌，至如帶來軍士，且到此時，宰殺牛馬犒賞。」史義卽時出得營來，又聽得帳裏鼓吹聲歌，不住交作，喜不自勝，卽刻回到了秦州，備說三軍的榜樣。彥忠大喜說：「今夜不殺徐達，永不爲大丈夫。」是日正是元正至二十六年，丙午月之八日，到日落約算一更左右，彥忠率兵二萬，出秦州南城，悄悄的馳至徐達營前，但聞營中更鼓頻敲，便引兵直向營側，只見滿地士卒，皆熟睡不醒。彥忠吩咐將卒說：「汝等不必殺死士卒，徑殺徐達，方爲大功。」帳中燈燭微明，遙見徐達隱几而臥。彥忠遂令三軍奮力殺入，誰想方踏進營中，都落陷坑內，深四丈，下面都是兩頭尖的鐵釘，狼牙虎爪，陷入卽死。仔細一看，却是草人。彥忠大驚，倒退幾步，忽聽得一聲炮響，伏兵盡起，東南北三面密密叢叢的軍校，殺將上來，止有西面兵馬少些，彥忠便令軍士投西而走。徐達傳令卽將火銃火炮火箭長鎗手，一齊追來，面前皆是大溝，闊有二丈零，深有三丈零，秦州兵馬墮死不計其數，約剩有百餘士卒。彥忠只得踏着浮尸而逃，見此時天色已明，彥忠深恨爲

敵所誘，且行且怨。只見當先一軍阻住，爲首大將却是湯和，高叫說：「不如早降，免將身死。」彥忠大怒，縱馬就戰。湯和卽舉刀相迎，未及數合，彥忠快馬而逃。湯和乘勢追殺，將到秦州城邊，惟見城上遙遙洩洩，矚日遮雲，俱是金陵常元帥旗號，弔橋之旗竿上，早將史義首級懸在高頭。彥忠自度力不能勝，拔劍自刎而死。徐達帶領數十人入城安撫人民，其餘軍士不得亂離部伍。次日發兵一萬，前往高郵助馮勝攻打。那高郵守將俞中被馮勝日夜督戰，正在危急，俄聞秦州又破，且益雄兵萬餘，前來攻打，只得出降不題。且說太祖一日說道：「濠州是吾家鄉里，今被士誠所據，是吾雖有國而實無家。前者命韓政同顧時領兵攻取，誰想守將李濟領兵拒敵，又着龔希魯去說蕭兆，因此衆皆觀望，未決今點兵一萬攻水濂洞內城，又連兵攻打西門，那李濟拒守益堅，傷殘士卒，難以下手。」徐達旣取秦州，太祖卽馳書與韓政顧時，命以雲梯炮石在四面併力攻打，誓在必克。李濟力不能支，遂出城納款。太祖得了捷報，大喜道：「吾今日有國有家。」卽日起程駕幸濠州，拜謁陵墓禮畢，卽與諸父老排筵歡敘，卽令修造城池，駕留五日，仍回金陵而去。濠州旣平，淮東遂失左臂，於是淮安縣周守將梅思祖、徐州宿州守將陸聚皆望風而降。却說孫興祖領徐達將令，把守海安。那興祖方才紮營十餘里，士誠的兵果然來寇海口，興祖便率兵併力攻殺，活擒將士四百餘人，殺死約一千餘衆。士誠的兵遂連夜逃遁而去。孫興祖卽進攻通州，守通州守將吳魁嚴兵相拒，興祖向東城外五里安營，便排開陣勢，單刀縱馬殺來對陣。中來爾忠、張大元、虎布武、李通一齊接住，興祖統兵大叫：「聲震天地，河冰若立，把四將一齊殺死，斬首數百級。」吳魁連忙奔入城中，緊閉不出交戰。興祖也暫領兵而回。却說徐達見淮安等處投降，便統兵渡江，過了常州，從長興大路進發，逕到太湖，貼着湖州岸上安營。早有湖州守將尹義，練着戰船一千餘隻，在東岸截住去路。哨子探知來報，徐達思量太湖是東吳要地，正宜固守，卽遣郭英馳入長興取船二千餘隻，同耿炳

文調水軍在湖邊駐紮，次日卽領兵巡泛太湖，郭英得令，遂向長興進發，明日黎明，已同耿炳文到軍前來會。徐達見了炳文，便道：「自從將軍鎮守長興，備禦多方，賊人遠遁，毫不敢犯，真非他人所及。」炳文回說：「卑職效勞，是臣子分內之事，末將實無才能，但心中可盡不可不爲耳。」徐達因問郭英道：「昨勞先鋒料理船隻，可曾完備否？」郭英道：「有三千餘隻，準備湖口了。」徐達卽別耿郭二人，領兵至太湖口，望京南而行。見綠水潺潺，清波渺渺，南接洞庭，東連滄海，西注錢塘，北通揚子，五湖之景，此爲第一。徐達回顧湖景，卽對衆將道：「湖光浩蕩，長天一色，吾恨無才，不足以寫其妙，聊作春湖歌一首，呈上諸公改削。」

紫氣參差烟霧透，清波蕩漾連蓬島，湖光落日映金盤，水上風生羣翠鳥，歌舞銀花白帶輕，荷生翠點青錢小，洪濤滾滾連天涯，雪浪滔滔連海表，峴皖黃鶯訴景和，呢喃燕子啼春老，魚龍吹浪水雲腥，珠浸湖中烟月曉，岸邊遊士喚開舟，船上漁翁拖短棹，南越憑依作障屏，東吳藉依爲屏保，千團星月玉珠垂，萬里烟山瑞氣好，勝景繁華第一奇，輕帆破浪奸邪掃！

歌畢，衆將俱稱羨美。滿湖中但見旌旗蔽日，金鼓喧天，遠望東岸，一派號旗林林的佈立得整齊，岸下戰艘蜂屯，正是僞周虎將尹義屯紮的水寨，他兵望見朱帥將至，便把開船隻，頭頂着尾，尾頂着頭，一字兒擺開，恰有十里之路，每船見頭上立着二人，艙上一人，中間艙內五六人，也喊吶搖旗，與鳴金擊鼓，俱是一把長槍在手，直衝前來，常遇春與衆將看了，皆大笑道：「這是漁翁的把勢，說甚麼舟師？」惟是主將徐達見其形勢，吩咐三軍道：「各宜慎重，萬勿輕敵，我看他來兵，必有詭計。」傳令未完，不料他兵見如此光景，卽將船殺入，有五百餘號，後船略不相接，見船上號炮一聲，那些頭尾相接的船，飛也似圍將過來。

第四十七回

薛將軍生擒周將

朱亮祖活捉尹義

夢裏偷營總未真，瞞君何處枉勞神；每教好事成難事，恰見神人常勝人。
耿耿皇帝天有定，茫茫塵世事誰均？算來多是黃河水，盡向東頭冥海傾。

話說我們水軍前船殺進，約有五百餘隻，後船不繼，誰想岱周的小船上一聲炮響，那些兵船便一字兒擺開，却飛也似將圍住我軍，先前每船上不過有六七人在上，不知如今止半日裏，到有七八十人，畫角一聲，重重疊疊，如蜂似蟻的圍住，朱家的船在內，前後分作兩段，只是虛聲吶喊，却也不近前廝殺。且說常遇春、王銘、俞通源、薛顯四員虎將分頭殺出，但是我軍將到，他們軍士便跳下水去，我船略開，他們仍然跳回船上，遇春傳令退軍，他既然如此，不過彼勞我兵耳，但恐我軍糧草不繼，如此半月，則枵腹了，何以當勁兵？我們的船且集在一處，再作商議，說未畢，只見船上皆說道：『不好了！不好了！我軍船底被他們鑿破，走起水來。』衆軍着急，皆去艙內補塞，未及半响，那些水軍紛紛的在水上如履平地而來，將我在外的船隻提起，鐵撞只是亂打，頃刻間朱軍溺死的已是一千餘人，常遇春等無計可施，遙看三面俱是蘆葦，約有二十餘里，蘆葦之外，仍是無邊水岸，要望外邊後軍，他又盡將巨艦在十里之外，密密重重，隔斷聲息無聞。遇春仰天歎曰：『不意此身沉沒在此。』薛顯道：『常元帥，你日慢些不焦急，這場事務須從個萬死一生中尋個計議，我們且把船一齊盪開，不可聚在一處，倘若他四下裏以火相攻，比那鑿穿的尤是利害，我有一計。』即喚衆軍收葺已壞的船隻，盡將艙底打開，只留船底，將鐵鍊縛成鋪浮水面，每并約長十丈，闊二十五丈，板多則負重，每板上立四、十人，各執火銃、火炮、火箭等物，乘他巨艦挨擠水面之時，今夜以火攻向前去，其餘不壞船隻，即隨火器廝殺，必能殺開重圍。』俞通源聽了搖頭說：『不可不可。我軍駕着船而行，仰視艙艙巨艦，都有二三丈之高，一時難得上去，且風又不便，但恐反爲不美，此計未妥，請再三思。』尹義守此，不過十萬之師，他如今駕着大船當湖

心截住前後，則衆軍必然盡罄的俱在水面上把守，岸上陸兵，見我們前後不應，必不準備，莫如今夜將船分半，竟抵彼岸，直刼他岸兵，這叫他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法也。未知將軍以爲可否？」遇春聽了便道：「二位奇計大妙，我今兩同其用。」又問衆將以爲何如，衆人皆說道：「絕妙的計。」即令衆軍將打壞不能裝載的船，盡行拆了，把鐵鍊如法鍊成一片，如今反將船面向天，以防釘腳損傷士卒，及到岸邊，仍然翻轉，將面子向天，防他水兵被火逃脫上岸，一時偶傷腳板，難以向前，又令在船衆軍，整理火器等件，俞通源薛顯領兵攻打水寨，自同王銘領兵襲刼岸兵，只待夜間，分頭理事，自回軍中安置，不覺紅日西沉，但見湖中清風徐來，水光接天，萬籟無聲，一碧萬頃，可惜了只爲王事在身，無心盼望煙光景色，却說元帥徐達在中軍聽得一聲炮響，忽見尹義陣上的船，如飛圍繞，把自己之兵截做兩段，倏然之間，大船如雲而來，似銅牆鐵壁，阻在湖心內，自知中他奸計，急令軍士慢施檣棹，且集中將細議攻打軍令，一下衆將會齊到船，皆道起初之際，尙不見一隻大船，正是幾處蘆葦，兩邊止有些捕魚小船，我們因此皆放心，誰知落他圈套，正說話間，那些被溺死的軍士飄飄蕩蕩，竟如雪片的流到船邊，心中十分不忍，欲要打探，更無去路，又不見裏面一些響動，俞通源俞通淵因有通海截住在內，不覺放聲大哭起來了，衆軍洶洶茫茫，也有不做理會。徐達此時欲待軍回湖中，又思前軍無人接應，欲殺向前去，那船上只是把擂木石鳥嘴火炮火銃等物，不住的扛過來，刀鎗劍戟密密擺列，船上不敢近前，徐達只是口中不住的歎氣，看已日晚，無計可施，但只吩咐與各船上，夜間小心巡哨，靜聽裏面不可怠緩，以便接應，衆將待令，但打聽得僞周船上，四下并不見有一些動靜，將近二更，只見水面上聒起波紋，早有軟浪色微明，星火暗淡，朱軍側耳細聽，船上四下並不見有一毫動靜，將近二更，只見水面上聒起波紋，早有軟浪打到船頭，徐達獨坐艙中，聞得風聲愈烈，煩悶，且說裏面被圍朱師俞通源薛顯傳令，凡我軍的船開轉頭，仍

從原路而行，恰好趁着順風，倏忽之間，都頂尹義大船舵上，只待常遇春等船隻上板，渡軍上岸，以放炮爲號，一邊放火殺出一邊上岸殺入，且喜他的船上，皆如此布列，萬無一失，俱各放心安睡，起初敲更鼓的與那提鈴喝號的，雖是嚴明，挨至三更，俱各倦然睡去。我們在船板上渡過的軍，雖遇了風，幸無蓬扇，止得一片光明，用力撐持，以到彼岸。遇春即令將船板盡行翻轉，塞滿岸邊，即銜板疾走，不及一里，已是尹義裏寨，更沒有一人巡視。遇春吩咐軍士四下裏起放火炮，一時火光燭天，直殺入中軍帳內，此時止有僞周副將石清把守，夢中驚起，不知此兵從何而降，盜甲皆不及穿，遇春聽了，虎將王銘橫衝直衝，喊殺連天，沒一個敢來迎敵，即將石清擒來不表。且表俞通源薛顯因風順船小，到早，即令將火炮火銃火箭及蘆葦引火之物，輕輕着水軍船上各船艙上，設法準備，正在安置妥帖，只聽得一聲砲響，即便同時發作起來，火又猛風又大，尹義聽得喊聲從後而起，即披甲走出艙來，那只見火光徹天，一時間水上船一隻也放不開，只得向小船中逃走。外面徐達船上，見敵船上火着，不住的喊殺，也殺將過去，不上一個時辰，將三千敵船，盡皆燒了，沒有一個逃脫的軍士，真得好一場廝殺，正是：

萬道紅光一天烟障，遠望似片片似霞，映住河中綠水；近觀如條條線線，浮來水上清波。三江夏口，那輪妙計周郎，擺出頂頭，不羨英雄褒似；起初烈烈焰焰，一叢不散，便浮梁御器械，閃閃驚人。到後來，虛飄飄萬點點移開，便深秋螢火蟲焰光滿目，沸水騰川，不讓昔咸陽二月，炊人枯骨，誰說道鬼火神燈，是真丙丁烘得十千里，蚩尤燒得萬萬魂。

尹義落得小船逃走，回看一眼，傷心頓足道：「可憐可惜！真真只說要圍住，誰知反受其害！」正在跌足不暇，又被朱亮祖沐英將小船殺近前來，約到岸邊，滿岸口皆是船板，釘頭向天，正要捉步而走，早有朱亮祖

追上，一槌打落水中，活捉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殺巡哨假擊鑼柝 五太子火裏逃生

白日雄朱領，袍馬朱般好；蠅母識殘腥，野火燒龍船。
湖水遠莫澆，烟瘴人毒倒；望之遠若迎，少處忽如掃。
陰風吹大塊，蚩尤袁長潦；怪沐一何繁，與水水相燥。
機緘狎鬼神，去來遮好瞭；何地無炬奇，焉能盡相告。

且說常遇春分兵兩枝，水陸夾攻，前後接應，將及天明，一齊會集。徐達傳令鳴金收軍，與常遇春、俞通源、薛顯、王銘等相見，真如再生兄弟，夢裏重逢，不勝之喜。即喚軍士將尹義、石清、梟首，隨集衆船，直走湖州的崑山崖邊屯紮，與僞周的兵水陸交戰，共計有五陣，僞周兵馬大敗，遂統三軍，直抵湖州城下。丞相張士信聞知大驚，即率境內壯兵十萬，竟往舊館地方，以擊朱軍。日來常遇春探知此信，便對徐達說：「賊兵此計，是欲使我兵前後受敵，既來困我的兵，又來分我的勢，不可不防。待末將與朱亮祖、王銘隨帶健士三千，由路徑大，全港而入，結策東阡，復抗敵人之背，因令軍士負土阻塞港口，絕其歸路，此計何如？」徐達道：「所見亦妙，常將軍依此而行。」遇春領命，即引兵前往東阡屯駐。士信陣上，早有先鋒徐義出馬迎敵，遇春一邊擺開陣勢，一面喚衆將士吩咐說道：「今日士信有兵十萬，我兵僅止三千，爾等須努力盡心，事成之日，當受上賞，決不食言。」即傳令軍中擺酒請客，遇春酌酒在手，對衆將道：「倘有面不帶矢，身不帶傷者，有如此酒。」即持刀勒馬當先而出。一見徐義，更不打話，便把刀亂砍，好似比剖瓜切菜，那三千人看見，即放馬殺去，殺得士信陣

上的兵，人人膽傷，個個心寒，只有走得快者，四散而脫。徐義引殘兵數百，向樹林伏過一夜，天晚各自收兵而回。遇春一領綠征袍及一匹追風白馬，俱被血污，染得渾身通紅。東阡前後地面，皆是屍如山積，血流成河。張士信連夜敗回營中，申奏金陵兵勢浩大，御駕親征。士誠允請，即刻宣旨，傳五太子及大府呂珍、朱暹等，添兵五萬，駕上赤龍船，列陣於烏龍陣上，與朱軍相去不遠。當遇春即喚副將王鋒道：「我聞五太子雖然矮小，其實精勇力雄，能敵萬人之衆，況且在平地，可超三丈，又且呂珍力雄氣足，非比尋常，今加兵五萬，我兵三千，明日何以抵敵！再三思量，士誠自到此，乃駕了大舟而來，其兵必疲，不如今夜乘其困意，汝可領水軍駕小舟百隻，帶了火具，傍近大船，四散放火，他見勢頭不利，必然登岸而走。我在東南三面樹林中，樹旌旗，掛燈火，令軍士五千人，撞鼓吶喊，他必向西路而走。我同朱將軍帶二千勇士，伏於西路之左右，參差犄角，待他來時，分頭而出，倘不能擒，亦必破膽。」王銘領命，將近初更，先駕一舟前往。恰好士誠水寨中，有五六個一隊，在岸上左右巡哨。過來，王銘向前，將一個敲鑼的扭住，一把道：「你且勿叫，若叫起來，吾即殺你。你本身姓甚名誰？」現在何營巡哨？」那人便道：「我姓王，排行第七，叫做王七星，派在前營巡風。」一連六個人，王銘一一問明白，卽一刀殺了，把衣服脫下來，交與面貌相同的六人，俱照依巡哨的打扮。卽叫軍士把六人屍首，丟在河中，收拾停當，又只見一夥兒六人走來，亦自提鈴擊梆的。王銘叫道：「阿哥，我王七星早在鎮上，搶有牛肉一包，我們同伴邱大元又搶有白酒一樽，我們今日辛辛苦苦，却要飲醉，到船梢上去安睡，不意又派令巡哨，阿哥們可憐兒，替在此邊巡哨，我到晚上哨一回，待我兄弟們走到船吃東西，就來，也不枉了同夥共事。」其中有幾個便道：「這是容易的事，但我們亦要吃一鍾酒，嚼一塊肉，方肯替待替待。」王銘卽答應道：「這些酒這些肉，又不是真金白銀買來的，不過是用首飾貨喚來的，俗云首飾買的將來，結交兄弟有何不可，相請下船。」走至

牢路光景，中間一個道：「我們兩處巡哨人，俱走了來，倘有失誤，明日吃軍政棍子。」王七哥你可先同他們夥中四位去吃一些兒，再來換了我們，公私兩盡何如？」王銘應道：「好好好。」一頭走，一頭問他是張三李四的名字。倏忽間將船近邊，王銘先跳上船，把後腳將岸一蹬，那船忽地裏離岸有二三丈，王銘便把篙子在手，撲將過來，列兄逐位兒請下船，但船小不堪重任，艙中早有一位知心的持刀在手，王銘先把手接着一個，便將身子故意一推，將那人推進船艙裏，那一人叫一聲「阿呀」，就不見響。王銘因而再把手接一個下船，連接四個，皆如此做作，誰知那人叫得一聲，俱被艙中人殺了。王銘即收拾四人尸首，把他衣服與我軍士四人穿了。又到岸上來，叫兩個吃酒，那兩人又被朱軍照前方法結果了性命。王銘側耳一聽，早已是三更一點，即喚從軍招呼衆船，到來行事。正說之間，又有南邊巡哨的人六個走來，王銘把嘴一拱，我軍士即將他們兩個扭住，廝打大叫，今朝爲何沒有飯分與我等吃？那二人道：「我何曾認得你。」扭來扭去，四個滾作一團，一滾一滾，滾落河邊傍去了。朱軍即掣出刀來砍了，口裏叫道：「他便詐死，我明日與你哨長處公理。」扒上岸來，那四人亦被王銘一般將來結果了性命。三處巡哨軍士，却是王銘手下所扮的，擊柝走來走去，半日間只見朱軍的船如蟻而至。王銘在岸上大叫道：「張千戶偏你護駕來遲，王爺發怒，先時被我們遮過也。如今你這百隻小船，不可在外分投裏面去安息，以免再誤大事，致受軍政司計較。」那小船上即應道：「岸上招呼的莫不是羽林衛左哨王七哥麼？」王銘應道：「正是，正是。」那人口聲多謝迴護，明日店中相謝，便令了小船兒，只向大船邊撐去了。那船上人只道果是護駕的官軍，又是王七星在岸上打話，那裏來提防他，任他在船傍往來。再停了半會，將近三更左側，王銘越發在岸上敲得響朗，即對船上說道：「船上官長，趁我此時精神，你可早些時睡一兩更，若到初更左右，我招呼你們起來，那時候我亦去偷些懶兒如何？」船上人道：「甚好，既這等，你

們須要小心。」王銘道：「這個敢煩你取笑耍子裏。」那船上因此也都去打睡了。王銘低叫衆軍道：「此時不動，更待何時？」卽叫小船上人，便卽四下放火來。王銘看見火勢已猛，四下俱難救了，便喚衆人駕的小船，一一放開，在岸上喊道：「船中有火，可起來，可起來。」正叫未完，那船上的人，夢中驚看，火勢已猛，四下俱難救了，便望見士誠龍舟已是火起，烈焰騰空，連自家帶來的火具，一齊發作。五太子見勢頭不好，卽向烟火中搶得士誠出來，便登岸而逃。呂珍朱進在後相隨。其大小官軍約燒死了大半，逃得命的，皆昏花花不能分東西南北。王銘假意上前跪叩道：「王爺還向西路而行，庶於姑蘇近路。」便又指南及東北三處道：「他兵三路而伏，後又追兵來了。」衆軍又上前請陛下向西邊爲妙。士誠道：「巡哨軍士所見大妙，明日到軍請賞。」王銘一路走，一面喝道：「小的是右哨王七，求王爺抬舉。」未及半里，忽見一個水缺，假意一跌，直跌倒河邊，大叫道：「疼殺我也！」那士誠及敗殘之軍，已去遠了，走上岸來，一望見水寨正聒聒噪的火勢，十分猛烈，恰有朱船一隻搖來，王銘跳上船頭，自回營中而去。五太子保士誠向西而行，道上看見朱兵東南北三面追趕，未知逃出生性命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張士誠被圍西脫

朱太祖收取浙江

立馬征雲擁塞回，蕭條西望渡江來；忽驚赤帝驚爲祟，還冀泥塗氣作灰。
蘇台不映微垣色，夾介能堪劍佩才；轉眼巴圖還在地，披髮狂歌徒自哀。

那士誠從水逃脫，因王銘假說，果然向西而走；又看見朱軍東南北三方盡佈旗旆，一發不敢向別路去。但只見路途高高低低，也分不出得是泥是石，黑暗地挨挨錯錯，又不辨誰君誰臣，一心要走蘇州，恰恨水遠。

山遙，不會得縮地法。轉念回思水寨，猛可天昏地暗，誰人能反風，雖船底便是波濤，救不得上簷烈焰，說甚樣火水既濟。本性原無你我，突然正成仇敵。那裏是四海一家，卽烏籠鎮上駐不得，亦龍舟攪得翻江震地。大全港中做不得週全事，空教拔地搖山，真是：

日暮帆重征，海闊查無波；炎炎勢作雄，虎吼從風吐；千里始此行，一夕卽駐步；回盼虎邱岑，皆朦障烟霧。

此時天色已是黎明，於今正好放了心前行。誰想叢林中遠遠望見士誠帶些殘兵而來，一聲砲响，殺出一枝人馬來，當先一員大將，正是朱亮祖在前阻住。士誠見了，慌做一堆道：「如此殘兵，何能對敵？」五太子走上前說道：「臣兒敵住朱軍，父皇可與呂珍朱還竟從荒郊之內，保駕而走，庶可保全。」衆將皆道有理。五太子領兵萬餘，排開陣勢，叫道：「誰人敢來阻擋，可會曉得五太子麼？」朱亮祖卽持刀殺出陣來，喝道：「好不識天時，你若與父同降，包你半生受用，不然恐大禍一到，悔之何及？」五太子聽了大怒，直輪刀亂砍，亮祖因而抵敵，來來往往，約有二十回合，那五太子雖然勇悍，因夜來被火驚呆了，且又心上要保士誠，那裏尚有心貪戰。亮祖明知僞周的大將只有他與呂珍，兩兩相較，我如今不放手轉，便聽士誠落荒而走，料常遇春在前，必捉得住。因此，是誘他相殺。古云：「一身做不得兩件事，一時丟不得兩條心。」那五太子沒了心思，刀法漸漸的亂了。朱亮祖心中忖道：殺死了他，也不爲難，不如活捉了矮子罷！走向前面來，把士誠追趕前來。五太子只道亮祖去追趕士誠，也縱馬趕來，亮祖便輕輕放下大刀，帶回馬頭，喝道：「那裏走？」這一喝，幾乎天傾地塌，山崩地震，嚇得五太子打一戰兢，卽便搶上一步，將五太子活捉了，喚軍士用軟索輕輕的捆了，落了囚車，解往軍前而去。忽聽後面叫一聲朱將軍你捉的是何人？亮祖回身一看，恰是王銘，打發水軍船往河裏，他自統精兵一百人，從陸路趕來。亮祖道：「你來得正好。前面烟塵蔽天，必定是常將軍發動伏兵擋住士誠，不

放了，我如今和你分爲左右二翼，前去接應，殺一個乾淨，也是爽利的。」二人行約有里許，果見呂珍、朱暹同遇春三人，殺做一堆，在隘口阻住。士誠過去看官，看此處既有遇春與二人相敵，又有亮祖、王銘殺來，不要說一個士誠，便一個士誠，那裏去走？誰知士誠的性命，尙未該絕，忽地裏起了一陣狂風，飛沙走石的捲來，恰好遇春、朱暹二個的馬，一齊滾下田坡裏去，那坡底有一丈餘深泥溝坑坎，一時難得起來。呂珍卽領殘兵，保了士誠，如飛的過了此路口而去，各軍士也都乘勢逃脫而行。那兩個在坑中光拳的廝打，亮祖卽同王銘另尋一條下灘的小路，走上前去，輕舒猿臂，把朱暹陷在囚車上。卽忙與常遇春另換了身上衣服，整頓上馬，遙望見士誠兵敗，卒已離了十餘里，追之不及，因移兵前往湖州，與徐達相會。那士信聞知士誠兵敗，也捨了舊館地面，領殘兵而回。恰說湖州正是僞周虎將李伯昇領十萬雄兵鎮守，聞知朱兵攻打，他卽引兵迎敵。陣上常遇春當先出馬，叫道：「李將軍，何不早獻城池以圖重用？」伯昇回道：「你不守地方，犯我境界，喪」就在目前，爲何反說大話？」遇春聽了這一句話，怒氣填胸，無明火直高三丈，手中竹節鞭一起，打中伯昇，依心。那伯昇負痛而走，遇春揮兵追殺過去，死者不計其數，降的也有萬餘人。伯昇連夜中奏蘇州求救，卽緊閉城門，不敢出戰。徐達卽吩咐大小三軍，卽將那湖州圍住。不上兩日，丞相李伯清接着湖州求救的表文，卽轉奏士誠曰：「金陵的兵因湖州甚急，乞早定退兵之策。」說猶未了，只張士信立前說道：「臣願領兵前往，以保湖州。」李伯清道：「朱兵糧多將勇，今若與戰，恐未必勝。以臣愚見，不若逕往建康，說以利害，使兩國休兵，庶爲長策。」士誠聽了便道：「此計亦妙，煩卿一行。」仍遣士信爲元帥，呂珍副之，張虬爲先鋒，領兵十萬前往湖州救援。一面打發李伯清到金陵講和，不表。且表太祖見士誠遣兵調將皆去救援湖州，因與軍師劉基商議道：「不如趁此時收取浙江一帶地方何如？」劉基道：「好。」卽傳令速到金陵，命李文忠、水陸軍兵向

臨安富春一路進發，全收江北地面。軍師劉基致書道：「此行不數日間，即當獲一僞周細作，元帥可以正理折之。」文忠領旨，分別取路前進，指揮朱亮祖、耿天璧、前攻桐廣，邱守帥戴元帥知亮祖來到，搖尾伸舌，對軍士道：「這就是與陳友定交兵，運石劈死士卒的朱將軍，我們明日何苦送死！」便率眾出降。文忠在軍中聞報，隨着亮祖同耿璧、天及指揮袁洪、孫虎進克富陽。那富陽縣治前面大江，後枕峻嶺，左有鶴山，插出江右，有陵層，朝夕當潮水浸射；再下又有大嶺頭，又有扶山頭，都是山高水深，易於把守。至於左邊有鹿山，邊住水口，再上十里有長山衍，再三十里有清水港，重重圍繞，真叫做一夫當關，萬人莫敵的去處。那亮祖得了將令，因對三人道：「此行不可當要，我們須把水陸二軍，俱屯札在幽靜所在，且先向前打探出門入戶的徑路。然後我軍可埋伏接應的所在，方可進攻。」便令天璧、袁洪二人帶領能事的十餘人，駕着小舟，扮作長江上打魚的漁戶，往前面打探水路，及沿江共對岸動靜。自己使同孫虎帶領壯兵二三千人，手持鋼叉、戈箭，身上的皮裘，又穿虎豹麋鹿等皮，扮作捕野獸的獵戶，復往山上尋小徑，探望陸路，及城中消息。再又着報子知會文忠，叫他水陸軍馬，緩緩而來。又囑本部水陸官軍，亦不許擅離部位，如違按重軍法。且說耿天璧、袁洪同數千人，坐着六隻小船，帶了捕魚網罟，依住蕭山岸邊捕魚地方一帶，慢慢的放過富陽扶山頭來。望渺茫，再沒有一個船隻往來。只見大嶺頭左右戰船，約有二百餘隻，屯在江渡。那六隻船，或前或後，順流撒起魚網來。船後梢敲着漁榔，舡舡蕩蕩，正貼岸邊而來。只見兵船上幾個人，在艙中伸出頭來，看了一看，叫道：「這是什麼太平時節，你們大胆在此捉魚哩！那裏人？」魚船上應道：「船上所坐長官，我們豈不知死生，因諸暨縣太爺，不知要辦什麼酒席，發出官票來，要取鮓魚二十尾，每尾俱要八斤重，一樣的大小，小人也曾稟上江上防守甚嚴，一時措手難辦，便大怒，把我們各打三十板，尅期定要。」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弄妖法虎豹豺狼 四將假扮打魚船

烽烟信到報錢塘，七百胡霜震碧琅；檢點橋磯傍彼岸，安排劍弩隱高岡。

江上潮聲增壯色，匣中劍氣耀青芒；縱君九尾妖狐孽，未許張韓相頡頏。

且說兵船上人看見打魚的船，漸漸傍來，即便喝道：「你船上捕魚的，敢是鐵做頭麼？敢在此住來。」船上二人應道：「長官且聽我們，也只爲官差，沒奈何，在此辛苦的你，們不信，臂腿打得破爛，在這裏。」說未完，一人便脫下袴子來，兩腿上血淋淋，可怕，那些軍士，即便道：「可憐可恨，就是我們縣裏瘟官，一樣不通人情的。」又有一個打魚的道：「你們縣官，一向是好官麼？今日可又說起這個話兒。」恰有一人道：「好好好，只恐幹事不好了，我們這個李天祿，終日尅減軍糧，如今却要我們當風抵浪，可惜只是朱兵不來，若來呵，我們這夥兒散了，還在那裏不成。」打魚的搖着船，也暗笑道：「長官長官，怕衆人不是你一人的心裏。」那人又應道：「都是如此的。」一人聽着暗喜，仍向前搖，口中唱道：「秋影千帆接遠天，接天連水接連天，寒雲落鴈渡沙邊，耳中聽說心中語，說道無緣也有緣。」一邊搖一邊唱，漸到鶴山嘴之上，又望見一叢兵船，大大小小，也有二百隻，恰一般如此，漸漸的不甚隄防，那六隻魚船，擺來擺去，不住的東西打探的實消息，又只見一個官兒，遠遠的騎着匹馬，前面却有數十弓兵對子，執着鎗刀，或木棒的，又有兩個人背着水面水牌，牌上寫許多字，迹一聲高一聲低，喝將到來，在水兵船邊坐下，這些船上官兵，俱披掛盔甲，手執器械，在船邊立着，趙甲錢乙孫丙李丁，逐名的點過去，一船完了，又是一船，看看點完了，又聽得那官口裏吩咐道：「主將有令，建康朱兵不日的到來，你們須要小心把守，岸上人不許下船，船上人不許上岸。」江上船隻不許一個往來，恐有奸細，若是

岸上有些疏失，罪坐陸兵；若是江上有些疏失，罪坐水兵。殺得來兵一個，賞銀一兩，殺得十個，賞銀百兩，官陞三級。前者或有糧餉扣除，盡行令補足外，又每日每名加給行銀糧二錢，汝等須要努力同心，務在必勝。吩咐已完，人人皆奮勇十倍，那官兒正欲起身，忽指着這魚船道：「這些船不可容一個攔來，你可吩咐他，火速回去，倘若不從，拿來梟首示衆。」那魚船聽了，便也慌忙依他，撐過鶴山去了。漸到江心，六隻船商議道：「看來起初光景甚是容易，及至號令，便大不相同，我們且把船蕩去，看鹿山頭施爲什麼，方可計較用事。」說說笑笑，因問道：「你先前腿上的血，從那裏來的？」軍士答道：「這就是早時殺雞來吃飯的雞血。」十餘人拍手大笑，不免的船到鶴山嘴上，只見遠遠的兵船，看見漁船，他們即在官船頭弓上弦刀出鞘喝道：「你們這些船是什麼船？」漁人見問，便即將網撒到大江中去，這些水兵看是捕魚的，各自回去，鎗刀收了，衆漁人打個暗號，仍放至江中順流而下，日間大略如此了，夜裏又放了船去打探不容細表。且說亮祖與孫虎帶了些人，徑尋富陽後山小路而出，由伊川先賢的衣冠墓上，鹿山麥阪嶺，又過了十餘山頭，天色已晚，路徑錯雜，遠遠望見一個坡裏，看看幾間茆屋，一點燈光射將出來，亮祖同衆人上前詢問，只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兒在門口盤問，是何人到此？亮祖即應道：「我們是桐廬獵戶，張七十，因追一個野獸在這裏，如今天晚不便找尋，特到府上一宿，明日奉酬金帛，望父老相容遠客。」那老兒搖頭啓言道：「客官請別處方便，我這裏一來淺窄，二來寒舍偶有小事，三來前而不上半里路，就有空店，何必到那邊更好的。」說完，即走進裏去了。亮祖即叫人去前後樹林中探望，再沒有一個人家，可以借宿，只得再去叩門，那裏面任從人叫，不來答應。惹起孫虎火性起來，跑到後門邊的，恰有一隻犬狺狺的吠，他即抽出腰刀一張，比曰：「你家裏人，一毫不曉事，我們奉了上司的明文到此，要虎耳合藥，限定時日，不許有違，在山砍山，遇水渡水，先前明明趕了個大蟲到你後園，因

何如此胆大，怎樣在家閉門未許我捉。你等今日既不開門，只恐明日稟知上司，教這你老頭，死不死活不活的苦哩。」即叫幾個軍士假意在後門樹林中不住的叫喊，又扒到樹上，故意截下竹木，在屋上草內亂丟下去。頃刻間又砍了一堆茅草，放在他的房邊，將帶來的火具，在石上敲了幾下，那火烘烘的起來。裏面人只當延燒屋宇，慌忙開了後門來救，那些軍士一人做惡，一人相勸，早把身進他家裏去。那老兒見勢頭來得不好，只得張起燈來，開前門接入亮祖一夥人，進內坐下。朱亮祖到堂上與老兒見了禮，說道：「老丈休得見怪，我只因前後沒安身，故此兄弟們造次行事。」老兒道：「列位大哥，休要發怒。我這裏地名叫做塔前，近來有個姓宋的，專能行妖術，兄弟四人，俱會剪紙爲馬，撒豆成兵，平日間只在村莊上或隣近地方，賣些符法，敬重他的，他便乘機騙些財帛，或是酒食，倘若不敬重他，他便在人家門首邊，或厨頭邊，或廳堂邊，做下些妖法，使你日夜家中不安，然後待人去請他，他便開了大口說：定要多少謝儀，方肯替人收拾回去。因此人稱他做宋菩薩，或稱爲宋殿下。今者我們縣官，爲建康朱兵殺來，因此禮請這宋殿下，要他在軍中作法救獲，他說一句話兒，官吏無不奉行。我們近隣與他有口舌，他又乘機報復，今早又叫縣官行牌來說，朱兵既取桐廬，諒不日即來攻打，爲必有細作來打探虛實，須要嚴緊保甲，不許容留一個來歷不明之人。在下原與他有些小隙，今見列位大哥一夥人，又不是我本縣居民，倘有些山高水深，必然受了他的圈套，所以先時不敢應命。」亮祖道：「我們只道爲甚麼，原來如此，請老人家放心放心。」那老兒叫伴當快關好了前後門，即告辭進去了。亮祖因吩咐從人，做了晚膳，各取出被鋪來睡了。次早起來，吃些早膳，仍然獵人打扮，別了老兒，上山取小路而行。扒山過嶺，有十餘里，恰見樹木參差，那叢叢的俱是長松翠柏，地上俱是矮蓬蓬竹條荆棘，真是上不見天下不見地。亮祖把眼細細一望，正是官衙後面，所以蔭養這些草木。亮祖即對孫虎道：「你可記着此處。」孫虎

應道：『得令。』正待要走過去，只見搖旗吶喊，火炮連聲。亮祖吃了一驚，原來縣官在那裏操演軍士。亮祖因而立住了腳，細細看他的光景，馬軍步卒兵也不上五千之衆，未及半個時辰，恰是一連三四個，都一般披了髮，叉了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如律令。』只見一個紅葫蘆，早有許多盔甲軍馬，分著青黃赤白黑五方旗號，倒將出來，又有一個把藥葫蘆一個，却是許多虎豹獅象張牙舞爪，在演武場中撲來撲去，趕得這軍士把那縣官也沒做理會。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朱亮祖連勦六叛

破妖法擒拿天祿

軍中倏忽顯神情，恍是孫吳若再生；江寨烟塵侵眼色，吳關鼓角動人情。
一代功名歸上將，無端妖孽往相迎；何時海靜波恬也，南北欣看共月明。

却說那四個人起初一個從葫蘆內放出許多兵馬，在場中斃殺，又一個放出花花斑斑一陣的虎豹獅象，往來撲人，那些人東奔西走，不住逃脫。正在沒可奈何的，恰又從中一個，把手一伸，將頭髮一扯，那頭髮便衝出萬道火光，直射出來，這些人馬走獸都從火中的奔竄。誰想走過人來，把劍一指，陡地飛沙走石，大雨傾盆，那火也漸漸沒了，人馬走獸都不見了。須臾仍然天清月朗，雲收雨散，演武場中打了得勝鼓回軍。朱亮祖看了一番，同衆人取舊路而回，逕到鹿山嘴上，遠望江中恰好六隻漁船，也趁着月色搖上來，衆人立在岸邊，打個暗號，都落了船，回得本寨。便商議道：『明日耿天璧可領兵四千，駕船百隻，往對岸而行，待我陸兵交戰時，以百子炮爲號，炮聲响處，便將船直殺過來，再令袁洪帶領水軍一千，往來江上接應。孫虎今夜更深時候，率領短刀手，帶着防牌，仍到山邊小路，直至縣治背後，樹林埋伏，也待百子炮响，竟在山後殺出，放火燒他。』

衙署。亮祖自領岸兵，到大路上攻打。水陸軍馬俱帶牛羊狗血，裝貯竹筒，若遇妖人，俱一齊噴出。一邊着人火速催趕元帥李文忠大隊人馬到來督陣。分調已畢，次日黎明，拔寨而進。探子報知李天祿，天祿即請宋家兄弟四人，在陣後相機作法對戰。自領岸上人馬直來抵敵。兩馬相交，那天祿戰了不上兩合，便往本陣而回。亮祖督三軍奔殺過去，只見黑風過處，有許多人馬，分着青黃赤白黑旗甲，并那些虎豹獅象狴獬咆哮的一齊亂殺出來。亮祖已知他是妖術，即令三軍把馬頭撥轉，團團的駐札在一處，其餘步兵，依舊軍馬向前而立。一個檳榔間着一個鋼叉，一個滾牌間着一個烏嘴，并一個長鎗，五個一排，五個一排，周圍的札着，他橫衝直撞，只把牛馬豬狗等血噴出不許亂動。衆人得令，但見這些妖物，撞着血便飄飄化作紙兒飛去。那宋家兄弟，看大軍不退，便把妖火放來攻殺。朱兵也識得破，全然不怕。亮祖便着三軍叫道：「你這宋賊妖法，我們陣中個個曉得，不必再來施逞。」李天祿聽了，因此捨命而逃，未及半里，只聽得一聲百子炮响，震得

天柱折了西北地角，陷於東南。蛟龍在海底，驚得頭搖，猛虎在林間，忙將尾擺。

亮祖乘勢緊緊的追來，將到鶴山嘴邊，早有孫虎帶山後領着羣刀手，奮殺出來。四下裏入官衙，把火放起，軍馬殺傷大半。這些妖人幸得逃脫。天祿便捨命逃到江口，跳下船來。他船上人欣欣的說：「元帥可將身鑽進船中，免得建康軍看見了來趕。」天祿把頭一低，正要進艙，被這船頭上人將手來反綁了，說道：「你這賊，可不認得耿將軍，竟來虎頭上搔痒。」船上軍人可把他捆了，解送營裏去。恰好岸上李文忠大軍已到，朱亮祖耿天壁孫虎袁洪等來到帳中，文忠對亮祖說：「桐廬富陽是杭州東南要路，將軍一鼓而下，功績非輕。明日將軍可合兵進圍餘杭，然後議取杭州。」當日駐札富陽，寨中筵宴不題。且說僞周丞相李伯清承命到金陵講和，曉得湖州有兵阻隔，行路不便，乃抄杭州望錢塘而去。渡江來到富陽，當先遇着一彪哨馬，伯清知是明

軍急下馬而走，就被哨軍捉住，送到大軍帳下。原來伯清前曾通使金陵，太祖命文忠陪他飲酒，因此識面。被問道：「你莫不是東吳丞相李伯清麼？」伯清低着頭應曰：「不敢。」文忠便令解去綁縛，問道：「何故私行過江？」伯清說不敢相欺，祇因徐元帥圍住湖州，故奉主命講和，以息兵爭。文忠說此意雖美，但天勢所在，丞相知之乎？據丞相論，今日爾主我主品孰優劣？」伯清說道：「俱是英雄。」文忠便道：「品既相同，吾恐一穴不容二虎，英雄不容並立。昔日友諒勢力倍於爾主，友諒既滅，天心可知。爾主今日來順，方不失爲達變之計。奈何兵連禍結，累年戰爭。今吾主上告天地，有滅周之心，今日因徐元帥攻打北路，我行南路，爾國之亡，日在旦夕。猶欲講和，是以杯水救燎原，勢必不得已也。」伯清低着頭，沉吟無語。文忠因諷他說道：「足下亦稱浙西名士，請審汝主何如？不然他日就擒，恐悔無及。」伯清長嘆一聲，說道：「背主不仁，事敗不知。」恰把頭向石上一撞而死。文忠笑說道：「這狂賊汝待欲降，誰肯容你降？」令左右扛去尸首，埋於荒郊之下。因思前日軍師有書來說，有僞周細作來見，不知軍師何以先曉得。正與亮祖等說話間，忽聽轅門外擊了大鼓四聲，大門上便擊有花鼓四聲，二門上也擊有雲板四聲，又忠說不知何處來下文書，因同衆將到帳前，着令中軍官領來究問。沒多一會，那中軍官領一個人稟說：餘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順，特着人來下書。文忠看了犒賞人去。院却報諸暨謝再興、同子謝清、謝浚、謝洧、謝洪、謝洋領兵五萬，連營阻住錢塘江口，水軍不得直下。文忠大怒，罵道：「再興曾爲主公部將，今復叛降，士誠又來阻路，若不擒此賊，永不渡江。」遂折箭爲誓，卽刻令大軍登舟東渡。只見賊軍劍戟如林，朱軍難於直上。文忠傳令戰船列爲長陣，用那神鎗弩弓，開着銃炮，飛去衝擊。岸兵大潰。文忠因同亮祖等挺戈先登，他長子謝清、五子謝洋躍馬橫刀砍來。亮祖也不及排列陣勢，向前直殺過去，手起刀落，把謝清一劈，劈做兩開。那謝洪、謝浚見勢不好，幫着謝洋來殺。文忠拈弓搭箭，叫聲道：「到了！」

「便把謝洪當心射死在馬下。再與便挺戈同三個兒子前來報仇，朱軍陣上亮祖領兵在右邊，耿天璧兵在左邊，文忠率着大軍，大隊混殺。再與恃着有力，大呼入陣，又被文忠一鎗刺入左腔，墮下馬來，軍中砍做肉醬。謝洋正要來救，遇着天璧戰了四十餘合，自知氣力不加，恰待要走，被朱軍砍斷馬脚，翻個筋斗，跌下馬來，頸骨跌做兩段，衆將亂蹙，骨頭也不知幾處。謝洧力與亮祖迎敵，那謝浚也趕來夾攻，誰知謝浚一鎗，這鎗頭恰套着亮祖刀環裏，那亮祖奮力一攬，把鎗桿攪斷，謝洧連忙轉身，把亮祖一戟，那亮祖左手正接一戟，右手乘勢把戟閃開，那戟即奮將過來，便大喝一聲，把刀砍去，將謝浚腰斬而死。謝洧把馬勒轉，飛走逃命，亮祖一箭正中着後心，衆兵勇氣百倍，殺得那偽周軍士百不留一。文忠傳令收軍，就於諸暨撫民一宿，次日起兵，逕至杭州，向北十里安營，正集諸將商議攻打之策，只聽外邊有人來報，不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潘原明獻策來降 衆將拿十信梟首

弱柳青槐拂地來，吳山佳氣遍樓臺；地襟湖廣東南勝，湖帶烟波日夜迴。
秋草征夫烽堠赤，夕陽歸鳥角聲哀；卑林澤國頻搔首，一帶梧桐一葉灰。

且說文忠率領了大兵，駐札杭州江上，向北十里安營。正集諸將商議，這個城池，週圍四十餘里，

南面鳳凰，東吞潮汐，西鏗湖澤，北枕趙山。在宋南渡，號爲京師；從古臨安，稱爲巨美，豪華佳麗。只這湖光

十里，數不盡春月秋花，荷風嶺雪，紛紜雜沓；只那褚堂一帶，說不盡做買賣，計寡論多。或又說坡仙管

領三萬六千場，俱是歌台舞榭，誰知澹湖築堰，這功德，在萬歲千秋，或又說前王築起三三九，浙塘射着

素車白馬，那解順天而存。這因德正家戶戶祝天目，生來兩乳長，真個像龍飛鳳舞，隔岸越山，吳地盡恰。

好個水邊山圍。但見因滿眼韶華，便做了十室九空，米升未過一冬，又况是浮江沙漲，便沒個真心實意，虛打圍，閑徨錯，望得煙火百萬家，半是通文達理，縱是傷殘三二者，要非元惡渠魁。

文忠因說此城，糧多將廣，况是守將潘原明，向聞他是個識時務愛士民的漢子，甚難下手，奈何奈何！只聽得外邊有僞周員外郎方彝，奉主帥潘原明來書，獻城納降。文忠便令容他進見。方彝走進轅門，但見劍戟森森，弓刀整肅，遠遠望着裏面，文忠凜然端坐，堦前如狼如虎的將官，排列兩行，就如追魂奪魄的一般，甚是畏懼，慢慢的走至帳中。文忠高聲叫道：「這大軍未及對陣，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麼？」方彝答道：「元帥奉命伐叛，所過地方，不犯秋毫。杭州雖是孤城，然有生齒百萬，我主將固審擇所託而來，安有他意？」文忠看他真心，引後帳歡笑款待，命他規畫次第。明朝即着回去。那原明便到了府庫，把軍馬錢糧數目一一登籍明白，捉了賊將蔣英、劉震、賊黨帶出城，叩見文忠。文忠當晚便宿在城內，下令如有軍人敢離隊伍，擅入民居者斬！恰好一個纜走民家，借鍋煮飯，文忠登時殺戮示衆。當日奏太祖以原明全城歸降，仍授浙江行省平章，隨令軍中懸胡大海畫像，把劉蔣黨衆，剷其心血致祭，且下平僞周榜文云：

吳王令曰：宴安失德，嘗聞王者伐罪救民，往古昭然，非富天下也，爲救民也。近觀有元，生居深室，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羞貧優富，舉親劾仇，添設冗官，文改抄法，役民數十萬，湮塞黃河，死者乃枕於道途，哀聲聞於天下。不幸小民復信僞周爲真，有異治世而復甦，聚黨燒香，根蟠汝穎，蔓延河洛，焚燒城郭，殺戮士民。元以天下之勢而討之，愈見猖獗，是以有志之士，乘勢而起，或假元世爲名，或託香車爲號，由是天下瓦解，土崩。予木濠梁之民，初起行伍，漸至提兵，見妖言不必成功，度元運必不濟事，賴天地祖宗之靈，仗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彭蠡交兵，陳氏受首，兄弟父子面縛，與襪，既待之不

死，又爵以列侯。士位於朝，民休於野。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教化未臻，而政令頗具。惟茲姑蘇張士誠，私貶贖貨，行劫江湖，首聚兇徒，負固海島，其罪一也。恐海隅一區，難橫抗天下，詐降於元，坑其監使，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地無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兵，已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搗其近郊，乃復不悛。首尾畏縮，四也。詐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浙江，連年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墜，僭立丞相大夫等，七也。誘我叛將，掠我邊人，八也。凡此八罪，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左丞相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殲厥馮魁，脅從罔治。凡通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凡爾張氏臣僚，識時知事，或全城附順，或棄刀投降，名爵賜誓，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爲良民。舊有田舍，仍前爲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更無苛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家室，此與兵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抗拒王師者，即當剿滅。且徒宗族於五溪兩廣，以禦邊戎。凡子之言，信如皎日，咨臣使無疑。

這榜文一下，海江內外，人人都生個喜歡心。且說張士誠領兵十萬，來救湖州，却在東地方草林屯札。探馬報知徐達，因對衆將說曰：「士誠是僞周饒將，伯升又堅城固守，倘他約日內外夾攻，勢恐難敵。衆將內敢有東迎士誠的兵麼？」說猶未了，只見常遇春說道：「我去，我去！」徐達向他道：「將軍肯去，此賊必心寒，但士誠狡猾之徒，切須謹慎。」遂令遇春同郭英、沐英、廖永忠、俞通源、周德興、康茂才、趙庸等領兵十萬，離了大營前去。遇春因喚趙庸、康茂才領兵一萬，抄着湖邊小路，逕入大全港，過卑林，約在戰日，劫他老營。郭英、沐英領兵二萬，到前面大路邊埋伏，只看流星炮爲號，便發伏兵奮力夾攻。廖永忠領兵二萬，自去搗戰，可伴輸誘他追趕。分撥已定，廖永忠因領兵前去卑林擺開陣勢。且說那僞周陣上，早有一將，身穿鎧甲，坐騎烏騮，勒兵向前說曰：「來者何人，可曉得丞相張士誠手段麼？」廖永忠就想着吾兄永安，爲你士誠所殺，士誠雖亡，恨正切。

齒吾今上爲朝廷，下圖報復，何必多言，便舉刀直向士信殺去。戰未數合，忽聞大聲喊起，左邊張虬，右邊呂珍，兩翼冲擊出來，永忠隨回馬而走。士信率兵奔殺過來，約有十里之地，只聽一聲炮响，常遇春領着大隊人馬，高叫張士信何以不降。還來相敵，士信便獨戰了遇春，張虬、呂珍夾攻着永忠。又戰數合，恰好哨報說，我們老營却被朱兵劫了。士信回頭一望，果然本營四下裏烘天燄日的大火，急回救取。常遇春、廖永忠驅兵逼來，誰想速的一聲，一個流星攢在半天，遙遙的分作兩條龍，一般下來了，早有沐英在左，郭英在右，深林中突然擋住了相殺。此時士信人馬殺死大半，士信也沒可奈何，幸喜得張虬、呂珍拚命的保護，恰又有康茂才、趙庸兩將劫寨而回，大叫道：「張士信你的老營已是塊空地，要走那裏去。」挺着鎗，逕搶過來，士信只得單騎衝圍而走了。德興、廖永忠也來緊緊追着，只不放棄。那張士信又不見幫手，便向壺中取枝箭，將身扭過，正要拈弓射來，不防前邊是個大坑，連人和馬，跌將下去，軍中就撓鈎鈎定，活縛到陣裏去了。常遇春即日拔寨，仍回湖州，恰好徐達升帳，卽與遇春相見，那些軍士已將囚車解入送來。徐達看了士信道：「你兄弟向日尙不早降，自遭其禍。」士信回說：「昔日原與你爲唇齒之邦，今日你等竟取湖州，皇天不佑，將我墮馬，豈真汝等之力乎？」徐達大怒，便把士信梟首。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連環敵徐達用計

徐帥看風主劫營

多難相看感慨同，誰將杯酒話英雄。無端世事干戈擾，不盡奸謀煙水中。
三吳刁斗低殘照，一片愁魂亂渡風。連環最妙孫吳法，未許癡兒解素衷。

那張士信被軍士捉住，解送到帳前來。徐達吩咐推出斬首。恰說張虬、呂珍領了殘兵東走，只得在舊館

駐札，即日修了表文，令萬戶徐義前往蘇州求救。士誠見了，放聲大哭，說：「吾兩弟一兄，皆死在仇人之手，李伯清到金陵已久，生死又未可知。杭州潘原明又以城投降金陵，使我束手無策，奈何奈何！」徐義便說：「今事在危急，何不召募天下勇將，以當大敵何如？」士誠嘆息幾聲，說道：「倉猝之間，緣何卽有？」只見殿前都殿韓敬之向前奏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臣舉二人可以退敵，不知殿下用否？」士誠便道：「此時正是燃眉之急，豈不用他，但不知卿所舉者何人？」韓敬之說道：「吾聞臨江有兄弟二人，一個叫金鎮遠，身長丈二，腰闊二尺，就是個巨無霸，一隻手能舉五百斤，一個叫紀世雄，身長一丈，腰大體肥，渾似個鄧天王，膂力千斤。他二人一母兩父，因此各姓，只爲亂世沒人曉得他，所以潛居草野，以武藝教人過活。」士誠聽過，便着韓敬之到臨江召來。二人參見已畢，士誠見了，果是奇異，不勝之喜，就說道：「今徐達圍困湖州甚急，汝能與我迎敵麼？」二人答道：「若論文章，文不能強，若論相殺，臣敢當先。」士誠叫取金花御酒過來，便授二人同簽先鋒之職，若得勝時，世襲公侯，二人叩頭拜謝。次日正是黃道吉辰，勅令世子張熊權朝，張彪授元帥印，張豹副元帥，隨駕親征，率兵二十萬，取路望舊路進發。呂珍、張虬聞知，士誠駕到，出城迎接，備把遇春用埋伏之計，擒了士信，不能取勝的話，說了一遍。士誠說曰：「今後發兵必須審度虛實，停當方可進戰。」總來同舊館兵六萬，共合二十六萬，翌日起行，直抵卑林。那徐達在帳探子將士誠親領兵十三萬來救湖州的事報知。徐達因對衆將議曰：「士誠傾國而來，其計必然窮蹙，衆將軍須努力，此戰東南惟一之機，全決於此。可留湯元帥分兵七萬與耿先鋒、吳將軍等圍湖州，我自己與諸將領兵十三萬來破士誠，如此方無前後腹心之慮。」衆將齊聲道：「此真萬全之術。」卽日徐達起兵東行，與士誠兵隔五里，駐札大寨。士誠聞知兵至，排陣迎敵，左右諸將簇擁着士誠出馬。徐達認是士誠當先，也自己披掛了出來，說道：「衣甲在身，乞恕不恭之罪。」士誠

也將回言說：「孤與爾主各居一天，何故屢相攻殺？」徐達答曰：「天命歸一，羣雄莫爭。昔唐太宗不許竇建德三分鼎足，宋太宗不容臥榻之中，他人睡着，今元世衰亡，英雄競立，不及十年，吾主公剪滅殆盡，天命人心已自可知。足下若能洞悉時務，真心納款，諒不失爲藩王之貴，何自苦乃爾？」士誠大怒說道：「天下有孤及元，豈得便成一統，汝等陡生這妄想心耳。」徐達便說：「足下不聽好言，恐貽後悔。」言畢，兩馬俱回本陣。那士誠左哨上，恰有新先鋒金鎮遠突陣殺來，常遇春便縱馬迎敵，未分勝負。沐英見遇春不能勝他，因奮勇大叫出來助戰，金鎮遠就舞刀直取沐英，被沐英手起一鎗，正中在鎮遠的左臂，這把刀便拿不得，墮下地來。遇春就把鎗刺中脅，墮馬而死，敵兵大潰。徐達因把大旗麾展，這些大隊軍士追殺過來，趕得士誠守不住卑林，只得拔寨十五里外屯札。天晚收軍，士誠悶悶不悅，對紀世雄道：「今日之戰，先鋒金鎮遠敗沒，又折兵六萬有餘，將何處置？」世雄說道：「朱兵智巧，勇力謀出萬全，恐非一戰便能得勝。今日他追殺十餘里，戰既得勝，必衆心疎略，我們不如同衆將暗去劫營，這是乘其不備，必可生擒徐達矣。」士誠聽計，便令衆將整備劫營不題。且說徐達回到帳中，說道：「今日士誠雖敗，其鋒尙未盡頽，明日還宜相機度勢，使他隻輪不反，方纔與他的志氣。」正說間，忽見帳前黑風驟起，吹得烟塵陡亂，樹木摧搖。徐達看了風色，對衆將說道：「此風不按時氣，主有賊兵劫營，今夜與明日之戰，非同小可。當用八方連環陣抵戰，擒拏這爾等急宜造飯飽餐，到營前聽令。」諸將聽了吩咐，即刻來到各營，磨馬餉軍，沒有半個時辰，早有大帳中聽播鼓一通，摧發各營軍將披掛起身，又沒有一頓茶時，恰有把畫角吹了幾聲，那些軍將都齊齊排列在轅門之外。只見雲板五下，主帥徐達升了軍帳，五軍提點使已把名字逐一在二門上挨次點將進來，魚貫而行，都一一排列立在階前左右。元帥便道：「今日東西二吳勢無並立，從古帝王之興，全賴名世之士，今日我主上高爵厚祿，優待我輩，全圖

我輩捨生拚死，受怕擔驚。我輩所以血戰心勞，亦指望個礪山帶河，封妻蔭子。今日諸將軍，宜各盡力，以成大功。倘若有違，吾法無赦。」諸將齊應聲道：「是。」元帥便將令箭一枝，喚俞通海、俞通淵、三將向前領着水軍三萬，即刻抄小路到大全港口，圍住上流，待偽兵半渡，只聽連珠七聲炮響，將河邊四下掘開，決水衝入，溺死偽軍。又將令箭一枝，喚郭英、沐英二將向前，着令馬兵二萬，即刻到士誠老營埋伏。且先分軍一隊，假裝西吳探子，逕到士誠營中報說：「紀世雄前去劫營，被朱兵大敗，現今徐達乘勢追殺將來，待彼拔寨而起，便發兵追擊。」又將令箭八枝，喚康茂才、朱亮祖、廖永忠、趙庸、丁德興、張興祖、華雲龍、曹良臣八將向前，着每將各領兵馬五千分着方向，到舊館要路上埋伏，但聽轟天雷八聲響，八方虎將應聲齊起，團團圍殺。又將令箭一枝，喚常遇春同左哨薛顯、右哨郭子興向前，着令馬步軍校三萬，着至白沙島截住，上誠去路。自家帶領大隊人馬，紛紛的拔寨乘夜，便往西北而行，待他追趕，調遣已定，衆將各各領兵掌號，分門自去不題。將近一更光景，張士誠猶恐徐達帳中有備了，因使紀世雄率兵三萬爲前隊，張虬率兵三萬爲中隊，呂珍率兵三萬爲後隊，一隊被害，二隊救應。世雄等領命出營，約莫二更，將至徐達寨邊，但聽營中鴉飛鵲亂的擾攘。世雄便先令哨子去探虛實。沒有半晌，那探子報說：「朱兵想是因我兵來，但向西北逃竄，更無埋伏。」世雄大喜，便催兵追殺。比及五更，只見大全港中，徐達帶了甲兵，如蜂似蟻的，在港中爭渡。世雄在馬上把眼一看，那水極深處，中不滿二尺，便道：「不殺徐達，這仇不是大丈夫。」催動後軍，過河衝擊，奪得頭功者，即時奏聞加官重賞。三萬軍士個個爭先。此時是黎明，軍士正在半港，猛聽連珠炮響，徐達的軍便從開口掘開河水，驟湧起來，橫衝三十里地面。世雄的兵，進退無路，溺死者二萬有餘。紀世雄總做的了水鬼，其餘扒得上，被衆軍活捉的，也八千有零。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俞通海削平太倉 張虬盡忠自刎死

秋來愁緒日冥冥，吳嶠風光自草亭；入塞戰塵天外黑，隔軍草色眼中青。
馳驅歲月真和假，飢饉江湖夢獨醒；南北亂離憂不細，漢家誰問重生經？

話說紀世雄三萬軍馬，都沒於河水之內，或有識水的，扒上岸，亦被朱軍捉住。主帥徐達，因收兵在於河口安營。那士誠見世雄等三隊人馬去了半夜不見回來，正在疑惑，恰見一隊哨馬，約有五十餘人，逕撞前來報說：『大王爺禍事到了，還不曉得！』士誠連忙問說：『禍從何來，事在那裏？』那哨子就在馬上指道：『紀世雄三萬人馬，都被河水淹死，一個也沒留。現今徐達乘勢趕來，正要活捉大王，大王可急急拔寨而行，還且自在哩！』便把哨馬的緊緊一路叫喊道：『快快逃命，快快逃命！』去了。士誠聽罷，驚得魂不附體，即令三軍望蘇州進發。這些軍士，恐朱軍追及，那裏肯守隊伍，爭先奔潰而走。未及一里，忽聽一聲砲響，左邊郭英，右邊沐英，兩處伏兵衝出擊殺，幸有張彪、張豹分身迎敵。士誠在軍中吩咐，且戰且走，不可戀戰。那張彪、張豹也只要脫離苦難，誰想戰未數合，郭英、沐英放敵生路，撥馬向前而去，半空中如雷震一般，轟天砲響，不住的震了七八聲。正東上康茂才，正西上朱亮祖，正南上廖永忠，正北上趙庸，東南上丁德興，西南上張興祖，東北上華雲龍，西北上曹良臣，各帶精兵五千，團團的殺將過來，把士誠銅牆似的圍在內。他使張彪、張豹的拚死殺了血路逃走，八員虎將，拚命也追殺不放的，約有五里，地面是白沙島邊，常遇春又在柳陰深處殺將過來，擋住去路，大叫道：『士誠！你此時不降，更待何時？』嚇得士誠正是。

胆破心驚，手搖脚戰，一張臉無些血色，渾如已朽的骷髏，兩隻眼沒個精芒，逕似調神的巫使，一個降禍。

崇太歲領首八大龍神，那怕野狐精從天脫去，四邊追靈神魔王，隨着閻羅天子，便是羅剎鬼，何地奔逃，正是任他走上，燄摩天，脚下騰雲須趕上。

誰知士誠終是蘇州人，畢竟乖巧，便將黃袍玉帶，并頭上幘，都脫下來，扎起一個草人，將前樣服色穿帶了，縛在大龍盤繞的香車錦帳之內，自己隨換了小軍衣服，跨上一匹攝雲鋪錦烏騮，與張彪張豹打個暗號。趁個眼慢，帶領一隊人馬，飛也逃走，使那張彪張豹假意兒保着龍車，斲殺約莫士誠相去已遠，又望見一隊人馬，恰正是呂珍張虬軍來了，叫他二人便賣個破綻，一道煙也落荒尋着士誠，同路而行。追來九個將軍，那知道這個緣故，只望着龍車兒圍困過來，就是呂珍張虬也不解此事，死命保着。看看天晚，恰好郭子興辭顯，又分兩翼喊殺向前，把眼在車中一望，見是草人，便叫道：「列位將軍只捉了呂珍張虬也罷，這士誠想是去遠了。」衆人才知道墮了奸計。當遇春因對呂張二人說道：「二位何不揣度時勢，我主公英明仁武，統一有機，二位何執迷如此？」呂珍接應道：「元帥所言亦是，但服降者降服其心，昔日呂布轅門射戟，心服紀靈，如元帥也有射戟的手段，吾輩即當納降。」遇春笑道：「這是何難？」便令人三百步外，立一戟，連發三矢，三中其眼。呂珍張虬大驚，下馬拜說：「真天神也，吾輩敢竭駑駘之用，情願領兵六萬投降。」遇春大喜，便令軍政司計取器械盔甲，囚着俞通淵領步下兵三千，押送新降士卒，前至金陵，請太祖令旨，或令爲民，或分編各隊，即日起行。遇春檢點降兵去了，便登帳請張虬呂珍進見。呂珍說：「敗降之卒，願受抗軍之罪。」遇春笑道：「何罪之有？東漢岑彭初佐王莽，與光武大戰，光武幾受其危，後知天命在於光武，因棄邪歸正，名列雲台，前後事體略不相妨。但今日之降，在呂將軍可留，若張將軍乃若世子，我當擇日送還姑蘇。」張虬說道：「元帥勿憂，自當盡力圖報。」遇春回說：「假如着將軍去攻姑蘇，豈有子殺父之理，吾豈不愛將軍雄杰，但天理人情上，」

似難相款。」張虬聽罷，對天嘆息了數聲，便道：「吾聽相公之言，反爲不忠不孝之人矣，有何面目再生人世乎？」登時自刎而死。遇春假意吃驚道：「將軍爲何如此，是我之罪也。」傳令軍中具玉帶朱冠，棺槨葬於館蘭水橋下。因留胡濟美統本部兵，屯札舊館，仍合大軍回至湖州，見了徐達，具述前事說過一遍。徐達說道：「將軍處分極是。至如先令六萬降軍散回金陵，使呂珍進退無路，更是高見。」遇春便對徐達商議：「湖州久不能下，以卑職拙見，乘此長勝之勢，即令呂珍往說何如？」呂珍向前說道：「自思不知順逆，悔歸降之晚，元帥有命，即當盡心。」徐達大喜，便着沐英、康茂才領兵一千，護送呂珍，直至湖州城下。李伯昇聞得消息，急上城間說：「呂將軍因了到此？」呂珍回說：「自元帥受困，主公兩次親來救援，前者被火攻，今者又被水溺，折兵共約廿萬，暫且遁世。今姑蘇士卒與糧餉俱已空虛，士信與張虬皆已身死，我見常遇春射戟神手，因他拜降，特來告知元帥，想是西吳亡在旦夕，元帥可早順天命，開門納款，庶不失爲達人哲士。」李伯昇聽罷，沉思半晌，狐疑未決。呂珍又道：「元帥豈不聞韓信棄楚歸漢，敬德棄周降唐，見機而作，方是正理。」伯昇便道：「是是是。」遂率左丞張天齡等，同呂珍到帳前納降。徐達見了，設宴相待，次日帶領侍從十餘人入城安撫，便留華高領兵二萬，鎮守湖州等處已畢。一邊申奏金陵，一邊令華雲龍率本部取嘉興，一邊令俞通海率本部攻太倉。一邊仍率兵二十餘萬，逕向蘇州進發。過無錫，那守將莫天祐是堅閉不出，遇春即欲攻打。徐達說：「若攻打非數日不能下，况蘇州離此不遠，使張士誠得知必生異謀，反爲不便。不如長驅先破蘇州，則此城不攻自下。」遇春依計，遂過無錫，逕到蘇州城外安營不題。且說張彪、張豹看見呂珍、張虬應接，便一道煙落荒尋小路而走，趕着士誠一齊登路，計點人馬，止約二萬有另。蘇州漸到，太子張龍早有哨馬報知。張龍便發兵出城五十里保駕，進得城門，真個是父子的重逢，君臣再會，憂喜交集。次日坐朝，士誠聚羣臣議救湖州。

之危，只見哨子報道：「李伯昇把湖州，呂珍把舊館，俱降建康，張虬自刎而死，今徐達現領雄兵二十萬，虎將五十員，在正北一里外安營搦戰。」士誠聞報，不覺兩行淚下，說曰：「四子張虬，膂力超羣，同五太子一般精悍，今兩弟淪亡，兩兒繼喪，若呂珍向稱萬人之敵，又到彼麾下，此事怎了！」恰有平章陶存議起說：「今朱兵強盛，所至郡縣，莫敢當鋒，以臣愚見，不若獻璽投降，庶免刀兵之苦，不然天時已迫，必非人力能支。」言未已，只見一人大罵道：「辱國反賊，長他人志氣，滅自家威風，此事斷然不可。」士誠定睛來看，恰正是三王子張彪，士誠便問吾兒你的意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張豹排八門陣法

徐帥定計破八門

大落城須風怒號，姑蘇形勝自周遭；碧天星朗滄溟闊，詭計雲開象緯高。
目斷層樓書雁字，夢唵南國有魚舫；登臨一笑成今古，彈劍酣歌愧爾曹。

却說三王子張彪，聽了陶存議的說話，大惱道：「吾父王威鎮江淮數年，豈可一旦稱臣乎？孺子貽笑於後世。城中尚有鐵甲五十萬，戰船五千艘，糧積十年，民多富足，乃不思固守，却欲投降，甚非遠圖。況此地之離太倉不遠，萬一不勝，還可航海遠遁，以爲後圖。臣意正宜死戰，是爲上策。」士誠與太子張龍俱說最是，便向庫取出金銀財寶，置在殿中，諭羣臣中有勇敢當先捨身保國者，隨意所取，待退敵之後，裂土封王，同享富貴。當下就有都尉趙玲、平章白勇、萬戶楊清、指揮吳鎮、千戶王歆、總管萬平世、統制李獻、僉院鄭祿人公然上殿，分派了寶物，向前啓說：「臣等各願領兵一萬爲主公分憂。」士誠便命張豹爲總督，都元帥張龍爲左先鋒，張豹爲右先鋒，八個新領兵的，俱帶本身斯役，叫前聽令。張豹當日簪了兩朶金花，飲了三杯御酒，掛了大紅

剪絨葡萄錦一疋，跨着雲白騰空戰馬，大吹大擂，逕到演武場中軍廳坐下，衆將官自小至大，軍中施禮畢。張豹便吩咐道：「今日之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惟不曾臥薪嘗膽，此番須破釜沈舟，若我三軍各宜努力，我今排下了一個大乙混形三垣布政九星戶轉的陣法，你們俱要按着日辰，認着方向，明着生剋，擊父則子應，擊首則尾應，擊中則父子首尾皆應，恰又變化無端，便是鬼神莫測，你等小心聽令而行。」那張豹便着軍政司將青色令旗一面招動，千戶黃歆一營軍馬向前，吩咐本營駐札正東方，俱青旗青色，坐着青鬃馬上按北斗貪狼心鎖寨，如遇甲午三日，庚午三日，戊午日出，正應休門，須正兵對陣，論相生，該在北上文曲星，正南上廉三星，救應。將白色令旗一面招動，都尉趙玲一營軍馬向前，吩咐本營駐札正西方，俱白旗白甲，坐着銀鬃馬上按北斗破軍星鎖寨，如遇癸卯三日，己卯三日，正應休門，須出兵對陣，論相生，該在东北上巨門星，正北上文曲星救應。將黑色令旗一面招動，指揮吳鎮一營軍馬向前，吩咐本營駐札正北方，俱黑旗黑甲，坐着烏色騾馬上按北斗文曲星鎖寨，如遇甲子三日，戊子三日，壬子三日，正應休門，須出兵對陣，論相生，該正北上貪狼星，正西上破軍星救應。將紅色令旗一面招動，萬戶楊清一營軍馬向前，吩咐本營駐札正南方，俱紅旗紅甲，坐着大紅騾，上按北斗廉真星鎖寨，如遇乙酉三日，己酉三日，正應休門，須出兵對陣，論相生，該东北上巨門星，正東上貪狼星救應。將黑色白色令旗一面招動，總管萬平世一營軍馬向前，吩咐本營駐札西北方，俱白鑲黑色旗，白鑲黑色甲，坐着黑間白點子馬上按北斗武曲星鎖寨，如遇庚子三日，戊子三日，正應休門，宜出兵對陣，論相生，該西南上祿存星，正北上巨門星救應。將黑間青色令旗一面招動，平章白勇一營軍馬向前，吩咐本營駐札东北方，俱青鑲黑色旗，青鑲黑色甲，坐着青鬃馬上按北斗巨門星壓寨，如遇丙午三日，壬午三日，正應休門，宜出兵對陣，論相生，該西北上武曲星，正南上廉真星救應。將青色鑲紅令旗一面招動，僉院鄒

祿一營軍馬向前，吩咐本營駐札東南方，俱紅鑲青色旗，紅鑲青色甲，坐着火色青鬃馬，上按北方輔弼二星鎮寨。如遇癸酉三日，辛酉三日，丁酉三日，正應休門，宜出兵對敵。論相生，該正北上文曲星，正南上廉真星，救應將白間黑色令旗一面招動，統制李獻一營兵馬向前，吩咐本營駐札西南方，俱白鑲紅色旗，白鑲紅甲，坐着火色白點馬，上按北斗祿存心壓寨。如遇辛卯三日，乙卯三日，丁卯三日，正應休門，宜出兵對敵。論相生，該西北上武曲星，東北上巨門星救應。將黃色令箭一枝招動的，自己主帥帳前大隊人馬向前，吩咐當於本營之中，俱黃衣黃甲，坐着黃色馬，上按北極紫微垣臨鎮中宮，接着本日的干支，移換那隊的旗甲，倘有疏虞，八營齊應。將赤色令箭一枝招動，王子張彪所部人馬向前，吩咐當於紫微垣前，東南相向俱紅間黃的旗甲，坐着青黃雜色的龍駒，從正東方起，環列至西南方止，上按太微垣，外應正東正南東南西南四營的不測。將金色令箭一枝招動，太子張龍所部人馬向前，吩咐當於紫微垣後，西北相向俱黑間黃的旗甲，坐着黃黑錐色的烏騮，從正西方起，環列至東北方止，上按天市垣，外應正西正北西北東北四營的不測。這些將士看張豹分撥已定，便發了三聲號砲，吶了三聲喊，一直的逕到十里之外，登時依令屯札了營寨。那張豹也軒軒昂昂，在後面徐徐而行。早有哨馬報與徐達得知，徐達便叫軍中搭了雲梯，同常遇春、沐英、郭英、朱亮祖四人仔細一看，但見各陣有門，各門有將，有動有靜，條開條閉，中間一片的浩浩蕩蕩，列列森森，不知藏着幾十萬兵馬。徐達笑了一笑，對着四位說：「不想此人也有一學問，且到明晨挑戰，方知他的光景。」下得雲梯，恰好愈通海，取了太倉，并峴山、崇明、嘉定、松江等路，華雲龍取了嘉興等縣，全軍而回，來見主帥。徐達見二將得勝，喜動顏色，吩咐筵宴，與二將節勞。此時却是暮冬天氣，瑞雪颼颼而下，雖然酒過數巡，諸將見徐達只是躊躇不快，便問元帥却爲什麼來？徐達對說：「方才看見張豹這廝，排下那陣，甚有見識，我憂此城，但恐一時促急難下。」

故深憂耳。」正說間，轅門外傳鼓柝聲，傳說王爺有令旨到，徐達忙撤席接入，看時原來爲文武各廷臣屢表勸進大位，太祖從請，自立爲吳王，議以明年爲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令天下官員將宮室圖畫以進，命協律郎冷謙以宗廟雅樂音聲，又鐘磬等器，并樂舞之制以進，曉諭天下，故軍中咸使聞知。徐達同諸將以手加額說道：「只是幾件事務，便見主公唐虞三代之盛心了。」當晚極歡而罷。次日黎明，探子報道：「周軍擺陣。」徐達細思了一番，說道：「此行還用常朱二將軍走一遭。」便命常遇春、朱亮祖兩將迎敵。臨行之時，對二將說曰：「二公可以先往，我當另遣將接應。但此陣甚難測度，倘得勝時，切勿輕騎追趕，防他引誘。」二將得令，便率兵一萬前去，陣前擺開廝殺。只聽張豹陣上傳令說道：「今日的干支須是吳指揮出陣，黃千戶、趙都尉接應。」吩咐過了，但見正北營門內放了三個轟天的響礮，挨挨擠擠，轟轟烈烈的擁出一萬有餘兵馬，直殺過來。遇春、亮祖見他來的勢猛，便分開兩路夾攻，那吳鎮毫無懼怕。三將正好混殺，誰想正東營裏又是與那正北營裏，倒像約會的一般，不先不後，一聲鑼響，兩邊人馬蓋地而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一城隍夢告行藏 莫老虎下書取救

征馬長嘶吳苑風，還憐豪傑思無窮。煙塵障眼三春柳，世事驚心一夢中。
雲暗蘇台聽斷角，日殘沈疊見歸鴻。懸知吊古經行處，好問當年李牧功。

話說遇春、亮祖正對着吳鎮廝殺，誰想一聲鑼響，正東營裏與正西營裏，兩彪人馬，蓋地的圍將過來，把遇春軍馬截做兩段。遇春叫道：「朱將軍，你去救援後軍，我當保着前軍，力戰那廝。」亮祖拚命的撞入後陣來，那些軍士看見亮祖來救，就是如魚得水，歡天喜地的附着喊殺。兩位將軍分做前後左右，自辰至午，互相殺

傷更不見一些勝負。只看北邊恰是一隊人馬，郭英湯和孫興祖廖永忠前來接應。張陣上見遷春兵來，便將重圍散開，各自尋對頭相併。前後六將，恰做一處對着黃轍趙玲吳鎮三匹馬，又戰了兩個時辰，看看天晚，兩邊收了軍馬，明日再戰。兩陣上各回本營，不題。恰說遇春等領兵回寨，備說了他出兵的方向，并救應的事體。徐達便取過歷頭來看，說道：「今日是壬子，支干遁甲，宜該在坎方做事，但不知何以正東正西上出來救應。」自此以後，一連相持了半月，但見他陣中甚是變幻，一時難得通曉。恰好明日是吳元年歲次丁未，元旦的徐達在帳中爲着一時難得取勝，十分煩惱，忽聽帳外報道：「僞周將士遣使來見。」徐達因升帳問來使道：「你三將軍張豹，因何着你到來？」那人答道：「我主帥多拜上說將軍，明日係是元旦，彼此相持，未便見分曉，且各休息數宵，待好良辰，再下戰書迎敵，特此來約。」徐達因胸中也未有決勝之策，便隨口應說：「這也使得。」那使者領了回音出帳而去。次早徐達率衆將，在營中朝北拜賀畢，便與衆人各各稱慶。筵席間細商破敵之計，恨無長策。當晚筵罷，各散回營。徐達獨坐胡床，恍惚中見一個金童，向前說曰：「滁州城隍同姑蘇城隍二位到帳相訪。」徐達急急披衣延入，分賓而坐，便說道：「草茅下士，荷蒙神聖降臨，有失遠迎，望乞恕罪。」滁州城隍回說：「自從元帥誕生之後，一緣幽明阻隔，二以元帥時出省邑征討，因此甚相疏闊。今主公改元，不三年間便成一統，主帥倘念及桑梓之地，乞於皇帝前贊助，褒崇賜號，以顯小神護翊皇明之靈，是所望也。」徐達便應道：「某致身王家，十有餘年，仰荷天地眷佑，賢主洪威，所在成功，但今受命攻吳，誰料張豹布成此陣，兩月以來，不收寸功，尚未知後來是何景色。」適聞神明所言，三年之間便成一統，恐不若此之易。」只見姑蘇城隍說道：「此陣雖是有理，不過是北斗九星八方生尅，合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的遁甲元帥只從尅制的道理，分兵八隊前去攻打，他自然救應不及，又裏面他列位紫微太微天全三垣太應八宮元

帥當以太極兩儀之理制之。士誠氣數不上一年，元帥何必過慮。但恐攻城之時，有傷虎將，爲可悲耳。」徐達聽得有傷虎將一句，驚得木呆了半晌，便說道：「我同來將士，俱各赤心圖報朝廷，分有攸關，情同骨肉。此時望乞神明佑助，倘得一旅不傷，一將不損，城降之日，卽當重修廟宇，申請褒封。」那城隍道：「今以元帥至此行軍，我們便在此保護，但其中也有在劫在數的，怎麼分救，應得無事。」元帥既如此囑咐，當世圖遮蔽，全他首領便了。」兩神整衣而起，徐達方送得出營，却被巡哨的一聲鑼響，把徐達拿住，猛然驚醒，知是一夢。次早起來，吩咐各營趁閒整理軍器，待彼下書交戰，另行調遣不題。且說僞周無錫守將莫天祐，從小兒便習武藝，身長丈二，面如噴血，有萬夫不當之勇，人都稱他爲莫老虎，善使一把偃月刀，屯兵十萬，在無錫城中，足爲士誠救應。他見朱軍駐札姑蘇，日夜攻打，終有難保之勢，心思一計，修下三封書，一封着人往方谷珍處投遞，一封着人往陳友定處投遞，一封着人往擴廓木兒王保保處投遞，約他趁朱兵攻打蘇州之時，正好乘勢侵擾地方，朱兵彼此不支，必得勝的。他三處得了天祐來書，果然友定從閩廣來到界上侵擾，谷珍從台州來界上侵擾，士保保遣左丞李武來到陵子村，在徐州界上侵擾，三處的文書，齊至金陵，太祖便令李文忠率錢塘兵八萬，東敵方谷珍，令胡得濟、耿天璧率婺州金華兵八萬，東南上敵陳友定，令傅有德率兵五萬，西北上敵李武，一面又着人到徐達帳前知會，各家兵馬俱動，都是莫天祐之故，可仔細提防。徐達得了信息，朝夕在帳計議，只見張豹打下戰書，說道：「上元已過，十八日交戰。」徐達將姑蘇城隍囑咐生剋分兵相制的话，仔細思量了一夜，次早升中軍帳，着軍政司打了幾通鼓，吹了幾聲畫角，那些將軍依次在帳前伺候。徐達便道：「明日交兵，諸將俱宜小心聽令而行，以濟大事，倘不遵法，罪又難逃。」諸將齊聲道：「聽令。」徐達恰取令箭一枝，喚過俞通海，充正而隊先鋒，華雲龍顧時爲左右翼，領精兵五千，俱用白色旗甲，攻打僞將東營，取號箭一枝，

喚過耿炳文充西北隊先鋒，孫興祖丁德興爲左右翼，領精兵五千，俱用黑白雜色旗甲，攻打僞將東南營；取號箭一枝，喚過朱亮祖充正南隊先鋒，張興祖薛顯爲左右翼，領精兵五千，俱用紅色旗甲，攻打僞將正西營；取號箭一枝，喚過郭英充正北隊先鋒，曹良臣俞通淵爲左右翼，領精兵五千，俱用黑色旗甲，攻打僞將正南營；取號令一枝，喚過吳楨充正南隊先鋒，俞通源周德興爲左右翼，領精兵五千，俱用黃色旗甲，攻打僞將正北營；取號箭一枝，喚過沐英充正東隊先鋒，趙庸楊璟爲左右翼，領精兵五千，俱用青色旗甲，攻打僞將西南營；取號箭一枝，喚過康茂才充東南隊先鋒，王誌鄭遇春爲左右翼，領精兵五千，俱用青紅雜色旗甲，攻打僞將東北營；取號箭一枝，喚過廖永忠充中軍左哨先鋒，唐勝宗陸仲亭爲左右翼，領精兵一萬，俱用黃黑雜色旗甲，從東南營殺入，攻打僞將太微垣，取號箭一枝，喚過馬勝充中軍右哨先鋒，陳德費聚爲左右翼，領精兵一萬，俱用黃紅雜色旗甲，從東北營殺入，攻打僞將天市垣，取號箭一枝，喚過湯和充中軍正先鋒，郭子興蔡遷爲左翼，韓政黃彬爲右翼，統精兵三萬，俱用純青純白純紅純黑四色旗甲，從正北營殺入，攻打僞將紫微垣，砍倒將旗，四圍放火，取號箭一枝，喚過王弼茅成梅思祖三將，各領兵五千，出陣迎敵，待他明日，那營出兵，必有兩營接應，只可佯輸誘其遠趕，以便我兵乘勢奪寨，取號箭一枝，喚過陸聚吳復二將，各領本部人馬，堅守老營，以防衝突，常遇春獨領精兵五千，沿路衝殺，只留西北一營，不去攻打，以便被兵逃竄，自率大隊，從後救應，分撥已定，只等明日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耿炳文殺賊祭父 康茂才怒殺楊清

劍色晴空映鐵衣，中夜星朗徹飛盤；天低吳棗花無色，氣壯金陵草亦肥。

殿上德成環海著，惟中神算斗星違，國有忠良家有孝，留將青史仰巍巍。

那徐達依了蘇州城隍托夢，分兵做十路攻打，調遣已定。次早正是十八日，忽然哨子來報，東北營中平章白勇領兵一萬殺過來了，我軍陣上早有王弼持刀迎敵。未及半個時辰，他正南上楊清西北上萬平，各領兵前來接應，恰好茅成梅思祖放馬前來阻擋，六匹馬攪做一團，只見梅思祖賣個破綻，逕落荒西走，楊清便勒馬來追趕，那白勇與萬平世恐楊清得了頭功，因一齊趕上來，王弼、茅成也裝一個救世祖的模樣，也將馬放來廝殺。正殺得十分熱鬧，只聽得寨中一聲炮響，十路兵馬都殺出來，逕往張彪陣中分頭的去攻打。他營中只說朱軍與陣上軍馬相殺，那曉得只般神算，荒促之中，俞通海等殺入正東營內，朱亮祖殺入正西營內，湯和率了中軍，逕殺入紫微垣，驚得張豹上馬不及，湯和便一刀砍折了馬脚，張豹只得從軍中逃竄，郭子興與兩翼兵馬就四下放起火來，中軍帥旗早被亂軍砍倒，烟塵滿眼，個個只得尋路而走。那一個敢來對敵，吳楨殺人南營，誰想楊清一營已在外邊接應白勇，竟是一個空寨，便報着耿炳文等，殺入東南上。那營中正是僉院鄭祿把守，他看朱軍殺入，便見他率衆相持，炳文大叫說：「鄭祿把守，他看當初帶了義兵投降，郭豹到我父親追趕，撞木欄而死，你今日便碎剛萬段，也已是遲，還走那裏去。」手轉一鎗，正中着鄭祿左腿，耿炳文便趁活捉了，吩咐軍士押在囚車內，殺得營中，也一個不留。吳楨、炳文對說道：「楊清既在陣前，我自趕去殺了楊清才完得我的事。」炳文顧着頭說：「是是。」吳楨自去的了。炳文逕殺入張豹陣內，那張彪正與廖永忠三將相持，炳文大喊一聲殺來，張彪見不是事，即帶了殘兵，只向兵少的去處逃走，那朱亮祖殺入西營，只見些散軍一路跪着迎降，更不見有趙玠、亮祖便坐在本營廳上問道：「你們趙玠走在何處？」那些小軍回說：「趙都尉聞知將軍殺來，便登時逃走，不知去向。」說猶未了，誰想這賊囚在後，把刀向背上砍將過來，幸

得恰是刀背，把亮祖肩上一下，亮祖熬着疼痛，卽跳轉身，急搶刀在手，就在堂上兩個戰了數合，那趙玠看本
事難當，拖刀的向外便跑，亮祖趕上一刀，分爲兩段。張與祖薛顯，起初看見營中投降，只道無事，把馬在外邊
尋人相殺，聽見營中喊聲，方殺入來，那趙玠已結果了，營中一萬人馬，盡皆投降，亮祖仍出營來，見沐英三將
已殺了李獻，俞通海三將已殺了黃轍，郭英三將殺了吳鎮，已四哨人馬，合做一處，望着張豹的中營，俱是烈
焰的燒得好，便將馬從西北上放來，聽得天祐營內，喊聲大震，沐英郭英朱亮祖俞通海吩咐各哨兩翼將
軍，俱率兵在外，不必隨入相混，止四馬趕入，看他光景，只見張彪張豹領了殘兵，聚集天祐營內，保着張龍太
子，與馮勝湯和廖永忠耿炳文等廝殺。沐英四將乘勢趕進，殺得他尸如山積，血似河流。張彪保着張龍拚命
向西北路上奔走，張豹一人力能敵衆，將那陣上白勇萬平世楊清，正與王弼等交戰，忽聽得朱兵分頭殺入
老寨，回頭一看，煙障衝天，三個飛也趕回，恰撞着吳楨一彪軍來，手起一鎗，正中着萬平世的心，立死於馬下。
白勇急上前來救，那鎗稍轉處一帶，逕把白勇一隻眼珠帶將出來，俞通淵趕上一刀，連人和馬，砍做兩截。楊
清便勒馬騰雲的相似，往別路逃走去了。張彪保着張龍而行，只見林叢中叫道：「還那裏走？」睜眼看時，是
常遇春擋住去路，兄弟二人說道：「一身氣力，殺得沒有些兒，又撞着對頭，奈何奈何？」正沒做理會，恰好張
豹帶了殘兵，逃走過來，兄弟合做一處，也不與遇春相對，逕冲陣而走。遇春飛馬追趕，將到城門，那城上矢石
銃炮如雨的飛下來，遇春也不回兵，便令將軍，迎元帥大隊人馬到來，分頭攻打蘇州。頃刻之間，諸將軍畢集
與楨把萬平世首級，沐英把李獻首級，朱亮祖把趙玠首級，郭英把吳鎮首級，俞通淵把白勇首級，俞通海把
黃轍首級，一一到帳前依次獻了。只不見康茂才一哨人馬，竟無消息。徐達令探馬四下哨探消息，止有耿炳
文令軍中推過囚車上帳，說先父因僉院鄭祿投降，僞周追趕身死，今託虎威，活捉此賊到帳，乞主帥下令處

置徐達便命軍中急辦牲禮，把耿君用公神像中堂懸掛，自己同諸將行了四拜禮，那炳文在旁邊行了四拜，卽下堂朝了元帥及諸將軍拜謝，依舊上堂，換着一身縞素便服，朝着父親神像拜了哭，哭了又拜，徐元帥一邊喚了軍校，把僉院鄭祿活綁過來，就一刀剖出心肺，放在盤子裏，供養君用像前，那炳文看見擺列着那清清的酒卮，香香的饈饌，活鮮鮮的肺心，爽朗朗的香燭，儀容空對，音響無聞，眼淚不止，一路的鵝胸頓足，愈覺哀慟起來，帳前軍士沒一個不酸心含痛，聲轍天地，驚得那張士誠在那裏也不知爲着甚的。約有一個時辰，徐元帥同着諸將齊來勸說，耿公請自放心，今日能爲公父報仇，又爲國出力，忠孝兩全，便是先公靈在九泉也必喜色，萬勿過慮，且請治事。炳文只得住了哭聲，一日之間，不住唏噓的在口，杯酒片肉毫不沾牙，眞實難得，語不絮煩，却說康茂才同着王誌鄭遇春帶了人馬，殺入東北營中，正有二三百個守營的頽卒，各轉身沿路去尋白勇下落，只聽得說：『白平章今日當先罵陣，倒不見這般悽愴。』茂才聽知，便往楊清殺來，恰撞着巡哨賊將徐仁尹暉兩個，帶領五千精兵，從北路而行，阻住去路。茂才心中轉道：『這送死賊，倒替了白勇的悔氣了。』便排開陣勢，只五馬混殺了一個時辰，後來徐仁望見中營火起，卽刻同尹暉脫身，朱軍陣上那個肯放，古人說得好：『心驚意亂，自沒個好光景做出來。』那尹暉鎗法漸亂，茂才轉過一刀，結果了殘生。徐仁便殺條血路而走，茂才招動八馬來追，誰知楊清見吳楨殺了萬平世，愈通淵殺了白勇，便領殘兵逃走，正撞着徐仁，合兵做一處，那徐仁見楊清既來，茂才一哨兵又沒應接，仍來迎敵，且說鄭遇春看見徐仁馬頭將近，大叫一聲，說道：『看箭！』徐仁只道果然有箭，把頭一低，遇春趁着勢一刀，正把頭砍將下來。茂才心知楊清又要逃走，把旗一招，朱軍便密匝匝只圍他在中心，茂才等三將橫來直往，把他在垓心斫殺，未及半晌，被王誌一鎗中着馬脚，那馬仆地便倒，衆軍向前把楊清砍了數段，茂才方得收兵轉來，哨馬望見了茂才一彪人馬，

飛也似報與元帥，說曰：『康元帥從東路來了。』徐達聽得，使同衆將出帳外來望，恰好茂才下馬進來，備說前事，徐達大喜，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熊參政捷奏封章 雲龍誘楊茂家屬

中原遠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仗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擊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中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旣傷千里目，還驚九擊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候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徐達大軍駐紮在姑蘇城外，只見康茂才這枝人馬，正在狐疑，恰有哨馬報道：『康將軍得勝，由東路回來了。』徐達不勝之喜，因令馮勝爲首，協廖永忠、郭英、吳楨、趙庸、楊璟、張興、祖顯、吳復、何文暉、九員虎將領兵二萬圍住齊門，湯和爲首，協曹良臣、丁德興、孫興祖、楊國興、康茂才、郭子興、韓政、陸聚、仇成、九員虎將領兵二萬圍困胥門，常遇春爲首，協唐勝、宗陸、仲亨、黃彬、梅思祖、王弼、華雲龍、周德興、顧時、鄭德、九員虎將領兵二萬圍困閶門，沐英爲首，協俞通海、俞通淵、費聚、王誌、蔡遷、鄭遇春、金朝興、茅成、九員虎將領兵二萬圍困婁門，朱亮祖領兵三萬屯紮城西北上，耿炳文領兵三萬屯紮東南上，策設長圍，架起木搭，樹着敵樓，四處把火炮噴筒、鳥嘴火箭及襄陽炮，日夜攻擊。徐達自統大軍六萬環迭諸軍之後，相機救應，防禦外邊來救兵馬，諸將得令，各自小心攻打不題。且說張龍、張彪、張豹領着殘兵，不上萬餘，逃入蘇州城，見父王、張士誠、哭訴朱兵十分利害，無可處置。士誠正是煩惱，恰見探子慌忙入朝報道：『朱兵四下密布重重的把各門圍了。』士誠驚得手腳忙亂，便集民兵二十萬上城看守，炮弩久石飛來，防設甚嚴，朱兵屢被傷折，圍有三個月內，太

邗在金陵，聞知難於攻打，因此使人傳諭，令三軍勿得輕動，以待其自亂。徐達接旨，對使者說道：「我也不敢急性行事，但慮莫天佑這廝奸謀百出，前者以書招三處賊兵，幸我邊境東南閩廣諸路，有峻山阻隔，諒亦無虞。但患的彭城一帶，彭城四無險阻，倘或天祐約渠順黃河而下，這道由江北抵吳淞，與姑蘇爲表裏，便一時難爲支吾耳。」那使者對曰：「元帥如此說，還未知那傅將軍近來行事哩！」徐達便說：「我正念他近日如何行事，並未有消息，是以日夜不安，你且細說與我聽着。」使者對道：「前日主公着我來時，正在殿中，給予我的路引，只見通政司一員官過來奏道：『徐州參政熊聚差人奏捷。』主公便道：『連人與表章即刻一齊進來。』說猶未了，那承差跪在殿外，備說徐州熊參政令指揮使傅友德，率兵三千逆水上舟，至呂梁洪，正遇元帥左丞李貳出掠，傅友德率衆便撥舟登岸，擊元兵，李貳即遣裨將韓一盛引兵接戰，友德手起鎗落，把一盛刺死馬下，元兵敗走，友德揣度李貳必然廣招部將對敵，即令人馳遠城中，開了城門，着兵卒布列城外，皆臥城持鎗而待，以鼓聲爲號，一齊奮發。頃刻之間，那李賊果招上許多毛賊到來，友德望賊將近，鳴鼓三聲，我師猛發，直衝過去，衆賊大潰，爭先渡水而逃，溺死者不計其數。現生擒李貳，及他頭目二百七十餘人，獲馬百餘匹，乞今發旨，主公聽了大喜，令把李貳在西郊外梟首，其餘現生人犯，羈候細審，重賞來差，即手書褒嘉友德，加陞三級，我臨行目覩來的。」徐達聽了，說道：「如此姑蘇不足慮矣。」遣使者出帳回金陵而去。正轉身回寨，忽入報水關巡軍，獲得一個細作，特送到元帥帳前，發付徐達，便令押至軍前，問說：「汝是何人，敢來越關？若從直說來，饒汝之死。」那人說道：「小人是無錫莫天祐手下總領官楊茂，性能游水，特往姑蘇上表的。」徐達因問表在何處，這楊茂站起身來，把肚兜解下，摸出一個丸子，說道：「表在丸子裏。」元帥請拆看究竟。徐達將丸剖開，細看了這表章，就問你家還有誰人，還是要生還要死，茂回報有老母及妻子，望元帥活螻蟻。

之命徐達把楊茂發去俞通海處做個水軍頭目，隨暗地喚華雲龍入帳，着令小心聰慧軍校二十名，潛往無錫，去誘楊茂家小雲龍得令，隨見楊茂備問了居住及兒子名字，來到營中，說莫天祐這斷不是戲耍，他看我軍攻打蘇州城時，必定仔細盤話，我們二十人，可分作六七樣打扮。聞無錫大小人家也都結蒲鞋面販賣，我們着五個會打紹興鄉談的，扮作販鞋客人，縣前專做好鞋面，我們可着兩個買大魚數頭鱸魚數斤，挑了魚担兒，沿街上貨賣入城，再着三個扮做福建打造那假銀首飾的銀匠，錐鑿俱要隨帶備用，又將五個裝着糲糲大麥，把五人扮做鄉間大戶人家，僱來粟麥，挑進城內，糖坊裏用，後面即着三個挑了糖担，一頭辦有搖鼓兒，泥人兒，引線兒，紙糊小匣兒，丁丁當當，跟着糖鋪的人，一夥兒走，都約在西門水濂街會齊，吩咐已定，各人准備了，次早走到城邊，那城果然逐一查問，一夥過又是一夥，都被這巧計兒子零星走入了城，逕到水濂街。那雲龍走到一個裁衣人家，便道：「師父此處總領楊茂官人，在那家是？」那裁衣說：「楊官人正在轉灣紅角子門裏。」雲龍問了的確，叫聲起動，轉過灣來，直到紅角子門裏直進，連聲叫道：「楊名官在家麼？」那楊名知有人叫他，就走出來問道：「客官何來？」雲龍回報道：「你師父親承着官差，一路上得病未好，今已到西門外，那病十二分重，命在須臾，要見你母親及祖母，可與你一面，特央我來通知，你們可急急去，倘得你見他好，永訣。」楊名走進去說了，祖母並與母親又出來問了詳細，便同雲龍逕出西門，只見兩個魚担兒，三個糖担兒，及五六個販鞋面的五六個空手走的，笑笑說說，看着雲龍道：「客官就是前面酒店裏，病人央來報信的，恰也又來了，世間有這等熱心人，真個也難得。」這雲龍把眼一睜，這些人三脚兩步，四散都走散，前面走了，約至五里路，只見路上有個小車，轆轤的往前面推着，雲龍便叫聲推車的長官，我有兩位內眷，到前面玉家酒店裏，探望一個病人，他們弓鞋脚小，一時趕不上路，勞你帶一帶在車兒上，我重重送酒錢與你。那漢子便站定

說：「上來上來，前面酒店路不多，諒想你們不虧我。」雲龍便扶着他祖母與母親上了車兒，自同楊名一路的說，一路的走，那人推車的推動這車，似飛而去，雲龍故意叫道：「長官長官，便慢着些兒也好，倘若先到王家酒店，千萬坐坐，待我數錢與你去買酒吃。」那漢子直指道：「日已西了，還遲到幾時。」約莫二十餘里，楊名又問道：「還有多少路？」雲龍笑着說：「你且跟我來。」不上里許，却是個黑林子，但見十六七人叫道：「楊名，你還待怎的？吾奉金陵徐元帥將令，你父楊茂越關被獲，已願投降，徐元帥恐莫天祐害及你家屬，特來取你歸營，你若狐疑，有劍在此。」楊名同他祖母母親三個，都呆了口，也沒得回報，華雲龍就脫下了便服，換了盜甲，便叫楊名一同乘車，跨着飛馬，押了車子，緊趕着上路，將近三更，已到軍前不題。未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破姑蘇士誠殞命 頭陀點化破姑蘇

吳王宮闕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
句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下起黃塵，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却說那華雲龍用了一團心，挑掣取楊茂家屬，將及二鼓，纔到軍前，轅門上把守的稟，元帥正在帳中，等雲龍進去備數了事情一遍，且說他家屬現在營外，徐達即令人送至後營，因喚楊茂說道：「吾恐莫天祐害你家小，已令人掣取來營，足下可去相見。」楊茂見了母子妻兒，不勝之喜，便說：「殞首碎軀，莫能圖報。」當晚各歸本帳而去。過了數日，徐達寫了一張柬帖，喚取楊茂到帳，說曰：「我欲你趕一件事，你可去麼？」楊茂說道：「小人受了大恩，赴火蹈湯，甘心前往。」徐達便取柬帖遞與，吩咐出營五里，可看了行事。楊茂接過在手，走至前途，開封一看，大笑道：「元帥要我去賺莫天祐，這又何難。」便放腳走入無錫城中，來見了莫天祐。

天祐見楊茂回來，大喜問道：「主公有何話說？」楊茂道：「主公吩咐，徐達軍糧屯於桃花塢中，明晚是八月十八，城中常舉火為號，主公領兵衝陣，命元帥赴桃花塢燒燬他的糧草，即往東攻殺，內應外合，不得有誤。」天祐說：「這計較極好！」遂留兵五萬守城，次早帶領精銳五萬出城，逕到桃花塢密林中屯住。將及二更，遙見東門火起，天祐便喚楊茂引路，將到塢邊，只聽一個炮響，四下伏兵齊起，天祐大驚說曰：「吾中徐達奸計了。」連叫楊茂不知去向，因引兵衝西而走。徐達陣上俞通海拚命趕來，身上被了四箭，頭上被了一箭，血染征袍，白練盡赤，猶是奮勇衝殺，尸橫遍野，殆至黎明，纔知此身帶着重傷，負痛而返。徐達將本部士卒，星夜送還金陵調治，不期這個天祐敗走，無顏回至無錫，惟見城上遍插的是金陵徐元帥旗號，大濠之間，但見郭英、俞通淵殺來，大叫莫天祐若是早降，免得一死。天祐縱馬來敵，恰被俞通淵後心一鎗，下馬而死。徐達入城，撫輯軍民而去。原來十八之夜，徐達先令四將，各提兵一萬，前來攻殺。一夜之間，取了無錫，自己仍令衆將，回攻姑蘇。忽見前軍報道：「軍師劉基來訪。」徐達迎入帳中，訴說蘇城久攻不下，全望軍師指教。次日早起，徐達劉基二人同在城下，走來走去，熟察形勢。忽見一個頭陀與一個金色道人，飄飄的乘風從胥門城脚而來。那頭陀一跑跑到身邊，叫道：「劉軍師徐主帥一向好麼？何為二人在此來往？」劉基一看，就是周顛，便問曰：「你一向在那裏？」顛子應道：「我自在這裏，你自不見哩！」呵呵的只是笑。徐達因問這位師父是誰？顛子說道：「這是張金箔，就是與張三丰一班兒在鐵冠道人門下的，你還不認得麼？」軍師與元帥心知也是異人，便四個交着手，走向營裏來。杯酒之後，共談破城之法。張金箔說道：「此城竟是龜形，盤門是頭，齊門是尾，龜之性，負水而出，乘風而死。今暮秋之時，正水木相乘之候，劉軍師當擇水木干支的日子，借風擊其尾，則其首必出，決當殄滅偽師矣。」元帥聽了大喜，劉軍師把手掌上一輪說道：「事不宜遲，明日便可動手。」急

令各城於大河外四週，築成高臺十座，每臺長五十步，闊二十步，與城一樣之高，上蓋敵樓，以便遮蔽，警備統
弩攻打未及三個時辰，各營齊報，高臺依法齊備。那士誠看見外面如晝光景，與羣臣設計抵當。張彪奏說：「
不如潛夜出城，逕作航海之計爲上。」士誠聽了，便收拾寶玩細軟財物，挈領家眷，深夜開城突圍而走。常遇
春一見，便分兵截住。那士誠軍馬，拚死的廝殺良久，勝負不分。此時王弼統領衆軍，遇春見了，王弼高聲叫退。
「軍中皆稱足下與朱亮祖爲雄，今亮祖獨屯兵於西北，不當機會，足下何不逕取此賊。」王弼聽了，直揮雙
刀，奮勇而前，遇春便率衆助之。恰好亮祖又到，三面夾攻，喊殺將來。士誠兵馬大敗，溺死沙盆潭者不計其數。
士誠坐着飛龍追日千里馬，也幾乎墮入水中。遇春同亮祖進入追趕，一鎗刺去，正中世子張龍下馬而死。士
誠驚忙，逃回城中，堅閉不出。次早周顛與張金箔作別要行，軍師與徐元帥再三留住，他們回說：「後會有期，
不必苦挽。」說罷，便出帳而去。劉基看高臺已築，因令衆將率軍校上臺攻打，特留正東的臺聽其自用。劉基
於是按定吉期登壇，披髮仗劍弄術，不一時間，忽見雷霆霹靂交加大雨奔注，只聽得大震一聲，放起火箭神
鎗，火銃硬弩，飛將過去，盤門果然大開。城上民軍爭先冒雨奔走，只聽大震一聲，把姑蘇城攻倒三十六處。徐
達便傳令四面軍士俱依隊伍入城，不許亂殺越次，如有生擒張士誠者，與金千兩，斬首來獻者，與金百兩，斬
得妻子一個者，與金百兩。那士誠看見城破，便率了子女及妻劉氏，并家屬同登齊雲樓，對天泣曰：「今日至
此，免爲他人所辱。」自行放起火來，把合家燒死了。自走至後苑梧桐樹邊，大叫數聲，天傷我也，天傷我也。正
要解下紫絲縲自縊，突然走過沐英，一箭射斷了絲縲。士誠仆然墮地，沐英着軍校上前捉住。徐達收了圖籍，
并錢糧器械，卽與衆將起程，回到金陵，止留數將在蘇鎮守。誰想那士誠拘在軍中，只是閉着雙眼，咬着這口
牙齒，軍校們勸他吃粥吃飯，只是不吃。將到金陵，徐達先遣人報捷，太祖便命丞相李善長，遠出款接士誠也。

毫不爲禮，善長戲曰：「張公你平日據土稱王，智勇自大，今日何爲至此？且吾之盡禮足下者，正以王命，不欲自失其儀，足下還重己輕人乎？」頃刻已至龍江，諸將把士誠縛了，送至太祖面前，士誠也只低頭閉目朝上，着地而坐，太祖叱之曰：「你何不視我？」士誠聲答道：「天日照你不照我，視你何爲？」太祖大怒，命人將士誠監禁，排駕回宮去了。士誠自思報顏，泣下如雨，至夜深以衣帶自縊而死。太祖勅命爲姑蘇公，具衣冠葬於蘇城之下。這些高官厚祿之臣，聞知蘇州城破，或投降的，且有走的，且有替我兵私通賣國的，更沒有一個死難的。後來唐伯虎有清江引詞說道：

卑顏雖見錦札梢，頭戴方簾帽，穿領開神衫，坐個四人轎，又是張吳王來，蟲兒來到了。

太祖次日早朝，將削平僞周諸將，一一陞賞。忽見徐達奏曰：「臣等攻打蘇州，曾檄俞通海提兵到桃花塢，蕩賊老營，身中流矢，心痛甚，送還京師，主公可命人看他，近日如何？」太祖聞說，親往看視，不想此時通海已不能語。太祖揮淚而出。次日報身沒，車駕復臨慟哭，慘動三軍。徐達又表奏城中丁德興，被刀折右股而亡。茅成被火箭透心而喪，俱乞陛下褒封，以表忠節。又前者正月朔日，臣夜夢姑蘇城隍與滁州城隍，同至宮中，恍惚言語謂主公三年之後，混一大統，士誠不及一載，決至淪亡，但虎將不免殞傷，臣因求主保護，今得皆保回首領而沒，全望主公勉賜褒崇，以表神爽。又今蘇城天王堂，東廡土地神像，儼然像聖容，三軍無不稱賀，亦望主公裁處。太祖便說：「隨吾渡江，精通水戰，無如廖永安、俞通海、丁德興、茅成，俱是虎臣，今功成而身死，深爲可惜。」因命有司塑像於功臣廟中。永安向死於蘇城，迎葬於鍾山之側。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啞鐘鳴瘋僧顛狂

靈谷寺誌公公墓

無若天親弟與兄，嵩邱蘭谷一條睛，食隨鳴磬巢鳥下，行打空林落葉聲。
進水定侵香案溼，雨花應共石床平，深澗長松無所有，儼然天竺一先生。

太祖下命，着有司將廖永安等塑像於功臣祠，歲時祭祀，一邊迎永安靈柩，葬於鍾山之側。又說滁州城，隍與蘇州城隍，軍中顯靈，可同和州城隍，共勅封承天監國司命靈護王，特賜褒崇，其敕書用錦標玉軸，與各有異，至如天王堂東廡之上像，重建金殿遮蓋，徐達領命出朝而去，却說當初唐時，有個活佛出世，言無不靈，應甚是稱罕，人都稱做寶誌大和尚，後來白日升天，把這副凡胎，就葬在金陵，前者詔建宮殿，那禮工二部，官具奏請卜臺，恰好存寶誌長老塚，太祖着令遷他去別所埋葬，以便建立，諸臣得了令，即日百計鋤掘，堅不可動，太祖見工作難於下手，心中甚是不快，回到中宮，馬娘娘接應問道：「聞誌公的塚，甚是難遷，妄想此段因果，亦是不少，主上還宜命史官占卜妥當，才成萬年不拔之基。」且誌公向來靈思冥冥之中，豈不欲保全自己軀殼，殿下如下得吉，宜擇吉地，與他建造寺院，設立田土，只當替代他換一般，做下文書燒化，庶幾佛骨保佑，不知殿下主意何如？」太祖應道：「只說得極是。」一次早便與劉基占卜，卜得上好，就着諸工作，不得亂掘。太祖自做下交易文書，燒化在誌公塚上，因命在鍾陵山之東，創造一座寺院，御名靈谷寺，遍植松柏，中間蓋無梁殿一座，左右設鐘鼓樓，樓上懸的是景陽鐘，又隨時鑄就銅鐘一口，欲為殿上所用。鑄成之日，任你敲擊，只是不響，那時便都叫道：「啞鐘，且有童謠說道：

若要撞得啞鐘鳴，除非靈谷寺中僧，殿造無梁後有塔，誌公長老耳邊聽。

殿成之日，寺僧因鐘鼓雖設，然殿內還須有副小樣鐘鼓，逐日做些功課，也得便當。正在商議，忽然有個頭陀上殿說曰：「那啞鐘不是好用的，何必多般商議。」這些僧人與那諸般工作拍手大笑道：「你既曉得啞

鐘，用他怎麼？」那頭陀回說道：「而今用在這殿中，他就不啞了。」衆人也隨他說，更不保他，那頭陀氣將起來，大叫道：「你們不信，貧僧也是由你，若我奏過朝廷，或依了我，懸掛起來，敲得旺旺的響，那時慌怕你們大衆得罪不小，自悔也遲。」便把衲襖整整，便向金陵一路的往朝裏來，這些人也有只說這頭陀想是瘋子，不來理他；也有的只說此鐘多年古物，實是不響，這頭陀枉自費心；也有的說我們且勸他來，倘或揭動聖怒，也在此自討煩惱。便一直趕來勸他。那頭陀說道：「既自你們說，我想你們從中也有肯依我的了，我又何苦與你們作對。」因也轉身到寺裏來。那些人因他到了，都不做聲，開着眼睛看他怎麼。那頭陀便向天打了一個信心，就向這鐘邊走了三五轉，口裏念了幾句真言，喝聲道：「起！」這鐘就地內平空立時起來。這頭陀把鐘上泥將掃子拂拭盡了，看殿上鐘架恰好端正的，便以手指道：「你可飛懸架上去罷！」那鐘又平地裏走入殿來，端端正正掛在架子上，看的人堆積萬萬，止不住喝采。頭陀便從袖中取出楊枝，與一個淨瓶來，將瓶中畫了一符，那瓶內忽然現一瓶淨水，便念動幾句梵語，將淨水向鐘上周圍洒了三遍，取一紙來焚化在鐘邊，把手四下裏一摸，只聽得鏗然有聲，他便取木植一株，輕擗將過去，那鐘聲真個是又清又朗。這千千萬萬人齊聲道：「古怪！古怪！」合寺僧人同那善男信女納頭拜道：「有眼不識活佛，即請師父在此住持。」那頭陀道：「我自幼出家，取名宗泐，去無蹤跡，神通變化，那個所在，不知我這幻軀。近聞大明天子，將我師父誌公的法身遷移到此，且分尊禮，我因顯這個小小的法兒，你們不須在此驚擾。」正在這邊指示大衆，誰想在那邊監造的內使，見他仗倆飛馬走報太祖，太祖便同軍師劉基及丞相李善長，一行人衆，齊到寺來。宗泐早已知道，向前說曰：「皇帝行駕到此，我宗泐有緣相遇，但今且也不必多言，如過年餘，還當再面。」在人叢中一擡，再不見了。太祖看殿已造完，便擇日遷起誌公肉身，猶然脂香膩肉，神色宛然，另造金棺銀槨，貯即

發大陣道：「借他一日，供養一日，槩上建立浮圖——浮圖卽寶塔也——大一圍，高十層，工費百萬，再賜莊田三百六十所，日用一切之資，爲誌公供養。」天色將晚，太祖便同劉基等從朝天宮轉步而回，忽一見婦人穿着麻衣，站在路旁大笑，太祖看他來得怪異，便問何故大笑？婦人回說：「吾夫爲國而死爲忠臣，吾子爲父而死爲孝子，夫與子忠孝兩盡，吾所以大喜而笑。」太祖因問汝夫曾葬麼？婦人用手指道：「北去數十里，卽吾夫葬玉之所。」言訖不見。次早着令有司往視，惟見黃土一堆，草木葱鬱，掘未數尺，則塚頭一碑，上鐫着「晉卞壺之墓」五字，棺已朽腐，而面色如生，兩手指爪繞手六七寸，有司馳報，上念其忠孝，遂命仍舊掩覆，立廟祭祀。又於孝陵城西門之內，也掘出個碑來，是吳大帝孫權之墓，衆臣奏請毀掘行止，上微笑曰：「孫權亦是個漢子，便留他守門可也，其餘墓塚，都要毀移。」明日正是仲冬，一日李善長劉基徐達率文武百官上表勸卽皇帝位，太祖看了表章，對衆臣說道：「我以布衣起兵，君臣相遇，得成大功，今雖擁有江南，然中原未定，正有事之日，豈可坐守一隅，竟忘遠慮？」不聽所奏，過了五日，李善長等早朝，奏說願陛下早正一統之位，以慰天下民心。太祖又對朝臣說曰：「我思功未服，德未孚，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尙梗，昔笑僞漢，纔得一隅，妄自尊大，迨至滅亡，貽笑於人，豈得更自效之果？使天命有在，又何必汲汲乎？」善長等復請曰：「昔高漢旣誅項氏，卽登大位，以慰臣民，陛下功德協天，天命有在，誠不可違。」太祖也不回復，卽下殿還宮，以手諭對諸臣曰：「始初勉從衆言，以卽王位，今卿等復勸卽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之，姑候再計。」乃擲筆易服，帶領二三校尉，竟出西門來訪民情。迺步走到一個坍敗的寺院裏面，更沒有一個僧人，但壁間墨跡未乾，畫着一布袋和尚傍邊題一偈云：

大千世界浩浩蕩，收入都將一袋裝，畢竟有收還有散，放些寬了又何妨。

太祖立定了脚，念了幾遍，說道：「此詩是譏誚我的。」便命校尉從內函索其人，毫無所得。太祖悵懣而歸，走到城隍廟邊，其見牆上又畫一個和尚頂着一個彈冠，一個道士頭髮蓬鬆，頂着十個道冠，一條斷橋，士民各左右分立巴巴的望着渡船。太祖又立定了半晌，更參不透中間意思，因敕教坊師參究回報，一日坊司奏說：「僧頂一冠有冠無法也；道士頂十冠，冠多髮亂也；軍民立斷橋，望上船過不得也。」太祖於是大寬法網，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順天心位登大寶 馬娘娘立爲正宮

兩間淑氣遍林扉，處處蒼生願不違；一座雲山無豹隱，百年天地有龍飛。
雞聲帶月變輿助，春色迎風天仗暉；最是五湖饒釣叟，從今都許緬彤闈。

太祖微行看了兩處畫壁，分明曉得是隱諷的，心中忽然做醒，回諭中書省御史羣臣及刑部官定爲律令，頒行四方。次日視朝，李善長等復表勸進登皇帝位。太祖又說中原未平，軍旅未息，且當初朱升來見，我問天下大計，朱升覆我說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此三語，我時時念及你等何爲急急如此。此事極大爾等須一一酌禮而行，不可草草。李善長等得蒙允奏，不勝之喜，便傳軍令郭英領了三萬人於南郊築臺受禪之禮。官廷議擇來年戊申歲正月四日乙亥南郊卽皇帝位。三日之前，壇已告成，一應禮儀俱備。官廷將禮儀中奏，太祖傳旨着羣臣齋戒沐浴，至期全赴南郊，鑾輿所過，遠近爭觀。須臾駕至，但見：

儀遵風后禮習軒轅，高卑上下，按著田時川流，長短方圓，合作乾坤開闢；三才八卦，排列的整整齊齊；五行四時，擇建得行行端正。三百六十步爲君壇，四百九十步爲祖壇，八百二十步爲將壇，一層高一層，包

羅萬象，上層圓象天，中層正象人，下層方象地。一級陞六級，妙合千支。八方界上，立着八面盤龍寶鏡，是春前修風，春後明風，夏前清風，夏後景風，秋前涼風，秋後閭闔風，冬前不周風，冬後廣寒風，周邊臺南，列着廿四面黃旗絳色，總驗孟春始盈，孟秋殆縮，仲夏始出，仲秋始入，季春太出，季秋太入，孟夏始緩，孟冬始急，季夏德卑，季夏刑畢，中有十二盤，以應十二月，下有四個坎，以分南北東西七十二座，或大或小，上契宇宙神祇二十八位，或遠或疏，卽證天邊星宿。

當時公侯相將諸臣，扶擁太祖高皇帝登壇，壇上列着皇天后土，日月星辰，風雲雷雨，五嶽四瀆，名山大川之神，及伏羲三皇，少昊五帝，禹湯三代聖君之位，壇下鼓樂齊鳴，作了三遍，太祖行八拜禮。太史官弘文館學士劉基讀祭文曰：維

大明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辰朔，越四日乙亥，天下大元帥皇帝，臣朱，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天地神祇，歷代聖君之靈曰：天地之威，加於四海，日月之明，昭於八方，雷雲之勢，萬物咸生，雨露之恩，萬物咸仰。伏以上天生民，俾以司牧，是以聖賢相承，繼撫立極，舜臨億兆，堯舜相禪，湯武吊伐，行雖不同，受物則一。今胡元亂世，宇宙洪荒，四海有蜂蟻之憂，八方有蛇蝎之禍，羣雄並起，使山河瓜分，寇盜齊生，致乾坤棄滅。臣生於淮河，起自濠梁，提三尺以聚英雄，統一派而救困苦，托天之德，驅一隊以破肆虐之東吳，仗天之威，連十般以誅梟雄之北漢。因蒼生無主，爲羣臣所推，臣承天之基，卽帝之位，恭爲天吏，以治萬民。今改元洪武，國號大明，仰仗明威，掃靜中原，肅清華夏，使乾坤一統，萬姓咸甯，沐浴虔誠，齊心仰告，專祈物贊，充不承尙饗。

劉基讀了祝文，壇下音樂交奏，太祖合羣臣設三十六拜。祭告之時，但見天宇澄清，風和景霽，氤氳香霧，

上凝下竊，中星輝露，甘露連朝，迥異雨雪陰霾的氣色，人人說是景運休徵。祀畢下壇，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及都城父老，揚塵舞蹈，山呼萬歲，五拜三叩頭畢，太祖引世子及諸王子文武羣臣，奉世代神主回城，送入太廟，追尊：

高祖考德祖玄皇帝。高祖妣玄聖太皇后。曾祖考懿祖桓皇帝。曾祖妣懿聖皇太后。祖考熙祖裕皇帝。祖妣裕聖皇太后。考仁祖淳孝皇帝。妣溫聖睿慈太后。

上玉璽寶冊，行追薦之禮，因對羣臣說曰：「朕荷蒙先德，慶及朕躬，今選令典，尊崇先代，對越之間，若或見之矣。」言訖，登盤升殿，受羣臣稱賀，命劉基奉寶冊立妃馬氏爲皇后，且曰：「朕念皇后，偕起布衣，甘苦常從，又朕素爲郭氏所疑，皇后從中百般調停，得免於患，家之良婦，猶國之良相，未忍忘之。」退朝回宮，因以語皇后，后回報曰：「嘗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望陛下今日正位，以後時當兢惕，以係久安長治之策，極是所願。」次日設朝，文武朝見畢，命立世子朱基爲皇太子，贈李善長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太子太師宣國公，贈劉基右丞相，太子太傅安國公，基再四懇辭不受，曰：「臣職命淺薄，若受大爵，必折壽命。」太祖見他果真誠懇，乃授以弘文館大學士太史令，贈徐達上柱國中書右丞相，太子太保信國公，贈常遇春中書平章鄂國公，其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郭英馮勝廖永忠吳楨吳良朱亮祖傅友德耿炳文華雲龍等，封爵厚祿，羣臣叩首拜謝，命改建康金陵府爲南京，應天府布告天下，改元洪武，便宜大元帥徐達說曰：「朕思胡元未定，中原未收，又閩浙川東兩廣等處，尙未歸附，四海黎民未安，此心殊是歉然，卿官與常遇春馮勝郭英耿炳文吳良傅友德華高曹良臣孫興祖唐勝字陸仲亨周德興華雲龍趙庸康茂才楊璟胡美江信張瑄祖張龍等，率兵十萬北伐大元，以定天下，以湯和爲元帥，領吳禎費聚鄭遇春蔡遷韓政黃彬陸樹梅思祖等，

率兵十萬，伐陳友定，取閩廣之地。李文忠爲元帥，領沐英、朱亮祖、廖永忠、阮德王、誌吳復、金朝興等，率兵十萬，伐方國珍，取浙東之地。鄧愈爲元帥，領王弼、葉升、李新、陳恆、胡海、張赫、譚成、張溫、譚興、周武、朱壽、胡德濟等，領兵五萬，取東西兩廣未附州郡。四將領命出朝，專候擇日起兵前去。次早徐達率領衆將入朝，請旨。太祖命禮官將與兵四討救民伐暴的情由，做了祭文，上告天地山川之神祇，復命衆將一一向前吩咐，乃決不容於妄行殺害，荼毒生靈。衆將拜命，陸續分兵，各路進發。先說李文忠統了諸將軍馬，離却金陵，望浙東而行。不一日到溫州城南七里外，那方國珍知兵到得，便與兒子方明善欲計謀斷殺。那明善細想了半晌，對父國珍說曰：「朱兵雄勇難當，且李文忠所統將校，個個是足智多謀之士，若待圍城，必難取勝。」國珍說曰：「我意亦欲如此。」即日便領兵一萬，至太平寨排開拒截。哨馬報入營來，文忠便率兵將對陣，却見胡善出馬，文忠在旗門之下，說曰：「今主上混一天下，指日可成，你們父子不思納款，而區區守一隅之地，以抗天兵，將復爲陳張二姓乎？」明善大怒罵道：「你們貪心無厭，自來尋死耳，何用多言？」便縱馬殺來，恰有左哨上廖永忠輪刀向前迎敵，兩下喊殺，約有四十餘合，右哨朱亮祖恐難取勝，因從旁直向明善刺來。明善力怯而走，明兵乘勢趕殺，破了太平寨。追到城邊，那明善領着殘兵急急進城，堅閉不出。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方國珍遁入西洋 白塔寺龍啣大樹

上方樓閣海關開，萬里沉香破浪來；空中色相三千約，個個禪機百日材。
漫說曇花天上墜，還看梅枝赤城頽；老僧朗誦金龍見，日夜潮生草翠莓。

那明善領了殘兵奔回城中，緊閉着城門不出。李文忠召諸將商議說道：「今日大敗，賊衆心胆俱寒，即

宜四下攻打，決可破城。」衆將得令，亮祖就此指揮張俊、湯克明、攻打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率游兵接應，城下喊聲雷動。亮祖自統精銳，不避矢石，駕着雲梯，逕從西門而上，捉了員外郎劉本善，及部將百餘人。國珍看見城破，即便帶領家屬，出北門衝陣，逕往小路，直走小口，落大洋，遂向黃巖上台州。夷弟方國英合兵一處，再圖恢復不題。那朱亮祖奉了元帥李文忠入城撫輯，即日把軍情申奏金陵，太祖看了表章大喜，便令承差到殿前說曰：「那國珍遁入海洋，必向台州與弟國英合兵據守，事不宜遲，即着中書省寫敕，專付朱亮祖，仍帶浙江行省參政戰衝，率馬步舟師，向台州進發。差官星夜火速諭知亮祖拜命，遂進天台。那天台縣官湯槃聞知兵到，出二十八長臺迎降。亮祖在馬上安慰了黎庶，着湯槃仍領舊職，撫理本縣地方，自己兼程直到台州城下。那白城將近二十里，土色如硃，古來因曰赤城。城外二十五里有沿江嶺，一人一馬單騎，過得上邊壁峻的高山，下邊絕深的江水，這城是唐時尉遲敬德築的城，極其堅固。城中有個紫巾山，烟露氤氳，渾如巾幘。東門一湖碧水，流通海脈，過東二十里地，就是海邊，那海邊有個白塔寺，這塔也是尉遲公發心蓋造，磚上至今俱有敬德名字。寺中沉香大士，甚是靈顯。原來說有本寺老僧，每東方日出，誦經念佛，見海內一條金龍，聽得木魚響聲，便來聽法。這老僧因將佛前供養飲食，日日撒撥海中，只道金龍來吃。一夜之間，忽夢觀音說曰：「明日菴中常有金龍，啣來一株沉香，到岸，你可打撈上岸，供在菴前，關了菴門，不許一人來往的，定百日方可開門。」老僧夢中領命，次早起來，果見金龍啣着一株大樹，遠遠地來到岸邊，老僧見了金龍，仍先施食，那龍兒把香放下，餐些飲食，自去。老僧從海邊拖起木頭，果是一株沉香，便同大衆扛進菴中，閉了菴門，看說果是何如光景。每日有白燕飛來，飛去在窗櫺內出入，約將九十餘日，忽有管門道人報說：「王檀越員外揀定某日合家來寺燒香，特着管家者先來通信。」老僧回說曉得了，菴中不免打點些香燭菓餅點心，齋盃期。

王檀越男男女女，果是合家來到。老僧依着夢中言語，囑付道人。檀越來時，俱從東邊方丈內迎接，不得開大。殿正門，道人得了法旨，依令而行。誰想從中女眷，定要上大殿燒香還愿。老僧十分不肯。王檀越那曉得事，竟叫從人開着殿門而入。此時是恰到九十九日，大士寶像一都完，正開門時，只聞得一陣異樣清香，人人噴鼻。而殿上毫光萬道，雲間仙樂齊鳴，百千個花花禽鳳，擁着一個白色鸚鵡，從香風中飄渺而來。人人觀看。老僧心中，只因不曾滿得百日之數，便不快懷。遇迴在大士像邊，細看動靜，恰有右手一個小拇指，尙是沉香一瓣，未曾雕琢。老僧因而讚嘆。那王檀越就裏對老僧說道：「我家中恰好請着塑像巧手工人，可喚來雕完，以成勝事。」一邊喚得來時，那匠人方才動手。誰知這香指兒，應刀而折，從今隨你裝塑此指，只是不完。果是奇異話，不絮煩。却是朱亮祖帶了人馬，逕至台州城邊搦戰。一邊把令牌一面，邀廖永忠入帳，說如此而行。永忠得令去訖，再令阮德王、誌吳、復金、朝興四將領兵二千，前至白塔寺側，左右埋伏。夜來行事，不想那方國珍與弟國英及子明善三人商議，說這赤城形勢最是險阻。今我軍台兵一處迎敵，必然取勝，便放了吊橋。出城對敵，未及十合，明善力不能支，轉馬而走。朱亮祖乘勢戰殺，力氣百倍。國珍父子三人，連忙驅衆入城。亮祖因吩咐四下圍住，只留東門聽其逃走。約莫初更，亮祖令軍中砍木代薪，縛成三丈有餘的燔燎一般，立於城外。布起雲梯，鐵甲軍五千，從西右而上城。中見四下火光燭天，軍民漫做理會，驚得國珍兄弟父子，膽怯心寒，開了東門，徑尋小路，向海邊進發。此時已是三更，更有餘誰想家眷帶了細軟什物，正好來到白塔寺邊，計到海邊，僅離二里，只聽一聲砲响，左邊阮德金、朝興，右邊王誌吳，復兩下伏兵盡起，追殺而來。國珍等拚命登得海船，吩咐水手用力撐開，未及三五里之地，早有一帶兵船，齊齊攔住去路。馬上烏嘴噴筒，如雨圍將過來。火光之下，却有廖永忠緋袍金甲，高叫道：「方將軍，你父子兄弟，何不知時勢？我主上聖明英武，又是寬大仁慈，胡不歸

命來降，以圖富貴？何苦甘爲海島之賊，况此去如將軍，還有雄威，占得一城一邑，亦不過外中國而別親蠻夷耳。且將軍縱能殺出此島，前面湯將軍見受王命，往討陳友定，舟師十萬，把守大洋，亦無去路，怕一朝勢敗，將軍悔無及矣。請自三思。」方國珍聽了說話，便對國英明善說曰：「我巢已失，今朱兵莫當，使出投降，以保身家，亦是勝算。」因回說道：「廖將軍言之有理。」卽於船內奉表乞降。次早仍回城，見了朱亮祖，亮祖慰勞了一番，吩咐拔寨來會李文忠。此時浙東地面處處平服，文忠便差官申奏金陵，一面與朱亮祖等計議道：「今湯元帥進征福建，未聞報捷，我們不如乘便長驅延平，合攻陳友定，令渠彼此受敵，那怕友定不亡乎？」亮祖說：「主帥所見極妙。」便發兵卽日起身，且說湯和統了吳楨、費聚等八員虎將，雄兵十萬，前取閩廣，直到延平地面，扼守元將。正是陳友定，那元順帝以友定敗了朱將胡深，便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自此之後，友定益肆跋扈，遂有雄據福建之心，與兵取了諸郡，聲勢甚是張大，且命兒子陳海據守將樂，以樹犄角。元帥湯和屢次以書招諭，友定說：「我這八閩，憑山負海，爲八州的上游，控番引夷，爲東南的領表，進足以攻，退足以守，你朱兵奈何我不得。」因與參政文殊、海牙等商議拒敵。湯和四次搦戰，友定只是堅壁固守，以老其師，恰好報說李文忠同沐英、朱亮祖等率陸兵七萬前來接應。且說廖永忠統領水師三萬人，依水列營，以分友定之勢。湯和得報，喜不自勝，便令哨兵傳令沐英、阮德吳復領所部徑攻商門，朱亮祖、王懿、金朝興統所部徑攻東門，李文忠統大隊爲遊兵，接應東南二處，原令鄭遇春、黃彬、陸樹統所部協攻北門，原令吳楨、費聚協同新到廖永忠統領水軍，徑攻水西門，自領蔡遷、韓政、梅思祖、率水陸游兵，接應西北二處，晝夜攻擊。那友定在敵樓上，看見明兵十分勇壯，不敢爭鋒，只見騎將蕭院、慌慌張張向前稟說：「朱兵日夜攻打，精力必疲，倘騎兵奮勇出戰，必可得勝，何苦坐視其危？」友定却沉思不語者久之，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征福建友定受戮 不花全家死報國

南北兵連勢若何？雙雕落日接應多；此日四郊漸積壘，未幾二輔羨投戈。
出塞衛青尤荷戟，從戎魏絳漫論和；漢家會奏平胡績，自有牧童橫吹歌。

自古道：『疑人莫用，用人莫疑。』又說道：『三思而行，再思可矣。』誰想這友定聽了驍將蕭院的話，省思了半晌，方才說道：『彼兵正銳，何謂疲竭？汝等那得亂惑軍心。』便叫階下羣刀手推出斬訖報來不多時，那蕭院做了黃泉之鬼；自此之後，這些軍將那個敢說一聲，有許多便乘夜越城而出，投降明營了。軍中看他這等光景，四下裏攻打益急，早有朱亮祖率着部軍，攻破了城，從東門軍校爭呼而入。文殊海牙見勢頭不好，便也開水門出降。廖永忠率水軍鼓躁直殺到官衙而去。友定仰天歎息，退入後堂，正要服毒而死，恰被官兵縛住，解送到營。次日湯和着令部將蔡定鎮守延平，那友定兒子陳海聞得父親被執，也服毒而死。湯和令軍中將友定送京，聽旨發落，即會同李文忠所部人馬，乘勢徑趨閩縣，奄至城都。鎮守元將乃郎中行省柏帖穆爾聞大兵到來，知城不可守，便引兵即上樓說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從來大義而死，今此城必陷，我亦旋亡，汝等能從之乎？』妻妾相對而泣，盡皆縊死，只有一乳媪抱幼子而立。穆爾熟視良久，嘆曰：『父死國，母死夫，惟汝半歲兒，於義何從？留爾存柏帖一脈可也。』便收拾金寶，囑咐乳媪領了受命自去，有頃大兵進城，穆爾從樓中放火自焚而死。湯和聞知如此忠義，傳令於灰燼中覓取骸骨，備冠帶衣衾，葬於芙蓉山下。因將聖主恩德馳諭省下郡邑，諸處俱各望風納款，恰好胡天瑞率兵攻取興化，那建陽守將賈俊疇、河州守將陳國珍，也都降順。於是泉州、漳州、潮州處等，百姓安定，各自歸業，令士卒等不可動擾分毫，各州悉皆平定。湯和見

福建安妥，仍會李友忠整旅回京。未及一月，諸將解甲韜冑，午門外朝見太祖，面加獎慰，賞賚有功。這方國珍反覆不常，鼻首示衆，這陳友定賜與胡琛之子胡楨，待渠來取血肉，以祭父親，三軍爲之稱快。次日早朝，百官行禮方畢，走過中書左丞王溥，出班奏說：「聞近勅督採黃木建造皇殿，却去建昌蛇古巖探處，忽見巖上有一人身着黃衣，口中歌道：

龍蟠虎踞勢若奠，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餘年正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

其聲如雷，方衆聳聽如此，有一遭歌畢，忽然不見，乞付內館以紀符瑞。」太祖聽了，說道：「此事終非虛，今後如此無證信的虛聲，一切不可申奏。」因令工人在大內圖畫的四壁，俱採幽風七月之詩，及自己歷來戰陣艱難之事，繪圖以示後世。且說朕家本農桑，屢世以來，皆忠厚長者，積善餘慶，以及朕躬，乃荷皇天眷命，有如此日，特命爾爲圖，凡有流離困苦之狀，悉無所諱。庶幾後世子孫，知王業之興，極其艱難，庶有儆懼，毋自干淫，以思守成之道。爾等做官的，亦宜照朕之法，以警後來，方可保有富貴。羣臣皆呼萬歲。正及退朝，却見有個內官着了新鞋，在雨中走過，太祖大怒道：「鞋雖微物，然皆出自民財，且非旦夕可就，爾等何敢暴殄天物如此。朕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著有花鞋，便杖責說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費物勞神之事。』此意極美，大抵警歷艱難，便自然節儉，稍習富貴，便自然奢華，爾等急宜改換。」隨發內旨，今後百官入朝，倘遇雨雪，皆許穿雨衣雨履，定爲常訓。明日天晴，太祖黎明臨朝，宣廖永忠、朱亮祖上殿論說：「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已久，定亂安民，正在今日。朕已令鄧愈等率師征取，久無捷音。爾平草廖永忠可爲征南將軍，爾參政朱亮祖可爲副將軍，率師由海道取廣東。然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一下，則沿海州郡，自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務須留兵鎮守，其有歸款臨降者，爾可宣布德威，慎勿亂自殺掠，相彼向化之心。仍當與平章鄧愈等協

心謀事，廣東一定，徑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永忠與亮祖二人受命出朝，擇日領兵前去，不題。且說徐達引大兵已到山東，鎮守山東，却是元將擴廓帖木兒，原是察罕帖木兒之子。先是癸卯年元順帝會着尹煥，竟將書幣通好於太祖，因遣都事汪可答禮，汪可去至元營，細爲探訪軍務，這擴廓帖木兒便起疑心，也留住汪可，不令還朝。後來太祖連修書三封問討，那擴廓帖木兒倚着兵勢，不以爲然，纔過一年，不意順帝削了他的兵權，使他鎮此山東，甲兵不上五萬，是日聞徐達兵過徐州，擴廓帖木兒甚是驚恐，登時聚衆商議，有平章竹貞說道：「元帥麾下雖有數萬之兵，發散在山東河南山西等處，一時難聚。如今徐達智勇無雙，常遇春蓋世英雄，還有一個叫做朱亮祖，他能神運鬼輸，當年曾在鶴鳴山劈石，壓死陳友定，許多軍士不知如今陣上他來也不來。至如郭英、耿炳文、吳良、華雲、龍傳友、德康、茂才等一班，俱是驍勇的虎將，元帥與他拒敵，只恐多輸少勝，莫若權棄山東，且往山西，再聚大兵，以圖恢復。」擴廓帖木兒聽了竹貞許多言語，便說：「這話兒極講得有理！」急忙領兵，夜間潛回山西太原府而來。哨兵報知徐達，徐達對衆將說：「擴廓帖木兒恐懼逃走，則各處守臣，必皆震惶無疑。料這山東河南唾手可得，河北燕京亦指日可定矣。」便領兵直至山東沂州地，駐紮軍馬，守將王宜聞知，卽率各司官吏出城迎降。嶧州地方也卽投順，大兵逕到青州郡。青州的守將恰是曹顏不花，這不花守禦地方，甚是能得，向來徐壽輝并陳友諒前後拒戰，三月有餘，固守城池，調遣軍馬，俱有方法，誓與此城同爲存亡，真個是報國的忠臣。他見大軍壓境，便領了三千敢死之士，當先出戰，又分兵七千爲後哨埋伏。我這裏郭英出馬，對不花說：「守將爾可知天命麼？」不花回說道：「我等爲臣的，只曉得忠義爲心，至於天命去留付之命數，何必多說。」便揮刀直取郭英，兩人力戰良久，未分勝敗，忽聽一聲吶喊，那七千埋伏元兵，盡行併力殺來，把郭英困在垓心，如鐵桶銅牆更無出路，心中忖道：從來聞這不花手段高強，今日

方見他的力量，便吩咐三軍，面不帶矢者，斬！三軍抖擻精神，奮力的衝殺，恰好向南一彪人馬，爲首的大將，乃是常遇春，領了三萬人從外攻入，郭英又從內攻出，內外夾攻，不花見勢不好，便領著殘兵急走入城，堅閉不出。徐達因令前軍直至城下，四圍攻打，不花退入官衙，見了母親，說道：「此城危在旦夕，兒此身決以死報國，忠孝難以兩全，如何是好？」那母親回答道：「有兒如此，雖死何恨？況爾尚有二弟，我的老身，自可終養。」正在抱頭而哭，只見外面報道：「平章李保開門投降，明兵已入城了。」不花卽至省堂，服鴆酒而死。其妾阿蓉，貞抱了幼子，攜了幼女，俱到後院池中投水而亡。徐達命將不花及殉節家小，備整齊棺衾，以禮殮葬，一面安輯人民，三軍不許混雜隊伍。於是山東濟甯萊州登州諸郡，望風歸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元兵破順取汴梁 明兵夾石山受困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麟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甯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元帥徐達既定了山東四郡，便率兵前往河南進發了。不數日來到大梁，真實好個形勝，但見

中華閩粵，九有咽喉，虎踞龍盤，從古來稱爲陸海，負河而洛，到今來人道天中。左孟門，右太行，沃野千里，描得上錦繡乾坤，東成皋，西澗池，平衍膏腴，讚不盡盤紆山。中間有其紆山，白雲山，黃衣山，蘄門山，王屋山，女兒山，桐柏山，朗陵山，雲夢山，簇簇堆堆，隱隱顯顯，都留下仙跡神蹤。又有那靈巖洞，華陽洞，水簾洞，王母洞，白虎洞，達摩洞，崆峒洞，浮戈洞，靈源峒，幽幽窈窈，折折灣灣，無非是罕見奇聞，鍾靈毓秀，多少英主，多少豪傑，建都立國，控齊秦，跨燕趙，俯視荆吳。

唐時有韋蘇州詩云：

夾水蒼茫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東；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爲報洛陽游宦侶，扁舟不擊與心同。

徐達領兵來到汴梁，與元將平章李景昌相持了二十餘日；那李景昌只是緊閉上城門，日夜提防，不敢出戰。副將軍常遇春向來諫曰：「元帥攻山東，一鼓而下，今到此日久，不能拔得一城，倘河南諸郡及元帝遣兵來援，反爲不美。我思量洛陽俞勝商嵩虎林赤關保這四個人，號爲胡元智勇之士，可分兵五萬，隨遇春向西進發，便進攻河南諸郡，則汴梁自不能守。汴梁既得，豫有東西二京，形勢之地雖有元兵來援，不足懼矣。」徐達大喜，說道：「常公此言極妙。」遂令傅友德、康茂才、楊璟、任亮、耿炳文等領兵五萬，隨遇春向西進發。是日天晚，兵便到了洛陽，就令在洛陽之北列下戰陣。那元將脫因帖木兒恰同都統俞勝、商嵩、虎林、赤關保四人率兵五萬，對陣迎敵。那虎林赤生得好條大漢，甚是醜惡難看，你道如何？真個好笑。

黑錫塔一張，齒臉猛如虎，兩道膿眉，尖着雷公嘴，好掛油瓶，灣着鸚鵡鼻，控入腦髓，兩耳兜風，盡道賣田祖宗，獠腮鬍子，怕看刷子髭鬚，掙睜了一雙大眼，白多黑少，竟少取鬼的無常，洒開了兩隻毛拳，肉少筋多，何異那催魂的鬼判，喝一聲響索，破鑼落地，走幾步，披離離，青虺輕移。

他也不打話，竟對了常遇春直殺過來。常遇春心下想道：「天生出這班毛鬼，也敢在世間無禮！」叱咤一聲道：「看箭！」這箭不高不低，正望着咽喉射過，那虎林赤應弦而倒。遇春便招動三軍，左有任亮，右有楊璟，傅友德，後軍又有康茂才，一齊奔前來，殺得元兵大敗虧輸，俘獲的無算。那脫因帖木兒收了敗兵，逕走陝西去了。遇春入城安撫百姓，百姓扶老攜幼，說道：「我等陷沒元塵，已經九十餘年，豈想到今朝還能復睹天

日。常遇春令三軍秋毫無犯，百姓歡聲動天。次日下令，着任亮往諭嵩州郡，那嵩州望風投款，遇春令傅友德守洛陽，任亮守嵩州，自領兵攻取附近州郡不題。且說元朝知明兵攻取中原，乃招擴廓帖木耳爲大元帥，經略山東等處，保守河北，李思齊爲左元帥，張良弼爲右元帥，曾陝西八路的兵馬，出潼關恢復河南。又着丞相也速領兵十萬，捍禦海口，以次恢復山東。那李思齊、張良弼，刻日即出潼關，過了闕鄉靈寶等縣，逕到夾石山前屯札大兵，一連布列數里地面。兩個商議道：「大明將士頗善行擊，今此地一爲平垣，可以依着山崖，立排柵，兩旁現有樹木，豎立營寨，教他馳突不得，然後再議迎敵爲是。」哨馬備將軍務報與徐達，徐達對衆將說曰：「今在此圍困汴梁，徒耽日月，久無利益。今洛陽新安澗池等處，雖見新附，然常將軍攻取潁州未還，倘他們元將仍來收復，占了形勢之地，於我反爲不利矣。况李景昌苦守汴梁，全望河北陝西兩處來援，我們不如且棄汴梁，將兵竟去破了李思齊，則汴梁不戰自服。」諸將齊聲讚道：「此論極妙，元帥果是神算。」徐達便令三軍，即日解圍，向陝西進發。那李景昌在城，不知何故，也不敢來追趕。明兵不數日，已到陝西，與張率軍相近。徐達傳令離山二十里安營，謹防元軍衝突。三軍各自飽餉而進，未及半路，果然元兵又至。李思齊營先出馬，明陣上郭英縱馬迎敵，兩將交戰良久，思齊自己力量不加，轉馬逃回本陣而去。徐達即着馮勝、耿柱大兵，親身便同郭英領了三千人馬，乘勢追殺。馮勝上前說曰：「我聞元兵二十餘萬，駐在夾石山邊，元帥止帶三千士卒，倘有不測，何以支應？」徐達不聽，揮兵而行，約有六七里之地，那些元兵俱直登了夾石山。徐達吩咐便也追到山上，不得退步。早見山上木石如雨的打將下來，明兵不能抵擋，被他傷殘的約有二百餘衆。徐達把眼仔細看了山寨，便令奪路而回。恰聽一聲喊叫，四下伏兵殺將前來，東有張良臣，西有趙琦，南有張德欽，北有薛穆虎，統了五萬人馬，截住去路。徐達喚令不許交戰，只是奔走，我軍又折了千餘，走得回營，獨勝

接着道：「元帥今日孤軍深入賊營，竟受驚厄。」徐達回說：「此等小事，何憂之有？」急令帳中將奔回將士，重加犒勞，以慰勞力；如有傷殘的，速爲調治。徐達到晚筵席，談笑自若。馮勝等見他更不着意，便問元帥今日輕身以入虎穴，必有深思，偏裨愚才，敢問其略。徐達道：「迎鋒對敵，豈不能保士卒不傷？然用兵者，全要按其寨之虛實，吾捨不得千人，可以破李思濟二十萬之衆，故我自行前去，以探敵情。今見他依樹立柵，左邊積糧，草右邊出軍卒，於兵法大是不合，若以火攻之，其破必矣。」馮勝等深爲敬服。次日，徐達向轅門外傳令各營將帥會齊，早入營前聽令。只見營前不緊不慢，打了三通鼓，裏面接應，擊了三通雲板，吹了三聲畫角，各等將官芸芸簇簇，整整齊齊，都站立在轅門之外，只要等營門開了，進來。徐達聽見外面打了報時鼓，已知衆將齊集，隨將五方旗牌文付了旗牌官，跟隨着升了中軍寶帳，三聲銃響，鼓樂齊鳴，轅門外東西兩班的將官魚貫而入，排在階下。五軍提兵使，通名點卯，諸將應了名，都立在下聽令。徐達一令吳良華高二將，統領刀斧手三千，乘夜上夾石山東寨，砍倒樹柵，隨帶火器進前攻打。孫興祖率本部鐵甲軍五百接應。陸仲亨張興祖二將，統領刀斧手三千，乘夜上夾石山西寨，砍倒樹柵，隨帶火器進前攻打。趙庸率本部鐵甲軍五百接應。周德興華雲龍二將，統領刀斧手三千，上夾石山南寨，砍倒樹柵，帶着火器進內攻打。唐勝宗率鐵甲軍五百接應。薛顯曹良臣二將，統領刀斧手三千，上夾石山北寨，砍倒樹柵，帶着火器進內攻打。胡美率本部鐵甲軍五百接應。應自領中軍鐵騎五千，張龍爲右翼，郭英爲左翼，直取李思齊中營。馮勝權守兵營，汪信率本部軍校爲游兵，捕獲逃兵左右來往報信，分撥已定，各將出營，整備行事，只待夜間進發。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攻河北大梁納款

太祖遺書收君弼

君王行出將，書記遠從征；祖帳連河關，軍塵動洛陽。
旌旗朝朔氣，笳吹夜邊聲；坐覺烟塵打，秋風古北平。

那李思齊見徐達追趕上山，四下裏將木石打將下來，徐達卽令退走，又被張良臣等四路伏兵喊殺上。傷明兵有千百餘人，這思齊不勝之喜，對了張良臣等，誇着大口說：『如此光景，那怕中原不復，王業不興。』卽日大開筵宴，稱賀自午至夜，那些小兵卒都也熟睡，東倒西歪，也不見有搖鈴擊柝的，不見有查夜巡風的。約近二更光景，明兵喇叭疾走，各聽將令，分行直至夾石山腰四邊，一分將樹柵砍開，火銃大砲處處發作，須臾之間，五七處火燄冲天，金鼓大震，元朝的兵都在睡中驚醒，刀鎗器械俱被黑烟漲滿，那處去尋，只是四散奔潰，被火燒死的，倒有大半，逃得下山，又被路上游兵捕捉投降的，也有七千餘衆，東寨張良臣正要上馬接戰，撞着吳良殺到而前，一鎗中着而門而死。那張德欽看見烟塵陡亂，望寨外飛跑，薛顯乃大喊一聲，吃了一驚，竟從山坡上直跌下來，撞着周德興，手提刀落砍做兩段。趙琦薛穆虎二人保着李思齊逃走山下，恰好徐達大兵迎住，左翼張龍，右翼郭英，大殺將來，元將無心戀戰，領着殘兵前往葫蘆灘而去。誰想馮勝在營增報明兵大勝，便令拔寨而行，已據葫蘆灘，進取華州郡，將兵軍向潼關。李思齊料知無可潛身，棄關徑往鳳翔而去。徐達鳴金收兵，糧草輜重，衣甲頭盔器械鎗鼓，所獲不計其數，衆將稱賀，說元帥捨小敗成大功，真非諸人所及。徐達回答道：『列位將軍，以爲李思齊雄心頓輸，於我看來，今日雖勝，他此番必還聚三秦之士，爲右脅之患，不可不防。』因令馮勝、唐勝、陸仲亨、曹良臣四將領兵五萬鎮守潼關，以當思齊之兵。自家引了大隊，會齊常遇春、兵馬收取河南之地，馮勝等四將卽日領了將令自去。且說李景昌堅守汴梁，只道李思齊及擴廓帖木兒兩人駐札太原，前聞恢復河南，到如今聞得李思齊二十萬人馬，被徐達殺了八停，又聞擴廓帖木兒

駐兵太原，公然不來接應。景昌十分畏懼，連夜引兵棄了汴梁，奔走河北地面。徐達正商攻城之策，恰有哨子報道：「汴梁黎民扶老攜幼，燒燭焚香，直至營前迎接入城。」徐達喚令納款民人，進營問了來由，便令了十一騎官將，入城撫輯，路間湊巧常遇春也平定了汝南一帶郡縣，撤兵而回，與徐達相見。徐達便寫了表章，差官前到金陵報捷，那官兒兼程而進，到得朝門值早朝時候，那個光景，有古詩爲證：

絳纈雞人報曉籌，尙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池頭。又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香飄合動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頻聞高閣報，天顏又喜衆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曾送雙龍入鳳池。

差官跟隨着一班申奏的使臣，上了表章，太祖看了喜動顏色，便對李善長及合朝衆臣說曰：「朕令欲幸河東，肅清北土，激勵將士，共徐元帥謀取燕都，卿等以爲何如？」善長等回奏道：「此乃陛下神明之見，有何不可？」太祖卽令新回元帥湯和李文忠，以及原在朝之臣劉基、宋濂等，整備擇日起行，留李善長等保守京師。且吩咐道：「鄧愈、朱亮祖、廖永忠，平定兩廣而回，可令鄧愈領本部兵士暫駐京師，朱亮祖、廖永忠二人前至汴梁，候旨調用。」善長等叩首受命。次日太祖領兵十萬，自北往汴梁進發。不數日，駕到陳州，郡守將恰是元朝左君弼，當初左君弼因幫着呂珍，與徐達戰於牛洛渡，被十師追趕，殺奔至廬州，十師等逼攻入州，君弼棄州而逃。徐達拘了他的母親與妻子，來到金陵。太祖知君弼是個豪傑之士，因厚待其家屬，不期君弼降大元，元順帝使爲陳州太守。太祖欲其降，駕發之日，令軍中攜其家屬而行，及其至陳州，遣人致書，其書曰：大明皇帝書付左將軍君弼。曩者朕師與足下爲敵，不意竟舍親而之異國，是皆輕信他言，以至於此。今者足下奉異國之職，禦彼邊土，與朕接壤，然得失成敗，自可量也。且朕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

乃足下邱隴桑梓之鄉，甯不思乎？天下興兵，豪傑並起，甯獨乘時以就功名哉？亦欲保親屬於是亂也。足下以身爲質，而求仕異國，既已失察，且使垂白之父，糟糠之妻，天各一方，朝思暮想，以日爲歲，足下縱不念妻子，可忍於老親哉？富貴可以再圖，親身不可復得，足下若能幡然而來，朕當待以故舊禮，足下亦於天理人心，無不順也。特修書以表朕意。

君弼得書，猶豫未決。太祖復將他的家屬給還君弼，君弼感泣，出城拜降，說：「下愚迷謬，誤抗天顏，今深荷仁恩，伏乞容宥。」太祖曰：「昔雍齒歸劉，岑彰降漢，何嘗念及舊惡。」便封君弼廣西衛指揮僉事。太祖駕入陳州，撫輯百姓，仍留君弼把守。自帥師前往汴梁，早有徐達率諸將出城迎接，太祖溫旨慰勞，恰好陝西哨子報道：「馮勝等殺入陝西，元將穆虎良弼陣亡，連取華陰、華州一帶地面。」太祖不勝之喜，對諸將說：「華陰等地，是潼關左股，今幸有此，可稍寬西顧之憂。」便令軍中將金帛百端，白金五十鎰，黃金二十兩，遠發潼關，賞賚馮勝等將。次日正值孟秋朔日，太祖行駕駐蹕汴梁，受百官朝賀，即遣徐達、遇春、興祖等率兵取攻河、北，併道而進，以克燕京。只留郭子興、王誌、陸樹、費聚、黃彬、韓政、蔡遷、吳美八員護駕。徐達等拜敕旨，當日領了二十萬軍馬，出汴梁，自中欒地方，渡了黃河，便令薛顯、俞通源、前攻衛輝、彰德、廣平等地。薛顯等得令領兵到了衛輝，守將龍二棄城而走，步將楊義卿率有兵船八十五隻來降。彰德、廣平、順德及東路臨清、德州、滄州、長蘆，以至直沽，俱望風而至，勢如破竹。明兵逕到直沽海口，前面却有元丞相也速領兵十萬水中結寨，把住海口。徐達聽了哨馬來報，便拘集海船，先着顧時帶領水兵一萬，疏通一路壩閘，以通船隻，復着常遇春領騎將張興祖、吳良、周德興、薛顯、張龍、汪信、趙庸七員，率兵五萬，由左岸而行；郭英領騎將孫興祖、華雲、龍康、茂才、金朝興、華高、鄭遇春、梅思祖七員，率兵五萬，由右岸而行；俞通源領水軍，耿炳文、俞通淵、楊璟、吳禎、吳復、阮德六

員率舟師三萬，戰艘二百隻，隨着顧時進發。李文忠率兵三萬，策應左岸；沐英率兵三萬，策應右岸；自同湯和率舟師從水上分岸哨探，以爲游兵，支應不虞。只見海口地面丞相也速將舟師擺開陣勢，專待廝殺。徐達傳令水陸三軍一齊進戰，以防賊衆。彼此支持，那水師正是元平章俺普達朵耳，左邊岸寨是知院哈利孫，右邊岸寨是省丞相顏普達。明營軍校得令，便各準備廝殺。這一場真實罕稀，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克廣西劍戟輝煌

亮祖跳船殺三將

萬里河梁一轡來，海門風色望崔嵬；營開劍戟秋紅繞，暮擁雙戈赤日回。
風鶴已傳淝水捷，鼓鏡直越漢人才；况看妖孽元宮見，應對薇垣數一材。

那三軍水陸廝戰，彼此相持，在那直沽海口之上，真個好場廝殺，但見

怒濤漲海殺氣迷天，岸上旌旗倒映，水中波浪騰翻，浪裏蛟龍，船中金鼓間敲，陸上烟塵；岸邊驍騎奔逐，得志的橫衝直撞，似陸步蛟龍，水奔駿馬。失魂的那東歪西轉，像龍游淺水，虎入深林。高原上，鶴兒飛，你猜我，咱忘他，認這是伏兵的號帶。渺渺浪頭魚形躍，此狀驚彼受怕，都恐是策應的猛船。初是綠水黃沙，忽變做骨堆血海，正是青天白日，倏然間風慘雲愁。

古王翰京州詞說好：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心？

又王昌齡塞上詩：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

這二處正殺得熱鬧，尙未曾見得輸贏，誰想一聲炮響，後面翻江攪海的殺將來，恰是左翼朱亮祖，右翼廖永忠，各駕小船一百號，飛前奔殺救應。原來朱廖兩將前領勅旨着鄧愈等征戰進兩廣，他二人宣力進兵，取了兩廣梧州，恰遇着顏帖木兒張翔募兵，與明兵迎戰。亮祖設奇應敵，他便率軍千餘人前走鬱林，亮祖隨勒兵追至鬱林，斬了張翔餘衆服降，因而潯州貴州容州等處，以次來附。亮祖遂出府江克平樂，又進克了橫州，兵到南甯上浪屯田千戶宋真聞風降順。亮祖卽令宋真把守南甯，恰好元平章呵思蘭駐札賓州等地，亮祖令指揮耿天壁追至賓州，勢不能支，也率所部詣軍門拜降。亮祖便同廖永忠等共收銀印一千，銅印三十，七顆，金牌五面，廣西悉平。且聞鄧愈統兵亦克隨州信陽舞陽羅山葉縣等處，因此朱亮祖廖永忠二將先回來至汴梁，朝見拜覆。太祖大喜，賞賚封爵，就於本日傳令二將，星馳分兵策應北伐諸將。二人兼程而進，逕至直沽海口，只見殺氣橫空，烟塵蓋野，便喊殺進來。那水師俺普達朵兒的一船頭迎敵，正好撞着亮祖的小船，從上風頭溜來，亮祖趁勢一跳，竟跳在俺普達朵兒的船上，大喊一聲，把俺普達朵兒砍做兩段。那把梢的猛員狼將，彎着弓射將過來，那亮祖左手持刀，右手輕把來箭搶在手內，叫道：『你要怎的？』飛也跑入後梢，把那員狼將緊緊抱了道：『下去！』竟丟在水中去了。衆水軍見殺了頭腦兒，齊齊拜倒在船，都願歸附。廖永忠因與亮祖議道：『我們便捨舟從陸，分兵殺上岸去如何？』亮祖道：『極是好。』招勞水軍兩邊各上了岸，一直逕去劫他營，餓餓的放起火來。那元軍望見營中火起，急忙各自逃回，哈利孫恰被吳良一劍斬折了左臂，翻身落馬，汪信趕上一鎗，結果了性命。那顏普達領着敗兵而逃。郭英勒馬追及百步之外，背後一箭直透心窩，衆軍亂做數十段。丞相也速領了殘兵，奪路各自逃回，逕往遼東去了。俘有將校二百六十三人，水陸共兵四萬七千餘衆，器械二百五十六車，糧三萬八千六百餘石，馬三萬九千六百餘匹，船七百四十三隻。

牛羊之類，不計其數。徐達傳令三軍，陸續俱到濟甯會齊。各營拔寨起行，未及兩日，俱到中軍帳參見。徐達對朱亮祖廖永忠道：「今日之捷，二位將軍爲最。且二位新平百粵，而旋未及解衣，復星馳而來，又是勞精費力，所到成功，功莫大焉！勤莫殷焉，正是難得。」朱亮祖與廖永忠謙讓不勝。當晚筵席間，徐達因問廣西形勝，朱亮祖應聲而起，說道：「這個廣西，上應軫翼之星，古爲荊州之城，爲府十一，爲州有八，爲長官計有二襟五嶺，控南越襟山帶江。西南都會，唐曰建陵，宋曰靜江，這是那桂林府山水清曠，居嶺嶠之表，漢屬鬱林，晉曰象郡。唐曰龍城，這是那柳州府江山峻險，爲嶺南要地，在漢名爲交趾，曰南往，唐曰粵州龍水，這是那慶遠府山極清，水極秀，爲嶺表之咽喉，漢屬蒼梧，吳名始安，唐爲昭州，周爲百粵，這是那平樂府地總百粵，山連五嶺，湖湘之襟帶，水陸之要衝，漢曰交州，宋曰梧鎮，這是那梧州府山水奇秀，勢若游龍，梁曰桂平，唐曰浸江，這是那潯州府內制廣源，外控交趾，南邊海徼，西接溪崗，唐曰卮州，宋曰永甯，這是那南甯府峻嶺長江，接壤交趾，漢曰麗州，一爲羈糜州，宋曰五南寨，這是那太平府石山陵立，江水濛濛，唐置上石，宋置下石，這是那思明府水繞山雄，勢立形奇，這是那恩覃軍民府峯高嶺峻，環帶右左，是那鎮南府若夫山明水秀，地僻林深，漢屬九正合泗，是城則州之最首者也。山高水深，爲利州之勝，山環水帶，是爲奉一州之勝。龍蟠虎踞，嶺峯絕高，這是那向武川，山嵬江險，威生不測，這都是那康州控南交爲邊之極地，則爲龍州山林環秀，回顧有情，則爲江州諸峯簇秀，二水交流，則爲思陝州累峯據前峻嶺列後，那上林長官司羣峯聳峙，間水環流，是那安降長官司諸將攜酒在手，盡皆稱獎。說朱平章真可爲指顧山川，盡在掌上。敬服！敬服！徐達又問：「何真以嶺表地方投降，今主上何以待之，不如當初何真何以據有此地？」廖將軍必悉知細底。」永忠對說：「他是廣川東莞人，英偉好習史，學劍術，出仕於元，後以嶺海驍勳，棄官保障鄉里，却有邑人王成搆亂，他糾集義兵，共討亂首，誰想王成

築城自衛，堅不可破，何真立賞於市，說有人縛得王成者，賞給黃金百斤。不料王成有奴縛之而出，何真大笑，對王成說曰：「公奈何養虎爲害？此正自作之孽，天假手於奴耳。」便照數以金賞他。一面令人置湯鑊，駕於車輪之上，令王成之奴於鑊中坐之，使數人鳴鼓輪車，號於衆曰：「四環之內，無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由是人人畏服，遂有嶺南一方之民，果蒙保障。聞明師至潮州，何真上了印章，卽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奉冊歸附主上，特賜褒嘉，命其乘船入朝，宴賞甚厚。」說話之間，不覺軍中漏平一二，諸軍各回營安歇。次日徐達備將軍情，差官到汴梁申奏，不題。且說元順帝自從受了太尉哈麻女樂，宮中日夜歡娛，又有妹婿秃魯帖木兒等，攬哄做造大魔之舞，雕龍之船，宴安失德，四方戰爭的事，俱不奏聞，便略有些聲響，都被這些奸人遮糊過去。順帝也不留心。一夜間，順帝在宮中，甚是睡不安穩，朦朧之中，見有一個大豬，徘徊都中，逕入宮內，把身子直扑過來，順帝連忙逃走，躲在一箇沙塵烟障去處。驚醒了，甚是憂悶，披衣而起，待待天明，正將視朝，忽有兩隻狐狸，黑促促的毛片，披披離離，若啼若哭，從內宮內殿，直跑上金交椅邊，咬了順帝的袍服，拖扯出去的一般。順帝如癡如醉，沒個理會。兩邊宮娥內監，看了急來救應，那兩個狐狸，望外邊直走牆間，更不知那裏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元宮中狐狸自獻 大明兵順帝被困

河州忽遇塞天秋，鐵騎橫舟咽不流；樹有鳴鳩知雨滯，井浮白暈識雲留。
神明精字天作合，孽狐連霧退成仇；至今朔漠烟塵滿，空奏胡笳對月愁。

且說胡元滿朝臣子，且不行君臣之禮，只去尋捉狐狸。那知道兩個孽畜，一陣烟不知那裏去了。倏忽間

轉出一個官來奏道：「臣司天使者，前日癸酉，都城紅氣佈滿，如火照人，自寅至巳，此氣方息，如此二日，昨者乙亥，又見黑氣彌漫，十步之內，昏不見人，亦自辰至巳方消，及見天文，似主不吉。今夜又聞清夢不甯，朝來又有二狐啼哭，伏乞陛下修省，以正時變。且又聞得大明之兵，已至濟甯，此去甚近，倘或不備，都城恐難堅守。」元帝聽了，驚得魂不附體，因對衆將說曰：「前者脫脫爲丞相，但有四方邊警，他便在孤家面前百計商量，調兵征勦，近來他已沒了，更不見一人來說及征戰之事。今聞大明攻取中原，已招諭擴廓帖木兒掛帥，經略山東，據保河北，李思齊爲丞相，張良弼爲右帥，會陝西八路之兵，出潼關轉河南，今許久不聞一音信，但衆卿有何妙計爲朕分憂？」只見諸臣面面相覷，不能對答。元帥長嘆一聲，排駕回宮而去。且說徐達令諸將會集洛陽，令同差官到汴梁申奏軍情，一面與衆將定取燕都之計。仍令朱亮祖同廖永忠、集水寨、俞通源等八將，選戰船六百隻，分爲東西兩路，進攻關河，前番分班進征的陸兵，但合大部聽令止撥。郭英領兵三萬爲先鋒，吳復、周德興、薛顯、張興祖率兵一萬爲左翼，華雲、龍孫興、祖康、茂才、華高率兵一萬爲右翼，常遇春、廖永忠領鐵甲軍五千爲右軍接應，湯和、沐英領鐵甲軍五千爲左軍接應，徐達督領張龍、汪信、趙庸、金朝興、鄭遇春、梅思祖、歷陣而行。分撥已定，此時正是夏去秋來，一向苦於無水，一應船隻膠不可動。朱亮祖行了火牌，令濟甯知府方克勤火速派撥民兵一萬，自己亦令舟師一萬，星夜開濬，民與兵各分東西，量定丈數疏通，稍有遲延，依軍法處斬。克勤看了火牌，欲待開濬，苦於勞民，欲待不開，苦於違法，正在十分煩惱，那兒子叫方孝儒上前對父親說曰：「軍令開濬，豈宜有違，但非民力之所不能爲也。我聞聖天子行事自有神助，父親還當虔誠禱告天地，或得天賜甘霖，以濟行兵，以甦民苦，庶幾有濟，亦未可定。」克勤聽了兒子的說話，也有道理，只得在府城虔心祈禱，青衣素帶，率了耆老百姓，連日哀告天地，拜了兩日，亮祖的水軍，依令疏通東邊，開有二十餘

里，更不見方知府差一個人兒，濬掘亮祖也不知克勤如此情由，一時着惱起來，說道：「元帥軍令，那個不依，那方知府何故敢於怠緩！」即刻提他書吏各赴軍，捆打三十大棍，押下解來，火速撥民疏濬。且說天有感應，夜來大雨如注，將及黎明，水深六七尺，舟師分頭而進，遂到了河西，竟去涪頭上岸，恰好郭先鋒人馬也抵通州，只見大霧迷江，數步之間，不見人面，郭英大喜，便對水師廖永忠、朱亮祖等十將說曰：「如今大霧迷江，不若乘此機會，公等十人，可分着東西，各帶兵五千，埋伏道側，我只領兵前進，只聽連珠炮響，公等張兩翼而出，軍可勝敵矣。」永忠等依計而行，郭英直至城下罵陣，拒守的正是元將五十八國公，從來號爲萬夫不當之勇，每常聞說大明元帥智勇，他只很很的對人說道：「只是不曾逢着敵手，天下那有常勝的，可恨我們不會與他們對手！」如今把守通州，他便磨拳擦掌說道：「決不許朱兵駐足三十里之內！」誰想大霧彌漫，朱軍直至攻城，方纔知覺，就同知縣下顏帖木兒率敢死士一萬，開城迎敵。郭英對敵多時，一來自覺力不能支，二來原欲詐敗，誘他追趕，即便把馬上加一鞭，奪路而走。那五十八招動元兵，拚命的趕着，約將廿里之地，郭英把號帶一招從軍，便點起了連珠炮，轟天的振響，早有廖永忠、吳禎、吳復、阮德、楊璟領著精兵，從右邊殺來，又有朱亮祖、俞通源、俞通淵、耿炳文、顧時領著精兵，從左邊殺來，把元兵截做兩處。楊璟放一箭射去，那卜顏帖木兒應弦而倒，朱兵橫來直去，斬首七千餘級，五十八見勢不好，不敢進城，被亮祖、炳文兩將捉活過來，斬於馬下。將至三更，乘勢克了通州，捉了元宗室索羅梁王等十人。徐達大兵也到，遂令城外安營，次日進取燕京不題。且說元帝聞知兵到，因命丞相慶童把守宏文門，中丞滿川把守厚成門，伯顏不花守安慶門，扑賽因不花守順丞門，大禦署令趙弘毅守齊化門，待制王殷士守西安門，樞密院黑斯官守建德門，左丞相失烈門守振武門，左士伯張伯康守天泰門，都總管郭允中率雄兵十萬，在城外十里駐札，防禦朱兵近城攻打，右丞相

於敬可率游兵五萬，近城五里外策應。淮王帖木兒不花，領鐵甲軍十萬在城中爲游兵，相機禦敵。日夜戒嚴，固守。恰有探子報說：『大明兵已駐通州，不日卽至，大約山陝間必有勤王之師，前來救應。』順帝說道：『到那地位，恐已遲了。』正說間，但聞殺氣動地，金鼓振天。順帝甚是憂煩。羣臣都說：『陛下且請寬心，倘或近逼都城，城中糧草尚有十數萬之積，還可堅壁而守。』帝帶領羣臣上城細看，只見郭英當先，左邊吳良等四個立着，右邊華雲龍等四個立着，其後又有廖永忠、朱亮祖等十員大將，緊緊接應。未有五里，惟是茫茫蕩蕩，耀日的是刀鎗，飄颻的是旗幟，漫天蓋地而來。那裏算得若干軍馬。順帝撫胸頓足，只是叫苦。忽聽得一聲炮響，兩陣射圓，一邊郭允中，一邊郭英兩馬相交，戰上二十餘合，一個兒手快，一個兒眼快，一箭射了，恰中郭英冠上的紅纓，鏘的一聲響。郭英心中暗想道：『這元將也有這般伎倆。』趁他灣轉未放，將畫戟三轉，正中在允中左脅之上，騰空跌將下來，被亂軍踏做泥醬，便招動後軍，直砍過來。右丞相於敬可，急令精兵策應。左邊周德興正好迎着，兩邊張翼向前，把於敬可圍在垓心，更無出路。華高向前一刀砍死。這五萬兵，當不得個砍瓜切菜，且戰且進，直抵燕都城下。順帝口呆做不得聲，早有九門拒守將官，各將那火箭石炮飛也打將下來。郭英傳令三軍，且待後面大隊人馬齊到，另行攻取之計。頃間徐達統率後軍，到城下安營，便著哨子在城外繞轉了一遍，看城中無甚動靜，因同湯和沐英常遇春、李文忠四人，率領鐵騎一千，自在在往城外逐步而行，看了形勢，復到營中，對衆將說道：『這等高城深池，若是平平的攻打他，恃著積蓄倉卒難破，當以奇兵擊之。』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燕京破順帝出亡

返金陵細訪民情

自堪逸氣佩吳鉤，坐計風烟正暮秋；一劍關開清淑氣，九關兵撥虜西愁。
邊隅樹色空軍壘，東北笳聲斷戍樓；應羨中原多猛士，人人相問話封侯。

却說徐達細看了城池，回到營中，對衆將說曰：「只宜乘勢以奇兵攻打纔是。」卽下令安慶門吳良張

龍領兵一萬攻打振武門華雲龍趙庸領兵一萬攻打西安門康茂才梅思祖領兵一萬攻打順承門朱亮祖
攀高領兵一萬攻打天泰門耿炳文張興祖領兵一萬攻打宏文門薛顯吳復領兵一萬攻打齊化門俞通源
周朝興領兵一萬攻打建德門廖永忠孫興祖領兵一萬攻打厚成門俞通淵周德興領兵一萬攻打再令沐
英帶游兵一萬，在城西策應；李文忠帶游兵一萬，在城南策應；常遇春帶游兵一萬，在城東策應；湯和帶游兵
一萬，在城北策應；截斷外邊來救軍馬。吳禎楊璟郭英顧時分率鐵騎四萬，隨處相機布設雲梯，樹築高臺，與
城一般相似，施放火礮，使元兵城上站立不住。自領大隊歷陣，鄭遇春阮德分爲左右出哨，各帶兵三千巡邏
調遣已定，諸將卽刻分隊行事，都令各帶防牌神槍，踰城而上。外邊的或是雲梯，或是高臺，不住的將噴筒鳥
槍火銃火箭俱打將進去。順帝看見，決知難守，便集三宮后妃，太子太孫，駕著飛輦，點勇敢拚死軍士，約有三
萬人。三更之際，潛夜開了建德門，殺條血路而走。衆將死留不得。殆及天明，淮王帖木兒不花被郭英火炮打
死，中丞滿川把守旱成門，正在敵樓邊橫槍而視，俞通淵看定一箭，正中咽喉而死。不花丞相慶童，聞知順帝
脫逃，正不勝悲哭，薛顯飛刀砍來，把頭劈做兩塊。安慶城樓被吳良火箭射來，左上角上燄燄火着，那伯顏不花
急令軍卒打滅火，早被吳良張龍派統卒踰城直上，那伯顏不花撞着張龍一鎗，仆於地下，取了首級。耿炳文
同着張興祖攻打天泰門，那張伯康十分兇勇，朱兵上前不得，耿炳文斬袍而誓，說不殺張伯康，俱各自願就
死。衆將冒矢石先登城上，長槍亂殺下來，炳文乘勢扭着長槍，從空一躍而上，殺倒了守垛子統卒十有餘人。

叫聲道：『好了！』諸軍相繼登城。張伯康捨命來戰，恰被死尸絆到，耿炳文向前結果了性命。黑廝官把守建德門，誰想被廖永忠等領強兵一時撥掘，竟攻破了一角。三軍攝跡前行，黑廝官知事不濟，服鳩毒以死。王殷士在西安城上窺探朱兵，恰湊巧楊璟駕着飛天砲，直打過來，把頭頂打得粉碎。華雲龍、趙庸二將發憤來攻，振武門恰好顧時築起高臺，便令衆登臺對殺，失烈門忽中流矢，平空的跌出城外來。我軍士亂刀砍死，扑賽因不花領羸卒數千把守順承門，預知必不能守，因對趙弘毅說曰：『國事如此，有死而已。』從報元帝已走，正要自盡，被朱亮祖捉住，終不肯屈，復送軍前殺了。趙弘毅看四下軍兵撩亂，卽下城與妻解氏及兒子趙恭，與孫女官奴共入中堂，穿了公服，北面拜罷。一家懸樑自縊。在城軍將俱開了城門，四邊策應人馬一齊殺入。徐達卽令軍士不許擾害良民，與擅離隊伍。因是燕京人民安堵。徐達便入元宮，檢有玉印二顆，承宗玉印一顆，就封了府庫，鎖了宮門，財帛婦女一無所取，卽差官持表到汴梁奏捷。說道：『洪武元年歲次戊申，秋八月二十庚午，平定了燕京。』太祖看了表章大喜，馳官賞賚，封爵，改大都爲北平府，卽令都督馮勝、移領汴梁，都統孫興祖、領燕山驍騎虎賁、永清龍驤豹韜六衛兵，鎮守居庸關，以禦北平。原守潼關總督指揮使曹良臣、移領通州，以禦遼東。取李文忠回汴梁，帶領錦衣刀手羽林軍等，護駕南還金陵。原任常遇春、湯和、沐英、朱亮祖、郭英、吳良、廖永忠、俞通源、俞通淵、耿炳文、吳禎、吳復、楊璟、阮德、顧時、華雲龍、華高、康茂才、周德興、薛顯、張興祖、張龍、趙庸、汪信、金朝興、梅思祖、鄭遇春二十七員，又新撤回傅友德、併汴梁護駐郭子興等八員，共三十六員大將，俱隨大元帥徐達攻取河北各郡。徐達拜受明旨，卽日統兵二十萬前行，所過涿州定縣保定七州，中山河間易州等郡不至而附。直至眞定府，守將正是洛陽的逃賊俞勝，徐達傳令常遇春、朱亮祖入營，附耳說了兩句說話，二將得令前去，因使趙庸王誌韓政黃彬各率精兵三千搦戰，俞勝料來孤城難守，竟領兵西出小

北門而去。未及數里，早有遇春在東邊，亮祖在西邊，截住去路，常遇春挺鎗直入陣去，活捉俞勝到營。原來徐達諒他西走太原府，與擴廓帖木耳會兵，以圖後舉，故先着兩將截路，誰知不出神機軍前把俞勝斬首，揭之竿頭，一路號令去訖。次日便進攻山西。且說駕返金陵，所過地方，備細訪問民間的利病，做官的賢愚，忽見途中道左有個孩兒，充作驛卒。太祖召問：「何以充此？今年幾歲？」那孩兒奏道：「今年七歲了。父親雖死，名尚未除，因而代役。」太祖當出一對道：「七歲孩兒當馬驛，孩兒應聲道：『萬年天子坐龍廷。』龍顏大喜，即令獨恤那孩兒謝恩而去。未及半里，遠望一簇人抬着香燭，後面托一個盒盤隨着。太祖因而召問，只見盒盤中盛着一個殺死的小孩子。太祖驚說：「你們是何人將此死兒何幹？」那人道：「小人輩都是江伯兒的親戚，這個江伯兒母病之時，割下自己脇肉煎湯來救母親，未及痊好，他便祈告于泰山神前，告許母好之日，殺子上祭，如今他的母親病果脫體，他便殺這三歲的孩兒爲母親還願。小人們見他孝心感應，所以隨着他到廟燒香。」太祖聽了，喝罵道：「父子天倫是古禮，原爲長子服三年之服，今忍殺其子，絕倫滅理，慘毒莫此爲甚，還認是孝子。」發令刑官把伯兒重杖一百，着南海充軍，只些親戚忍心不救，各杖三十。因命禮部今敕旌表孝行，須合於情理者，不許有逆理亂行。發放伯兒等纜去，只見兩個使臣及一個百姓帶一個女兒到駕前跪說：「臣江西瑞州知州，差來進竹籩的。臣浙江金華府知府，差來進香米的。」太祖笑對中書官自言曰：「方物之貢，古亦有之，但我收了竹籩，天下必爭進奇異之物，朕前聞所貢香米，俱於民間揀擇圓淨的盛著黃絹囊中，封護而進貢，是以口腹勞民。今後竹籩永不許獻，朕用米粒也同秋糧一體，納在官倉，不必另貢。」使臣領旨自去。又命這百姓領此女子來見，問其何故？那人奏道：「此女年未及笄，頗諳詩律，特進宮中使用。」太祖怒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爲心耶？可卽選佳婿配之。你做父親不令練習女工，反事末務。」發刑官杖

六十而去。途中許多光景，不能盡說。來至金陵，太子率百官出郊迎見，次日設朝不題。那元帝自領親屬逃脫，燕京退居應昌府，乃下勤王之詔，以擴廓帖木兒爲大元帥，督山西十八州，及雲中會甯之兵，攻取大都，恢復中原。他便集兵三十萬，出雁門關，取保定路，來攻居庸。徐達進攻山西，出了滹沱河，令前軍抄取近路，直抵澤州城外，使命安營搦戰。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豁鼻馬裏應外合

十員將元營放火

朔風吹葉雁門秋，萬里烟塵在戍樓；征馬長思青海上，胡笳夜聽隴山頭。
紅顏歲歲老金微，沙磧年年臥鐵衣；白草城中春不入，黃花城上雁長飛。
朔風吹雪透刀環，飲馬長城屈更寒；夜午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

大明兵到澤州搦戰時，守將就是原任山東的擴廓帖木兒，奔走山西的平章竹貞，便率兵五萬，由東門對陣。徐達見了竹貞，說道：『竹平章今日之勢，元室不振，可知公何不順天而行，我主仁聖，亦不輕待。』竹貞應道：『南北中分，從古自定，今與元帥講和我大元在陝西山右雲中應昌等處，大明守江浙閩廣中原河北燕京等處，而相和好如何？』徐達答曰：『今有我王，應天挺生，不數年間滅漢殲吳，擒國珍，執友定，四海咸歸，豈容講和乎？』卽令軍兵合戰，元兵終當掃滅，未及交鋒，奔潰而走。竹貞便棄了澤州，徐達進城，出了安民的榜文，便與衆將定取山西之策。衆將說曰：『今擴廓帖木兒進攻居庸，深恐北平難保，我兵宜先救腹心之憂，後除手足之患。』徐達說道：『不然，彼牽師遠出，其勢實孤，孫都督總六衛之師，卽孫興祖自足捍禦，我等正宜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彼巢穴，則彼進不利，退無所棲，此兵書所謂推穴搗虛之法也。』諸將稱善，遂率兵

前進。太原守城的，恰是都統賀宗哲，不敢出戰，遣人星夜上居庸關求救。擴廓帖木兒得知信息，即統元兵來迎。徐達便令傅友德、朱亮祖、郭英、薛顯領兵二千，分左右探聽虛實。四將分做四路前往，見元兵隊伍不整，旗號披離，因各回營報說：「元兵雖多而不嚴，雖銳而無備，我們士卒未至，然騎兵已集，不若乘夜劫營，賊衆一亂，主將可縛也。」徐達說曰：「我正是有此意。」只見擴廓步將豁鼻馬使人求見，徐達令門上放他進來。那人向前稟說：「左部將豁鼻馬，特着小人納降，且爲內應。」徐達細問了端的，因着郭英、傅友德領鐵騎一千，照依元兵裝扮，隨着使人混入元營，半夜舉火爲號。即令朱亮祖帶部兵一萬，埋伏正南方；顧時、阮德爲左右翼；康茂才率部兵一萬，埋伏東北方；趙庸、汪信爲左右翼；常遇春率部兵一萬，埋伏西南方；張龍、陸樹爲左右翼；湯和率部兵一萬，埋伏正東方；胡美、蔡遷爲左右翼；楊璟率部兵一萬，埋伏正西方；費聚、黃彬爲左右翼；華雲、龍率部兵一萬，埋伏正北方；韓政、王誌爲左右翼；張興、祖率部兵一萬，埋伏東南方；梅思祖、鄭遇春爲左右翼；俞通源率部兵一萬，埋伏正北方；周德興、金朝興爲左右翼；自同、沐英、吳禎等八將統領大軍，在後殺來，專待營中火起爲號，衆將得令而行。那郭英、傅友德領兵隨了來，使混入元營，約至二更時分，郭英吹了一聲響箭，此響箭是胡中樂器，將火器黑夜裏一齊舉放，頃刻間營中火燄冲天，喊聲動地，八面埋伏兵在外，也同聲而起。元兵大亂，擴廓帖木兒方燃燭獨坐帳中，聽得衆軍擾亂，急披甲而出，看見兇險勢頭，馬也不及備鞍，脚也不及着靴，與十八個騎兵冲陣向北而逃。元兵死者大半，豁鼻馬率餘衆來降，計得六萬六千七百餘人馬，刀鎗劍杖，牛羊輜重，不可勝數。此時天已大明，徐達即令前軍直逼太原城下安營。城中早有王保保領兵出陣相拒，常遇春當先迎敵，朱亮祖、華高、吳復、沐英、廖永忠、吳禎等相繼接應，他也勢大不怕。恰是郭英同着朱亮祖領二十餘騎，望平原高阜之處，縱馬而行，在那裏立定，看了半響，方纔回營。對了王保保高叫道：「日已將脯，各

自收兵，明日再戰如何？」保保領兵回營自去。我們衆將，俱到大營議道：「王保保這廝名不虛傳。」徐達道：「我兵連夜攻打，精神固是困倦的，且到明日再做計較。」恰有郭英、朱亮祖上前說道：「我二人方纔登高細望，敵營終是散漫，不如乘夜劫他的寨，是爲上着。」徐達說道：「有理，有理！」便令耿炳文、廖永忠、吳良、郭子興四將，各帶鏢騎五千，近城埋伏，看見元兵追趕，我軍賺開城門，吳禎、吳復、薛顯、華高四將，各帶本部人馬，埋伏十里之外，以備我軍移營，截元兵追趕的救應。朱亮祖、傅友德常遇春、郭英、俞通源、康茂才、梅思祖、顧時八將，帶領二萬人馬，分爲四處，近伏元營。若見他領兵追趕，卽殺入他老營，四下放火，燒他營寨。自率大隊人馬，乘此月光急急退走，誘他追殺。軍令一下，我兵紛紛逐逐，鴉飛鵲亂的移營。恰有哨馬報與王保保知道，那保保笑曰：「我今日力敵十將，故知朱兵退去，不如乘此追趕。」便令鐵騎三萬，隨着自己趕殺，其餘大隊俱聽大將貂容約束，守着本營，不得亂動。吩咐已罷，便跨上了馬，如雲如電的殺來。朱軍只是倒戈而走。約及十里境界，黑林之中，兩邊殺出四員將軍，正是薛顯、華高、吳禎、吳復，帶了伏兵迎敵。大隊人馬，因而都勒轉馬頭，裹住元兵，廝殺不放。朱亮祖等八將，看見保保領兵追殺，約有十里之遙，一聲炮響，四下伏兵俱殺入老營中來。貂高挺刀來戰，被傅友德一箭射中左臂，朱亮祖趕上一刀砍死，其餘殺得尸橫血濺，投降的約有三萬餘衆。日間札了多少營壘，到夜來光蕩蕩一般白地。耿炳文、廖永忠、郭子興、吳良、黑暗裏帶了人馬，徑到城邊叫道：「快開門！」鎮守的軍士，只道王保保回來，連忙放入，誰知大明兵卒，恰是賀知哲坐在官衙，着人探聽。朱兵早已殺到衙前，他便往後堂尋條小路，逃脫六盤山去了。可憐只王保保被我兵圍殺了一夜，三萬鐵騎也難存十分之一。將及黎明，四下裏叫道：「元帥將令，着各將暫且收軍，聽王保保自去。」王保保衝開血路，竟向舊寨而走，誰知做了一塊白地。縱馬來到城邊，城上耀日迎風，都是大明旗幟，悶着一口氣，只得往定西面。

逃。徐達鳴金收軍，但不見了朱亮祖、薛顯兩員大將，便令哨卒四下探望，半日之間，更沒一毫影響。因喚各軍之中，查原隨朱薛兩部兵卒，這些人也在那裏找尋，漸漸天色晚了，徐達垂着雙淚，對衆將說曰：「朱平章薛參使、勇智俱奇，若是被元兵殺死了，也須有個骸骨；若是追殺元兵，也須帶本部軍兵。如此一日，查無下落，何以爲情？日後又何以回覆聖主？」此時正是臘盡春初，當晚飄飄的下了一夜大雪，越覺慘淒，越覺更長。猛了武當山有個煉真的道人，髭髯如戟，不論寒暑，止衣一件衲衣，或處窮寂，或遊南市，人問他吉凶，無不靈驗。號曰張三手，又自號爲邈邈道人，如有齊供他，或升或斗，無不立盡；若沒人供養他，半月一月，周年半載，也只如常。登山步嶺，其行如飛，隆冬臥倒雪中，也只胸胸的睡。近聞得棲於五臺山上，此處隔彼不遠，急喚請湯和、傅友德、華高、郭英四位，領馬軍五千，火速請來，叩問前事。此時軍中漏下，纔時一更時分，他們一來是軍令，一來念及同袍最好，便騎馬冒雪而行，抬頭一望，正好一派五臺山景色，異常只見。

左帶大河，合連恆嶽，五峯高出於雲漢，清涼迥異於塵寰。月色橫空，疏淡的是半山松影；雪風飄漾，氤氳的是一陣梅香。初時天連山，山連雪，洒洒揚揚，還認得有雁門山、石樓山、中條山、太行山、姑射山、賀蘭山、都象玉攢銀砌，後來月滿山，山滿雪，層層密密，縱然有玉華峯、盤秀峯、砥柱峯、過雁峯、五老峯、桃花峯，更無凸凹嶽崑。征雁嘹唳，斷人腸，說不了神心枯寂；孤鶴翩翻，驚客夢，拋不開佛子淒涼。向來說文殊舍利，在上修行，那知那，道骨仙風，從中磨煉。

孟浩然題禪房詩道：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峯秀，塔前衆壑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四將一路上嘆賞不已，不覺早到了五臺山，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追元兵直出咸陽 四將擒拿張良輔

太山西去五臺奇，到處峯巒最可思；碧漢迢遙驚八月，烟沙寂寞繞千旗。
舍利豈隨秋草沒，摩尼曾捧夜珠胎；漫誇馬首衝凝夢，指點龍池灰劫時。

四將乘夜冒雪而行，天色將明，已到五臺山，到只要上山求見張三丰，恰有一個小童在門外掃雪，便對了湯和說道：「四位將軍莫不是大明徐元帥差來謁見三丰師父的麼？」湯和聽了這話，便道：「你師父真好靈異，原何得知我們到此？我四人正是來見三丰師父的，煩你指引。」這童子道：「我們師父昨日早間在庵中，與天目使者周顛、鐵冠道人張景華，不壞天童張金瑤，三人輪流對奕飲酒，杯中忽見火光兩道，直衝西北，便對他三位說曰：『今日大明之兵，以火攻取太原了，我們四人可即跨鶴下山，乘勢引了朱亮祖、薛顯、追趕元兵，涉歷了潞洲、汾洲、絳州、忻州、朔州、代州、嵐州，把這些地面望風而降，庶幾三府十八州都屬大明，以成一統之業，且救了多少生靈如何？』他三人應聲道：『好！』我師父跨鶴將行，吩咐我明日黎明時候，有四位將軍冒雪來此尋我，你可直以此言回覆，說我保護了朱薛兩將軍，隨到揚州瓊花觀看花，叫他們旋師之日，到瓊花觀中，便知分曉。此書一封，可付與湯郭傅華四公開看，又有書一封，即煩四公帶去，付與常遇春將軍收折，這書都在這裏。」四人聽了消息，便知朱薛二將軍的事情，便帶笑折開前書來看，只見上面寫詩一首道：

瓊樓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淨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
歷年既久曾何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帶回天上去，擬從博古借靈槎。

右咏揚州瓊花觀一律請政，湯郭傅華四位將軍麾下。四人看罷，也不知其中之意，便將香燭禮儀，送在

童子而前，說道：「此是徐元帥下情，今日不見師父道範，敬留此山，以表微忱。」那童子對四人收了，因請上山清齋供養，四將說道：「軍情重大，不敢遲延。」即刻辭了童子，把馬緊緊的走着，一路上雪霽天晴，風和日朗，處處是堪描堪畫的人世蓬萊，總總是難說難窮的幽奇景致，未及下午，已到營中，恰值常遇春也亦在坐，四人將前事，備細說了一遍，徐達說曰：「既如此，朱薛兩將軍，必有下落了。」四人又將書一封遞與常遇春，說道：「此書是張三丰送與將軍開拆的。」常遇春急急開來看時，也是四句詩：

一世多英武，胸中虎豹藏，先於和裏貴，後向柳中亡。

常遇春見得驚呆了半晌，因對衆位說：「這時是當初老母生下不才的時，方三日，忽有一位老人，走到堂前說道：『你家生下這令郎，大有好處，我有小詩一首，是他終身籤兆，你可收而留之。』言罷，不見了老者。後來不才長大，老母親將此詩，置在錦囊之中，付我收留，不才承命外出，也帶之而行，今看此詩字跡，與前詩字跡毫無兩樣，因此心下驚奇。」一面說，一面就在左手佩帶中，取出紫囊內的詩來觀看，果然無差，衆人俱皆驚訝，恰好營前報道：「朱薛兩將軍到來。」徐達連忙出帳，接道：「兩位將軍那裏去來？」我等在營中尋覓不見，十分焦燥。」朱亮祖薛顯便說道：「我二人同諸將追逐王保保之時，意下也要收兵，忽遇一個道人，將手指說：『兩位將軍，前面騎馬的不是王保保麼？你兩位趁此不捉了他，更待何時？』二人便縱馬去趕，那王保保飛奔而走，我們兩馬如飛烟的，隨着他來，及至天晚，已過了路安等府，只聽路上人說曰：『真是神兵，後天而降，那個敢不順服？』夜間也止不住，馬上推見一個頭陀，三個道士，駕鶴而行，伊覺七八萬人，推護在後，邊隨着，因此潞州、汾州、朔州、忻州、岢州、代州、嵐州，所有山陝地面，三府十八州，俱皆納款，今早旋馬而回，來見元帥。」徐達不勝之喜，此是洪武二年己酉春正月，平定了山西，便一面差官申奏金陵，一面設宴與朱薛二

位將軍稱賀。把酒之中，說起張三丰神異等事。各人神情竦然。次日徐達便領兵下陝西，兵至潼關，與唐勝宗陸仲享相會，議取陝西諸郡。衆將俱說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且慶陽勢弱，易於臨洮，不如先取慶陽，後從隴西進取臨洮，爲是。徐達說曰：「那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破；彼臨洮之地，西通隴右，北界河湟，得其人民，足以備爭戰；得其地產，足可以供軍儲；我以大軍迎李思齊，束手就降，臨洮既克，諸郡自下矣。」諸將悅服。遂進兵克了隴州、秦州及鞏昌地方，因集馬兵步卒一齊直抵臨洮府城東五里紫簡灘安營。徐達對諸將說道：「我想思齊其勢已窮，得一人諭以利害，必來投順。」只見蔡遷欲往。徐達便令輕裝直至城下，與思齊相見。蔡遷委委的勸他納款，思齊猶豫未決。又有養子趙琦相阻，說曰：「如果不勝，尙有西番可連。」惟是諸將齊聲答道：「還是早降，可免殺傷之苦。况今元兵百萬，且不能勝，縱連西番，亦無用武之地，不如降爲上策。」思齊便隨蔡遷奉表乞降。徐達待以國士之禮，安撫了百姓，便起兵攻慶陽郡城池。是張思道同弟張良輔把守。朱軍陣上郭英破敵搦戰，思道即欲率兵出迎。良輔向前說道：「大明兵勢如山，李思齊尙且降伏，兄將何爲？弟心不如假意獻城，圖個空際，刺了徐達，以報元祖，以顯我們的忠心。不然使孤軍交戰，既無後援，棄城而走，又爲恥笑，兄請度之。」思道從計，遂開門出降。郭英引見了徐達，徐達留下部將鎮守慶陽，令張思道等隨軍中向西征平涼府。在路二日，軍至延陵地界，思道自恃兵精將悍，且有王保保爲救後，賀宗哲爲羽翼，平章姚暉爲爪牙，見徐達前軍已行，便隨後殺了軍卒數千人，截了糧草一半，徑向北而走。哨子報知徐達，徐達大驚，說道：「真個是海枯就是底，人死不知心，不料思道兄弟如此奸毒。」即令郭英、朱亮祖、傅友德各帶兵馬三千，分着三路追趕。且說思道同弟良輔殺死朱兵三千有餘，搶得糧草數萬，心中甚是快樂，向北而行。恰到徑州地面，當先一軍，正是催糧騎將廖永忠，便勒馬橫鎗來問，良輔不知情由，便道：「吾乃張良輔同兄思道，近以慶

陽降大明徐元帥，今奉軍令上山西河北摧糧。廖永忠心下思量，我奉軍令催糧，豈有用他再催之理；况從來錢糧重事，元帥決無差托新降之將，且原何更無他人同催，徑用他兄弟兩個，便大叫道：『你既催糧，何不向前行，反從北走，必是降而復叛之賊，劫我糧草的。』良輔被永忠說破，無以為應，便揮刀來敵，永忠奮力抵住。他兄弟二人戰未數合，恰與郭英、朱亮祖、傅友德三人趕至，兩下來攻，良輔兄弟力怯，遂逃入涇州，士卒死者過半。徐達便遣四將抄他出入之路，俞通源略其西，傅友德略其東，朱亮祖略其南，顧時略其北。良輔着人夜半絕城往寧夏求救，又被巡軍所拿，於是音信隔絕，城中乏食，只得煮人汁和泥食之。徐達四下着人布說，反叛的只張良輔兄弟，其餘皆是良民，如有生擒來獻者，賞銀千兩；斬首來獻者，賞銀五百兩；開門投降者，賞銀一百兩。如終抗拒，城破之日，盡行誅滅。良輔部下萬戶揮使姚暉，與子姚平商議，詐稱西門城垣將傾，請良輔上西城修葺。良輔只道是真的，果然到西門，他父子上前一刀砍死，乘勢開門納降。徐達統兵入城，張思道因挈妻正要投井，被軍士梟首來獻。徐達令將首級一路號令前去，出榜安民，於是陝西八府悉皆平定。次日，上表奏捷，差官出得城來，恰報有聖旨到來，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常遇春柳河棄世 元兵劫營士卒還

崇朝邊塞淨胡氛，纔帶春風便不羣。銅柱只令題馬氏，長纓何必借中軍。

元戎幕府行休戰，天子明堂坐策勳。麟問崔嵬千古壯，功臣談笑四方聞。

徐達即忙整排香案，迎接聖旨到堂，三拜九叩首。山呼萬歲禮畢，使臣宣讀詔書道：

勳諭大元帥徐達，朕聞卿等屢次捷音，所向必克，此朕得所托也。不期元主，即今三路分兵，侵我邊鄙，以

丞相也。速爲南路元帥，領兵十萬，從遼東侵薊州；以孔興同脫列伯爲西路元帥，領兵十萬，從雲中攻雁門；以江文靖爲中路元帥，領兵十萬，攻居庸。三處最急，卽令李文忠前到軍中，可調常遇春領兵十萬，以當三路之患。卿以統率大兵，鎮守山西陝西沿邊地方，以杜王保保入寇。特此詔示，甚勿羈遲。

徐達得詔，卽令常遇春爲大元帥，李文忠爲左元帥，郭英爲右元帥，傅友德爲前部先鋒，朱亮祖爲左翼先鋒，吳禎爲右翼先鋒，華高薛顯蔡遷費聚金朝興梅思祖黃彬趙庸韓政顧時汪信王誌周德興張龍十四員大將，率部下步兵十萬，隨行聽遣。卽日出延安府進發。兵至潼關，常遇春謂諸將曰：「元兵三路來侵，乃虎護九谷之勢，我軍先救何處爲是？」李文忠說曰：「孔興與脫列伯二人進侵山西，有徐元帥沿邊鎮禦，必無他患。今江文靖來攻居庸，那居庸是北平左輔，乃蘇鎮所控，東至邊陽，西至宣流，約有一千餘里，中間古北口、石門寨、喜峯口、鎮邊城、黃花嶺、八達嶺，俱極衝要，誠爲緊急。兼之他進攻遼東，以爲恢復北平之計，使我兵東西受敵。元帥宜領兵徑抵居庸，若擒了江文靖，卽餘兵自然落胆。」常遇春依計，便整肅隊伍，從蒲州河北一路來，援居庸關不題。且說元丞相也速，領兵往薊州遵化香河，前至通州正東十里安營。我們總官曹良臣鎮守通州，聞知元兵大至，因與部將陳亨、張旭議道：「我兵止三千，何以迎敵？還且設計以破之。」因下令集民間驢騾，不拘多少，身上縛草爲人，穿上衣甲，執着長鎗大弓，依着樹木，插立鮮明旗號於十里之外。高原之上，繫下用婦女三百，俱扮作男人，擂鼓鳴鑼，不住的吶喊。城頭之上，也一般裝扮把守。陳亨率精銳兵一千，於大河左邊埋伏；張旭率精銳兵一千，於大河右邊埋伏。只看林莽中，高懸紅燈爲號，一齊發伏，追擊曾良臣，自率精兵一千，二十里外迎敵。再選居民壯丁五百，執着五色旗號，按方而列，駐在城外深池之旁，中間設立高臺，上縛草人，着了衣服，虛張聲勢。衆將得令，依法而行，恰好也。速大兵已到，曹良臣奮刀來迎，自早至申，天色漸

漸將晚，曹良臣撥馬便走，那也速乘勢趕來，一路高原之上，但見軍馬搖旂吶喊，遠望竟有數十萬人衆，駐扎不動也。速正在疑心，早見綠林之中一盞紅燈籠，朗然高掛，兩邊伏兵不知多少，橫衝直撞的來，真所謂兵在精而不在多，將在謀而在勇。左有陳亨，右有張旭，後有曹良臣三千兵，拚死攻擊，殺得元兵四散奔潰也。速只得領了敗兵，向遼東而走。曹良臣等只是鼓噪趕來，直至薊州而還。恰有元兵江文靖領兵來攻居庸也。速引兵合得一處，鎮守居庸的，原是都督孫興祖，聞元兵合來侵犯，正要出兵迎敵，只見哨子報有常遇春領兵十萬前來救應，不勝之喜。次日江文靖在錦州例陣搦戰，常遇春自挺鎗相迎，未及五六合，把也速一鎗刺死。江文靖捨命而逃，常遇春驟馬追到，便活擒於馬上。元兵踏死者不計其數，斬首一萬六百七十餘級。常遇春對着孫興祖說道：『都督可仍鎮北關，我們當提戈北往。』即日進發，出了大甯興和開定，竟至開平府十里外安營。開平守將乃元驍將孫伯奴，與平章王鼎二人，便出城拒敵。常遇春令左翼朱亮祖，右翼吳禎，三路分兵而進。郭英把王鼎活捉過來，送至軍前，梟首號令，逃脫了孫伯奴。遇春即取開平府，遂進兵到柳河州安營。當晚遇春獨坐營中，忽然得疾，精神恍惚，帳前軍校，即時傳與各營衆將都來問安。遇春說曰：『某與諸公數年共事，期享太平，不意今日在此地，與諸公永訣。』衆將驚問原故，常遇春將生時老者的詩，與前者五台山張三丰送來之詩，一同的事情，重新說了一遍，因說：『先於和裏貴，後向柳中亡，我於和州得遇聖主，幸而所在成功，受了顯爵，今兵至柳州，其亡可知，且病體十分沉重，公可爲我料理身後之事。』駐在營中，約莫半月，果然瞑目而逝。時年三十四歲。李文忠下令諸將，且勿舉哀，將衣衾棺木，備得齊整，殯殮了，即着金朝興領兵三千，保護靈柩而回。不一日來至江驛，太祖聞得信息，大哭，御製祝文，親至驛中致祭，駕詣柩前拈香，敬酒焚楮，長揖痛哭而還。且命葬於鍾山草堂，追封翊運推誠宣力靖遠功臣，開封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

開平王，謚曰忠武，配享太廟；長子常蔭，襲鄭國公；三子常森，襲武德侯，追贈祖考三代。却說孔興脫列伯二人，聞知常遇春身故，進攻大同最急。太祖傳旨，李文忠爲大元帥，湯和補左元帥，其餘將佐，仍供舊職，來救大同。李文忠領兵過雲中，出雁門，次馬邑地方。遇着元兵數千，突至。文忠乘其不備，揮兵一鼓而敗之，捉了平章劉帖木兒及龍虎四大王。此時天大雨雪，文忠疑有伏兵，因令哨騎出入山谷，查視彼卒往來。却見哨馬回報，我軍前隊去敵五十里之遙屯駐。文忠與諸將商議說道：「我軍去敵五十里之遙，分明示之以弱。」卽傳令去敵五里，阻水爲營，乘晚而進。一邊傳與原守大同將帥汪興祖得知，以便彼此攻殺。大兵駐扎方定，忽見黑雲一片，壓在營壘，宛如覆盃。文忠望了半晌，對諸將說曰：「有此雲氣，必主賊兵劫營。」傳令傅友德率前軍三萬，張龍周德興二將接應；朱亮祖率後軍三萬，王誌汪信二將接應；吳禎率左軍三萬，顧時韓政二將接應；郭英率右軍三萬，趙庸黃彬二將接應。俱北退五十里，于白楊門四面埋伏。只候曉星將落，東日將昇，林中放震天雷爲號，便發伏圍勦元兵。湯和統軍五萬，分作十營，如連珠相似，衍布平坦地面，一路接應。我軍但只護行，不必相殺。自領大隊三萬，秣馬餉軍，安住營寨，堅立不動，只待元兵來劫，便向北方日戰且走，衆將得令而去。將及三更，果然脫列伯領元兵，從西營殺入。李文忠揮兵北走，脫列伯騎兵趕來，路上早有中營軍相繼救應。比及天明，前至白楊門。文忠大隊人馬，都投深林中去，只聽轟天一聲的炮响，四下伏兵一齊殺入，密密的把元兵圍住了。斃文忠，立馬於高原之上，着人高叫：元兵中擒得脫列伯來降的，重重加賞，決不食言。須臾之間，果有本部將士，縛着脫列伯來獻。文忠卽令軍中取過白金五百兩，彩絹二十疋，重賞來將。投降士卒，計有二萬多人，輜重馬匹，不計其數。孔興聞知信息，也解了大同之圍。綏德部將乘機斬首，來到軍前，納降哨馬飛星報于元主。元主曉得事都不濟了，從此之後，越發的往北而行，無復南向之心矣。西北一帶地方，悉皆平

定。李文忠便領師駐于汴梁，差官奏捷。太祖看表大喜。只見太史公劉基出班奏道：「臣觀此機，今日不如乘此銳兵，四路窮追勦滅，庶幾後無他患。古人云：『除惡務盡，樹德務滋。』伏惟陛下聖裁，以便諸將行事。」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高麗國進表稱臣 太祖私行訪監生

萬方雲氣護蓬萊，春色茫茫紫極開；天闊高台招駿去，風生大漠射鵬來。
明時喜合江湖思，佳節欣聞鼓角回；遠羨碩儒通極化，艱危心折請纓才。

那劉基奏請元兵既敗，正宜乘勢勦擊。恰好鄧愈等向承欽命征討廣東廣西洞蠻，及唐州一帶地方，也得勝而回。太祖因對劉基說曰：「平定功成，及征南諸將，向未賞賚，朕欲賞賜之後，方議出師。」劉基以奏道：「陛下英明神武，所見極好。」即命庫內辦取賞賜紋銀，次日頒出。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李文忠、廖永忠各白銀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五表裏；胡廷瑞、楊璟、康茂才各白銀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傅友德、薛顯各白銀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馮勝、顧時、朱亮祖、郭興等各白銀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其餘將士俱各有賜。諸臣頓首拜謝。當日設宴殿中，文臣劉基等在左班，武臣徐達等在右班，一一賜坐。惟有丞相李善長以有病不與。太祖因命劉基待坐末席，附耳問曰：「朕向欲易相，不意去年九月參政陶安卒于江西，今年冬中丞章溢又丁憂回鄉，誰人可以代之？」劉基對曰：「國之有相，猶家之有棟梁，若未毀壞，不宜輕去。若無大木，不可輕易。今善長係陛下勳舊，且能和輯臣民。」太祖笑說曰：「渠每每欲害汝，汝反爲之保耶？」楊憲可爲相麼？」劉基應聲曰：「憲有相才，無相量。嘗思爲相的宜持心若水，不得以己意衡之。今楊憲不然，恐致有敗。」

又問汪廣洋胡惟庸二人若何？劉基搖着笑說道：「廣洋懦不任事，且量又褻淺；胡惟庸小憤也，此人一用，必敗輪破轍。」太祖聽了言語，紅着聖顏說曰：「朕以相當無如先生。」劉基卽離席叩首道：「臣福薄德淺，且多病體，况性最剛狠，疾惡太深。又才短不堪煩劇，胡能當此？」言訖，赴本位而坐，當晚飲酒極歡，纔罷。次日御文華殿，却有通政司奏道：「高麗國等遣使嗜哩嘛哈，以明日是洪武三年正月元旦，故奉表稱賀。」太祖將表章看了，因宣嗜哩嘛哈問彼國風俗，也便不煩檢點，口中念出一首詩道：

國比中原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瓮儲新酒，金刀鱸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船春。太祖聽了，對朝臣道：「莫謂異地不生人才，只此一詩，亦覺可聽。」傳旨提督四夷賓館官好生陪宴不題。隨有一個官職的內眷滿身素裳，向前行禮畢，太祖看他儀容閑整，因問老嫗爲誰？那內眷跪奏道：「臣妾係原任江西中書省參政陶安之妻。」太祖驚說：「是陶先生之嫂乎？」言起陶先生，使人心懷愴然，如今有兒子麼？」老嫗對道：「妾不肖子二人，近被事伏辜論死，家丁四十人，悉補軍伍，今已一丁病故。州司督妾就道補數，犬馬餘生，無還顧惜，惟望聖恩，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得保首領，以入溝壑，則妾幸矣。」太祖立召兵部官諭說：「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爲輔佐，涉歷諸艱，功在彝鼎，方爾形寂，遽令子孫殘落，深可憫憐，爾可盡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再問老嫗曰：「你今家業何如？」那老嫗惟有血淚千行，愁腸一線，那裏回報得出。太祖卽令內庫將白金二千金，布二百疋，賜與老嫗。又說：「原任的舍中，所在官司，可爲修葺，并記得朕前賜與門聯對云：『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可仍裝刻，以顯褒崇之意。」那夫人辭謝出朝。翌朝，太祖因新年萬事少暇，命駕隨幸多寶寺，步入大殿，見幢幡上，盡寫多寶如來佛號，因出對說道：「寺名多寶，有許多寶如來。」學士江懷素在側，進對曰：「國號大明，更無大大明皇帝。」龍顏大喜，卽刻擢爲吏部侍郎。寺

中盤桓半晌，又步至方丈之側，恰有綵箋，上書維揚陳君佐寓此。太祖因謂住持曰：「陳君佐非能醫者乎？」僧人跪對曰：「能醫。」太祖道：「吾故友也，可即喚來相見。」陳君佐早到聖前，山呼拜舞畢，太祖帶笑問道：「你當初極喜滑稽，別來雖久，諠浪如昔乎？」陳君佐默然。太祖便問：「朕今既有天下，當比朕似前代何君？」君佐應聲說曰：「臣見陛下龍潛之日，飯糗茹草，及奮飛淮泗，每與士卒同受甘苦，臣謂酷似神農，不然何以當得百草。」太祖撫掌大笑，聯手而行，命駕下人，俱各遠避，止有劉三吾、陳君佐隨着，便入一小店微飲，奈無下酒之物，因出對云：「小村店三杯五盞無有東西。」君佐立對曰：「大明君一統萬歲，不分南北。」太祖諭之曰：「朕與卿一個官做如何？」君佐固辭不受。劉三吾將錢酌還了酒家，正要出店，只見一個監生進來，太祖問道：「先生何處人，亦過酒家飲乎？」那人對曰：「本貫四川雅慕德化，背主遠來坐監，聊寄食耳。」太祖便與生對席同坐，即屬詞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監生對道：「一人是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太祖便將几上木片遞與監生說曰：「方纔對語頗佳，先生可爲我即木賦詩。」監生便吟詩道：

片木原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還向人間治不平。

太祖私心自喜，拱手別去，回宮即令監中查本生名字，拜受禮部侍郎。次早侍朝，監生朝見，方知酒肆中見的是太祖。劉基因奏春氣將和，乞命將四出，以禦邊廷，便調徐達爲征元大將軍，帶領沐英、耿炳文、華雲龍、郭英、周德英、梅思祖、王誌、汪信八員虎將，并所部軍兵十萬，自潼關出西安以搗定西；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帶領傅友德、朱亮祖、廖永忠、趙庸、薛顯、黃彬、吳復、張旭八員虎將，并所部兵十萬軍，由北平經萬全，進野狐嶺，直去一帶地面北伐；湯和爲右副將軍，帶領俞通源、俞通淵、胡廷瑞、蔡遷、鄭遇春、朱壽、張赫、謝成八員虎將，并所部軍兵十萬，出雁門關北伐；鄧愈爲東路都總督，帶領吳良、吳禎、康茂才、唐勝、宗陸、仲亨、楊國興、韓政、仇成八

員虎將，并所部軍兵十萬，從遼東北伐，務在肅靖，方許班師。再令中書省寫勅，勅令汪與祖金朝興守大同，孫興祖守居庸，曹良臣守通州，郭子興、張龍守潼關，張溫守蘭州，俱是切近邊鄙地方，宜小心提防，練習軍將。又念僞夏據有西蜀，明昇尚幼，都爲奸臣戴壽所惑，特令都督楊璟持書諭以禍福，開其納款之門。葉昇、李新二將，輔翌同往，分遣已畢，諸將擇日取路，分路進發。那徐達引兵前至定西界安營。早有元兵擴廓帖木兒與王保保，互爲犄角之勢，列着營柵，各向前拒敵。徐達傳令沐英領兵三萬敵住擴廓帖木兒，耿炳文、周德興分爲左右二哨接應；郭英領兵三萬敵住王保保，華雲、龍梅思祖分爲左右二哨接應。自領王誌、汪信歷後，兩邊一齊進發，殺得元兵大敗，所獲人馬輜重無數。生擒元將嚴奉先及元公主以下，一百零七人，散卒六萬有餘。那擴廓帖木兒與王保保竟往西北掙命的奔走了。且說李文忠統了將校，出居庸關前至野狐嶺，只見嶺上突出一彪軍來，與我軍對敵，旂號上寫着太尉蠻子佛思，未及戰得五合，被傅友德一搶刺死，催動大兵，便至白海子駱駝山駐紮。這個山離應昌府七十里之程，却是應昌藩殿。元帝着太子愛猶識里達惱與丞相沙不丁及大將陳安禮、朵兒只八喇，率兵三十萬，據守此山。文忠便令於山南安營，次日排開陣勢，在山下搦戰。未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獲細作將計就計

地開泉脈濟胡兵

午坐焚香索簡篇，香烟縹緲悟神仙。龍拿雲霧非傷猛，蜃氣樓臺那解玄。直上亭亭山寨立，到處烟塵生霹靂。此際絕，竟難比鄰，殊是神兵。天外絕，長隄高柳帶平沙，無處春來不酒家。最是沙場爭戰者，更無滴水煮新茶。長歌繫筑淚徒流，燦火銷金莫自由。忽有靈駒新掘沼，天教絕塞壯皇猷。只今沙漠有

靈泉潤色都將春草妍，還憶舊時奉上上，幾多血淚洒青烟。

却說元太子知我軍山下搦戰，因與衆將商議，丞相沙不丁上前奏道：「殿下且勿憂愁，這駱駝山勢若長城，險過華嶽，諸臣率兵下山迎敵，勝利乘勢追殺，敗則列陣固守。大明兵將，如或登山，只須將砲石打下，必不能當。况糧草積有六七年之資，軍兵尚有三十萬之衆，彼南人不慣水土之苦，朔漠之寒，以臣計之，當保得勝。」太子道：「丞相雖然如此，勿視等閒。」沙不丁遂領兵一萬來戰，兩陣方交，元兵終是氣怯，奔潰而走。文忠便令薛顯率領鐵甲五百，乘勢上山攻打，那山上矢石如雨飛來，朱軍傷死者七十餘人，薛顯只得收軍回陣。次日李文忠會集傅友德、朱亮祖、翟永忠、薛顯等八將細議曰：「你們八人可分兵四支，各帶馬兵三千，四下沿山，遠哨山中虛實，回來做個計較。」各將分投去訖。恰好軍前報說軍師劉基到來，忠文慌忙迎入，且說駱駝山難克一事，劉基也沒個理會。將及半响，四路哨軍回來，都說山勢甚是綿延險阻，元兵營寨，依依密密的駐紮，軍馬錢糧，想都周實。况他只是堅壁不動，看來不易攻取。自此相持了二十餘日，忽一日報有巡邏的，捉得細作，在帳中聽元帥發落。劉基附李文忠耳朵說：「如此如此何如？」文忠一面同劉基升帳，一面低頭說道：「甚好甚好！」只見那細作跪在面前，劉基看了，反伴問他說曰：「你是本營小卒，前者差你去上駱駝山打聽，何故而今纔回？」那人見劉基錯認，也便奸詐，回說：「小人奉命打探元兵，山上把守極嚴，未可一時攻打。」劉基說：「正是如此，奈何奈何！」那人未見發落，尙跪在帳前，忽有一個官兒，口稱軍政司來說軍糧已盡，只可應今日支用。劉基便假意對李文忠并將校說曰：「糧儲大事，你這官兒是所掌何事？且到沒了，方才報知，推出轅門斬訖報來。」那官兒十分哀告求生，劉基便吩咐令轅門官捆打八十，就令三軍今夜早的拔寨而行，回到開平，待秋深再議攻取。切不可把元兵知覺，恐其乘勢追趕。因復發落那人說：「你可仍到元

營細探下落，我在開平駐營，倘若他們把守稍疏，卽來報知。」且叫軍中取三兩重的銀牌一面賞他，以酬勞苦。待他回來之日，再行奏請陞職。那人領賞暗喜，徑回駱駝山，見太子備言前事，且說賞我銀牌如此，微倖太子聽了大喜，便令陳安禮領兵三萬爲左哨，朵兒只八喇領兵三萬爲右哨，卽同沙不丁領兵五萬爲中隊，連夜下山追擊。沙不丁說曰：「殿下且莫輕動，待臣同朵兒只八喇各領兵三萬，分左右追趕。殿下還宜同陳安禮把守老營。」太子說曰：「這也有禮，依卿所奏。」元將整備夜來追殺不題，且說劉基把細作發付出營，便令哨子暗地隨他打探，回報今夜果來追趕。因密授傅友德、朱亮祖領兵四萬，分伏駱駝山左右，只聽本營的連珠炮响，便上山如此而行。趙庸、黃彬各領兵一萬，分左右接應。胡美、吳復各率本部兵馬五千，在營中乘暗迤邐而行，向開平原路走動，誘元兵追殺。廖永忠、薛顯各領兵三萬，在營兩邊深林裏埋伏，待元兵來劫營，以賽月明在空中放起爲號，便兩脅夾攻而入。李文忠自同軍師劉基，領着大隊人馬，俱飽食帶甲而睡，營中並不動，不點燈燭，只待元兵到來，一聲砲响，四下裏齊燃庭燎殺出。分撥已定，約莫二更時分，是夜月色朦朧，烟霧四起，果有兩員大將，領着兵馬，分左右趕殺出來，正到營前，不見文忠動靜，沙不丁傳令三軍，趁早上前追趕。未及說完，忽聽暗地營中一聲砲响，四下火光冲天，大隊人馬，東西南北，處處殺將出來。早有賽月明不住的放到半空中明亮，沙不丁大叫中了劉基的計了，可卽取身而回。却好廖永忠、薛顯兩邊發動伏兵，奮力來攻，那沙不丁恰被廖永忠一鎗刺中咽喉而死。朵兒只八喇捨命而回，將到了駱駝山，把眼一望，但見山上是扎的營寨，俱各火焰烘天，金鼓振地，滿山都是大明的旗幟。正欲沿山逃走，被接應左哨趙庸一鎗飛來，把腦蓋打得粉碎。原來傅友德、朱亮祖聽得老營砲响，明知元兵與我軍大戰，因乘勢做作元兵殺輪逃竄模樣，把馬直奔上山。那元兵黑夜中，只道是自家軍馬回來，也不提防，竟被朱兵列入營寨。元太子慌忙上馬，僅有殘

兵六七百騎相隨，連夜走應昌去了。元將陳安禮，被亂軍中砍做數十段，真個殺得斗轉星移，尸山血海。天已大明，李文忠把大隊人馬，徑抵應昌城外安營。此是劉軍師施這調虎離山之計，通紀上記着李文忠率副將傅友德、朱亮祖、應昌大戰，夜取駱駝山，正是這個故事。且說元太子領了殘兵，不上一千，逃入應昌城中去了。來見元帝，元帝聞說大驚，向前染疾，愈加沉重。四月二十八日，身入黃泉。太子便葬在城中玄隱山下。後來太祖因他順天而逃，諡爲順帝，也不必多贅。李文忠知元帝已死，傳令衆將圍攻應昌，約定三日之間，決然要下。諸將四圍攻打，却有元平章不花，看這勢頭，破在旦夕，便對太子說曰：「何不棄此北去？」太子含淚吩咐部將百家奴、胡天雄、楊鐵刀、花主帖木兒等，率領所有兵馬三千，開了北門，殺條血路而走。誰想東西南北，馬、烟塵陡起，殺來截住去路，哨馬探看，却是楊和帶了俞通源等八將，統兵十萬出雁門，一路蕩除未降元兵。鄧愈帶領吳良等八將，統兵十萬從遼東一路蕩除未降元兵，恰好東西合着混殺，元兵死者過半。百家奴等保着太子愛猷識里達臘，不上萬騎，落荒拚命逃去。李文忠率師入了應昌城，撫安百姓，獲有元太孫賈里八喇并后妃宮嬪王子，里突國公笑失帖木兒，及宋元所傳玉璽、玉冊、玉圭、玉璧、玉斧、玉圖書等物。元臣達魯化赤都也歸順。李文忠一概納降。當日三處統兵元帥，都會在應昌開筵慶敘。劉基說曰：「元太子北走，誠爲後患。湯、鄧兩位元帥，可領本部屯紮此城。李元帥還當勸捕餘黨。」卽日劉基、李文忠等進兵北追。在路三日，到麻歌嶺地面，時天氣暑熱，三軍一路的煩渴，更無滴水可濟。沙塵噎人，死者竟至數千。李文忠便領三軍駐紮自己下馬，便告天神道：「如大明聖主有福北征，諸將不至滅亡，願天降甘露，地開泉脈，以濟三軍之渴。」衆將虔誠一齊下拜。恰有文忠所乘青驄捕影的龍駒，向天上長鳴，把身子周圍在軍前，雙足跑了三遍，向前跑在一個去處，爬開沙土，有五尺餘深，忽見甘泉湧流，涓涓不竭。軍士直如波羅密一般，個個死中復生。文忠便

殺烏牛白馬，祭答天地，至今麻歌嶺有馬跑泉勝跡。又行了四日，只見哨馬報說：「前是紅羅山，元太子在此屯扎，過此山後，但見茫茫白水，渺渺烟波，也沒有橋梁，沒有舟楫，一望無際，更不知什麼結局，特此報知。」劉基聽了哨報，遂吟沉半响歎息道：「可見定數，再莫能逃。」文忠使問道：「軍師何出此言，想來必有原故，未將願問其詳。」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現銅橋天賜奇祥

角神獸連叫三聲

幕外閒聽說使君，孤城海上倚斜曛；千山見日天猶夜，一線空虹水自平。眼底蒼茫魂欲絕，對啼江岸霜初歇；神開銅氣作銅橋，是非非誰與說。破劍壁間鳴怪車，山谷迎風多黑氣；烏鳥長嘯以笙簧，憑誰顯出憑誰去。乾坤一瞬笑談中，萬事陰晴雨後虹；斜倚牆西鄰竹暗，蘭香梅雪白頭翁。到今烟火靖沙場，南北峯前復舉觴；願教萬軍千馬客，長安奏凱樂揚揚。

軍師劉基聽了紅羅山三字，不勝嘆息，被李文忠定要問個底根，劉基道：「敵處青田也有紅羅山一座。不才當年未遇聖主之時，每愛此山幽僻，常在山中，行思坐想這道理，不期一日，見山岩中响噓一聲，開了一條石竇，不才挨身而入，果有此異見異聞的。當日回家，夜來忽夢金甲神口吟詩句，叫不才緊記在心，并云是你一生之事。那詩道：

南北紅羅一樣名，只將神變顯清聲；大明明大胡邊靖，妙玄玄妙匣兵興；卯金刀兵角蛟精，未頭一角爾崢嶸；須念機關無盡洩，角端見處一身清。

不才時常思量，止有首句與末句未有應驗，今日復遇有紅羅山，想此生結局，只如此了。」文忠嘆息了

一回，因商議攻取之計，劉基說道：『必須先看山勢險阻如何，方可定策。』便令傅友德、廖永忠領兵三千，到前探望。但見林樹參天，陰翳滿地，密密營柵，甚是列得周匝。回來報知，文忠說道：『既是這般，便有固守之意。然我兵遠來，只宜急攻，不宜緩取。我意今夜以火攻之，必然得勝。』劉基大笑道：『我心下亦欲如此。』就令趙鼎、黃彬、吳復、胡美四將，各領鐵甲五千，帶着斧鋸并火器，四面分頭。夜至紅羅山下埋伏。待半夜時候，一聲砲响，爲號。上山攻開樹柵，便各處放火。朱亮祖、薛顯領兵二萬接應。傅友德領兵一萬，直到中營。廖永忠領兵四萬，上山截殺逃兵。李文忠身率大兵隨後。各將得令前去，待至二更左右，只聽得半空中一聲砲响，四將登山上山，砍開了山柵，火銃火砲火箭處處發作，倏忽之間，火勢焰天，驚得元兵在夢中醒覺，自相殘殺，四散奔潰，拚命而逃。百家奴被傅友德砍死，胡天雄被薛顯一槍當心刺死，楊鐵刀恃着兇勇，保了元太子及些殘兵敗卒，約有二千餘衆，向北而馳。被朱亮祖同廖永忠趕上，朱亮祖一箭射去，正中楊鐵刀腦後，落於馬下。只有花主帖木兒緊隨太子行北。殆及天明，李文忠大兵駐在紅羅山上，埋鍋造飯，恰有一個老兒，皓首蒼鬚，童顏鶴髮，來見李文忠，說道：『某乃此地居民，有一札啓上。』李文忠看他言貌非常，將手接他札子看來，只見有詩四句道：

兵過紅羅山，須知見角端。倘然不相信，王卒必傷殘。

文忠看完時，抬頭來看，那老兒隨風冉冉而去，卽向劉基道及。劉基答曰：『我因前者夢中的神人詩，因查得角端乃是神獸，其類有五：一曰鴛鴦，青色二角，口吐青煙，光如藍靛；按東方甲乙木，見則國家有草木之妖，間生於極東日本琉球呂宋之地；有之；二曰炎駒，色紅，雙嘴，項有魚鱗，光如赤焰；按南方丙丁火，見則國家有毒火之災，間生於極南安南古城暹羅之地；三曰素冥，色白，身長毛甚尖削，光若華玉；按西方庚辛金，見則

國家有刀兵之慘，間生於極西羅思烈思，乃竹果由之地，四曰角端，色黑，聲清，龜甲龍足，光若鶉青。按北方壬癸水，見則國家有水潦之災，間生於沙漠，烏撒汗之地，五曰麒麟，色雜而文，中多黃色，碧腹紫肉，龍爪龍睛，按中央戊己土，見則國家豐熟，天下太平。既有此言，元帥不可不信。况茫茫沙漠之地，縱取來亦無益於朝廷。文忠應道：「軍師之言有理，即可在此屯兵，未將當與傅朱二先鋒領兵過山，追襲元太子，試看此老之言果有靈驗否？」劉基道：「這也去得，但元帥此去，果見角端，可速回兵。」文忠唯唯而行，遂率兵追過紅羅山。將及五十里地面，遙望元兵無食可食，俱從曠野中拔草爲糧，看見我兵將到，驚慌逃避。傅友德、朱亮祖奮擊而前，斬獲二千餘級，止有三五百騎，隨了元太子前至烏龍江及北海子，渺渺茫茫，無船可渡。朱兵追趕漸漸近來，那太子血淚包着雙珠，下馬跪在地上，望着青天禱告曰：「自古以來，舜有三苗，周有玁狁，秦漢有匈奴，唐有契丹，宋有金遼，直至我世祖，中國已經百年，今大明追逐我，今至此無路可逃，全望蒼天不殄滅我等，曲賜全周。」三五百人，個個噉天呼地，忽然江中雪浪分開，狂波四裂，顯出一道長直橫截，那千頃碧水上，一條銅橋，待元兵一擁而渡。朱兵連忙追及，將欲上橋，誰想是空中一條白浪，何從得濟。文忠看了半晌，嘆息數聲，說道：「可知皇天不欲絕彼。」惆悵之間，只聽响噉一聲，看見紅羅山上有個東西，身高六尺，色若烏雲，頭上一角，碧色的一雙眼睛，如笙如簧的叫响。文忠對傅友德兩人，并所領士卒，說曰：「此必是角端神獸了。」因高叫說曰：「角端角端，爾乃天之神奇，物之靈異，必能識天地未來氣數。倘元人此後更無復生，爾可藏形不叫，若是元人復生，爾可叫一聲，若止南侵，不能進關，爾可叫兩聲，若復來犯邊，爾可叫三聲。」文忠吩咐方罷，那獸連叫三聲而去。文忠心知天意，便引兵乘夜回紅羅山。天明到了本營，將銅橋渡元兵，及山上見角端的事，一對劉基說了一遍。劉基道：「真是奇異。」即日拔寨而起，回至應昌，與鄧愈、湯和等將相見了文忠，具言前

事，諸將嘆息不已。因留將鎮守應昌，撫慰軍民；其餘兵卒，俱隨文忠、鄧愈、湯和等回京。恰好大將軍徐達與諸將西征土蕃，克了河州，那土蕃元帥何鎖南、普花兒等，皆納印請降，便將兵追元椽王，至西黃河，直到黑松林，殺了阿撒忒子。於是河州以西、甘肅、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甘肅西北一帶數千里，不見一兵卒。因此收兵回京。太祖聞得勝旋師，乃率衆臣出勞於江上。次日徐達等進平沙漠表章，太祖因對朝臣說曰：「爾等戮力王家，著有茂績，非有世賞，何以報功？朕已命大都督府及兵部官錄諸將功級，史部定勳勞，戶部明禮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撰制誥，明日是仲冬丁酉之吉，諸臣各宜明聽朕言。」本日退朝，次日五鼓，太祖夙興，御奉天殿，皇太子及諸王、文武百官朝見禮畢，排列在丹墀左右。太祖說曰：「今日定行奉賞，非出一己之私，皆做古來之典，向以征討未遑，故延至今日。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供給軍糧，更無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卽正征討，推誠撫順，勞助最多，二人應列公爵，宜封大國，以寓褒嘉。餘悉照功加封。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不得退有後言。」於是封徐達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追封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賜誥命鐵券，因看中書宣券文曰：

朕聞自古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百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如漢唐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及賓服，以其宣謀効力之將比也，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徐達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清江漢，淮楚雷拂兩浙，席捲中原，威名所振，直連塞外，其同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旣久，立功最大，天下已定，論功行賞，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之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疏曠，皆遵前代之典禮。茲與爾誓，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免

爾二死，子免一死，以報其功。嗚呼！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朕言，論及子孫，世世爲國之良臣，豈不貴與？

宣讀已畢，那鐵券制度，宛如大瓦一片，而刻文字，皆是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畫俱用金嵌成，一片藏在內府，一片給與功臣，兩邊相合，因叫做鐵券。這規矩照依宋時賜錢鏐的鐵券造成。太祖特令使臣到浙江台州，錢王的子孫取樣鑄的，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賜鐵券功臣受爵

康茂才飛砲喪命

海水動天天欲曉，曉天日炙珊瑚老。鳳凰齊鳴百尺梧，總教飛止丹山鳥。胡馬莫看一騎驚，淺草青黃水痕新。綵牽小豸常空貌，沙臥高鷗不動塵。黃河如帶山如礪，松青月朗犬無吠。日麗琉璃方瓦金，貂綠綬英雄佩。堪嗟西蜀逆天行，九地偏將妖霧生。巫雲不辨山河色，峽水空流天地春。兜鍪重整羽林時，命輕人鮮鬣頭催。鬼門關外船行近，魯直新詩最可思。

賜券與徐達，因封李善長太師守正文臣，韓國公，食祿四千斤，封常遇春子常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朱國公，鄧愈，衛國公，食祿三千石，封湯和，信國公，耿炳文，長興侯，沐英，西平侯，郭子興，武定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郭英，鞏昌侯，朱亮祖，永嘉侯，吳禎，靖海侯，趙庸，南雄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安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延，瑞，豫章侯，俞通，源，南安侯，俞通，淵，越侯，韓政，東平侯，康茂材，蘄春侯，楊璟，諭，蜀未還，遙封營楊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誌，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曹良臣，宣甯侯，黃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樹，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

食祿六百石，並賜錢券，子孫世襲。又封孫興祖、燕山侯，張興祖、東勝侯，薛顯、永成侯，胡美、臨川侯，金朝興、宣德侯，謝成、永平侯，吳定、復六安侯，張赫、航海侯，王弼、定遠侯，朱壽、舳艫侯，蔡迂、安遠侯，葉昇、在蜀未回，封崇山侯，胡濟、東周侯，其餘諸將各照功陞賞。又追封馮國用、鄭國公，愈、通海、虢國公，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上有劉基初封上柱國安國公，他再四拜辭不受，說道：「臣命輕福薄，若今日受恩，必折壽算，伏乞陛下俯從臣請。」太祖因他力辭，加封爲誠意伯，食祿二千四百石，當日筵宴而散。過有數日，楊璟率副將李新、葉昇朝見太祖，便問僞夏明昇的事務。楊璟說：「那明昇年止一十四歲，其罪雖輕，但爲丞相載壽專權，蠹國殘民，生黎極苦。况是梁王所恃，是元朝餘孽，前者臣命將大明書曉諭禍福，那戴壽公然大言，說彼西川北有陳倉之險，東有瞿塘之固，南有漢洋之隘，大明幸而得志中原，何敢輕我西夏。將聖諭遂丟在地，甚是無禮。伏望陛下大振神威，肅清巴蜀。太祖聽了大怒，便沉吟了一會，說道：「僞西川山水險阻，我軍未知道路，不利攻進，奈何奈何！」楊璟卽從袖中取出一個手卷，說道：「臣前日行時，也慮及僞夏必然抵拒，因着畫工隨行，暗將地理夷險處，細細圖畫於此。他日進兵道路，儘可瞭然在目。」太祖含笑，就將手卷開展，果然山川形勢，盡可揣摩。便下令徐達，以兵鎮守山陝等處，鄧愈以兵鎮守廣浙等處，李文忠以兵鎮守山東、河南等處，湯和、傅友德二人，可率廖永忠、曹良臣、周德興、顧時、康茂材、郭英等十八員大將，隨征分道而進。因命太史擇日祭告行師。太史奏說：「今洪武四年辛亥三月初二日，祭告天地，初八日可出師西行。」太祖至日，乘轡率文武羣臣，直至南郊，設奠行禮，讀祝文曰：

大明洪武四年三月初二日，皇帝臣謹以牢醴致祭於昊天后土，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濱，山川城隍，旗

靈之神曰：臣起布衣，衆率渡江，浮漢立國業，削羣雄而定四方。於今十有七年，凡水陸征行，必昭告於神祇，受命於上蒼，賴神蔭佑，天下一統。惟西蜀戴壽，假幼主之權，恣行威福，據一隅之地，戕賊生民，弊教既有彼此之殊，封疆實宜中原所統。若恣其桀傲，必損我藩籬。特拜湯和爲征西大將軍，率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康茂材、汪興祖、華雲龍、葉昇、趙庸，從瞿塘以攻重慶。傅友德爲征西前將軍，率耿炳文、顧時、陳德、薛顯、郭英、李新、朱壽、吳復、仇成，從階文以趨成都。二路分行，咸祈神佐。

祭告禮畢，駕回奉天殿，湯和、挂征西大元帥金印，廖永忠爲佐副帥，周德興爲右副帥，康茂材爲先鋒，率京衛、荆襄舟師一萬，由瞿塘趨重慶。命傅友德挂前軍元帥金印，汪興祖爲左副帥，耿炳文爲右副帥，郭英爲先鋒，率河南、陝西步騎十萬，由秦隴趨成都。因諭衆將曰：「今天下惟巴蜀未平，特命卿等攻之。水陸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勢當必克。但行師之際，在嚴紀律，以率士卒，用恩信以懷降附，無肆殺掠。王全昭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諸將拜辭。上復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之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拒金牛，以拒吾師。謂恃彼地險，我兵難至也。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旣墮，腹心自潰，兵貴神速，爾須留心。」友德復頓首聽命。是日八日，大兵分南北二路前進。且說湯和率楊璟、廖永忠等九將，從南路進發，先令趙庸分兵五千，合攻桑植、芙蓉洞，及草壘、茅岡寨，皆平之。因逼取龍伏隘，恰有僉事任文達迎敵。曹良臣奪馬而前，把文達斬於馬下，擒獲五千餘人，遂攻天門山。那山正是僞帥張應垣及小張僉事把守。周德興、華雲龍各領兵三千，分左右冲殺，他也分兩枝接應。小張僉事看了華雲龍凶勇，早已心寒，未及戰得兩合，被雲龍一鞭，把腰脊打做肉泥。雲龍乘勢趕殺，看見張應垣與周德興兩馬交鋒，正是放潑，大叫道：「周將軍僞賊的鎗桿，折了，不活捉他再待何時？」那應垣聽得鎗桿折，只道果然把頭回轉來看，被華雲龍一箭正中左眼，翻空落馬而死。朱兵

大勝，便直至歸州城下安營。湯和對康茂材說曰：「歸州地面，去塘瞿不遠，必期破敵，以震蜀人之心。」茂材回說：「不必元帥勞心，末將自有方略。」即率兵三千，搦戰。守歸州的乃蜀中虎將龔興，使出城對殺。茂材縱馬向前，如入無人之境，力氣百倍，喊殺震天。龔興那能抵擋，不敢進城，巡往瞿塘去了。茂材殺入城中，便令哨馬報知湯和，撫安百姓，留參將張銓鎮守。次日起行，來到大溪，離瞿塘二十里，屯駐。湯和隨遣楊璟、汪興祖、康茂材領游兵五千，探取虛實。他兩個出營西去，前至瞿塘關。關前是金沙江，當初諸葛武侯於此江中樹立石碁鐵柱，約有千餘，使用鐵索週遭繞住，以拒東吳之師。後來蜀王孟昶復于柱間築成關隘，名曰瞿塘關。此處正是夏丞相戴壽元帥吳友仁副將龔興樞密使嵩仁等又有歸州逃來龔興，在關把守。戴壽因看山勢，南有赤甲山，北有羊角山，彼此相望，便把兩山分開石竅，用鐵索子萬條相連，橫截關口。鐵索之上鋪着大片木板，號爲飛橋，以通往來。橋上備着矢石銃砲等物，以備攻擊。真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敵。橋下水勢滔天，澎湃若立。春季雪消，水勢湧湧，直如萬馬奔騰而直瀉，不敢行船。里數之間，石割成甯，如箱子一般。因又名風箱峽。山高水深，峭壁萬仞。惟是日正午時，不見日色，三將細看了形勢，嘆羨咨嗟。只聽一聲砲響，早有吳友仁的虎將一個叫做飛天張，一個叫做鐵頭張，兩邊帶領雄兵夾擊而來，直取汪湯、楊三將。茂材見勢頭不美，揮戈迎敵。楊璟與龔興也躍馬相持，殺得僞兵大敗，倒戈曳甲，拚命的走過鐵索板橋。茂材同龔興飛兵來趕，誰想橋上的矢石箭砲橫冲過來，就如飛蝗猛雨一般，可惜茂材與龔興兩個英雄，竟爲飛砲所中而死。楊璟急收兵而回，亦被滾水滾來，連人和馬撲入水中，幸得未受大傷，止害的坐下烏騾，只得步行，引着殘兵，收了兩將的尸首。來見湯和，具言失陷之由。湯和與衆將放聲大哭，具棺槨殯葬於大溪口山坡之麓。與廖永忠衆將商議，都道只等洶湧險峻舟楫難施，且待秋後，方可攻打不題。且說太祖以諸將伐蜀，未見捷報，因復命永嘉侯朱

亮祖爲征西右將軍，率兵往助，大會進征。亮祖得令，星夜馳發，至陝西西安府，恰好傅友德率大隊暫住西安，亮祖備言上旨云云，聽見傅友德說曰：『一來糧草未足，二來諸道兵馬未集，所以暫住于此。』亮祖聽了，便對友德耳邊說道：如此如此，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取四川劍閣兵降 傅友德古城得勝

從來巴蜀稱天險，水如直立山如點，懸崖峭壁勢欲傾，惟見飛雲空嵒嵒。傅侯提取鐵甲軍，且行且止，還逡巡，宸謀恐向師中者，簡命永嘉辭更殷。永嘉承詔星馳出，拓成奇策神鬼怯，揚言天討下金牛，暗破階文若秋籜。樹枝畫月千條弦，挂向酒樓簷外看，青衫白馬盤頭醉，應念將軍血滿鞍。

朱亮祖對着傅友德說曰：『今主將暫屯于此，齊集兵糧，不如乘機就機，一面聲言進取金牛，入棧道至劍閣，一面暗使他人觀青川果陽地面虛實，以圖進取何如？』友德答道：『極是妙見。』即使差人哨聽。不數日間，哨人打聽回來報說：『青川果陽守備空虛，階文地面雖有兵壘，而兵資單弱。』友德聽報，就拔寨直取陳倉，又令朱亮祖領精騎五千爲先鋒，拔涉山谷，晝夜兼行。兩日夜竟抵階文之地，離城五更安營，方纔整列隊伍，守階州的是僞夏平章丁世珍，正與虎將雙刀王衆多官長宴樂，席間說及朱兵，便道：『戴丞相同吳友仁等守着壘塘，何大亨將十萬雄兵守着劍閣，我這階州料他插翅也飛不來，且可安心把盞。』忽有哨子報道：『大明兵不知何處過來，現在城外五里札營搦戰。』世珍對衆將說曰：『他既遠來，必然勞困，卽日便當點兵出城迎殺。』卽有王子寶上馬，領着精兵二萬，挺鎗殺過陣來。亮祖大怒，縱馬交兵，未及二合，手提一刀，那子寶的頭骨碌碌滾下地去。世珍看勢頭不好，急命雙刀王接應，那雙刀王跳馬上前，說道：『平章放心，待

小將砍他首級，以報前仇。亮祖見他來得奮勇，便放馬出陣，雙刀王把刀兒舞得飛輪似的殺來，亮祖看的眼清，使一隻手擎着刀，一隻手展開浪索，從空中洒開叫聲着：「套了！將雙刀王反縛的一般，緊緊拿住，活捉過馬上，便扯腰間寶劍，剝下頭來，乘勢殺入僞夏陣內，丁世珍望風逃脫，到文州去了。友德一隊人馬，却好也到，遂合兵至文州，離城二十里，行到白龍江邊，蜀軍把吊橋拆開，以阻朱軍。郭英同朱亮祖督兵乘夜將寨柵登時轉移佈成水橋，頃刻而渡，直至五里下寨。世珍復集兵據險而戰，傅友德奮力急攻，僞兵大敗，世珍只帶得數騎往錦州而走。遂拔了文州，留將鎮守，便統大兵來攻錦州，明軍威勢大振，人人震恐，都棄城遁逃。不勞十日，又連取川陽二城，兵到錦州，丁世珍對着守將馬雄，商交議鋒之策。馬雄說曰：「如何足慮，他們長驅得志，只是未逢敵手，且請平章同到陣前，看下官殺他一個片甲不留。」原來這馬雄身長不滿四尺，力敵萬人，手中舞一把五十筋重的鐵桿銅叉，飄飄的渾如燈草，人因他身材矮小，便稱他做馬矮軍，一向負着雄名，他也自誇着大口。世珍認是真正好漢，果然同出搦戰。朱亮祖看了馬雄，便飛也殺將出來，兩邊一聲鑼響，兩處合做一處，未及三合，亮祖大叫一聲，把馬雄一刀砍于馬下。傅友德催兵湧殺，世珍大敗而走，將及城門，只是城上都是大明旗號。原來傅友德先令耿炳文顧時薛顯陳德四將，帶着雄兵一萬，裝着蜀軍，賺開城門，復令郭英領兵五千，在城東埋伏，世珍也看見城池已破，果然從東而走，當先一將截住去路，世珍也舉刀來擋，恰被郭英手起一鎗，正中世珍的左眼，落馬而死。明軍駐于錦州城外，次早便趨兵往漢陽江皋安營。友德把要取勝之事，報與湯和廖永忠得知，以便彼此乘勢攻取，爭奈山川遙隔，無路可通，幸得水勢一直漲大，便令軍中造成木牌數千，上面備寫克取階文等州年月，浮于江面，那水順流直下，這也不題。且說漢陽蜀兵軍在西岸，那員大將恰是何大亨，隔江對陣，彼此相看了五日。朱亮祖說道：「今日之勢，更不可緩，元帥尊意何如？」

傅友德說曰：『兵法有云，察事行之，彼雄兵十萬，今阻絕漢水，我師明渡，必不能勝，我正待蜀兵少懈，然後攻之。』便令軍中暗地造竹筏三百餘扇，令郭英、李新、朱壽、吳復、黎鐵甲軍二萬，將筏盡載火器前進，餘兵隨後而行，待夜三鼓，順流而下，直抵漢陽江右，探那漢陽軍卒，果然熟睡無備，便令士卒將火器齊發，喊聲振天，夏兵驚潰，四散奔走。傅友德、朱亮祖率領大兵相殺，斬首二萬餘級，漢水爲之咽流。何大亨潛夜匹馬投漢水去了。納降的馬，計有三萬七千之數。友德即督兵困住漢州。那夏主明昇在重慶府設朝，聞報知大明軍將明進、金牛暗渡了階文，三敗了丁世珍，又取了青陽、錦州。今因漢州最急，便大驚訝道：『起初只聽得大明攻瞿塘，因遣丞相戴壽統精兵相敵，不料他探穴搗虛，竟從西北而來，據取劍閣、漢州一帶地方，失了漢州，都城必不能保。』便差官星夜至瞿塘報戴壽得知，着他分兵來救漢州。纔是不到一日，戴壽探到信息，即對諸將商議，說曰：『此事不可遲緩，可留莫仁、嵩平、陳高、彭飛、天張、鐵頭五將，以三萬兵固守關口。我與吳友仁、先將領兵七萬，去迎傅友德相殺。』吳友仁答曰：『吾聞傅友德昔日曾輔先王，先王不用，便從了友諒。友諒待他甚薄，後歸了大明，友德文武兼全，且今又聞得大明皇帝，因久征無功，復勅朱亮祖爲副，此人更是智勇足備，當年曾在鶴鳴山設奇連石，壓死敵兵，今已入川，猶虎之入室也。我與丞相可分兵而進。丞相從西路，末將從東路，又約何大亨從南路，三處爲犄角之勢，以拒友德。只待他糧完師老，必可得勝。』戴壽說道：『此言亦是，但今分兵則勢孤，友德領着雄兵十萬，來困漢州，我等止得七萬，不如俱從西路進發爲是。』次日到漢州城下，正西安營，明兵聞他救兵已到，便撤兵在南向駐紮。城中何大亨即與黃龍、梁十達領精銳三萬出城，與戴壽合兵列寨。傅友德整肅三軍，下令說曰：『戴壽領兵遠來，何大亨一來怯弱，心中甚是慌張的，然爾等各宜奮力，平蜀之功，只在今日。』便令朱亮祖統左軍，陳德、薛顯接應，顧時領右軍，趙庸、李新接應，自與郭英等

統着中軍，向西南迎殺。兩陣對圓，那夏陣中吳友仁何大亨黃龍梁士達明孔章五將，一齊分兵來戰。朱亮祖郭英顧時三路也各尋著對頭相殺。郭英一鎗刺死了黃龍，顧時刀頭轉處把梁士達砍在馬下。明孔章被朱亮祖一箭射倒了坐馬，輪轉鎗來一鎗倒在塵埃。那戴壽即要走去，傅友德早已料定，便縱馬趕來，一刀直砍過去，把金盔劈得粉碎，幸得馬快逃得性命，便與何大亨逃脫，往成都走了。吳友仁也從亂軍中逃脫，往古城而去。傅友德招動大兵，殺入漢州城，活捉了招討王降千戶梁永等一百餘人，連夜追至古城，又捉了宣諭趙乘珪及馬騎五百餘匹，又仁俱逃走保甯去了。大軍逕向成都，那余川九龍山等寨，併平章俞思忠率官屬軍民三千餘人，獻良馬十匹，到軍前納降。且說夏王明昇對廷臣數說：『這蜀中之地，號爲四川，以成都爲西川，潼關爲東川，利州爲北川，夔州爲南川，中府六個天山，是峨嵋山、青城山、錦屏山、赤甲山、白鹽山、巫山，其間有金沙江、白龍江、漢陽江，極爲江之險阻。又如瞿塘爲第一關，劍閣爲第二關，陽平爲第三關，葭萌爲第四關，石頭爲第五關，百牢爲第六關。從來說秦資其富，漢用其財，今如此光景，險阻去其大半，奈何奈何！』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練獠獠成都大戰 華雲龍火燒鐵索

旗幟飄飄映日高，劍凌霜氣倚天豪。雄如虎豹離山岳，勢似蛟龍出海濤！
袖裏神機通紫府，胸中胆氣貫青霄。安邦多少助勞在，盡向煌煌國史標。

且說僞夏明昇對着衆臣說曰：『巴蜀的險阻，已失去了一半，無可奈何！』正在憂惱，恰有哨子來報。大明兵將竟到成都，討正東安營。守成都的是戴壽何大亨兩將，又有吳友仁也從古城逃來，便商議道：『今日』

之事，若用人力必難取勝，此處城東七十里有座黑殺山，極多獼猴，向來游手游食的人，都將他教成捻鎗舞棒，扮演雜戲。我們不如下令，凡民家所養獼猴，盡行入宮，每獼猴十頭，出獄中死囚一人，率領在前斫殺，繼後便以大兵相隨。那獼猴隨高逐低，板緣林木，踰山越嶺，極是利便，朱兵料難抵擋，此計何如？」衆人應道：「大好。」卽刻搜集獼猴，接連在城中令死囚演習了十餘日，只不開城迎敵。傅友德對衆將說曰：「他們何故如此遲延，莫非待救兵來麼？」此重慶地面是個孤城，他恐我分兵攻取，必不分兵來救，瞿塘地面，去此甚遠，且湯元帥在彼等攻打迫急，也難分兵來救。若要坐老我師，則內邊兵糧，聞得積聚不多，不知何故如此。他們必有奸計，我等須要提防。」因而下令哨子，暗行打探不題。且說太祖一日視朝，通使奏道：「外有一人，自稱赤脚僧，從峨嵋山到此，求見陛下，言圖識的事。」太祖恐他出言惑衆，不令相見。次日果然龍體不安。太醫院官未敢造次進藥，却又報道：「赤脚僧說曰：『天目尊者着他轉送樂方。』」在午門外待旨，畢竟要求一見來，大軍已征巴蜀，未知下落，便令一見也可。」乃傳旨出去。那僧人見了太祖，袖中取出一件東西，說道：「這是溫良石，須以金盤盛水，磨藥飲下，那病便好。」太祖看他來得奇異，卽令內侍照方磨服，果然胸次卽刻平安，倍覺精神。那赤脚僧卽大步從外面走進，太祖連忙向前問道：「周顛年來未見，恰在何方？」且師父說從峨嵋山來，不知近來曉得征討僞夏的消息否？」那僧答曰：「天目尊者在廬山，與張金鎊、謙牧宗、泐四人輪番較棋，你可着人往問。若是巴蜀事務，七月中旬，可以稱賀，但此時傅朱二元帥、陸路軍馬，大是憂疑，此去可同了冷謙一走，指與方略。」太祖便說：「冷謙我一向聞他善于仙術，至于卜課樂律之伎，更是精工，他如今現在此做官，師父可同他一走。」那赤脚僧道：「只也容易，成都得勝，便着冷謙來見。」太祖允奏，他便同冷謙

登雲而上，按下雲頭，正是匡冷山上，赤脚僧與周顛等三人相見，備說把藥醫治了太祖，且說太祖要巴蜀近日攻討的信息，因要冷謙同行。冷謙道：「我一向分着化身，在金陵做個太常協律郎，說來頗厭塵務。今日塵累將滿，我便同你巴蜀走遭去報與大明之主也。」便同赤脚僧飛向成都而來。在雲頭一望，但見僞夏戴壽等，在城中演練獠猴，教他抬鎗舞棍，搶箭奪刀的把勢。看見一回，竟從朱傅二元帥營前歇了。走到轅門，叫轅門軍校報知。傅友德、朱亮祖聽了，便着中軍官迎到寨中分賓而坐。將僞夏閉門不戰，擔延時日，憂悶無處，細說二人得知。赤脚僧道：「我們方纔看城中百般演習獠猴，元帥可謹慎隄防。」冷謙又道：「細觀氣數，并接着干支，明日他決然出戰。這是只些逆畜，其類屬火，所以依山林岩石而生。山林岩石俱能生火，故今在巴西又爲金方，火金相尅，他們用此，雖是困苦無奈，其實也合此道理。明日行軍，俱可用赤旗赤甲赤馬火砲火銃火箭等物，取以火勝火之義。朱元帥爲前鋒，傅元帥當後，其餘將軍分翼而前，必然取勝。」傅友德聽計，便令軍中旗甲鞍馬，俱改做了赤色，但于號帶之間，及旗峯中之上暗分，隊伍整齊。明日嘶殺，待至天明，只聽一聲砲響，成都城中果然帶出許多猴子，并人馬衝突將來。朱亮祖卽令前軍用標鎗擲棍，問着火器，密密的排列在前，施放過去。那些獠猴，聞了硫磺硝磺之氣，又被殺傷，都轉頭望本陣而走，自相衝殺。明兵乘勢攻擊，夏兵踏死者有一大半。吳友仁回陣要走，被郭英大喊：「你這賊慣會逃脫，今待那裏去！」一鎗直透前心而死。戴壽何大亨領了殘兵，連忙進城不出，這也慢說。只是明太祖接連三日，望着赤脚僧回報，也沒有響動。恰有管內帑的奏說：「臣把守內庫，時常檢點庫中銀兩，每有缺失，細見縱跡，更無可得。今日進庫，忽見一張憑引，失在地下。臣意庫中嚴密，那得有人馬來，今金寶失去無蹤，反有憑引一紙，伏乞聖裁。」太祖便令五城兵馬司照憑上姓名，拘拿到殿鞫審。不及半刻，那人拿到，太祖細行審問，那人道：「臣向與冷謙友善，渠憐臣親老

家省，難以度日，卽于臣寓所，壁間畫着庫門一座，白鷄一隻，因對臣說曰：「若要時，可將畫門輕敲，其門自開，一進內便有銀兩，但無得多取。」一臣依法行事，果然開了，可以准取。昨日之間，臣見金銀滿庫，或多取也不妨，便恣取而出，也不覺失下憑引。臣出無奈，實是冷謙所爲。」太祖笑道：「那冷謙前日方與赤脚僧前往巴蜀去了，你何得到諷謔弄舌？」那人道：「臣豈敢妄言，他方纔現在家中。」太祖隨令御前校尉收取，冷謙見校尉一到，便道：「冷謙聖旨所在，不得遲延。」便隨校尉行至午門前，且對校尉說曰：「今日我死也，但是十分口渴，列位可將水一碗，略解吾渴，亦感盛情。」校尉看他哀訴，便汲水一碗，把他喝了一服，但見冷謙一個身子，都在碗中，恁你拽扯只是不起。倏然之間，連形連影一些也看不見，止有清水一甌。校尉高聲的叫道：「冷謙冷謙！你既如此，我們都要死了。」正在啼哭，那水碗中忽發聲響，說：「你們都莫憂慮，將水進上御前，你必然無害，且我有軍前的要事奏聞。」那校尉只得收淚，把水盞進上，并他的言語一一申奏。太祖便說：「冷謙可顯出來見朕，朕必不殺你。」那盃中便應道：「臣有罪，不敢出。」龍顏大惱，將盞擊碎于地，令內侍拾起，片片皆應。太祖因問巴蜀情由，他細把以火勝火的軍情備說了一番，便說道：「臣自此同周顛謙牧張金箔游于清宇之間，朝北海暮蒼梧，惟願聖躬萬壽無疆，清寧多福，臣從此辭矣。」太祖聽其自匿，吩咐管庫官仍舊供職，那失憑引的，追出原盜金銀，然孝念可原，但行笞罪去訖。且說湯和、廖永忠等，向因江復泛漲，駐兵大溪口，一日間巡江邏卒報說：「金沙江口，得木牌數百面，牌面恰有潁川侯傅友德、把由陳倉取階文、青陽錦州漢州等日期，報與湯和帥得知的。」湯和便說道：「既是如此，僞將俱必胆寒，我們正宜乘勢攻取。」廖永忠細籌了一會道：「江舟師不得進，可急密遣精銳千人，照像樹葉的青綠之色，做成蓑衣，各帶糗糧水筒，以御飢渴，只揀山崖草木茂密處，魚貫而前，且行且伏，踰山渡關，埋伏在上流，約定六月廿五日五更，在上流接應。」

水寨將士，可將鐵滾船頭，盡置火器，在船備用。元帥可帶曹良臣、周德興、仇成、葉昇爲左右哨，領陸兵六萬去攻龔興的水寨。末將自帶雲龍、楊璟爲左右哨，領着水師，駕着水舟，從墨葉渡以攻龔興的水寨。若水寨一破，便燒斷了鐵索，毀去了橋樑，以通瞿塘，自可前進重慶。湯和聽計，因遣精兵千人，扮成青色的衣裳，先行只待念五日，在上流行事。那蜀兵見我們寨中，向來若死不動，他便懈怠，不甚隄防的。至廿五日五更，湯和領了陸兵去攻陸寨。廖永忠因令水師中人奮力而行，把火砲火筒一時發作，水將鄒興中着火箭而死。一邊斃殺，一邊炬火燒着鐵索，趁紅斬斷，衆兵遂上三橋，早見上流埋伏的精銳，揚旗鼓譟，迅疾攻殺蜀人上下抵擋不住，便活捉了有職的官員廿人，殺蔣達八十餘人等，殺首二千餘級，溺死者不計其數。莫仁却被華雲龍一刀砍死，那陸兵飛天、張同、龔興來與相迎，廖永忠在船頭望得眼清，那火箭射來，正中鐵頭，張面門落馬而死。龔興正要逃走，周德興趕來一刀兩斷。飛天、張便脫了衣甲，混在衆軍中奔逃，被軍中縛了，解送軍前。湯和令同職官天飛等斬首，號令水陸二路兵馬，直過了瞿塘關，仍合一處。湯和因與衆將說曰：「趁此前往，可保勢如破竹。」廖永忠當率曹良臣、葉昇仇成率本部兵，從北路而行，我當同華雲龍、周德興、楊璟率本部兵從南路而行，即日拔寨而往。四方州郡，望風投附。洪武四年七月中旬丙申日，大兵巡抵了重慶府，離城十里，正東銅羅峽安營。明昇聞報大懼，台丞相劉仁勸說：「且奔成都，再圖後舉。」未及說完，只見探子又報道：「大明傅朱二元帥，把成都攻困最急，來求救兵。」那明昇與劉仁面面相看，更無計較。其母彭氏吞聲飲淚，對着明昇道：「事已至此，不如早降，以免生靈之苦。」明昇從了母親的說話，便寫表着劉仁赴大明營中謁降。湯和便知會廖永忠、陳兵於重慶府朝天門外，明昇帶了家屬，待罪軍門。那成都城中，戴壽何大亨知本王已降，也將城出獻。傅朱二元帥入城安民已畢，于是三巴地面，盡歸大明。三月出兵，七月平蜀，百日之間，底定了僞蜀。

和傅友德、朱亮祖、廖永忠擇日班師回朝。在路早行暮止，于民間秋毫無犯。所得西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顆，銅印六百四十顆。各府有七，元帥府有八，宣慰安撫司二，有五州三十，有七縣六十，有七所。俘官吏將士，與所獲牛馬輜重，俱以萬計。太祖臨朝，等第了平蜀功績。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朱亮祖湯和第三，各賜銀一千兩，彩緞五十疋，其餘俱有賞賚。明昇率家屬門外候罪，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皇帝廟祭祀先皇 有功臣得病歸天

紫雲如氣覆蒼旻，瑞氣氤氳駕御宸。穆穆春風披宇宙，融融化日滿乾坤。
時看塞北清塵將，又見川西奏凱兵。縱有滇中兵未靖，也堪酩酊醉花陰。

那僞夏明昇，率了家屬，在午門外待罪投降。太祖憐他年幼無知，因封爲歸命侯，賜以居第，在南京城裏。隨廷臣行禮朝謁，若致君無道，暴虐蒸民，俱是權臣戴壽，命將戴壽斬首爲權臣誤國之戒。其餘脅從，罪有大，小，咸各赦除。且親制平蜀文，命官載入史籍，彰諸臣忠勇勤勞王家績。惟有曹良臣、華高，因領人馬追擊夏兵，馬陷坑穿，被鎗而死。太祖甚是痛惜，追封安國公。且說曰：『不意西征傷我康茂才，汪與祖、曹良臣、華高四員大將，因令所在有司，建祠歲祭。』且與文臣宋濂等說曰：『從古歷代帝王，禮宜祭祀，卿等當訪儀制，參酌奏行。』未數日間，禮官備將具奏，請每年一祀，每位帝王之前，進酒一爵。時值秋享，太祖躬臨祭獻，序至漢高祖前，笑曰：『劉君、劉君！廟中諸公，當時皆有憑藉，以得天下，惟我與公，不藉尺土，手提三尺，以登大寶，較之諸公，尤爲難事，可供多飲二爵。』又到元始祖位前，只見面貌之間，忽成慘色，眼眶邊若淚痕兩條，直垂於腮。太祖笑道：『世祖你好癡也！你已作天子，幾及百年，亦是一個好漢。你子孫自爲不道，英傑四起，今日我到你廟宇，』

之中，你之靈氣，亦覺有榮，反作兒女之態耶？」太祖慰諭纔罷，世祖面貌稍有光彩，至今漢高祖進酒三爵，遂爲定制。至如元世祖痕淚宛然，亦是奇迹。此話不題。且說太祖出廟信步，行至歷代功臣廟內，猛然回頭，看見殿外有一泥人，便問：「此是何人？」伯溫奏曰：「這是三國時趙子龍，因逼國母死于非命，抱了阿斗逃生。」太祖聽罷說道：「那時正在亂軍之中，事出無奈，還該進殿纔是。」話未說完，只見殿外泥人大步走進殿中。太祖又向前細問，只見一泥人站立，便問：「此是何人？」伯溫又道：「此是伍子胥，因鞭了平王的尸，雖係有功，實爲不忠，故此只塑站像。」太祖聽罷，怒道：「雖是殺父之仇，當報爲臣，豈可辱君？本該逐出廟外。」只見廟內泥人霎時走至外邊，隨臣盡道奇異。太祖又行至一泥人面前，問曰：「此是何人？」伯溫道：「這是張良。」太祖聽畢，烈火生心，手指張良罵道：「朕想當日漢稱三傑，你何不直諫漢王，不使韓信封王，那躡足封信之時，你卽有陰謀不軌，不能致君爲堯舜，又不能保救功臣，使彼死不瞑目，千載道恨，你又棄職歸山，來何意去何意也？」太祖細細數說，只見張良連連點頭，腮邊吊下淚來。伯溫在旁，心內躊躇，我與張良俱是扶助社稷之人，皇上如此留心，只恐將來禍及滿門，何不隱居山林，拋却繁華，與那蒼松爲伴，翠竹爲隣，閑觀麋鹿銜花，呢喃燕舞，任意遨遊，以消餘年壽畫已定，本日隨駕回朝。且說太祖在龍輦中，遍望城外諸山，皆面面朝拱，金陵直是帝王建都去處，那遠望牛首山，并太平門外花山，獨無護衛之意。太祖悵然不樂，命刑部官帶着刑具，將牛首山痛打千百，仍于形象如牛首處，穿石數孔，把鐵索鎖轉，令伊形勢向內，遂着鎮屬宜州，不許入江甯管轄。花山既不朝拱，令鍾山大學中這些頑皮學生，肆行探掠，令山上無一茅，不許翠微生色。且諭且行，不覺已進東華門殿間，正見畫工周元素承旨繪天下江山圖于殿中通壁之上，其規模形勢，俱依御筆揮洒所成，略有潤色。太祖便問道：「你會畫牛首山與花山麼？」元素筆跪曰：「正在此臨摹。」太祖命把二山改

削元素頓首道：「陛下山河已定，豈敢動移？」太祖微笑而罷。然聖衷終以二山無情，便有建都北平之意。次日太祖設廟，劉基叩首奏曰：「臣劉基今有辭表，冒犯天顏，允臣微鑒。」太祖覽表說道：「先生苦心數載，疲勞萬狀，方今天下太平，君臣正好共樂富貴，何故推辭？」伯溫又奏道：「臣基天馬微軀，身有暗病，乞放還田里，以盡天年，真是微臣微倖，伏惟聖情諒允。」太祖不從。伯溫懇求再三，太祖方准其所奏。令長子劉連襲封誠意伯，劉伯溫拜辭，辭出朝門，即日歸回，自在逍遙不題。太祖便問侍制王偉等官道：「朕看北平地形，依山憑濟，俯視中原，天下之大勢，莫偉于此。况遠接陝中，堯舜周文之脈，近樹控制邊外之威，較之金陵，更是雄壯。朕欲奠鼎彼處，卿等以爲何如？」恰有脩撰鮑頻奏曰：「元主起自沙漠，故立國在燕，及今百年，地氣已盡，今南京是興王本基，且宮殿已成，何必改圖？且古云：『在德不在險。』望陛下察之。」太祖變色不語，看了王偉道：「還在斟酌。」王偉又道：「前年鼎建宮闈，劉基原卜策前胡爲正道基址，已曾立椿水中，彼時主上嫌其逼窄，將椿移立後邊。劉基奏說如此亦好，但後來不免有遷都之舉，今日萌此聖念，或亦天數使然。但今四方雖是清甯，然尙有順帝之姪，把匣刺瓦麻密封授梁王，據有雲貴等地，還是元朝子姪，以臣愚見，待剪滅此種之後，再議改建之事爲是。」太祖道：「梁王自恃地險且遠，兵強糧多，因此不來附款，朕意欲草勅一道，諭以禍福，開其自新，一向難于奉使之入，所以未曾了了一段心事。」王偉便奏道：「臣當不避艱險，前奉聖旨招降。」太祖大喜，卽日着翰林官寫勅，與王偉上道。復命參政吳雲副衛而行。兩人在路上順覽風景，不題。一日，前至雲南，見了梁王，將書勅開讀了，付與梁王爾密，自家主張。梁王送王偉等館在別室，日日供款。數日後，王偉諷說曰：「子奉命遠來，一以爲廷制，一以念雲南生靈，不欲羅于鋒鏑耳。公獨不聞元綱組解，陳友諒據荆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廣，明玉珍據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盡膏斧鉞，惟爾元君北走而死，擴廓鐵

木兒或降或竄，此時先服的，賞以爵祿，抗違者，戮及子孫。公今自料勇悍強橫，比陳張孰勝？土地甲兵，比中原孰勝？度量力，比天朝上孰勝？推亡固存，在天心孰勝？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若是堅意不從，則我皇上臥榻之側，豈肯容他人酣睡？龍驤百萬，合戰于昆明，公等如魚游釜中，安得不亡？梁王君臣聽了這些說話，都各心驚胆怯，乃有投降的念頭。誰想故元太子愛猷識達胆，仍集兵將立于沙漠，着侍郎雪雪從西番僻路而來，徵收雲貴糧餉，且約元兵以伐大明，恰好來到，早有小卒把天使招降事情，說與雪雪得知。雪雪因責梁王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降附他人，是何道理？」梁王看事勢瞞隱不下，因引王偉、吳雲與雪雪相見。雪雪也不與交話，就把腰邊劍砍將過來。王偉大罵道：「你這不知進退的蠻奴，今日天亡汝元，我大明辟之，如燬火之餘，燃敢尙與日月爭光乎？我承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日止有一死，但今日雖殺我，我大兵不日就到，將汝碎尸萬段，那時悔將不及！」梁王背地將軟言苦勸，雪雪不聽。王偉與吳雲遂被害。此時却是洪武六年，冬盡的光景。梁王把匣刺瓦麻密，心中暗想，肇起禍事，聲聲只是叫苦，因同丞相達黑麻等商議，整備上好衣衾棺槨，連夜送到城隍寺左側埋葬，又恐聲聞到大明地面，便把那抬送安葬的人，盡行殺掉，以滅其口。因後來更沒有曉得大明使臣的葬處，只也休題。且說太祖登基，宏開一統，自從洪武六年，直至洪武十四年，這幾年間，也有時改築天地日月星辰雷雲風雨的壇宇，上答乾坤的生化；也有時敕四代祖宗的大廟，并同堂異室的規模；也有時教民間栽種桑麻，開人食的本原；他有時量天時，損免稅糧，薄無窮的惠澤；最急的，設立學校，養育千人之英，萬人之傑；至緊的，欽定律令，愛惜螻蟻，整命草木殘生；因死平沙漠之地，冰厚雪深，加級將士的衣纒，梯山航海，曲致懷遠的恩威。樂奏九章，其一曰日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享，五曰御六龍，六曰太階平，七曰君聽清，八曰聖道成，九曰世清甯。命尙書詹陶凱等，革去鄙陋的淫詞，雍雍和和，一由廣

大寬平之趣，爵列九品，則有若正一品與從一品，正二品與從二品，正三品與從三品，正四品與從四品，正五品與從五品，正六品與從六品，正七品與從七品，正八品與從八品，正九品與從九品，命學士宋濂等分定尊卑的服制，冠七冕，七弘，開聲名文物之觀。收羅天下英豪，有文有武，並用二途，憐恤戰死家下，老親孤子，嬌妻賜居存養，仁政多端，說不盡。洪恩大惠，天地萬幾，無暇等閒的過。古詩云：「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一數年來，那些功臣如文有劉基，雖然因病致仕回家，以前者論相說道，胡惟庸是敗壞之犢，惟庸懷恨于心，轉倩一人下毒，害死學士宋濂，以胡惟庸謀逆事泄，語侵宋濂，太祖竟自殺他，以太后苦勸，赦死充發茂州，驚泣而亡。鄧愈在河南班師，路上得病而死。廖永忠以坐累而死。陳德從巴蜀回，以飲酒不已，病疽而死。吳禎以督海運冒風寒而死。朱亮祖征蜀有功，隨因浙江金華一處，多賊難治，太祖特命兼程以往，鎮撫兩浙。亮祖纔到浙省，賊衆改行自新，未及一年，太祖又以廣東一處作叛，專命亮祖移鎮廣東番禺，知縣道同，恰是方孝孺門生，孝孺爲前者父親方克勤，以河乾不溶，王師不能征進，被亮祖提他吏書責治，此恥未消，因上疏奏其不法，太祖以其功多，且所以示信，就令罷職歸京。亮祖憂憤不已，病死。太祖哀悼不休，仍以侯禮賜葬。吳良偶以痰病而死。華雲龍鎮守北平而死。陸仲亨也因胡惟庸事，許令致仕還家。他如徐達，率李興郭子興周武三將，鎮守山陝一帶邊關，薛顯督理屯田北平地面，李文忠鎮守山東。朱文正鎮守南昌，周德興鎮撫湖南五溪，馮勝鎮撫汴梁，湯和鎮撫兩廣，唐勝宗督理陝西二十二衛，馬政謝成鎮撫北平，以訓練士卒，耿炳文訓練陝西軍士，兼理屯田，俞通源俞通淵戴守張愷督理海運糧儲，楊璟訓練遼東士卒，陸樹把守徐州，胡廷瑞改名胡美，督造各王分封所在的宮殿，這也不題。且說太祖每念王偉前去雲貴招諭，梁王來降，何以音信杳然，更無消息。忽一日四川地面，把王偉吳雲被害的聲息申報，太祖龍顏

大怒！刻令五軍都督府，及兵部官將，留京聽遣的將帥，一一備開點單奏聞，以便隨時任使。次日黎明，太祖駕御戟門，文武大臣朝見禮畢，五軍提點使，將花名手冊呈覽，以便點用，恰只有沐英、王弼、郭英、傅友德、金朝興、仇成、張龍、吳復、費聚、陳恆、張赫、趙時、韓政、鄭遇、春梅、思祖、王誌、黃彬、葉昇、一十八員大將，因命傅友德爲征南大元帥，沐英爲左副元帥，郭英爲右副元帥，王弼爲前部先鋒，張龍統前軍，陳恆、費聚爲翼，吳復統後軍，顧時、韓政爲翼，仇成統左軍，鄭遇、春梅、思祖爲翼，金朝興爲右軍，葉昇、黃彬爲翼，王誌、張赫督理軍儲馬料。九月初七，黃道良辰，發兵起行，太祖出餞于龍江，但見那：

旌旗蔽江，干戈映日，三十萬軍馬，浮舳艫而上，個個虎賁龍驤，五十號樓船，載精銳而前，人人忠心烈性。尾接頭頭接尾，魚貫行來，那敢挨挨擠擠，後照前前照後，雁行列去，無非濟濟踏踏，明月映蘆花，助我銀戈揮碧漢，秋霜染楓葉，使人赤胆逼丹霄，刁斗風寒，漫應漁棕輕響，軍營夜肅，頻看鶴翅橫空，白下潮溷陽，渺渺長江，盼不到楚天遙遠，荆南控滇水，茫茫圖宇，數不了大地山河，正是山川擾擾，戰爭時，渾似英雄一局棋，最好當機先一着，由他詐很到頭輸。

太祖對諸將說曰：「雲南僻在遐荒，全在觀其山川形勢，以視進取，朕細覽輿圖，咨詢衆人，當自永寧地方，先遣驍將分兵一枝，以向烏撒，然後以大軍從辰沅而普定，分據要害，纔可進兵曲靖，以抗雲南之咽喉。彼必併力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于此。既占了曲靖，便可分兵直向烏撒，以應永甯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一失，可分兵徑走大理，軍聲一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也。」諭旨已畢，驪駕自回，一軍奮迅而往，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劉伯溫辭官隱逸

鐵道士雲中助陣

從來神仙處海南，歲歲年年春長在；一天水月帶昆明，原得靈光飛五彩。
寶中滇水南之沮，忽地蠻兵逐兔來；羊帶利刀身負甲，燒尾騰空逼草萊。
西平沐猴猴最雄，揮戈迅掃海天穹；憑神設險清南服，碧海銀天月挂弓。
乾坤一片徹清時，閣筆吟詩何所思？只看滿眼生生意，都是農簞細雨時。

傅友德領了大兵，一路由江而上，來至湖廣地方。友德對衆將軍商議道：「皇上英明天縱，睿知性成，前日臨行所諭旨意，極稱神算。我等亦須依旨行師。我同郭元帥王先鋒，率費聚顧時、黃彬、梅思祖，用兵十五萬，入四川永甯路，去攻烏撒。沐元帥可統大隊人馬，出辰沅路，入貴州普安、曲靖，共約在白石江普定會齊。」各將分兵前進。且說沐英望沅辰前去貴州，那土酋安贊，領着土兵出城迎敵。沐英當先出陣，那蠻兵終是未經汗馬，一鼓成擒，土兵都四散逃竄。安贊上前叩頭說曰：「元帥若饒了螻蟻的命，願將貴州一路盡行投降。」沐英看他出于真情，因饒他性命，便入貴州城，安慰了百姓，仍留安贊守城。次日起兵南行，三日內早至普安南五里安營。次早，沐英親自城下搦戰，守城的是梁王，手下平章段世雄，甚是利害，聽了哨馬的報，便着了己皮袍掛上獠貌鎧，跨上一匹黃彪馬，輪一把合扇刀，領着鐵騎五萬，橫刀直取沐英。沐英大怒，手提鐵鎚，飛也打去，戰有二十餘合，把世雄一鎚打死於馬下。蠻兵大敗。沐英隨進普安城，這些人民俱各燒香燃燭，家家歸順。沐英留部將張銓鎮守，即刻起兵南至普定城。池羅鬼苗蠻子狃狃，聞知天兵來到，率衆投順。明早正欲南行，恰見西角上一路兵馬沖來。沐英疑是蠻兵來敵，合衆急急迎敵。誰知傅元帥同郭元帥領兵攻破了永甯，將欲進取烏撒，因此統兵前到白石江相會。沐英大喜，兩下合兵，共取雲南不題。且說梁王與照制瓦爾密聞大明兵分兩路而來，心甚驚恐，遂遣大司徒達黑麻爲元帥，率兵十萬，把住着曲靖白石江的南岸，以拒朱

軍大明軍馬離着白石江，約有五十里地面，忽然一日大霧，自天而下，蔽塞四野，對面不辨形影，傅友德要待霧消起進兵，沐英沈思一會說道：「彼方謂我師疲于深入，未必十分憂慮，趁其無虞，必可敗之。况如此大霧，恰是皇天助我機會，是正當乘霧進，蠻人一鼓可破矣。」傅友德道：「極是極是。」便直抵江岸駐札，與蠻兵對面安營，依山附水，十分停當。恰好霧氣開豁，蠻兵望見，報與達黑麻知道，驚得舌吐頭搖，脚忙手亂，說曰：「大明兵分明從天而降，奈何奈何！然此事勢既已如此，也須迎敵廝殺。」便分兵列陣在南岸，友德傳令兵卒過江，登舟攻取，沐英說曰：「我看蠻兵俱用長鎗勁弩，排列江邊，若我師渡水，未必得利，元帥不如先令郭元帥沐英先鋒王弼各領兵五千，從下流分岸潛渡，繞出蠻兵之後，比及彼處，各把銅角吹動，于山谷樹林之間，高立旗幟，以為疑兵，再分兵呐喊搖旗，從後殺來，岸邊蠻兵，決然奔亂。我們舟中更把鐵銃之類，并善于泅沒者，長矛相向，中間再以防牌竹筏遮擁前邊，我師方可安然濟江。若得上岸，就把矢石銃砲一齊發作，復用鐵騎搗彼中堅，不愁蠻兵不破矣。」友德大笑道：「足下神算，真出萬全。」因令郭王二將依計領兵先行，陳恆顧時領兵三千接應，約定次日午時，彼此前進。再領沐英統率張龍吳復仇成金朝興四將，各乘大船，領兵先渡。傅友德自領大隊隨後，相繼而行。吩咐已畢，各將整備前往。翌日辰刻，達黑麻在岸邊望見，明兵大部要從舟而渡，將殺過江，因令沿船一帶精勇，俱各長槍勁弩，與那火銃火炮間花兒列着，拒着吾舟，真個是密密攢攢，我兵插翅也飛不上岸。蠻兵恰要上火器，忽聽背後山林之中，一聲炮响，銅角齊鳴，不知多多少少人馬，都立在山上，正在愛心，又見兩彪精勇，俱各搖旗呐喊，往後面殺將過來。達黑麻欲待率兵轉身逃敵，又見江舟奮迅而前，傾刻之間，舟師俱上彼岸，便把火炮火銃一齊施放，那蠻兵背面受敵，前後相攻，我師聲振林木，水陸師互為接應，蠻兵自相殘殺，尸堆似嶺，血濺成河。達黑麻即欲逃脫，被郭英一鎗刺死。曲靖一帶地方，盡行

降伏友德下令，凡在投降者，各歸各業安生，前罪並不究治，夷人老老幼幼，個個頂禮拜謝，猶如時雨之至，喜其來悲其晚。友德因對沐英說曰：「我當率師三萬，去擊烏撒，足下當令前兵竟走雲南。」沐英得令，即令神鎗火砲精銳一萬，兼程而往，不題。說及先年翰林院有個應奉官，喚做唐肅，太祖每喜他的才華，一日侍膳，自己食能，把兩手拿合筯兒，林是恭敬。太祖問：「此是何禮？」便答曰：「臣幼習的俗禮。」上怒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遂謫桂林生子。名叫之淳，文名亦重，今大兵征取貴州，傅友德聞之，淳文學，因延至軍中，草爲露布上奏。太祖看露布做得好，隨着使臣訪于友德，友德把轉延之淳文筆的事情，一一實報。太祖便令飛騎召之淳到京師，使者不將旨意明諭之，淳恐以文得罪，不能自保，悚懼特甚。到得京師，囑托姑娘說：「聖威不測，姑娘可爲斂取尸首。」使者急催進朝，行至東華門，門已關閉，守門的傳旨說曰：「可將之淳把布包裹，從屋上遞入。」守門官依旨奉行，把之淳如法從空累累遞呈，直至使殿奏說之淳已到了。太祖命將布解開，之淳俯伏階下，望見殿上燈燭輝煌，龍睛閣之，忽問曰：「爾草露布耶？」之淳奏說：「臣昧死代草。」太祖命中官將兒一張，放在之淳面前，儿上列燭二台，因說曰：「朕在此草封王册，你可膝坐，少爲朕加潤色。」之淳叩頭奏說：「龍章鳳篆，出自神明，臣萬死不敢。」太祖笑道：「爾卽不敢，須爲旁注之。」之淳如命改從訖，上令中侍開看，遙望燭影之下，龍顏歡喜，因次就凡下十篇，每改奏，俱加大悅。此時夜猶未央，上親仍如法遞出，且着之淳明早朝謁之淳，到得姑娘家中，深相慶幸。次早朝見命嗣父親官職，因說曰：「朕聞金華浦江的有個鄭家，他的扁額是天下第一人家，卿可星夜召集家長來問。」之淳得旨，已不一日，領鄭家家長前到金陵朝見，太祖問道：「爾何等人家，名爲第一？」那人對說：「本郡太守以臣合族已居八世內外，無有間言，因額臣家以勵風俗，實非臣所敢當。」上復問曰：「族人有幾？」對曰：「一千有餘。」太祖亦高其義，忽太后從屏後奏說：「

陛下以一人舉事有天下，彼既入衆，倘有異圖，不尤容易耶？」上深以爲然，遂又問曰：「汝輩處家，亦有道乎？」那人再叩頭曰：「但大小事，不聽婦人言。」上大笑而遣去。恰河南進有香水梨，命賜二枚，此人叩謝，雙手把梨，頂越出之。太祖早着校尉尾其行事，見他至家，召合族置水二缸于堂，將梨碎投水中，合族各飲梨水一盃，仍向北叩頭拜謝。校尉還報，太祖因題爲鄭義門，推作糧長，履以事入覲，上必細詢近風俗，并年歲豐歉。誰想有人告他家與權臣通相假易，太祖將族長治罪，恰聞鄭濂、鄭湜兄弟二人爭先就吏，太祖憐之曰：「朕之義門，必無是事，殘人誣之耳。」且說鄭湜爲福建參議，誣告者律依懲治，發放纜罷，有一刑官奏說：「東華安街張校尉妻被賣菜人王二殺死，隣石捉拿究罪，蒙旨將賣菜王二抵罪及上法場，忽有一校尉出叫曰：『張妻係我手殺，不得冤枉王二。』甘心就刑，待請聖裁。」太祖聽了，就道：「此又是奇事了，快召來再審。」不移時，法官將愿死的跪在殿前，太祖一一細問，那校尉就曰：「臣向與張校尉妻同姦，前日五更，瞰渠親夫出去，臣因而入門同寢，不意丈夫轉身回來，臣急惶中伏于床下，其婦問他何以復回，他說天色甚寒，恐你熟睡，脚露被外，故特回與你蓋被而去，臣思其夫這般恩愛，此婦竟忍負情，一時忿怒，把佩刀殺死，卽放步走出門外，不意賣菜王二照常到彼賣菜，隣人因而起疑，送到官今日臨刑，人命關天，自作自受，臣豈敢妄累他人。故來就死。」太祖嘆息了數聲，說：「殺一不辜，生一無辜，爾亦義人也。」張妻忍于背夫罪當死，王二與你俱各赦罪。隣右妄累平民，便無實迹，法官可各笞五十。」這也不必多說。且說梁王把匣刺瓦爾密，聞達黑麻兵敗身亡，茫然無措，早有刀斯卽郎斯理二將，上前叩頭啓道：「臣等向受厚恩，且敵人雖是凶勇，臣等營矢志圖報，只看殿前現有虎賁之士五萬，可用大象百隻，尾上灌了焰硝硫黃，頭上身上都各帶了利刃，驅到陣前，便把火來點著，那些獸渾身火痛難當，必然奔潰，縱是強兵，豈能對敵耶？後便以虎士相繼而行，料來百戰百勝。」

軍中設法得停停當當，只待大明兵到廝殺。本日却好沐英統兵巡薄城邊，只見

林落間紅日西沉，琳瑯內震起清風，雉堞傍危若顯得，嚴城高爽，鈴應鐵馬增添，壯士淒涼，空濛河漢，照天街，滅滅明明，早催動城頭鼓角，隱隱雲霞澈清碧，層層密密，偏驚閭塞上笳聲。

沐英看那城邊，悄然無聲，便吩咐前軍，且莫驚動，只將部伍嚴整，待至天明，相機攻取。軍中得令，各各駐紮。沐英獨坐帳中，忽見一陣清風，轅門上報說：『鐵冠張道人要見。』沐英倒屣相迎，分賓而坐，沐英開口，叙以寒溫，便說：『今日攻取雲南，師父必有指教。』道人曰：『我適與張三丰同訪曇雲長老，四友將一葦渡過西海，望見雲南梁王數將殄滅，但明日元帥出戰，恐軍士亦遭刀火之傷，特來相報。』沐英應聲說曰：『曇雲法師，不是先年護我聖主，後爲在皇覺寺中坐化的麼？』道人說曰：『此老正是。』沐英聽有刀火之慘，便說道：『既有此厄，伏望神聖周旋。』道人口中不語，把手向袖中扯出一條如紙如鋼的一件東西來，約有三五寸闊，與沐英手中說曰：『元帥可傳令軍中，連夜掘成土坑，長三百六十丈，深三丈六尺，闊四十九丈，上用竹簾蓋着浮土，以備蠻兵。若見畜類橫行，便將此物從空丟去，必然護勝。』沐英說曰：『謹領教誨。』卽令軍中連夜依法而行，却說梁王就城中哨子將大明兵情火速報知，梁王便令驅象出城迎敵。將及天明，只見郎斯理領虎賁二萬，驅着猛象五十隻，從東門殺出來，明兵擂動戰鼓，正欲交兵，且看蠻兵將象尾燒着，那象滿身火起，痛疼難當，向前飛將過來。沐英看看勢頭凶猛，把那一條如紙的物件，從空撒去，早見鐵冠道人在雲中把劍一揮，蠻兵和象俱陷入土坑之內，未知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回 定山河慶賀唐虞 皇太子封次秦王

短牆嬌鶯春未深，片雲凝日青陰陰；一灣流水蒼塔綠，無處深村入債門。
此時景色十分嘉，風拂花梢月半斜；稅寬誰逐徵呼吏，刑清言合不排衙。
我曾走筆頌芳草，青髮那憐壯心老；惟有疏燈鼓角沈，醉看河漢隨心掃。
掃開胸次酒流涎，呼童掃徑花底眠；夢裏乾坤多浩蕩，却教趁衆拾花鈿。

古來說得好，神通廣大，佛力無邊。沐英看見勢頭洶湧，把那條東西罩去，恰好鐵冠道人也在雲頭，仗劍彈來，這件東西小小的不上半尺，誰知滿坑把人畜陷定，都像縛住的一般，不能轉動。去得刀斯，卽領得殘兵二千，逃入城內。沐英下令張龍仇成率所領軍士將坑內人畜擒獲，其餘將帥乘勢追趕。刀斯卽正收兵，殿後沐英拽開勁弩，一箭飛去，正中咽喉而死。便要縱馬入城，忽聽一聲砲响，城門左右併那城頭上，飛磚走石，如驟雨打將下來。沐英大叫雲南之捷在此一舉，大小三軍，如有百戰不帶殘傷者，斬人勇增百倍，展起神鎗，施發火砲，問着防牌短劍，一齊而入。那守東門的，緊把城門堅閉，軍中駕起火砲，一個打去，竟開了城門。明兵蜂擁蟻聚，殺入城中。梁王知事不濟，領了眷屬，走到滇池島中，先把妃子縊死，便服藥跳入水中而亡。後宮嬪妃投水的亦無計數。城中父老填街塞巷，在金馬山頭焚香拜迎。沐英出榜安諭士民，秋毫無犯，封鎖府庫，收得梁王金印，併一應官吏符節，及戶口田地圖籍，遂定了雲南。止有金朝興被亂箭而死。實是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是也。次日升帳，正要具表中奏，恰好傅友德前者由曲靖過格孤山，合了水甯兵，正直搗烏撒。明軍鼓譟而登，元右承實卜聞胡深等，俱各奔潰，因得了七星關。于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皆來降服。傅友德也班師還至雲南省城，相會沐英，不勝之喜。令軍中排筵稱賀。鐵冠道人在筵頭，駕着祥雲一朵，對着諸將說曰：『道人從此相辭，煩寄語聖君，萬歲千秋，享有國祚。曇雲法師自元朝丁卯十二月廿四日，應與滁州城隍在

天門下看玉皇聖旨，吩咐金童玉女下世救民，到今一統山河，且喜亦是十二月廿四之日，靈爽不忒，惟聖主念之。張三丰併多致意。」囑咐已畢，清風一陣，將祥雲冉冉飛騰而去。傅友德、沐英同諸將，不勝感慨，嘆說曰：「一聖人天助，有開必先，我等須即旋軍，把神道變靈的事，奏聞纔是。」因算自九月出師，至今十二月，未及百日，底定了滇黔兩省，真是德威福播，萬國咸安。擇日起兵，雖城望金陵進發，故途中一派初春景色，但見：

桃杏爭妍，蕙蘭競馥，無數旌旂掩映，名香朵朵，許多盔甲照輝，芳英疊疊。奏凱的把畫鼓齊敲，和着呢喃紫燕，得勝處，如大同遞奏，聽著百轉黃鶯，如風拂面，鞍馬起輕塵，鷓鴣日親人，征衣弱烘暖，潺潺流綠水，灣灣處漾清波，點點青山，高頂頂頭遮翠色。真個是依依楊柳弄春晴，惹動關中萬里情。幸得功臣青天在，堪從宇內樂平生。

不一日，前至南京，駐軍于城外。次日，傅友德、沐英、郭英、王弼率諸將入朝拜見，進了勳定雲南的表。太祖看罷，隨降勅進封傅友德爲穎國公，沐英爲黔國公，其餘將帥郭英、王弼、張龍、費聚、吳復、顧時、韓政、鄭遇、春、梅思祖、葉昇、黃彬、仇成、王誌、張赫，俱各論功陞賞。金朝與令所在，有司歲時致祭。太祖思得南極滇中，北抵沙漠，東至閩浙，西至玉門，海隅之內，無不咸服，因改古揚州，向名金陵，吳晉宋齊梁陳南唐舊都之地，今復爲龍飛首定之處，遂拓舊城，周廣九十六里，設城門一十一處。南曰正陽，稍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正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正東曰朝陽，東之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名爲京師，今名爲南京。直隸應天、鳳陽、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淮安、廬州、安慶、太平、甯國、池州、徽州一十四府，轄一十三州，八十八縣；又直隸廣德、和、滁、徐、泗、四州，轄八縣，東北山東界，東南大海界，西北河南界，正西湖廣界，西南江西界，上屬天文，斗牛房心之宿分野，總爲里約一萬三千七百四十有奇，改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後枕居庸，前襟

河濟形勝甲于天下。卽金遼大元舊都，名爲北平，今爲京師，遂命爲北京，拓元故城，周廣四十里，設立城門九處。南曰正陽，南左曰崇文，南右曰宣武，北東曰安定，西曰勝得，東北曰東直，東南曰朝陽，西北曰西直，西南曰阜城，直隸順天保定河間正定順德廣平大名永平八府，轄一十二州，一百十五縣。又直隸延慶保安二州，轄一縣，都司使一，領十一衛，兩千戶所四保，東北遼東界，東南山東界，西北山西界，西南河南界，天文尾箕室壁昂畢之宿分野，總爲里，約三千二百有奇。改古青州之地，卽東齊鄒魯之國，爲山東，設有濟南兗州東昌青州登州萊州六府，轄一十五州，八十九縣，遼東都司一，領二十三衛兩州，東北直隸界，東南大海界，西北北直隸界，西南山東界，上屬乎天文尾箕虛危奎婁之宿分野，總爲里，約六千四百有奇。改古冀州之地，卽晉趙之國，爲山西，設有太原平陽大同潞安汾州五府，轄一十六州，七十縣，又直隸遼沁澤三州，轄八縣，東北宣府邊界，正東北直隸界，東南河南界，西北沙漠界，正西西南俱陝西界，上屬乎天文昂畢觜參井宿分野，總爲里，約四千四百四十有奇。改古雍州之地，卽秦國的分封，爲陝西，設有西安鳳翔漢中平原鞏昌臨洮洮陽延安八府，轄二十一州，九十六縣，六衛，一行都司使，東北西北俱沙漠界，東南西南河界，東南河南湖廣界，西南西土番界，上屬乎天文井鬼之宿，分野總爲里，約二千五百五十有奇。改古豫州地，卽周陳鄭宋之國，爲河南，設有開封歸德彰德衛輝懷慶河南南陽汝寧八府，轄一十一州，九十二縣，又直隸汝州管轄四縣，東北北直隸山東界，正東南南直隸界，東南南直隸界，西北山西界，正西陝西界，西南湖廣界，上屬天文角亢氏室壁柳張宿分野，總爲里，約三千三百八十有奇。改古揚州地，卽吳越之國，爲浙江，設有杭州嘉興湖州甯波紹興台州金華衢州嚴州温州處州十一府，管轄一州，七十五縣，東北南直隸界，東南大海界，西北南直隸，西南江西福建界，上屬天文斗牛女宿分野，總爲里，約三千八百九十有奇。改古荊州揚州地，卽吳楚之交，爲江西，設有南昌饒州

廣信南康九江建昌撫州臨安吉安瑞州袁州贛州南安一十二府，轄二州七十七縣。東北南直隸界，東浙江界，東南福建界，西北正西西南俱湖廣界，上屬天文斗牛分野，總爲里約一千九百五十有奇。改古荆襄地，卽楚之分封，爲湖廣，設有武昌漢陽襄陽德安黃州荊州岳州長沙寶慶衡州常德辰州永州承天鄖陽十五府，轄一十四州，九十九縣。又有直隸靖和二州，管轄八縣。又軍民司使三，領州二，州官司十九，千戶所一。宣撫所四，安撫司八，東抵江西界，東南廣東界，西北陝西界，西抵四川界，西南貴州界，上屬天文翼軫分野，總爲里約三千四百七十有奇。改古梁州地，卽漢蜀成都爲四川，設有成都保寧順慶敘州重慶夔州龍安馬胡八府，轄一十四州，八十四縣。又直隸漳州眉雅嘉定邛瀘六州，轄二十四縣。軍民府四，宣尉司一，領長官司二，又平茶邑梅一，領長官司六，宣撫司三，長官司招討司一，官撫司二，指揮使司三，領千戶所一。安撫司四，設行都司一，管六衛州所五，長官司設壘溪千戶所一，領長官司二，東北陝西界，正東東南俱湖廣界，西北西番界，西南貴州界，上屬天文觜參井界翼軫分野，總爲里約一千二百五十有奇。改古揚州，卽閩越之域爲福建，設有福建興化泉州漳州延平建甯邵武汀州八府，轄五十五縣。又直隸福甯州一，轄二縣。東北正北東南俱大海界，西北廣西界，西南廣東界，上屬天文牛女分野，總爲里約三千七百一十有奇。改古揚州南界，卽趙佗竊據之處，爲廣東，設有廣州府韶州南雄惠州潮州肇慶高州廉州雷州瓊州十府，管七州七十三縣。又直隸羅定一州，領二縣。東北福建江西界，東南東北俱大海界，西北湖廣界，上屬天文牛女翼軫分野，總爲里約四千二百有奇。改古荊州百越交趾之地，卽東漢所都爲廣西，設有桂林柳州慶遠平樂梧州潯州南寧太平思明九府，轄三十四州，四十八縣。軍民府二，轄縣一，直隸八州，轄三縣。又設長官司二，東北湖廣界，東南廣東界，西北貴州界，西南安南界，上屬天文牛女翼軫分野，總爲里約一千一百八十有奇。近收服滇南，正古梁州，徼外西南夷居。

卽楚莊躡西所略而王。太祖說：『向者漢武帝彩雲時見，南中因名雲南，胡元時稱曰中慶路，今可仍爲雲南。』設雲南大理臨安楚雄激江蒙化景東廣南廣西鎮沅永寧順寧十二府，轄二十州，二十五縣，十五長官司。又設曲靖姚安鶴慶武定尋甸麗江元江永昌八個軍民府，領一十四州，六縣，三長官司。又直隸北勝新花二州，又設軍民指揮司二，軍民宣慰司六，宣撫司三。又沿元時孟定路，并從古未服，今來遵化的，設爲孟定孟良二府，領安撫司一，尤逮潯甸鎮康大侯四州後者樂甸征元共府二長官司，共前十二府，係人文并鬼分野，東北貴州界，正東廣西界，西北土番界，正西諸夷界，東南廣西界，西南南海界，總爲里約六百二十有奇。至于黔中，係荆梁二州南境，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地界，漢鎮爲疋疋那，後來元胡亦隸于湖廣，太祖定爲貴州，設貴陽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都勻八府，轄七縣，一個安撫司，六十個長官司，直隸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領長官司六，宣慰司一，領長官司九。又設普安新添平越龍里四軍民指揮使，領長官司九，又立筆都等九衛，及凱里安撫司，中間一半地面，係天文參井分野，東北四川界，正東東南東界，西北土番界，正西百夷界，西南大海界，總爲里約七千有奇。這因天文隨地理定爲南北兩直隸，一十三省的疆宇。又自東海岸起，沿邊一帶，西至薊鎮一千餘里，係虜西土蠻等部落，在外住牧，設爲遼東邊鎮。起西至宣府一千餘里，自遼鎮係老把都青把都等部落，在外住牧，設爲薊州鎮。自薊州黃袍鎮起，住牧設爲宣府鎮。自宣鎮西陽和堡起，至山西了角山麓，西至大同平遠堡一千二百餘里，係黃臺吉等部落，在外在四十餘里，係順義王併把漢那吉社力克等部落，在外住牧，設爲大同鎮。自大同了角山起，西至延綏鎮，一百餘里，係順義王等部落，在外住牧，設爲山西鎮。自黃南川西至寧夏鎮，一千五百餘里，係吉囊等部落，在外住牧，設爲延綏鎮。自延綏起西至固原邊界，一千八百餘里，係超胡地等部落，在外住牧，設爲寧夏鎮。自甯夏起西至甘肅界，二百餘里，係虜酋賓虎等部。

驛在外住牧，設爲固原鎮，自固原起至嘉峪關，沿邊一千五百餘里，係兩免把兒等部落，在外住牧，設爲甘肅鎮，定爲九邊鐵甲之士，逢三六九日，個個操演武藝，無事則屯田，有事則戒嚴，萬萬雄兵，聲聞響應，防範甚是嚴肅。太祖規制已定，恰好徐達子興二人，令裨將李興周武，署鎮山西一帶邊關，馮勝令裨將胡海，署定汴梁，周德興令裨將曹震，署撫湖南五溪洞蠻，自進京來朝賀，薛顯謝成楊璟三人，也令裨將盛庸李堅，署領屯田訓練之職，從東遼北平取路向金陵進發朝賀。路過山東，謁見李文忠，文忠說曰：「我與聖主分則君臣，恩將甥舅，三位在路少待，因托都門胡顯署事，同日進京。北至徐州，恰好耿炳文、唐勝宗也將署理馬政訓練士卒的職事，着張瑄、濮瀛代理，從陝西入京，同在徐州支應，把守徐州的陸樹說曰：「我也同走一遭。」一來至南京，在通政司報了朝見名姓，只見朱文正湯和也從南昌兩處到來。次日正是洪武十六年歲次癸亥，正月元旦，各功臣齊集午門，又遇着督理海運的俞通源、俞通淵、朱壽張、溫并督造各王分封宮殿的胡美也趕着歲旦回京，都頂着朝冠，穿着朝服，履得朝靴，捧着朝笏，同征取雲南新回元帥傅友德、沐英等一十七員，整齊齊，在門外伺候，但見。

玉漏尙催，金鐘忽響；岩廊拂霧，初年景色出朝陽，闔闔連雲，元日晴和生太乙。玉珂龍影慶，嘉逢花事梅傳，珠履雁行聯，遙聽曉聲雞報，看羽柳兮依微，映恰旌旗添瑞靄，聽流鶯兮展轉，飛將簫鼓動鏗鏘，鱗鱗鱗萬國衣冠，列出文昭武穆，昱昱的千官輻輳，都成豹尾鵷行。鴻臚唱道：班齊舞躍，嵩呼共道，個千秋萬歲，通政宣來奏啓，馬騰魚躍，都贊是聖主明君，古李登詩說得好，別館春遠淑氣催，三宮路轉鳳凰臺，雲飛北闕輕烟散，春比南山積翠來，御柳遙隨天仗發，林花不待曉風開，已知聖澤清無限，更喜年芳入睿才。

太祖視朝，受百官稱賀，禮畢，說道：『今日喜是元辰，更見國泰民安，元勳聚集，前會作冊文，即日當分封諸子。』因封長子爲皇太子，次秦王，都關中，普王，都太原，成祖文皇帝，初封燕王，都北平，周王，都開封，以上皆高太后誕生。楚王，都武昌，齊王，都青州，潭王，國除，魯王，都袁州，蜀王，都成都，浙王，都荊州，代王，都大同，肅王，都汴，肅，移簡州，遼王，都慶甯，移荊州，慶王，都寧夏，夏王，都大寧，移南昌，岷王，都雲南，移武岡，谷王，都幽州，韓王，都平涼，藩王，都潞州，安王，絕，唐王，都南陽，郢王，絕，都洛陽，皆諸王妃所生。諸王頓首受命，當即擇日辭朝就國。再命將開國起兵時，御用盔甲，藏在內庫，鐵鎗藏在五鳳樓上，渡采石的龍船，覆於龍沙江，護着朱闌，示後來創業艱難光景。武當建玄天寶殿，以報神休，並加歸德侯陳理，是友諒的嫡男，歸義侯明昇，是玉珍的嫡姪，曾在中領，統處不快，用船送往高麗，聽其自樂。元太孫買的里八剌，以禮送歸塞北，遠方來賀，臣僚俱賜金帛燕賞。將及半月，太祖仍勅各公侯將帥，分鎮原有地方，加勅沐英鎮雲南去訖。自後

瑞氣常呈，禎祥累現。穀生三種，年年陽雨飽春膏；麥秀兩岐，處處村雲蒸夏澤。宅畔閒栽五柳，曾無小犬吠清霜。道旁縱有遺捨，羞見途人攬白日。文明丕顯于清廟，東壁映圖書之燦；豪傑挺生于盛世，泰階欣熙皞之年。是用渥沐皇麻，謳歌頌美。然而天生聖人，豈徒一手足之烈，惟是從龍偉士，彙是植幹之材。良淑聚于滁，和清靜貽于海宇。仰瞻莫罄，用世長奇。

當年造化闢神奇，真龍崛起淮泗湄。肇開宇宙還寧一，德威茂著天壤馳。友諒士誠最巨，測潛留神功爲羽翼。西川東浙舉兵戈，鼎沸元黃無薺色。諸豪振振鬼神謀，談笑功名千百州。城上愁雲洒錦繡，湖邊春色潤筵篋。從今清化滿冠裳，麟在郊兮鳳在岡。太平無象誰能說，只有家家清酒香。

翻 可
印 以

版 五 月 六 年 四 二

點 標 式 新
傳 烈 英

冊 一 裝 洋
角 九 洋 大 價 定

遲 筱 樊 者 點 標
隱 漁 湖 鑑 者 閱 校
社 書 化 文 新 者 版 出
路 馬 四 海 上 者 行 發
社 書 化 文 新 者 行 發
售 代 有 均 局 書 大 各 埠 各 省 各

說 小 舊 種 各 點 標 式 新

五虎平南	五虎平西	四遊記	平山冷燕	雙美奇緣	說唐全傳	乾隆遊江南	英烈傳	紅樓圓夢	紅樓夢	蕩寇志	水滸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小紅袍	大紅袍	薛剛反唐	再生緣	三門街	施公案	濟公案	彭公案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六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八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三元六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6000B



新文化書社
130